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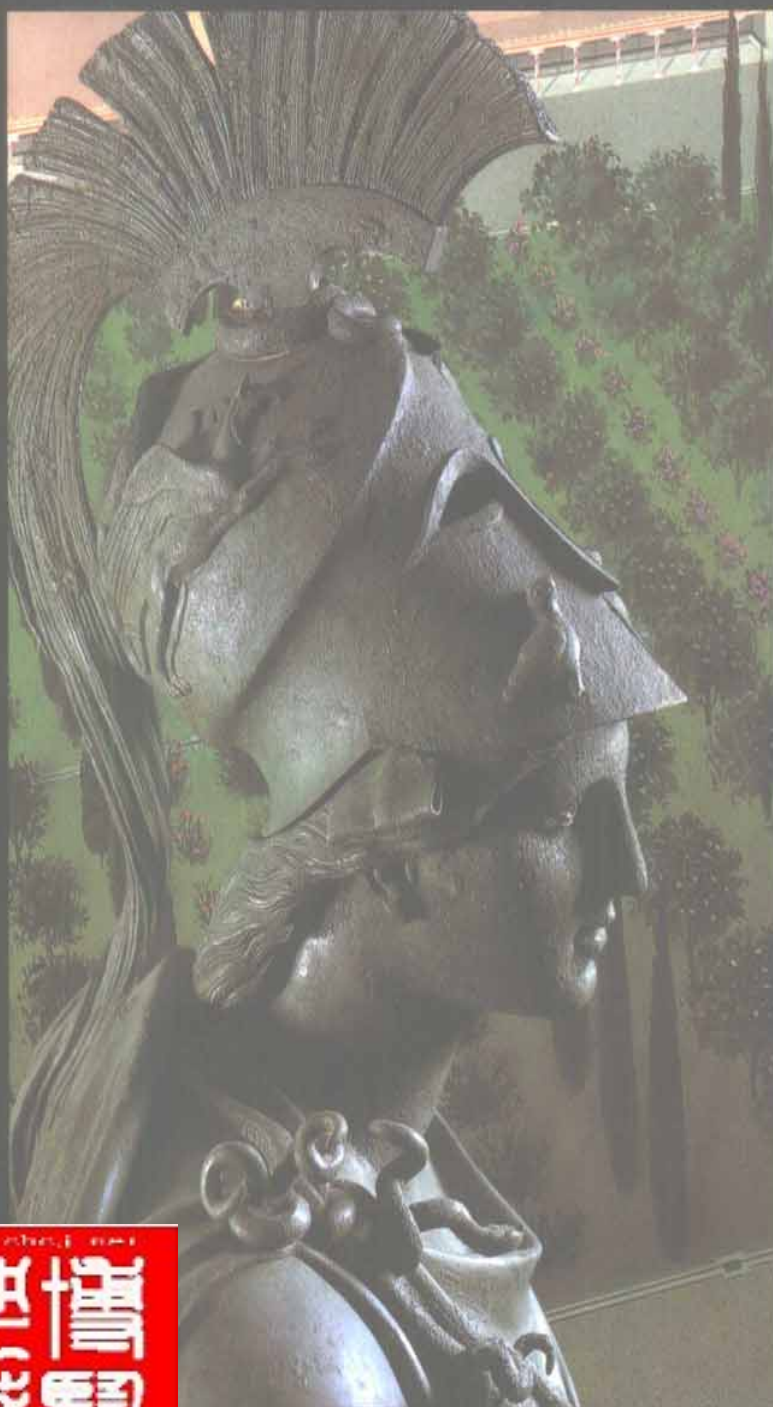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巨人时代

公元前 600 年 — 前 400 年

鼎盛的波斯 / 希腊的曙光 / 罗马的黎明 / 百家争鸣的东方



www.chinaculture.com
禁书网
禁藏

人类文明史图鉴

巨人时代

公元前400年 前400年

欧洲:罗马人和凯尔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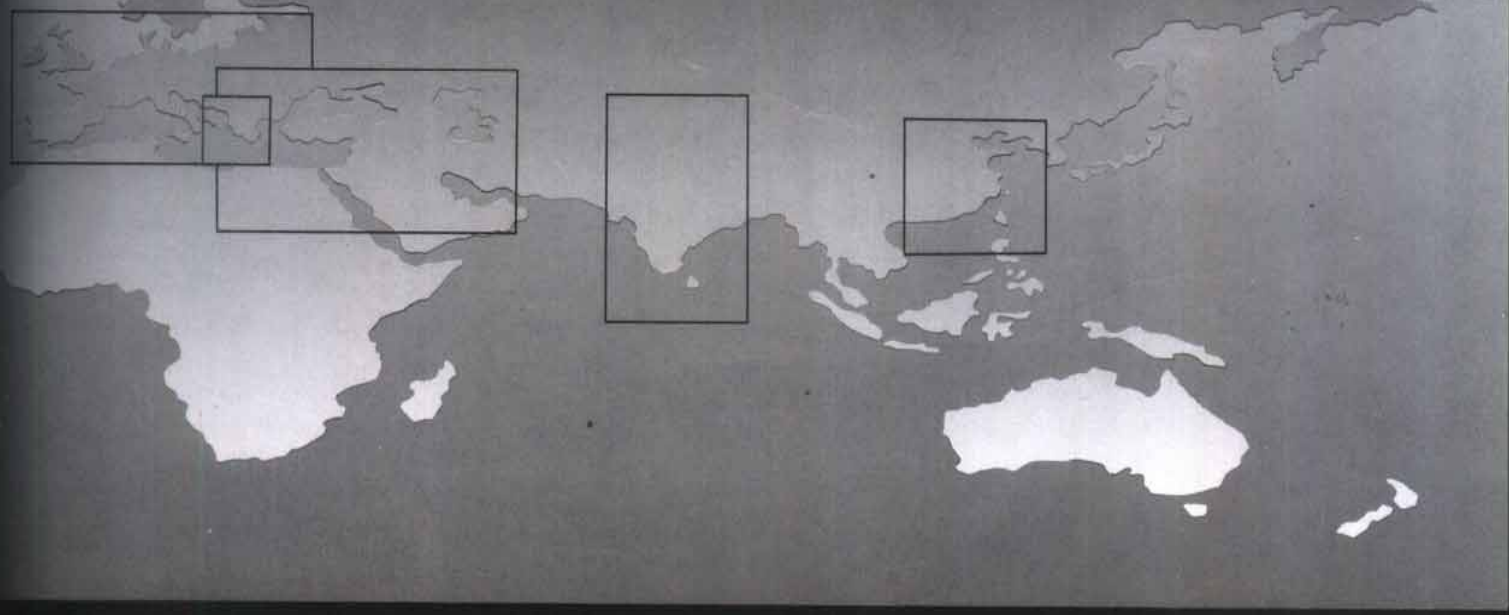
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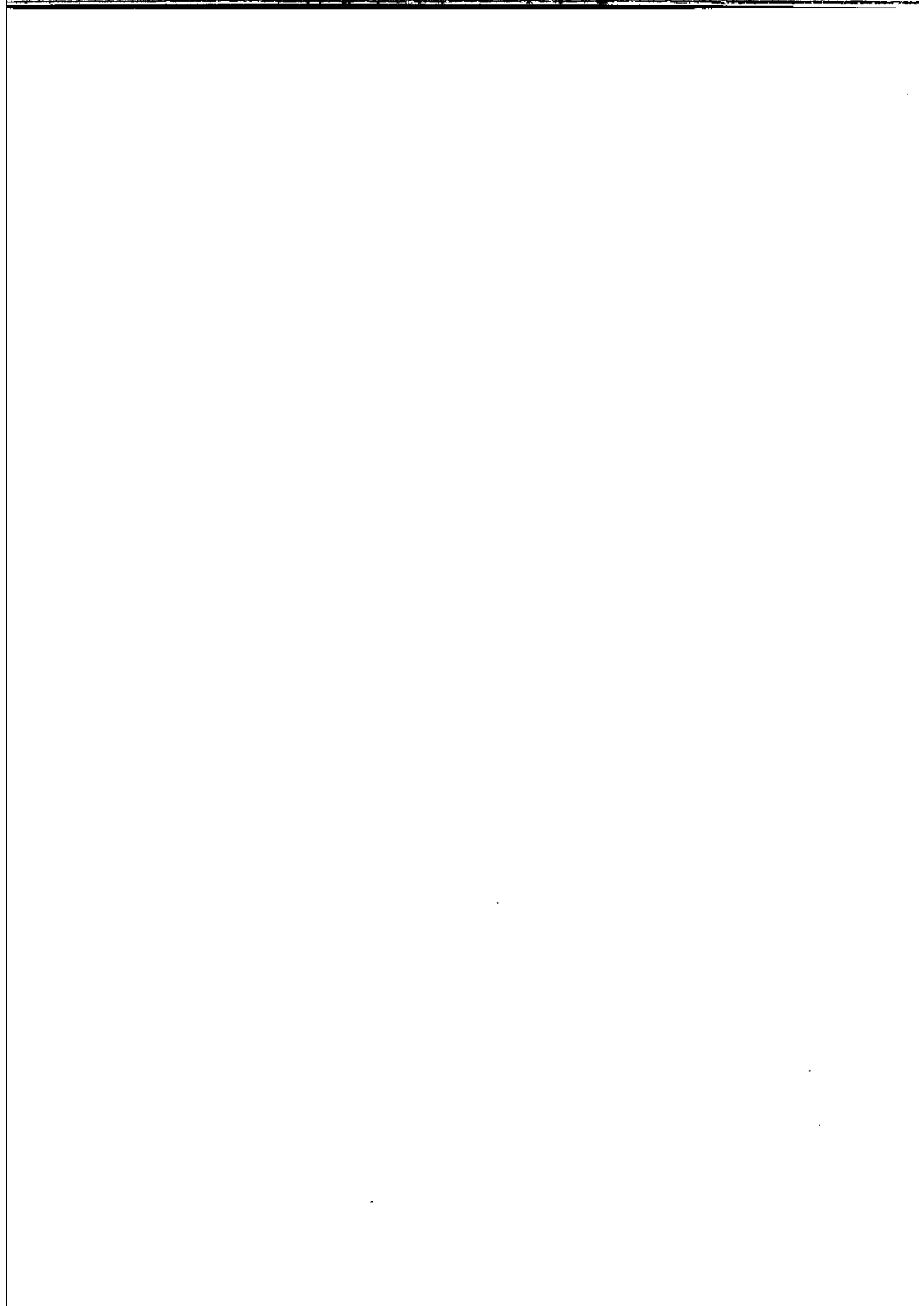
公元前 600 年—前 400 年

波斯帝国

印度

中国





人类文明史图鉴

巨人时代

公元前 600 年 — 前 400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执行编辑:吉里安·穆尔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策划部主任助理:玛丽·斯塔普尔斯
研究部主任:亚尼萨·克莱默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指导:亨利·伍德海德
丛书管理:菲利普·布朗特·乔治

《巨人时代》编务:

策划:戴尔·波勒克夫
副编辑:吉姆·希克斯(正本),
罗宾·里奇曼(图片)
撰稿:斯蒂芬·C·希斯洛普,雷·琼斯,
布赖恩·C·波汉卡,戴维·S·汤姆森
研究人员:帕蒂·卡斯,芭芭拉·索斯,
特鲁迪·皮尔森,
康妮·斯特劳亦里奇
助理策划:艾伦·皮茨
拷贝统筹:薇薇安·诺布尔
图片统筹:勒妮·德桑德斯
编辑助理:帕特里夏·D·怀特福德

欧洲版:

策划:玛丽·斯特普尔斯
审稿:弗朗西斯·狄克逊
编辑制作部主任:莫琳·凯利
制作助理:德博拉·富勒姆
编辑部:特里萨·约翰,德布拉·莱利厄特

本卷顾问

欧洲:

劳伦斯·奥卡穆拉,密苏里,哥伦比亚,密
苏里大学,古代史助理教授

希腊:

乔赛亚·奥伯,密歇根,安阿伯,密歇根大
学,历史系教授
威廉姆·B·丁斯莫尔,雅典,古典研究美
国所,高级研究员约翰·M·曼斯菲尔德,
纽约,伊萨卡,科内尔大学,
戈尔德温·史密斯教学大楼,古典部

印度:

格肖戈里·波塞尔,宾西法尼亚,费城,宾
西法尼亚博物馆大学,

波斯:

达维兹·F·格拉夫,佛罗里达,科勒尔盖
布尔斯,迈阿密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
史蒂文·W·希尔施,马萨诸塞,梅德福,塔
夫特大学,古典学、历史学副教授
卡特林·格利森,佛罗里达宾西法尼亚大
学,庭园建筑系
弗里德里希·克雷夫特,发掘帕塞波利斯
第一探险队副队长

特约撰稿人:

罗纳德·H·贝利,布赖恩·麦金尼斯,
查理斯·菲利浦斯,布赖恩·沃克(正文);
加蒂·夏普,库克,安一路易丝·G·盖
特,奥巴·格利斯蒂恩(搜集)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辛格(波恩),
玛丽亚·温琴扎·阿卢瓦西(巴黎),
安·纳坦松(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米卡尔·根迪奇(雅典),非利浦·坎宁安,
雅伊梅·A·弗洛克鲁兹,珍妮·张(北
京);卡洛琳·阿尔科克,卡洛琳·卢卡斯,
琳达·普劳德(伦敦),约瑟芬·迪·布鲁
斯(巴黎);
伊丽莎白·布朗,克里斯蒂娜·利波曼(纽
约);安·怀斯(罗马);特劳德·莱辛(维也
纳)

中文译者:

汪 良

责任编辑:

崔文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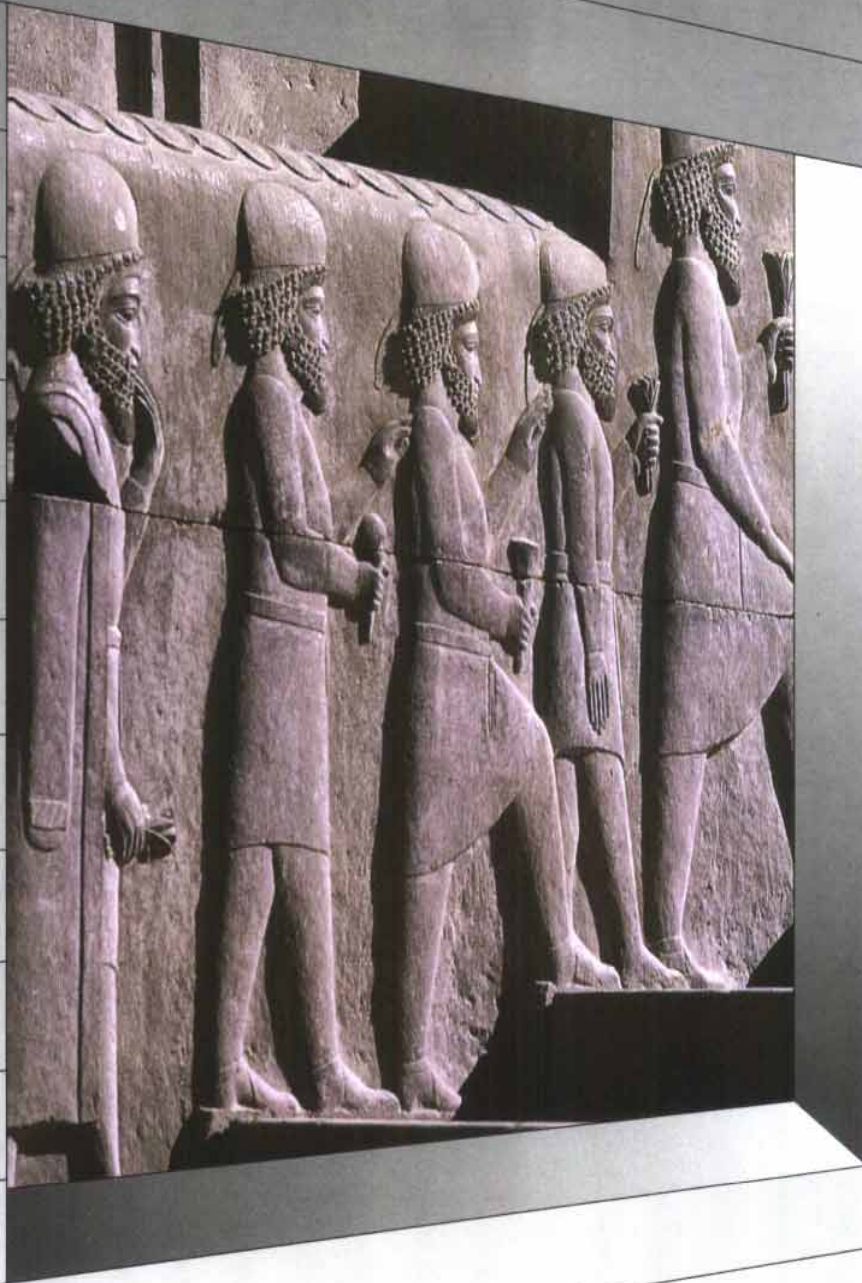
目录

1 鼎盛波斯	9	短论:严阵以待的希腊人	39
2 希腊的曙光	51	短论:诗歌的繁荣	85
3 罗马的黎明	97	短论:创造完美	119
4 百家争鸣的东方	143	短论:死者的居所	161

大事年表 168

索引 170

参考文献 173



鼎盛的波斯

1 年复一年，当白昼渐渐地延长，春风唤醒大地的时候，成群的车队从已知世界的遥远各地出发——其中有来自安纳托利亚、色雷斯的一群群马队，来自巴克特里亚和阿拉比亚的驼队，来自 1 600 公里长的尼罗河两岸绿洲的大群劳力，来自亚述的战车，来自印度富庶属邦的牛车。所有这些旅行者都在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进发。他们随身带着丰厚的贡品——有贵重的金属、乌檀木、象牙、珍贵的皮毛和织物；一些队伍还带着动物——有产自利比亚的羚羊，产自亚美尼亚的优质雄驹；来自巴比伦的旅队还带来了奇货——500 名年青太监。

在春分即将到来的时节，来自帝国每一个角落的队伍沿着帝国驿道网汇集到帕塞波利斯——令人眼花缭乱的雄伟宫殿，成列的柱廊和固若金汤的宝库，显赫矗立在高大干旱的伊朗高原上。那些来自各个属邦和帝国行省的总督们将在这里奉献他们的新年礼物——至于年贡的确切数量和种类则已由帝国政府专门规定——一切都将献给他们至高无上的主子——波斯之王、伟大的王、万王之王、全世界最强大的君主。

人类有史以来，从没有任何人能像坐在波斯王位上的这个人那样，能够支配如此辽阔的幅员和如此巨额的财富。埃及的贵族、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的行省总督、东部沙漠地带的部落酋长、印度的王公，都在向波斯帝国缴纳贡物。约公元前 5 世纪初，在其鼎盛时期，波斯统治了 5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山川平原、荒漠和肥沃的冲积平原，总计约有 1000 万的臣民。帝国每年税入总值相当于 50 万公斤白银。

波斯人的成就是世界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步，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惊人的财富或者是其帝国有空前庞大的国土，为了有效统治这巨大的疆域，波斯人创造了一种新的富有开创性的体制来统治其广阔的领土和众多分散的民族：仅靠高压统治和恐怖政策（比如亚述人在其最兴盛时曾实行过）似乎并不能把波斯这么大的帝国牢牢控制在手里。尽管在帝国建立之初，残暴政策亦有其用武之地，但这又往往很快便会导致仇恨和叛乱。一般情况下，波斯统治者很少干预其属邦的一般行政事务和人民生活。波斯国王只要求他们交税，但是也鼓励地方的经济活动，以便让帝国疆域内的这些属邦和民族过上比波斯人到来之前更好的生活。新创造的大量财富和政府的辉煌业绩并非偶然产生，这是一种对人类社会组织方式改进的结果，是为了让社会更加有效地运转，而不仅仅是为了

取得权势。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曾说过，他坚决主张靠法律治国，“这样，强者就不会欺凌和毁灭弱者。”

这一时期（约公元前 600—前 400 年），要求发展的思想并不仅仅限于波斯人，也不仅仅限于统治领域。事实上，为了求得一种生活上的稳定改善，或者是对生活能有更深入的认识，各种新的思想主张和信仰已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地涌现，仿佛人类正被一种共同精神激励着去追求什么更伟大的东西，去将人类的生存境界升华到一种更高层次。尽管这种精神是普遍的，但在各个民族之间仍显示出其多样性的一面。例如，同一时期的希腊人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于专制的波斯国王的政治哲学：民主。希腊人强调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这种权利意识能够使政治生活中充满思想上的辩论，并易于在各个互相戒备的城邦间经常产生争论甚至战争，但它也能刺激人们在艺术和其他智力领域创造出杰出的业绩。同时它也向希腊人灌输一种自豪感和正义感，这种情结在希腊人受到外部威胁时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武器，波斯人将来会意识到这一点。

当希腊人把个体意识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之时，另外一些思想家则正在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改善人类与自然、社会或神明的关系。一些世界上著名的宗教和伦理信仰即或源于这一时期。琐罗亚斯德教是其中之一，这是人类最早的一种推崇一神论和后世报应论观点的宗教信仰。这一期间，那些被流放在波斯人统治之下的巴比伦的犹太人精神领袖在改进犹太教的教义信仰时，能够接触到这些思想。

在印度，一位贵族王公舍弃其财富和家庭而过起苦修生活，他最终获得心灵上的超脱，并赢得“佛陀”的称号，其含义即“大彻大悟者”。他所感悟到的东西后来向外传播到南亚和东亚，在以后的岁月里，他逐渐被东方各族尊为神灵。在距离地中海文化圈更为遥远的亚洲大陆的最东方——中国，诞生了两种生存哲学，它们产生了比大多数宗教更为深远强烈的影响。实际上，它们也被许多人认为是宗教：道教，强调幸福在于满足，在于达到天人合一；儒教，则注重人的道德与责任，它在后来的二千五百多年里，对中国人的生活、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西方，这一期间，一个全新的、矗立在台伯河畔七座山丘上的喧闹的民族正处在形成本民族宗教的早期阶段。这些罗马人有自己忠心服侍的神明，但几个世纪后，他们最真诚效忠的却是罗马本身——一个空间和政治上的实体。这一时期，他们将会面对另一个强悍的欧罗巴民族——野蛮、任性的凯尔特人的挑战，这些人正将目光投向罗马，意欲摧毁这个尚处幼年的文明。

波斯人的祖先是来自南俄草原的印欧人部落，在大约公元前 2000 年的迁徙浪潮中，他们移居伊朗高原，波斯人是在公元前 1000 年到达这里的，他们很可能是通过取道上耳其斯坦的荒原，然后转向西，沿里海来到白雪覆盖的扎哥罗斯山脉。其中一支与后来的伊朗人有血统关系的部族——米底人，在伊朗高原西北部的丘陵地带建立了家园，而波斯人却继续向南行进，历经几代变迁之后，最后

在大流士的统治下，到公元前 522 年，波斯帝国的发展达到顶峰。其疆域包括从尼罗河到印度，从黑海到波斯湾之间的广大地区。这其中有“新月”地带的肥沃耕地，小亚细亚的矿山，以及地中海东岸爱奥尼亚和腓尼基地区的繁荣贸易中心。为了把这么多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波斯王建造了著名的“皇道”，这条大道全长约 2 700 公里，从帝国中心的都城苏撒一直到达吕底亚的萨狄斯。

定居在高原多山的西南边陲，他们称之为“帕尔萨”。

这不是一块值得过分依赖的土地。其北部和东部是遍布伊朗高原中部的荒凉盐碱地，南部沿波斯湾地带的气候酷热难耐、其地貌属于易于变迁的沙谷；相较而言，西北部倒是块好地方，在这里，山势趋缓，受底格里斯河下游一条支流灌溉形成一块肥沃的平原。但那个地区长期为埃兰人所占据，其王国虽小，却很强大，且已存在并维持独立状态有 3200 年了，这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建立的国家。

于是波斯人不得不谋起自己的生计。为了在邻近埃兰的穷乡僻壤有足够的土地去生存，他们在山间谷地种植小麦，在山坡上放牧成群的粗尾绵羊。每年春天，随着山上的雪线上升，他们开始往高处搬家，秋季到来时再搬回原处。几个世纪里，波斯人在帕尔萨的生活都是在平平淡淡中度过，然而到了公元前 7 世纪时，一系列的政治变动开始改变整个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埃兰人在亚述大批骑兵的攻击和强大围攻下土崩瓦解，它的首都苏撒亦遭灭顶之灾，成为一片废墟。不久，称雄中东地区几个世纪的亚述帝国也受到了来自外部世





这些善战的斯基泰骑兵阻止了波斯王大流士欲将其帝国扩张到黑海北岸草原地带的企图。如左图所示下马的骑兵，身穿松袍紧裤，头戴尖顶帽。他们手拿由木头、动物角或肌腱做成的弓，腰上悬挂着一支装有铜尖箭和备用弓的箭袋。有时，他们也拿一支标枪（见上图），或者也可能拿一副用金属包裹的柳盾或皮革盾。

公元前 514 年，在保卫其草原势力范围的战斗中，斯基泰人采用了一种游击战术。他们骑在飞快奔跑的矮种马上，以闪电般的速度对大流士多达十万人的庞大军队进行突然偷袭，而平时则远远地避开这些波斯侵略军。波斯人一直想与这些讨厌的敌人骑兵进行决战，但其最终希望却总是落空。在经历了数月精疲力尽的跟踪追击后，他们不得不南撤。

既然无法征服他们，大流士便开始雇佣这些斯基泰人来为其入侵希腊服务。后来的波斯国王还会聘用斯基泰弓箭手来指导他们庞大的弓箭部队的训练。

界的严峻挑战。

竞争对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就是米底。定居在扎哥罗斯山区的米底人已经完成了从一个野蛮原始部落向强大稳定君主政体的转变。米底王国的统治中心是建立在埃克巴塔那的一座山顶上的城堡,据说是由七道城墙保护,其中最里面的两道镀有黄金和白银。根据希腊旅行家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述,在米底王室面前,人们不可以发出笑声或随便言语,与国王进行的所有交流中间都要通过一个传达人。公元前7世纪末的国王是塞亚克萨雷斯,他可能是这一时期最英明的军事领袖。他重新组织了米底军队,由训练有素的标枪兵、弓箭手和骑兵建制代替了原来通过部落征集组织的松散军队。

公元前615年,塞亚克萨雷斯进攻亚述最重要的宗教中心阿淑尔,并摧毁其城墙,将大部分居民屠杀。随后,米底人与巴比伦尼亚人合兵一处攻打尼尼微——亚述帝国的首都。巴比伦尼亚人占有了南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米底人则占据了亚述帝国剩余的大部分地区。此外,在战争中扮演配角的埃及也使自己的独立地位得到保障。从草原地带南下助兵的蛮族斯基泰人(又称西徐亚人——译者注)则带着装满马鞍囊的战利品举骑而归。

接着,塞亚克萨雷斯提出新的领土要求,他想得到从东安纳托利亚到里海之间以及南方古埃兰人和波斯人统治下的大片土地。

富庶而好战的吕底亚国家,与安纳托利亚、塞亚克萨雷斯的土地毗邻,吕底亚人控制了西小亚细亚的大部分。他们手里掌握着通往欧洲贸易的陆上通道,从黑海到爱琴海的海上通道和爱奥尼亚海岸的希腊城邦。他们开采托罗斯山区的金银矿,并从一条流经其首都萨狄斯的河里淘取贵重金属。他们对东部的米底领土也早有企图。吕底亚和米底的冲突发生在公元前591年,经过五年鏖战,就在双方斗得难解难分之时,奇迹发生了。当双方的军队还在战场上互相厮杀——大文学家后来确定这一天是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突然,正午的天空暗了下来,夜幕瞬间降临。实际上这只是一次日食,早在几年前,希腊一位哲学家——米利都的泰勒斯已成功地预测到它。但双方的士兵却不知道这些,他们误认为这是天神发怒的征兆,于是,在恐惧心理的驱使下,他们放下各自手中的武器,撤兵而归。

交战双方都已饱受战争之苦,对巴比伦尼亚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它已经发现自己对吕底亚获利非浅的贸易正急剧减少。这样,在巴比伦尼亚的调停下,两个对手签订了一个条约,将两国边境确定在哈莱斯河。随即,塞亚克萨雷斯的儿子及其继承人阿斯泰哥斯通过娶吕底亚国王之女为妻,将两国关系重新修好。这样,历经多少代人以后,中东地区第一次出现了和平景象。米底、吕底亚和巴比伦尼亚呈三足鼎立之势,这种局面一直保持了大约三十五年,最后被另一个雄心勃勃的伊朗人领袖所打破:他就是来自帕尔萨臣部落的首长。

长期以来,在中东的政治格局中,帕尔萨一直是次要因素。这里的统治家族阿黑明尼人最初臣服于埃兰人,在归顺米底人之前,一度受亚述人支配。但他

们同米底的联系特别密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共同分享了亚述的遗产，同时这也是一场政治联姻的结果。阿斯泰哥斯在公元前 585 年继承王位后不久，就把自己的女儿曼德奈嫁给阿黑明尼部族的统治者冈比西斯——一个出身名门、品德高尚的人。第二年，曼德奈生了一个儿子，叫库鲁什——这个人后来将闻名于世，他的希腊名字就是居鲁士。

后来流传下来各种关于居鲁士生平和早年生活的故事。一些人说他根本就不具有王室血统，而是一个女牧羊人和一个波斯强盗的儿子；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在婴儿时就被抛弃在山中，后来被一只母狼喂养成人。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亦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传说故事。他写道，在居鲁士出生前不久，他的外祖父做了一个梦，梦见从曼德奈的生殖器上长出了枝芽，并覆盖了整个亚洲。国王醒后叫来他的米底祭司，让他们来解释梦的含义。祭司们告诉他这枝芽象征着曼德奈未来的儿子，他长大以后首先会征服米底，然后是征服所有已知的土地。

阿斯泰哥斯决定把这种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他命令自己的主管哈帕古斯去把刚刚出生的居鲁士带到荒郊野外后杀死。但当哈帕古斯看到那俊美高贵的婴儿时，他不忍心下手，相反，他把婴儿交给一个山里的牧民，当做自己的儿子把他养大。后来，当阿斯泰哥斯得知自己被欺骗后，他对哈帕古斯进行了可怕的惩罚，命人杀死哈帕古斯的儿子，并切成碎块做成菜肴让哈帕古斯吃掉。

不管居鲁士的早期经历如何，他毫无疑问得到了一个波斯孩子所能受到的起码教育，也就是传统上的“学习骑术、拉弓、要说真话”。而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履历也并不比这多多少，包括使用比弓箭更多的武器、徒步能够像骑马一样战斗以及野外的生存训练。大漠生活把居鲁士磨练得异常结实，携带的标枪和弓箭使他更加强大；他的智慧也超过了同时代人，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雄心壮志。公元前 559 年，继承王位后，他很快将四分五裂的波斯各部落统一起来。为了使波斯具有文明国家的形象，他来到了埃兰，恢复了古埃兰时期苏撒的地位，把它作为自己的行政中心。他很快表现出比一个忠顺的属部所拥有的更大独立性。例如，他与巴比伦尼亚进行了外交活动；让沮丧的阿斯泰哥斯看到他最害怕的事情正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阿斯泰哥斯自己的统治变得越来越独断专横，这在其附属部族中引起广泛的仇视。一场暴动正在米底国内酝酿着——毫不奇怪，这场暴动是由哈帕古斯领导的。于是，当公元前 550 年阿斯泰哥斯派军队去镇压异军突起的外孙时，其结局已是可想而知的了。两军在古波斯统治中心帕萨戈泰附近一个荒凉的石滩上相遇，米底军队几乎一箭未发，其主力就开始溃逃了。阿斯泰哥斯被自己的将领抓获，戴上镣铐后送到居鲁士那里。居鲁士却放了他一条生路，而后，兴师攻克埃克巴塔那。

作为其领土扩张的一部分，居鲁士完整接纳了米底帝国的国家机器：它的官僚和文书机构、它的强大的军队、它庄严的王位继承法规，甚至允许原来的米底官员们继续留守其职，与新任命的波斯人同僚协调行使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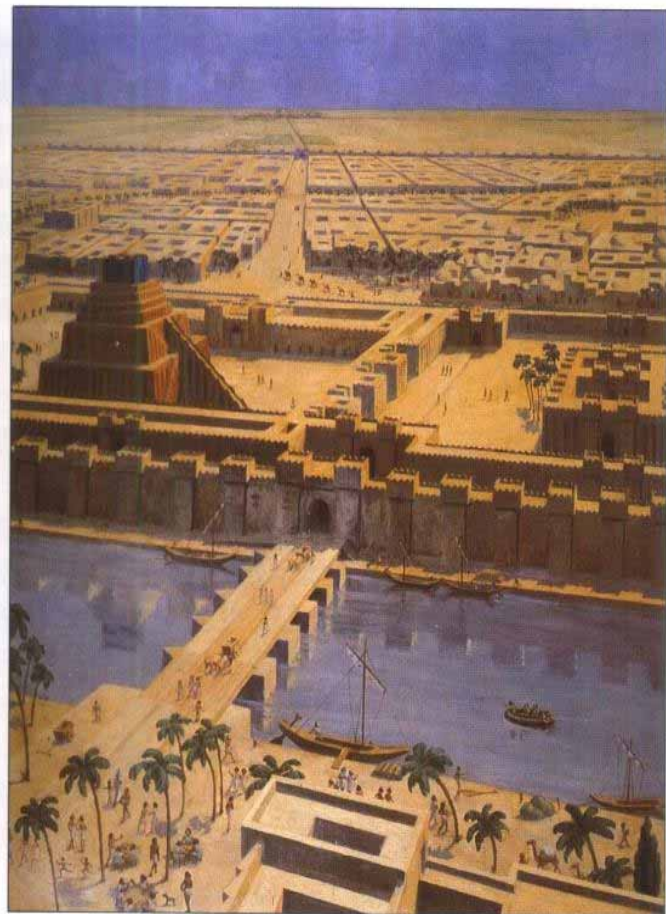
随后,居鲁士继续从事于扩张领土的行动。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吕底亚——米底人在西部的老对手。在发生日食的那次战斗以后的年月里,吕底亚又繁荣起来,它的皇家金库极度富足,以至国王克鲁伊索斯被人们看作是奢华的象征。或许是这些财富激起了居鲁士的欲望之火,或许是因为他想打通一个到地中海的出海口,不管怎么说,他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派特使到爱奥尼亚海岸的希腊城市那里,试图煽动它们掀起叛乱,来反抗吕底亚的统治。

克鲁伊索斯亦有其自己的野心,他的眼睛瞄准了哈莱斯河东岸的土地。与米底签订的旧条约制约着他,但他仍蓄谋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和那个时代许多其他统治者一样,他也把这件事求教于预言家。不只如此,他还求助于用金钱所能买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希腊德尔菲的神谕。他派出的使团带着一船的礼品来到德尔菲,其中包括整整 450 公斤金条和金像,以及他妻子所有的项链。当被问及克鲁伊索斯是否应该发动战争时,神谕的回答似乎的确物有所值:“他将毁掉一个强大的帝国”,太阳神阿波罗借助女巫师和女祭司们这样宣布。那位吕底亚国王从来没想到去进一步问问,巫师们所指的是哪一个帝国。怀着对胜利的无限自信,公元前 547 年,克鲁伊索斯率军侵入米底地域。

与此同时,居鲁士也率领着他的米底和波斯大军越过其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边境。他在哈莱斯河附近的皮特里亚与敌人遭遇。双方在此的战斗从黎明一直持续到黄昏,但没有哪一方能取得明显优势。次日清晨,克鲁伊索斯突然认定敌人在数量上超过自己,遂将军队撤回吕底亚首都萨狄斯。古代世界的军事活动一般带有季节性特点,部队在春天动员,秋天又被解散,以便于那些应征士兵能及时回家照料牲畜、种植像冬小麦和大麦这样的庄稼。而此时

正是一年中临近年终时节,克鲁伊索斯开始付钱把士兵打发回家,并要为来年的战斗作准备。

然而居鲁士却没有将战争拖到明年的打算。等到吕底亚人已完全被遣散回乡的时候,他驱兵直抵萨狄斯城。居鲁士的到来如此神速,正像希罗多德所记载,“他自己充当了自己的报信人”。克鲁伊索斯匆匆忙忙招回尽可能多的军队来抵抗对手。吕底亚大军的前线是吕底亚骑兵分队,他们以勇敢且精于骑术闻名,并且拥有长长的铁尖标枪作为武器。吕底亚骑兵率先发起冲锋,少顷,他们突然间陷入一片混乱。原来居鲁士突发奇想,弄出一条妙计,他让自己的骑兵换乘骆驼。果然,这些奇怪的庞然大物惊吓了吕底亚人的战马,它们纷纷溃逃。遭受这次失败后,克鲁伊索斯率军撤回萨狄斯。这座设在山上据称是不可征服的坚固城池在二周内被攻陷。直到最后,克鲁伊索斯才真正理解了德尔菲女巫师预言的真正



波斯国王居鲁士征服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地区是巴比伦——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中心。如上图所示,该城的七级台庙(《圣经》里称之为“通天塔”)高高矗立在横跨幼发拉底河大桥附近由城墙围护的市区之中。与台庙相望的是一座巨大的神庙,里面安放著巴比伦人最敬重的马尔杜克神的神像。居鲁士以此证明他是一个仁善的征服者:公元前 539 年,当他征服巴比伦之时,他命令自己的部队要尊重该城的神庙和宗教习俗。

含义,他确实毁灭了一个帝国:他自己的帝国。

居鲁士宽恕了这位吕底亚国王,甚至把他当做自己的随身顾问。他留下一位总督管理萨狄斯,随后率兵直驱爱奥尼亚海岸的希腊地区。早先,他曾派人来到这里,试图与爱奥尼亚人谈判,然而他的使节最终被打发走了。这次,他派来军队,一个一个地征服了所有这些城市。

在随后的几年里,居鲁士进一步加强了对伊朗高原的控制,并将其统治扩展到东方。在安排其堂兄海斯塔斯派斯作为总督管理帕提亚和海尔卡尼亚、里海东南和米底东方的土地后,他引兵进入巴克特里亚(后来阿富汗的一部分——译者注),开始横扫中亚草原。在战胜一个又一个蛮族部落,穿过乌浒河进入土耳其斯坦后,他在大漠中的另一条河道,今天的塞尔·达亚驻扎下大军,宣布这片荒凉

之地为其帝国北部边界,并在此建立了一系列要塞以利戍守。这样,他就把波斯帝国的领土扩展到横跨半个亚洲大陆的距离。一种征服规律表明,哪个民族一旦走上构建帝国之路,它必须不断扩张,否则就要衰落。居鲁士不是那种安于现状之人。中东文化圈的最重要中心巴比伦尼亚还保持着独立地位——尽管它已处于波斯帝国的半包围状态。居鲁士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这里。

自从取得对亚述的胜利后十几年来,巴比伦尼亚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它控制着向南通往阿拉比亚,向西取道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到达地中海的贸易路线。它古老的政治体系建立在一种有 2000 多年历史的神庙文化基础之上,现在它又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巴比伦尼亚的借贷人已发展出一整套影响深远的货币流通体制。财富主要为神庙所有,另外它也是富有商人的私产。巴比伦尼亚的天文学家们克服没有钟表和天文望远镜的困难发现了太阳、月亮和行星运动的规律。一位学者计算出:一年时间的长度值误差不超过 26 分钟。此外,把天空分成 12 等份的黄道 12 宫概念,最先也是由巴比伦尼亚人提出来的。

巴比伦城是当时中东地区最大的都市,人口大约 20 万。公元前 604 年,国王尼布甲尼撒继位后,又用巨大的砖墙把城市围护在其中。城墙异常宽厚,甚至在上面每边并摆一排齐檐房子的情况下,中间足可以留出一条由一辆 4 匹马拉战车通行的道路来。巨大的皇家宫殿层层叠叠矗立其中,仿佛一座人造大山。一幢幢华丽的建筑上红花绿树竞相争艳:这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希腊人誉其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

公元前 562 年,尼布甲尼撒去世,政局开始不稳。他的继承人那波尼达斯不理政务,却将精力和钱财用在一种非传统性的宗教仪式之中。这种宗教以月神辛为尊崇的主神,从而彻底抛弃了本民族原来至高无上的主神马尔杜克。而且那波尼达斯一度离开国都,在外从事征服阿拉伯半岛的军事活动达十一年之久。当他

出征在外的时候,他的宗教职责也没有完全履行——而对巴比伦尼亚来说,这是它继续获得马尔杜克神保护必须履

米底人



爱奥尼亚人

印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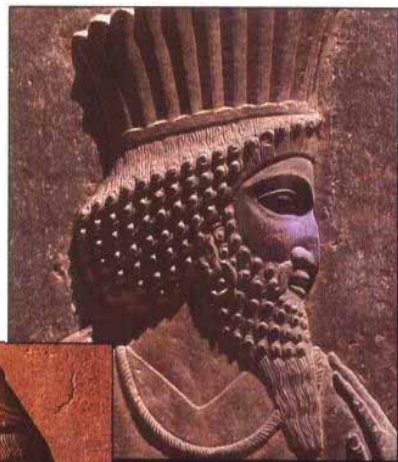


行的重要义务。王储贝尔哈扎被临时授以大任,但他显然不如其父更能胜任一国之君。在一个夜晚的官庭宴会上,圣经记载道,一只脱离了肉体的手在墙壁上写下了对他的警告:“你被视为无能,你的王国就要完了。”那波尼达斯闻讯后匆匆忙忙回头去恢复自己的权力,但这一切显然已是于事无补。

在此关头,波斯大军蜂拥涌入巴比伦尼亚,双方在奥皮斯城附近发生武装冲突。总而言之,居鲁士更像是一个巴比伦尼亚人的解放者。巴比伦王国一个行省总督高伯亚斯投到波斯人一边,居鲁士派他带领一支先遣队率先奔向首都。公元前539年10月13日,高伯亚斯“兵不血刃”攻下这座城市。居鲁士本人在十六天后到达这里。胜利之师走过天神伊斯塔尔大门,铜门大开,阳光从大门华丽的浮雕上反射过来,兴高采烈的群众纷纷把花环扔到他的脚下。

居鲁士以一个英雄的征服者角色自居,接受了巴比伦尼亚国王的头衔,并把自己打扮成王国的合法王位继承人,是惟一被马尔杜克神认定来行使王权的人。他每日必到马尔杜克神庙行祭,从而赢得了祭司们的支持。他保留了巴比伦尼亚原有的行政官僚,让他们各行其职,一如既往地运转国家机器。商业在未受干预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繁荣。对待那波尼达斯,居鲁士则没有显示出像他从前对待其他敌人的那种大度姿态。据一些编年史家记载,这位巴比伦尼亚君主被流放后,过着一个普通平民的生活。但也有人认为,居鲁士最后把他处死了。巴比伦尼亚从前的一些属邦领袖纷纷来到巴比伦城,宣布对新统治者的效忠。其中包括腓尼基地区的国王们,他们强大的海军和叙利亚海岸的海上城市控制着整个地中海。他们的归顺对居鲁士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获。通过十年的征服,居鲁士的军队已向世人显示了无往不胜的气势。现在,他又成了一支海上霸权力量的统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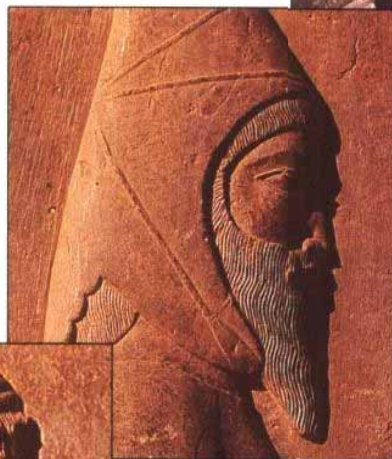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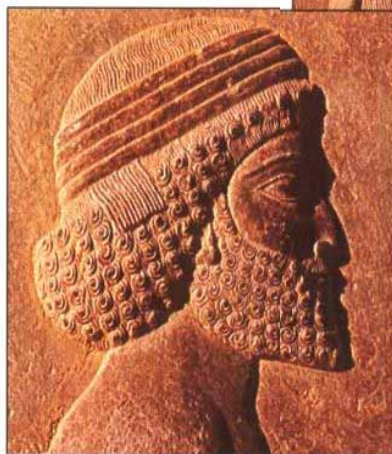
在管理被征服地区所施行的政策中,居鲁士表现出与其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同样的能力和气魄。只要有可能,他一般都使用各地原有的官员,只要求他们效忠自己和定期纳贡。即使作为巴比伦尼亚的国王,他也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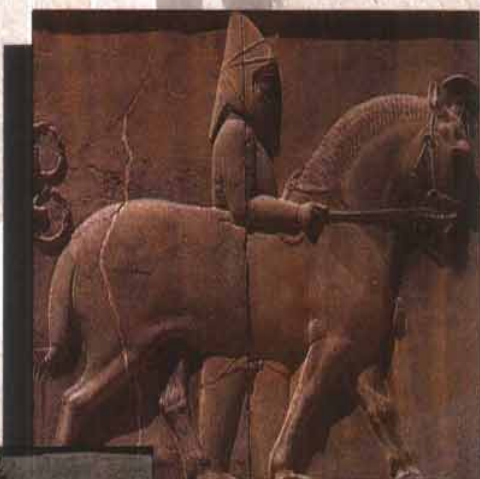
波斯人

这几页展示的头像帕塞波利斯王宫楼梯石面上的作品,帕塞波利斯是波斯的纪念性都城,由大流士一世建造。图中这些人物是波斯20多个属邦中一些邦的代表。每年春天,他们都要从各地来到这座城市,举行宏大的仪式,以此来庆祝波斯新年。游行的队伍在波斯国王王宫的王位前或者是观众大厅前停下,在这里,每个属邦的代表都将向这位万王之王表示尊敬,献上贡品。

西里西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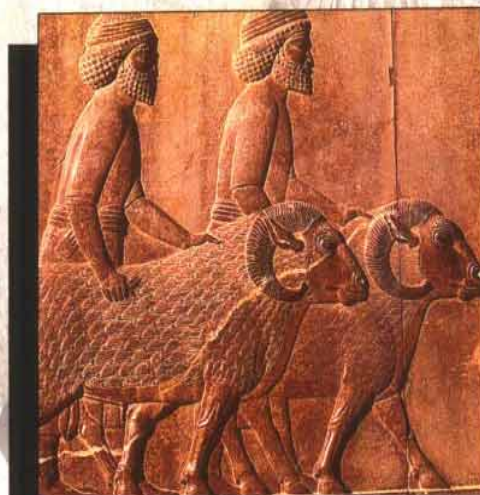
斯基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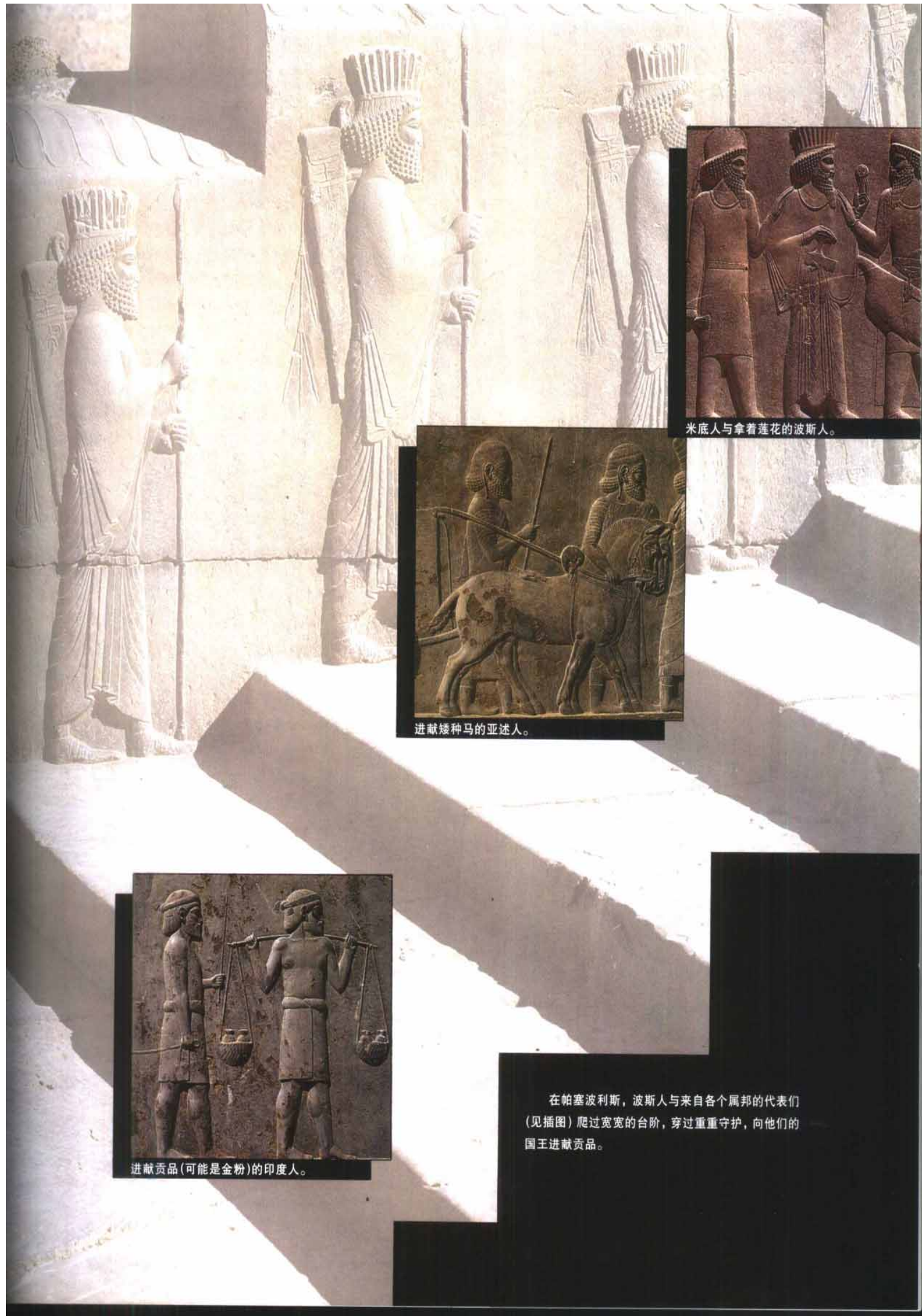
进献雄驹的斯基泰人。



进献骆驼的巴克特里亚人。



进献最优质公羊的西里西亚人。



米底人与拿着莲花的波斯人。



进献矮种马的亚述人。



进献贡品(可能是金粉)的印度人。

在帕塞波利斯，波斯人与来自各个属邦的代表们（见插图）爬过宽宽的台阶，穿过重重守护，向他们的国王进献贡品。

少依靠权力作为其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对爱奥尼亚的希腊城市,他对那些甚至抱怨其有野心的统治者亦采取了扶持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对各地区的风俗和传统表现出接纳态度。

居鲁士仁政的一个受惠者是犹太民族。在波斯人征服巴比伦时,他们中很多人正在那里被迫过着流放生活,但也并非完全处于悲惨境地。犹太人中的商人也参与到巴比伦城繁盛的商业生活中,一些法律学家还能在政府机构中获得满意的职位。圣经中的犹太英雄但以理被描绘成国王尼布甲尼撒的最得力顾问。可是当这些犹太流民回顾过去时,不长时间以前,他们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山还建有自己独立的王国,尽管它是一个内乱频仍的小国。公元前10世纪,大卫和所罗门王时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如此,他们依旧保持着在耶路撒冷所罗门富丽堂皇的神庙里被信奉的耶和华神所赐给希伯来民族的选地。“在巴比伦河畔,我们坐下来,是的,一想到锡安山我们不免又要哭泣。”诗篇作者这样哀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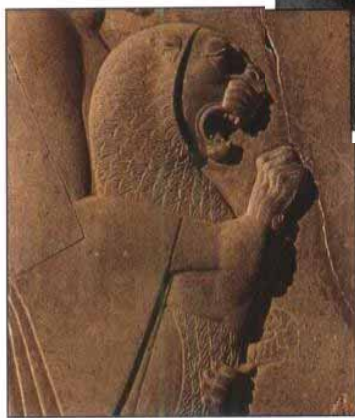
耶路撒冷沦陷的历史伤疤深深刻在犹太人的内心世界。在征服亚述后不久,凯旋的尼布甲尼撒就已派出战车,要把犹太这个弱小的民族变成自己的战利品。犹太首领齐哈基姆试图抵抗,结果在公元前597年被掠往巴比伦,一起沦为囚徒的还有大批犹太精英。他们的继任者泽德基亚继续谋求本民族的独立。正像预言家耶利米很快指出的,这只是一种莽撞行为。在一次次激烈的演说中,耶利米申斥了到处所见的盲目崇拜和堕落行为,并预言王国被破坏的威胁正日益临近,犹太民族被腐化的结果只能是沦落的阶下囚。耶利米终于言中了,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尼亚战车再次兵临城下,进行疯狂的报复。入侵者洗劫了神庙的黄金,然后再把它们连同整个城市一起毁为废墟。泽德基亚被俘,并亲眼看着自己的家族成员一个个被鞭答处死。之后,他被挖去双眼,戴上镣铐押到巴比伦,来自耶路撒冷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也被劫往那里。

犹太人在巴比伦享有正常的权利,但他们对故土的思念却与日俱增。这恰好给居鲁士创造了一个赢得犹太民族忠顺并借此加强对远方巴勒斯坦地区控制的机会。公元前537年,他发布命令,允许“巴比伦之囚”返乡,大约有4万人先后成行。他们带着家人和财物从巴比伦城长途跋涉1600公里到达耶路撒冷,决心重建昨日的辉煌。在他们的包裹中装着巴比伦尼亚人掠自神庙的金银(居鲁士又把它们返还给犹太人),此处还有大量用于新建一个祭祀中心的钱财。后来的几代犹太人都把居鲁士称为“波斯的弥塞亚”。

把一个对其心存感激的效忠民族安置在巴勒斯坦,使居鲁士的名声更加远扬。居鲁士控制了他的亚洲帝国和盛产谷物、魅力无穷的尼罗河谷地之间的陆上走廊。通往又一次重大军事活动——征服埃及的大路终于被打通了。但正当居鲁士着手此事时,伊朗高原的东北边界却又出现了新的麻烦。一支草原地带的野蛮部落马萨戈泰人在其骁勇善战的女王托米丽丝率领下,

产自米底的碗状器皿,
可能用贵金属制作。

华丽的吕底亚臂章。



产自苏撒的幼狮。



产自亚述的银碗
(或金碗)。



昂贵的爱奥尼亚纺织线卷。



大流士接受贡物浮雕(见图示),象征着
有更多的贡物被直接送入了他的金库。

正在骚扰位于里海和威海之间的波斯边境地带。公元前 530 年，居鲁士匆忙赶往北方去镇压入侵者。但这次却是他惟一输掉的战斗。居鲁士的军队大部遭歼，其本人也被杀死，尸体被带回到帕萨戈泰——他取得第一次重大胜利的地方，安葬在一座普通石陵里。这是居鲁士早先依照其祖先的墓陵亲自设计的。数代以后，波斯祭司们每月都要在这里杀一匹马来纪念他。

帝国王位传到居鲁士长子冈比西斯之手。作为巴比伦尼亚地区的总督，冈比西斯已是一个具备丰富经验的行政官员，现在，他也打算在战场上显示一下自己的勇气。冈比西斯率军通过巴勒斯坦南进。这支庞大的部队除了包括波斯和米底正规军以外，还有来自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从安纳托利亚和塞浦路斯来的军队，也可能还有一些犹太人和巴比伦尼亚人，一支腓尼基人的舰队大概也沿着海岸线随队前进。埃及最优秀将领——一个希腊雇佣兵带着埃及人防御计划的秘密投奔到波斯人阵营。波斯军队与阿拉比亚的游牧部落订立了一个友好盟约，由他们向通过西奈沙漠的波斯大军供应由骆驼皮囊盛装的水。

冈比西斯的侵略目标——富庶、古老、极其保守的埃及是一个由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组成的集合体。在尼罗河三角洲，有生活在瑙克拉提斯的希腊商人、住在塞奈和埃勒芬丁尼罗河上游的犹太流民。来自努比亚的黑人则住在南部沙漠地带。希腊雇佣军构成了埃及军队的骨干力量。在那个时代，埃及人重新恢复了自己民族的自信心和勇气。

神圣的法老们通过建造公共工程和从事其他事业大大增加了自身的影响。公元前 610 至前 595 年尼科二世在位期间，开始建造一条沟通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尼科法老还曾派遣一支由腓尼基船只组成的舰队探寻非洲海岸的极限。这些航海者们穿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 3 年后驶回地中海，从而周游了整个非洲大陆海岸线，成为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而埃及当时的统治者阿摩塞又把塞斯城用神庙、巨大的雕像和凯旋柱重新装点起来。商业的发展、经济的兴盛都达到其顶点。

阿摩塞是一位莽撞而又不安分的统治者。希罗多德说他“喜欢开玩笑，且对玻璃制品情有独衷”，他年轻时，还是一位很出色的战士，但现在他已经老了。当波斯大军压境之时，他咽下了自己最后一口气。他的儿子，王位继承人波萨曼提库斯三世完全不是入侵者的对手。公元前 525 年，在派鲁西乌姆战斗中波斯人将其俘获。埃及就这样再一次沦入异邦之手。

作为胜利者，冈比西斯一开始也像其父那样行事大度，不计小节，他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奉祀当地神，还雇佣埃及人进行行政管理。他因此获得了“法老”的称号。这使他取得了与神灵同等的地位，掌管下属的一切宗教活动。但当他试图进一步扩大其在非洲的领土时，却开始遇到麻烦。他最初计划对非洲海岸的腓尼基人城市迦太基发动袭击，但最终因为在其海军中服役的腓尼基人拒绝向其同胞开战而不得不作罢。当他派一支大军去攻取在埃及西部沙漠中的一处绿洲时，一场骤起的沙暴却使其军队葬身其中。最后，他把目光投向位于尼罗河上游

的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努比亚(又称库什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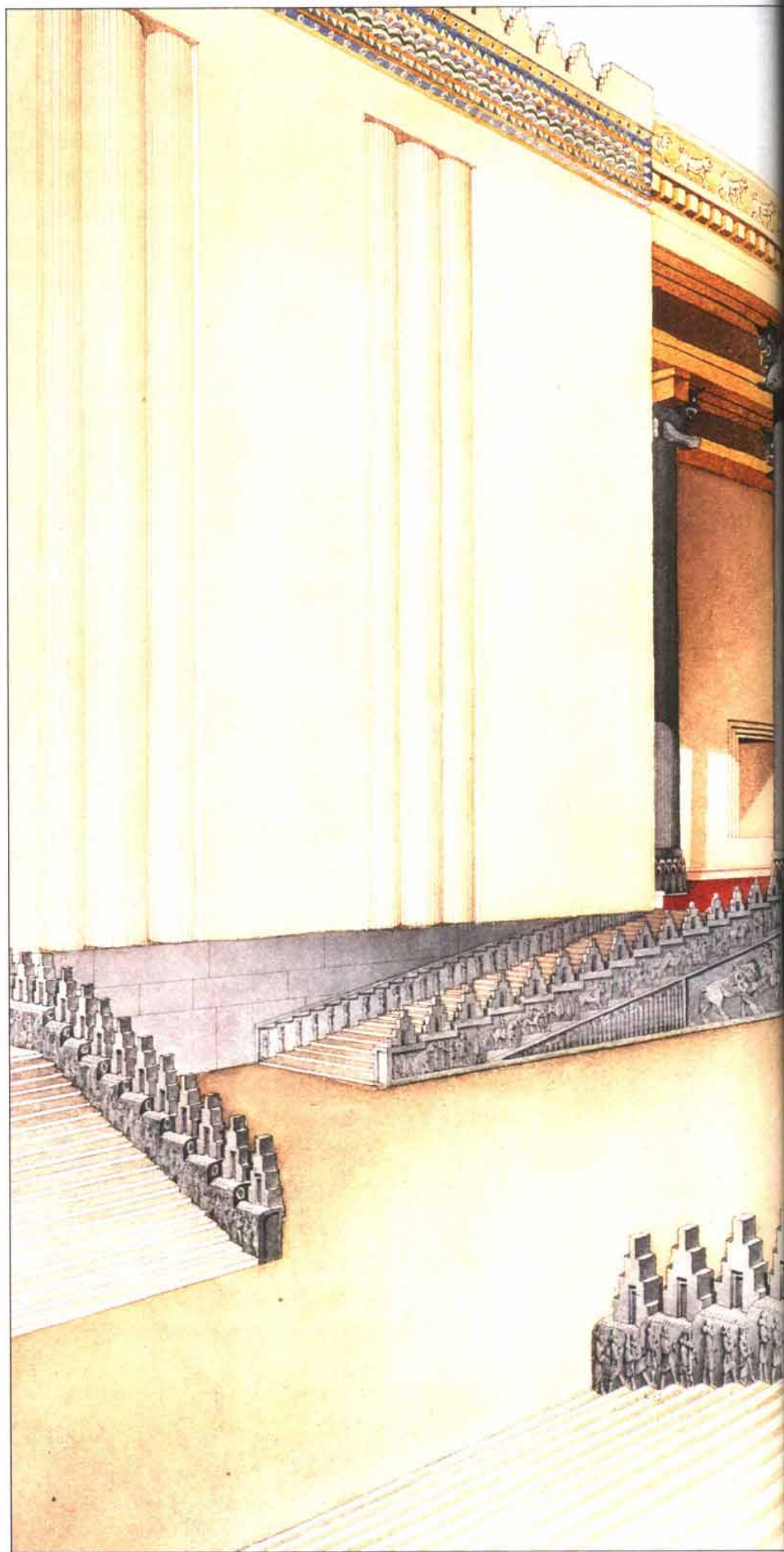
很少有人能从北方冒险进入库什。那些最终能带回关于这个奇异民族故事的人会得到极大的荣誉和难以估量的财富。库什人是“全世界最高最英俊的人”，人们如是说，他们在散发着紫罗兰幽香的温泉中洗浴，饮食只有肉和奶，能够活到一百二十岁，死去的人会被安葬到让人眩目的水晶石棺材里。金子在库什极为普通，据说那些关在监狱里的囚犯的镣铐也都是用金子做的。但在库什王国都城莫罗哀，却很少有这样的传闻。但冈比西斯并不知道实情，当他仓促筹集的军队沿尼罗河向南跋涉时，给养很快用光，军队不得不把驮载物品的牲畜吃掉，最后居然传来士兵同类相食的报告，冈比西斯震惊之余不得不下令班师回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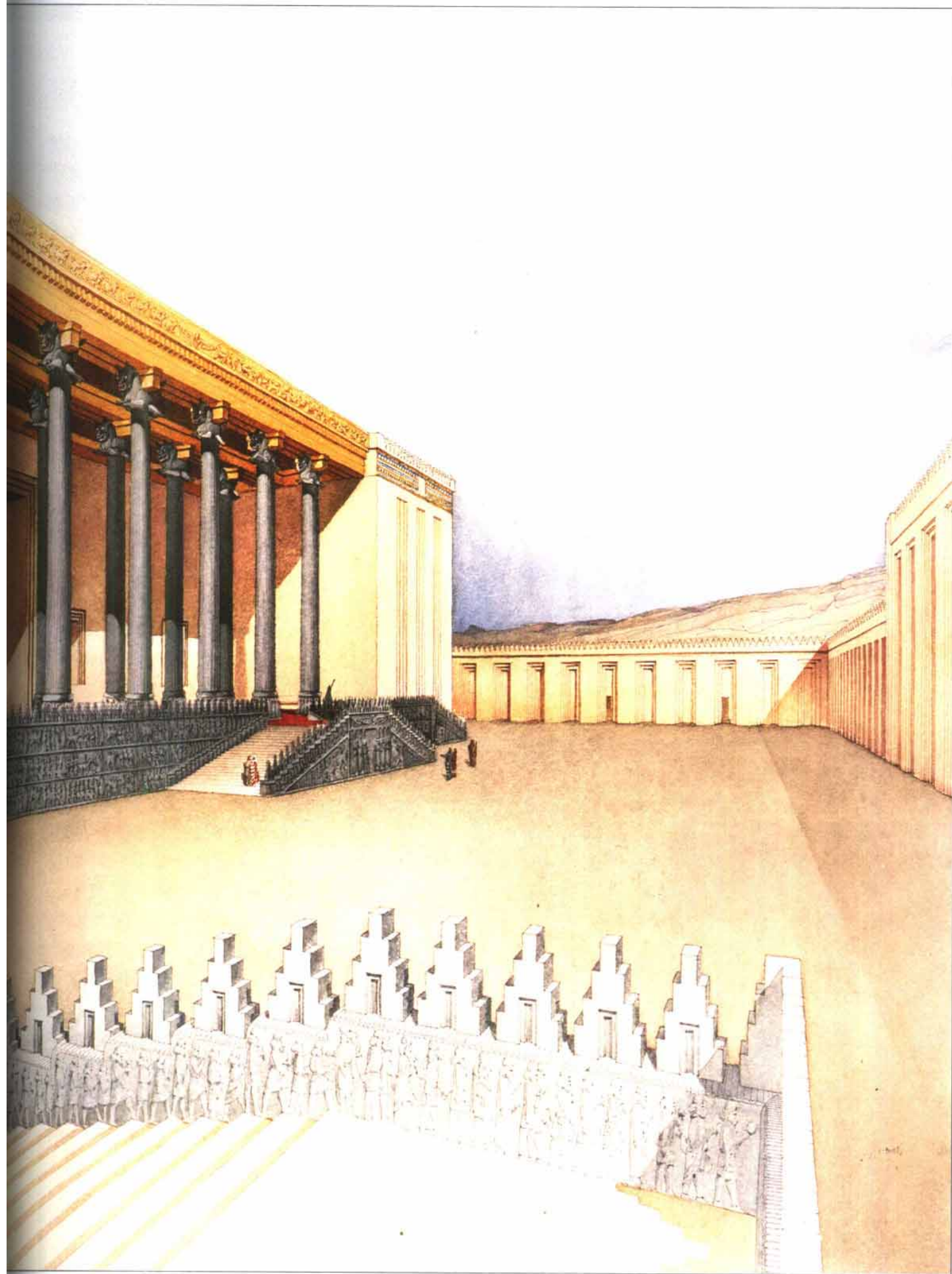
这位强大的波斯国王变得越来越傲慢专横。希罗多德甚至说，他的行为表明他已“完全丧失了理智”。(希罗多德在八十年后来到这里，从埃及祭司那里听到了大部分关于冈比西斯的消息，他们无疑对征服者持有偏见。)据说冈比西斯极易发脾气：有一次对她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姐姐)发怒时，竟将她活活踢死。当传来波斯发生暴动的消息时，冈比西斯急忙踏上归程，前去平定叛乱。结果，他在归途中因旧伤复发而死。反对他的人说是他自己要了自己的命。

伴随冈比西斯之死而来的是席卷整个波斯的政治骚乱。在这一过程中，波斯王室的一位远方堂亲大流士——帕提亚的阿黑明尼人总督之子开始崛起，最终登上至尊的王位。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大流士把其取得统治权的详细经过刻在扎哥罗斯山里贝希斯敦的一处裸露岩石上。铭文用三种文字写成——古波斯文、埃兰文和阿卡德文。其中记载的一系列异乎寻常的事件已被其他材料部分证实。根据这些铭文，一个自称是皇帝的兄弟，名叫斯摩尔狄斯的人，趁冈比西斯远在埃及之机夺得王位。篡位者通过减轻人民赋役和战争负担而赢得了广泛欢迎，同时也得到世袭祭司和僧侣集团的有力支持。根据其中一段铭文记载，真正的斯摩尔狄斯早已死去，冈比西斯在离开国都之前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宫廷政变已将其处死。而真正登上王位的这个人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一个长相酷似斯摩尔狄斯而实名叫高墨塔的人。而且高墨塔还属于波斯僧侣阶层，而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是米底人。如此说来，他登上王位也就意味着阿黑明尼王朝的结束，祭司僧侣阶层统治的开始。

大流士迅速赶去平定叛乱，他进入篡位者在米底的军营，同另外六个贵族一起驱散卫兵和太监，随后大流士用他的标枪刺死冒充皇帝的人，并割下他的人头，拿到外面向人展示。然而占领王宫并不意味着就在整个帝国确立了统治权。几乎每一个行省都发生了叛乱，大流士花了将近二年时间马不停蹄地去镇压叛乱，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一些敌对的国王在埃兰和巴比伦尼亚宣布独立，当大流士正设法对付他们时，另外一些敌手又在东部沙漠出现。大流士熟练地统帅军队，软硬兼施，最终把叛乱一个个平定下去。他对属下乐善好施，表现得极为慷慨；而对各种暴动者的惩罚又是雷厉风行和充满残忍的血腥。当他抓住一个叫做法瓦提斯的米底篡位者(塞亚克萨雷斯的后代)时，大流士割下他的鼻子和耳朵，

大流士一世的王宫，统治着整个帕塞波利斯——波斯帝国的宗教中心。它的柱廊高大粗重，上面刻有凹槽，柱廊下面是层层台阶。台阶两侧的浅浮雕记录着波斯新年开始时庆祝春分节日的壮观场面：多达1万名帝国的臣民不远万里跋涉到这里，向他们尊敬的国王献上自己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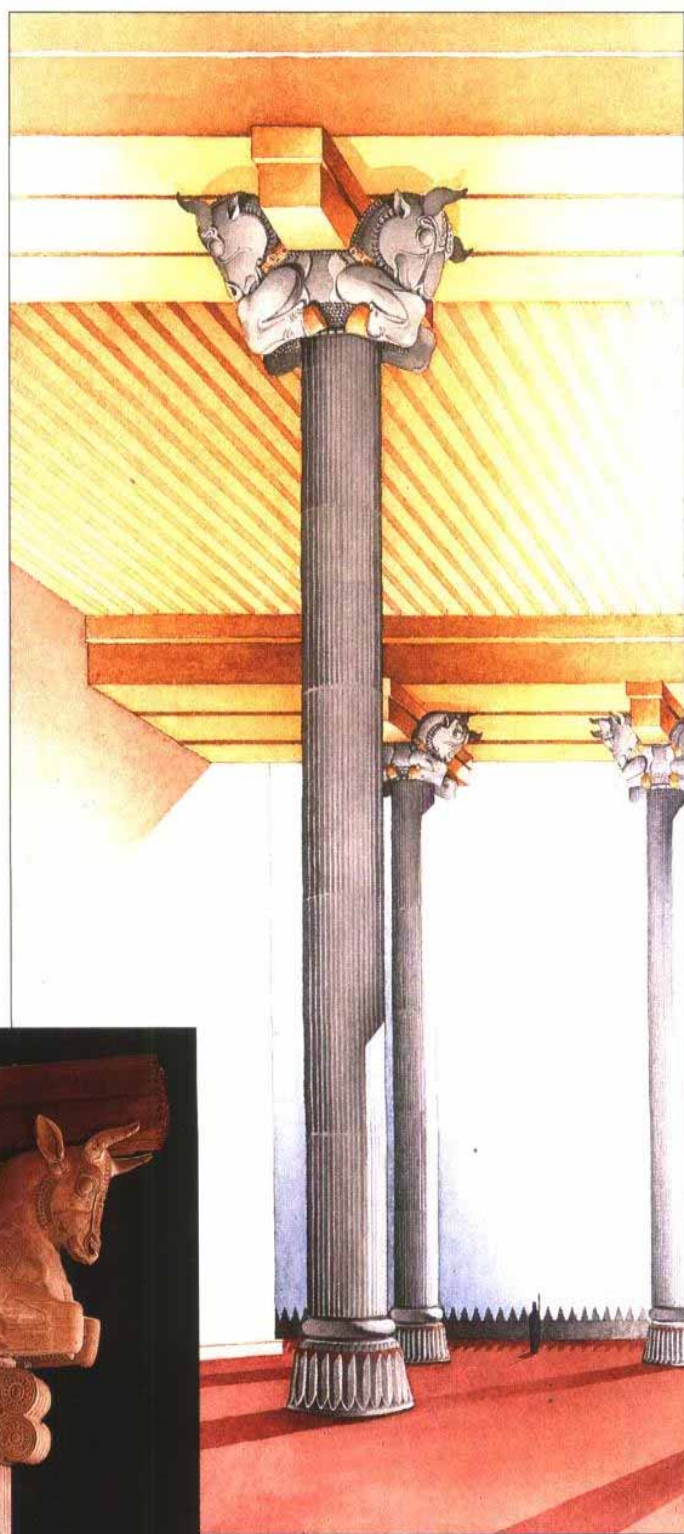


撕掉其舌头,然后将其钉死。

公元前 521 年,帝国局势再度稳定下来之后,这位新上任的强大的波斯国王便开始扩展其帝国的疆域,征服了远至印度河上游的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地区。

大流士以居鲁士大帝作为其统治的英雄楷模。他的魅力来自其坚强的个性和内在的正义感:“我是正义的朋友,”他声称,“我不喜欢动辄发脾气,无论发生什么令我感到气愤的事,我都会保持自我克制,我是一个好战士。”他的战斗技术确实不同凡响,但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其作为政治家和管理者所作出的政绩。尽管在波斯帝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操不同语言,有不同种族流脉的众多民族,各个民族间还有相互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经济制度以及相互冲突的宗教信仰,大流士却能让各地政令保持统一。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商贸发展,进而提高了帝国各个民族的文明生活水平。

帝国行政管理的目的在于维持一种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微妙平衡。居鲁士已经通过对各地风俗和宗教信仰采取宽容和保护政策赢得了地方对中央的支持,从而为大流士的统治打下了基础。大流士又把这种政策发展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合理政府机构体制。他统治下的帝国被分成了 20 个行省,每个行省由一位经国王任命的总督管理。尽管大流士也偶尔让当地贵族担任这一职务,但大多数总督仍为波斯贵族。但无论是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波斯人还是运用他们控制这里之前的那一套行政管理机构。行省之下的下级行政单位一般



帕塞波里斯的宏大公共建筑显示出波斯国王的富有和气派。如左图所示,建筑物的木屋顶用黄金镶嵌,其重量由下面的石灰石柱支撑。柱子大约 20 米高,上面刻有凹槽,柱子下面是圆形的石座。柱顶饰有牛头像(见图示)或神秘的带角狮像。

由当地人管理。比如,由希腊人管理爱奥尼亚城市,由犹太人管理耶路撒冷。

行省总督更像是代表国王统治地方的总管,而非一个统治者。他们过着王室般的生活,有其自己的宫殿和维持开销的巨额收入。他们可以征税、立法,通常还有自己的私人军队。很多行省总督最终都成为世袭的采邑主,以这样强大的实力做后盾,他们成为仅次于国王的实力派人物。行省总督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势必会有尾大不掉的可能,为了对其进行约束,大流士规定了一套制度,派出波斯人的辅臣去监督这些总督和次级官吏的行动,并适时将之上报国王。和平时期帝国军队在各地的驻军可以越过总督直接对国王负责,各个行省都有驻军。

如果一个行省总督擅自逾越权限,必然要招致惩罚。一次,当听到报告说,萨狄斯总督波斯人奥罗泰斯在 1000 名波斯卫队支持下图谋独立时,大流士并没有派出军队去镇压,而采用了更高明的策略。他派遣一名使节带上几封密封的帝国文书去萨狄斯,其中一些只是普通政令。但当使节请总督的辅臣在萨狄斯的宫廷上大声宣读这些政令时,总督的卫队们却怀着极大的虔诚仔细倾听。随后,辅臣开始直接向卫兵们宣读第二份中央命令。第一道命令让他们停止为奥罗泰斯效劳,士兵们闻听此言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标枪。第二道命令鼓动他们立即将奥罗泰斯处死,士兵们立即抽出刀剑,当场杀死了奥罗泰斯。

各个行省的本地律令都一直保持有效,并由当地的法官和官员管理。一些地方的法律是第一次在波斯的统治下制定的。大流士的所有业绩中,他最引以自豪的是自己作为法律保护人的角色。波斯帝国律法以其执行公正、持久而闻名——正像圣经《旧约》所描述的,“米底和波斯人的法律从不改变”。

大流士重新制订了更加合理的赋税制度。帝国属邦一直是以钱币或实物形式纳贡。但这种朝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不正规了。一个属邦的贡物常常与其实力并不相称。于是,大流士命令他的官员们花了几年工夫去测估各地区的耕地数量和庄稼数量,新税法依此制订出来,税收约占年产量的 20%。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税源,如:手工业税、采矿业税、港口税、用水费、商业税和销售税等。在各个行省,钱财统一由一个波斯人的财务官管理,他为当地政府留出一部分花销,其余都上交中央。一些地方上交的钱财数量相当惊人。如巴比伦尼亚每年要上交 1 000 塔兰特,即大约 30 吨白银。这笔钱足够帝国军队 4 个月差 12 天的花费所需;印度地区甚至上交的更多;超过 10 吨淘白印度河的金沙;北阿拉伯半岛需要交纳 3 吨乳香(一种因其香味而值钱的油脂品),只有波斯人的大本营帕尔萨不需交纳各种税费。

为了方便各地贡品的运输,并把帝国的边疆与中央更密切联系起来,大流士修建了一个堪称古代世界伟大工程之一的驿道网。在波斯帝国建立之前,从中东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需要一个人在粗糙的大车道上艰难跋涉,而且还要不断防范盗匪,抵御风雪、沙暴、野兽和其他野外可能遇到的危险。居鲁士已经开始修建这些道路,但大流士把它建造得更加完善。他修建的最著名、最重要的一条交通大道就是全长 2 736 公里的“皇道”,从萨狄斯穿过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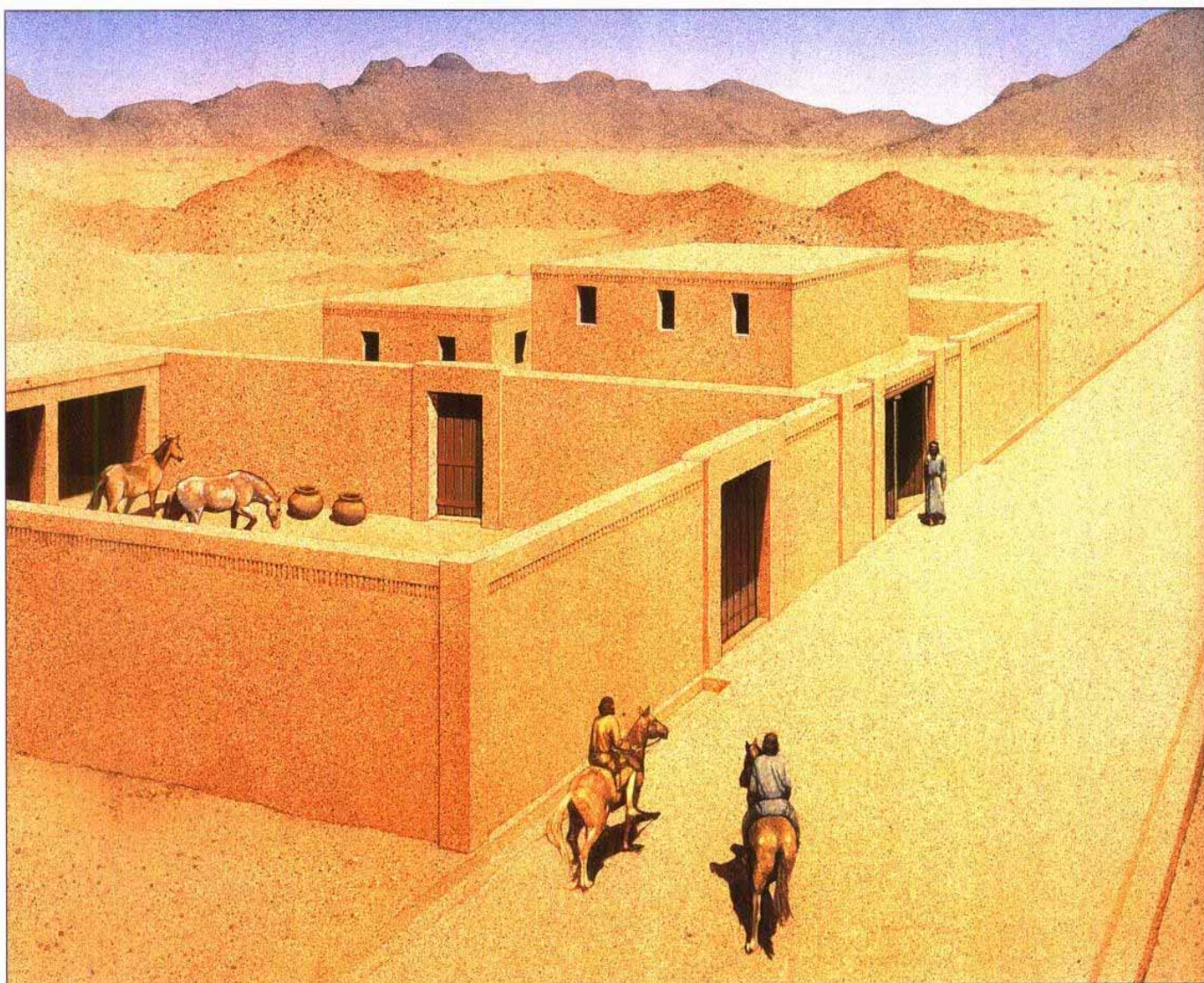
在从苏撒通往萨狄斯的波斯“皇道”上赶路的旅客,抵达一个中途客栈时稍事休息。

这样的客栈大约每隔 25 公里(相当于人一天所走的路程)就有一个,它可以为那些长途旅行的信使、商人和官吏提供住宿的地方,并建有用墙围起来的畜栏来看管他们的马匹或驼兽,以免伤害到别人。

直抵国都苏撒。一支由劳工和士兵组成的大军对其进行全年守卫和维护。大部分路面是坚硬的,用土堆填起来。崎岖的路段被填平,必要的地方还要砌上石头。整条路上有 7 个接济站,至少 4 个重兵把守检查过往行人旅行路线的关卡。按每隔一天的路程为单位共设置了 111 处驿站。此外,还有一些驿道分散开来,经伊朗高原通往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向南经由巴勒斯坦到达埃及。

无论正常旅行的安全和时间在大流士的统治下改善与否,都没有什么能同他在行省与中央之间传递文书的皇家信使那极其高效的传递效率相提并论。这种驿站制度在每条重要路线的中途都有备用的信使和驿马。将一条信息骑马从一个驿站飞送到另一个驿站,中间大约经过 25 公里长的路程,然后再将皇家公文传给下一个信使。这些信使开创了一套可靠的邮政体系。

建造道路交通网除了有助于改善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之外,还极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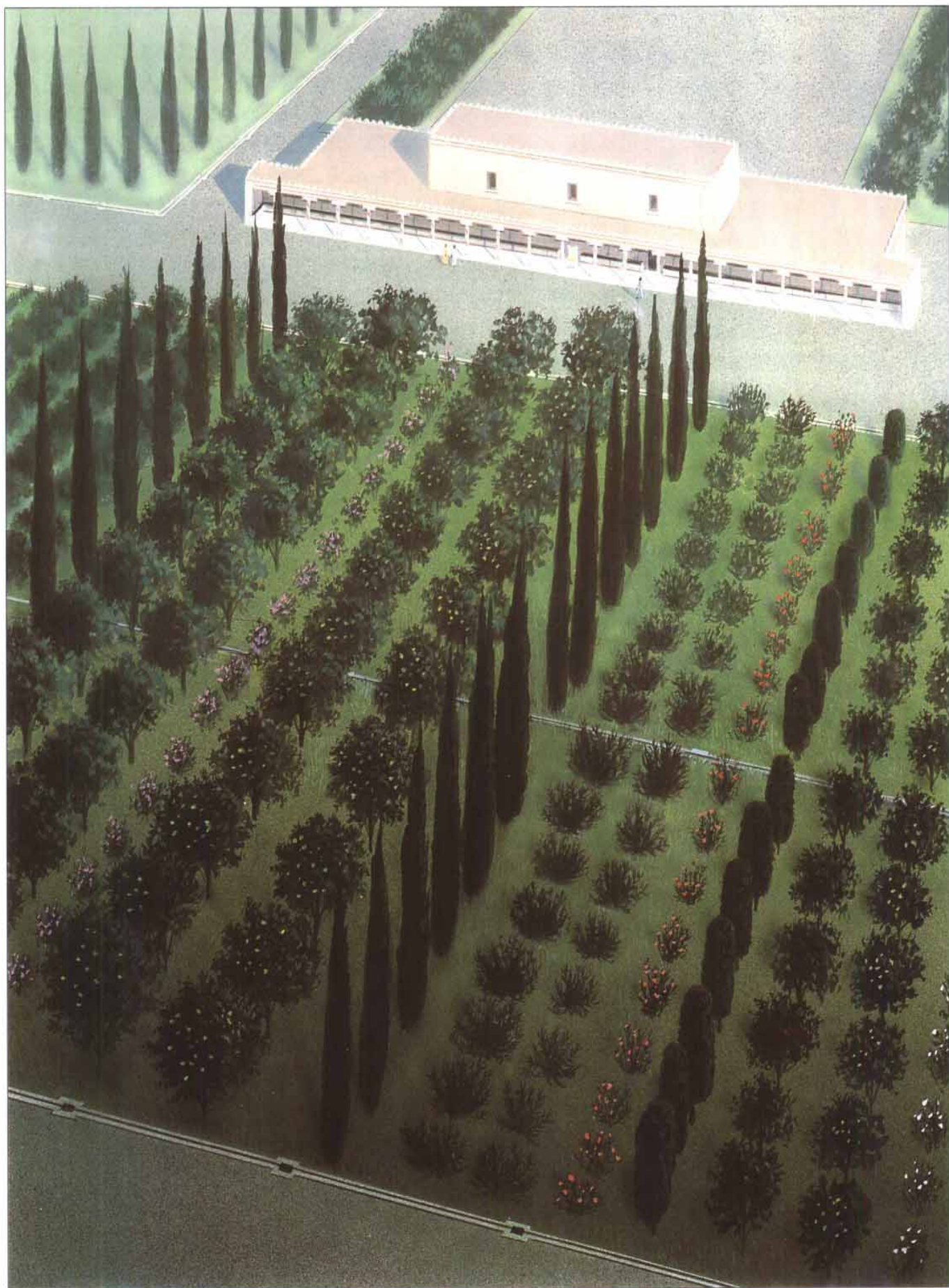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如果说居鲁士是波斯帝国之父,冈比西斯是波斯帝国的专制君主,那么大流士则可以被称做是帝国的管家了。在促进帝国各地物质流通上大流士做得比任何人都多。他对贸易和生产活动的具体情况尤感兴趣。帝国最富庶的地区是肥沃的巴比伦尼亚冲积平原和埃及的尼罗河谷地。在那里由奴隶们耕作的大片田地盛产小麦、大麦、亚麻、谷子、芝麻和椰枣。土地所有者通常是那些作为对国王回报、为其管理地产的波斯人。这种制度自始至终不但在农业生产中存在,而且还存在于军事组织上:一个弓箭手被授予一张弓(最基本的配备),一个骑兵则相应地会得到几张弓,战车兵则更多;高级官吏则会被赐给大量地产,但贵族们通常要把这些地产交由地方管家照看,以便于自己可以安心地享受宫廷里的荣华富贵。

尽管一些贵族是如此人浮于事,但伟大的波斯国王却仍然把国家的主要力量都投入到促进农业生产中去。他派工程人员到巴比伦尼亚去修缮纵横交错于两河之间冲积平原上的水利灌溉设施。在扎哥罗斯山和伊朗高原的干旱区域,农业用水需要从山地的泉水处经由数公里的半沙漠地带引入,为了防止水分中途蒸发,波斯人挖掘了长长的地下导流渠,称之为“qanats”。每隔一段距离都自地表打下竖井,以便劳工们把挖下的土运出去和维护管道。大流士统治期间,旧的“qanats”得到修缮,在新开辟的耕地处又增建了新的导流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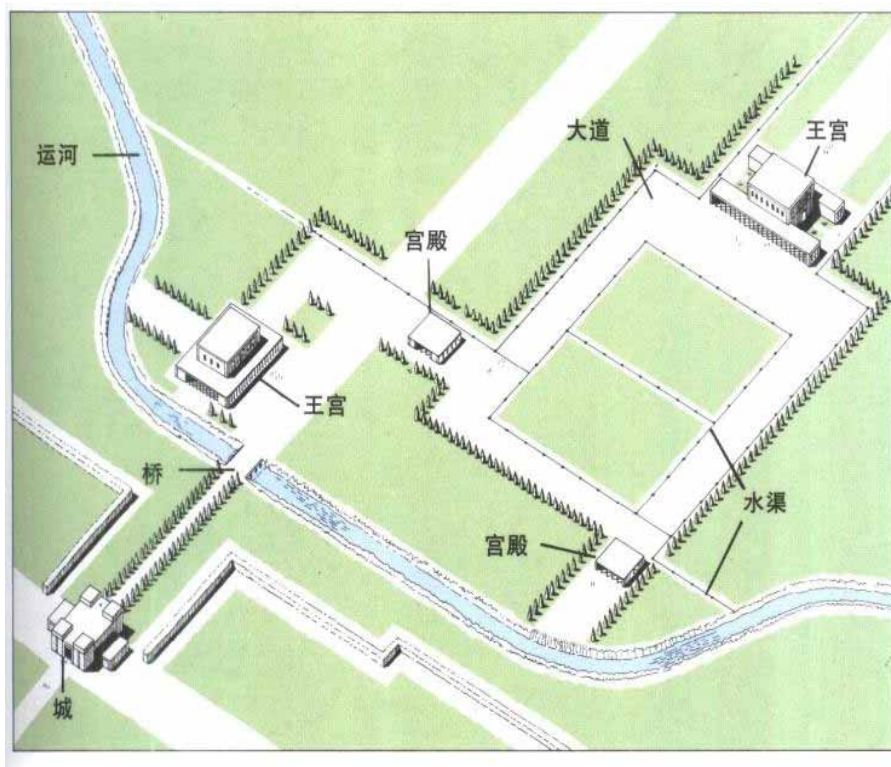
皇帝一再督促那些大地主研究庄稼生长规律和农业技术。他的代理人在行省各地收集和转发一包包的种子,以便让产自扎哥罗斯山区的果树能够在安纳托利亚栽培,产自伊朗地区的葡萄能够在达马斯库斯试种。大流士统治期间,印度生产的水稻被移植到美索不达米亚,芝麻被引种到埃及,阿月浑子被引进叙利亚。当波斯大军进入欧洲之时,他们种植从米底带来的苜蓿种子以为战马提供草料。鸽子和孔雀这些产自亚洲的禽鸟很快亦随之引入。

当田野里野花盛开,果香四溢之际,商业贸易上的又一颗丰硕果实成熟了。大流士最为辉煌的改革之一是统一币制。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商品交易是以以货易货的形式进行的。劳动力一天的工酬通常是按类划分的——有肉、大麦、酒或橄榄等。金银进入流通领域后,无论是在一些小的店铺进行的简单交易,还是大规模的商品交换,每个金银条或金银块都要经秤称量并化算其纯度。这种麻烦的交换方式首先在吕底亚得到改变;很可能是在富有的克鲁伊索斯统治时期,由他产生了打制统一尺寸、统一价值金币的想法。到大流士时期,许多其他邦国已经接受了这种作法,只是有些货币的价值名不符实。大流士的贡献在于将铸币权由地方统一收归到他的皇家造币厂,并为每种金币规定了固定的价格。所谓的金“大流克”,每个上面都印有一皇族头像,成为那个时代的最主要货币,其流通领域远至中欧。

波斯货币使用地域范围的扩大表明,在大流士统治期间,世界范围商业流通的加强和贸易的巨大发展。那些以前彼此之间从不曾进行过相互贸易的地区——比如巴比伦尼亚和希腊大陆现在已经开始互相沟通了。具备了有效的通用



货币,有利于形成便于货物安全运输的道路交通网和一整套统一的度量体系,波斯帝国成为一个巨大的统一市场。来自印度的香料、黄金、珍珠和宝石,从安纳托利亚矿井开采出来的白银、黄铜和铁,来自埃及的亚麻和纸莎草,来自迦太基和科林斯的毛纺织品,从腓尼基运来的紫色染料,产自伊朗的地毯,产自阿提卡的盾牌和黑海地区的刀剑,产自黎巴嫩和色雷斯森林的木材,所有这些商品都随处可见。



这是干旱的波斯平原上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居鲁士大帝在帕萨戈泰的几何形状布局的花园(见左图和上图)。900多米长的石灰石水渠把水引入花园,每隔15米蓄成一个小水池。这条水渠纯粹是装饰性的。真正的灌溉用水来自经疏通的水沟。这里栽培的植物不但要考虑其颜色是否鲜艳夺目,还要考虑到其香味是否芬芳。其中包括果树、柏树,香气怡人的野生草类,人工栽培的郁金香、玫瑰、茉莉花等。帕萨戈泰花园为其他富有的人和波斯显贵树立了一个样本。对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来说,花园是与上天关系最接近的东西。英语“paradise”一词即来源于波斯语“pairidaeza”,意为“带围墙的花园”。

奢侈品对商人来说是极为重要而又有利可图的,但是现在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使商人们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日常用品的经营中去。海洋运输的谷物、廉价的纺织品、皮革制的鞋、铁制器具、家庭日用品(如陶器)等到处可以买得到。贸易繁荣所带来的好处影响到各个阶层。同时,帝国政府也表现出了对其比较贫穷公民的很大关注,大流士为此通过法令规定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和酬金数量。

贸易的发展为帝国财库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大流士将其中一些继续用于改善商业环境。修建陆上交通网以后,他又开始关注于海运。位于波斯湾沙滩上的海港已初具规模,随即他又制订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重建古老的苏伊士运河。自尼科法老时代开始,至今这条运河已经被废弃一个多世纪了。

新建的运河长145公里,宽45米。这项值得赞赏的工程完工于约公元前500年。商船现在能从印度洋直航进入红海,穿过埃及沙漠进入尼罗河,再从那里进入地中海。大流士还组织了其他几次陆上和海上征程:从印度河源头开始的探险、进入爱琴海的航行、远航非洲西海岸的壮举。

财富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入,现在大流士已经有了无论如何都花不完的钱。于是他开始改建和装点帝国的统治中心。到大流士统治时,波斯帝国首都已由1个增至4个。阿黑明尼王朝的最初统治中心是帕萨戈泰,处于居鲁士早先征服米底和后来他被安葬的荒原地带。现在它基本上只是一个象征性中心,有一组宫殿、宗教建筑和葱茂的花园。大流士就是在这里加冕王冠,也是在这里娶了6个妻子中的第一个——居鲁士的女儿阿托莎。行政事务主要在苏撒办理,这里曾是埃兰的古都,居鲁士又将其重建,大流士对它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他为自己建造了一处辉煌的王宫。并用精雕的石柱、珍贵的镶嵌品、精美的木材、巴比伦风格的浮雕

砖把它装饰起来。“一项宏大的工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大流士下令，“要让耀眼的辉煌完全展示出来”。苏撒在地理上正好位于帝国中心地带，但到夏季气候却极其炎热，于是一到酷热难耐的时节，大流士和他那些来自山区的王宫贵族们就都迁居到北部的埃克巴塔那——古代米底的首都。在这里，他们可以猎捕狮子，练习自己的标枪术和箭术，必要时还可以处理政务。

但大流士需要按照他自己的构想建造城市，比埃克巴塔那和苏撒更有波斯特色，比帕萨戈泰更加繁荣，并能够充分体现出他的威严和统驭四方的力量。他选中的地方位于后来希兰札城以北 50 公里附近。那里的平原上有一处低台地，背靠一段山脊。在这里，大流士建造了帕塞波利斯城的柱廊和城垛。它同埃及的金字塔或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一样都成为历史的积淀和缩影。帕塞波利斯是一座纪念性城市，像帕萨戈泰一样成为体现波斯帝国威严的地方。正是在这里，那些各地属邦的首领带着他们的随从在新的一年来到时赶到这里，拜伏在万王之王的脚下，献上自己的礼物。这一地区原有的天然高地被扩修，并用石墙围护起来，外面有双层楼梯。进贡者将爬上这些楼梯，再经过由两座大石牛镇守的凯旋拱门，随后，他们通过一个大广场，登上更多的台阶，便来到宫殿门口。在他们面前，大流士正坐在王位上，身穿紫色金袍，手握权杖，套着靴子的双脚置于金制的搁脚凳上，紫色的华盖罩在头顶，珍贵的油膏从胡子上散发出芳香，金银宝石从脖颈、耳朵、手腕上垂下。

广场周围排列着宫殿、兵营和行政建筑，还有许多巨大的拱形仓库——因为帕塞波利斯是波斯帝国的财库之一（另一个主要财库在苏撒）。在这里，有一群书记员和会计员负责看管成堆的钱币：金条、财物。财库的各个房间里堆满了镀金的器具、黄金和水晶餐杯、优质的盔甲和昂贵的织物。每件物品都被分类放置，每样支出都在羊皮纸和泥板上记录在案。

书记员用各种文字作记录，这反映了帝国内部文化多样性特点。帕塞波利斯的档案都用埃兰文记录，因为大部分文书都来自苏撒。泥板史书用楔形文字写成。埃兰文是该地区最古老的一种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无任何为人所知的关系。大部分正规的商业交易是以阿拉美亚语进行的，这是一种源于叙利亚的闪米特方言，是古代中东地区的混合语。巴比伦尼亚人可能使用其自己的语言阿卡德语，而王公贵族们则可能使用一种有雅利安渊源的古波斯语。帝国这种多语言并用的特点在大流士建于全国各地的纪念物上清晰可见，他在其中采用了三种语言：埃兰语、阿卡德语和古波斯语。大流士的文书们不得不为后者创造一种新的书写体系，因为其祖先已忽视了文字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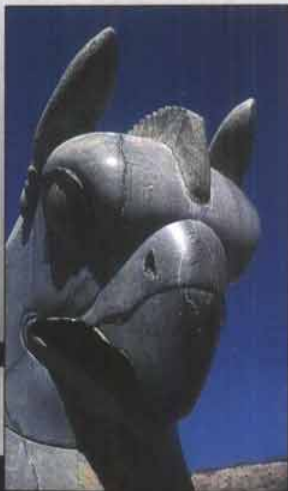
大流士来往于波斯帝国各个都城之间，都有庞大的扈从和官员队伍陪伴。这些随员中包括一名管理行政事务的秘书，一名掌管礼仪的大臣，一名礼仪斟酒人，一名确保盛餐无人下毒的品尝师，一位皇家车夫，两名负责持皇家矛枪和弓箭的贵族，一些祭司巫师、大批贵族和皇室后代，一些主要的军事指挥官，一个由 1 万人组成的卫队，6 个原来帮助大流士杀死篡位者的贵族组成了与国王最亲近

动物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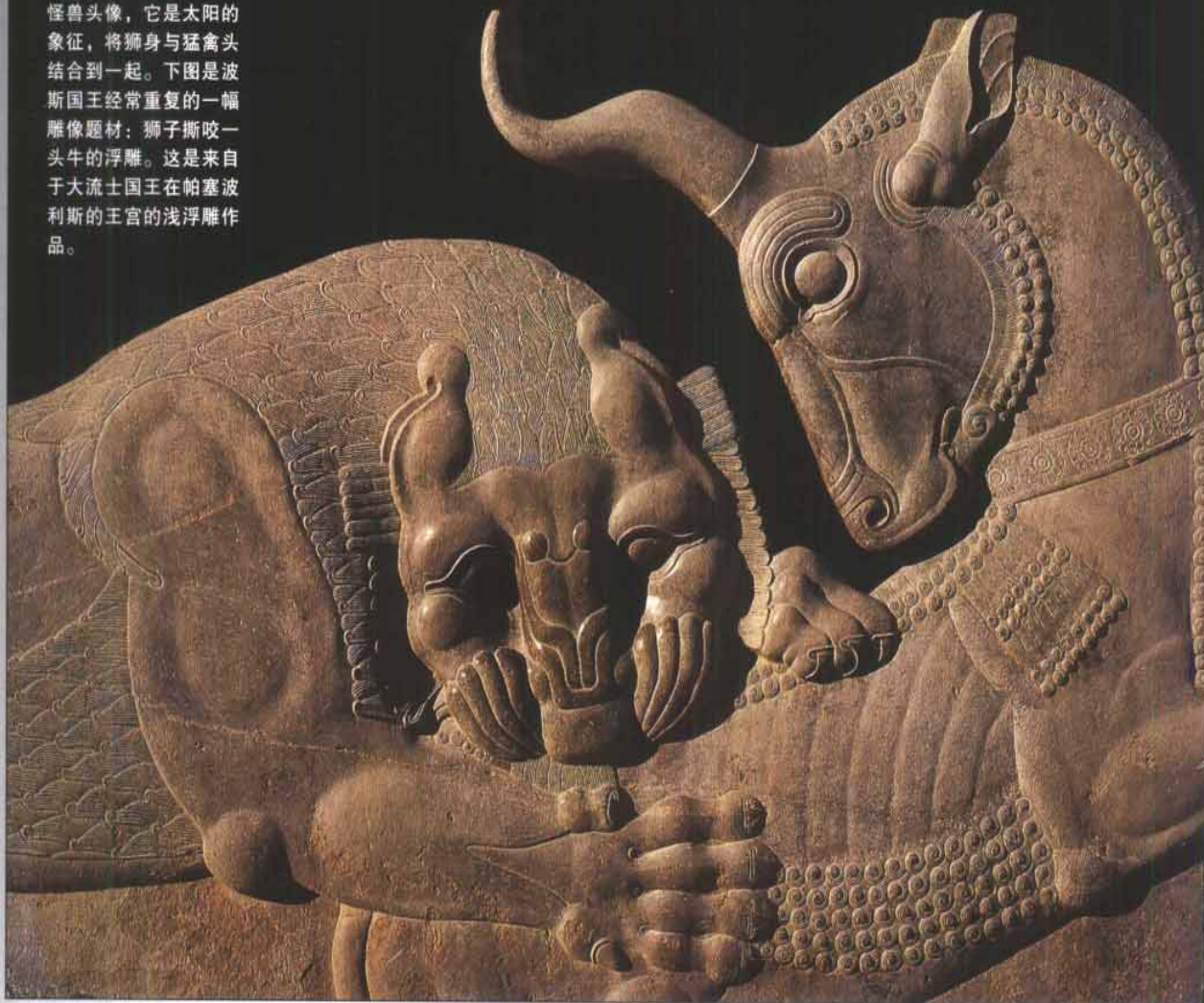
在古代世界中，没有什么能比野生的兽类更强大和神秘了。在古人的眼里，那些生长在野外和森林里的动物身上其实体现着人类的特征。例如，牛被看成是阳刚与力量的象征；狮子则代表着王权的至高无上和威严。而那些想象出来的动物则是由一些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突出地位的兽类拼合而成的，正像本页和后几页图所展示的，所有这些动物都被赋予了一种强烈的神秘感，以至能够成为艺

术家和工匠们进行创作的基本对象。

波斯国王和那些受其文化影响的民族尤其热衷于塑造动物形象。给波斯工匠们带来灵感的动物有米底深山中的野山羊、放牧在马萨戈泰附近平原上的牛马、爱奥尼亚海岸的渔民捕获的海物。雕塑家们从动物题材的创作中获得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他们雕刻的来自自然界的动物形象，动作真实，细节精巧。



上图为一座石灰石怪兽头像，它是太阳的象征，将狮身与猛禽头结合到一起。下图是波斯国王经常重复的一幅雕像题材：狮子撕咬一头牛的浮雕。这是来自于大流士国王在帕塞波利斯的王宫的浅浮雕作品。



这种斯基泰风格的海兽被认为是灾难的象征。



这是一只头长鹿角的中国风格的鹤鸟，它是长寿的象征。



这只内嵌石质的金豹是斯基泰战士胸甲上的饰物。



这是中国人崇拜的一种身上长翼，龙头虎身的怪兽，它是吉祥的象征。



这只金牡鹿是斯基泰战士盾牌上的饰物，许多古代文物把牡鹿认为是超自然力的象征。



这可能是一位希腊工匠为斯基泰人首领用整块黄金打成的饰物。鱼尾是一只鹰和两只公羊头，背上有两只猫科野兽正在分别攻击一只野猪和一头鹿，腹部的鱼群由一个长着人头的海兽领航。



这些作为力量与速度象征的飞马有朝一日将矗立在一座埃特鲁斯坎神庙的顶端。

的内阁顾问机构,大流士可能还带着他的 6 位妻子和 360 名嫔妃同行,此外,还有随行侍候她们的太监。

现在的波斯帝国与其初创时代已大不一样。就在一代人之前,居鲁士与克鲁伊索斯还未发生战斗的时候,一位智者曾经警告克鲁伊索斯:“你将要同一些从头到脚包着皮革衣服的人战斗,他们的国家环境非常恶劣,那里的人们有多少吃多少,永远不够。他们不喝酒,只喝水。他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好东西,甚至没有酿酒用的无花果。”然而现在,帝国的厨房能够常常一次准备出 1.5 万人用的烤骆驼肉和鸵鸟胸脯肉,夜里成了歌舞的海洋,酒有如洪水期的底格里斯河一样在倾涌。

王权概念也已改变。早些时期,所谓的国王只是众人中的首领,当大流士承下帝国前辈的衣钵,一切外表的掩盖都不复存在。这位伟大的国王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属下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一切财产都归于他(尽管事实上由各属地的采邑所控制)。他的身体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他的话就是法律,他永远不会犯错。

波斯国王——至少是大流士和他的继承者,可能还有居鲁士和冈比西斯都信奉其国教。他们在其全能的真主阿胡拉·马兹达的名义下进行征服战争。他是一个英明的造物主,是天地的创造者——尽管实际上他们并不强迫别人去信奉他。

在历史模糊的雅利安民族,阿胡拉·马兹达只是许多邦国的众多崇神之一。但在大约公元前 600 年左右或这之前——约公元前 1200 年,东北伊朗高原的多风草原地带来了一位预言师,他完全改变了波斯人的信仰。

这位预言师叫琐罗亚斯德或扎拉图斯特拉。阿胡拉·马兹达曾在琐罗亚斯德面前显现,他宣称自己是天上的最高神且无所不能,他是光明、真理的化身,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一切美德的源泉。同他对立的是黑暗灾难天使和谎言天使。整个宇宙就是一个这两种力量互相争斗的战场,无论是在军事征服活动中还是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在进行这样的战斗。但终有一天,光明会万丈四射,驱散黑暗,真理就会最终取得胜利。最后审判的一天到来时,被保佑的人将会获得上天的拯救,其他人将要在地狱里经受煎熬。

这种全能神的思想并不是全新的,早在公元前 14 世纪埃及法老埃赫那吞统治时,古埃及人就具有了这种思想。几个世纪里犹太人也在向这种思想倾向发展。但琐罗亚斯德使一神思想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他的意志斗争观点——光明反对黑暗、真理反对谎言是精神领域里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这不免让人感觉到,其实它反映的只是那些改革幻想家们与传统卫道士僧侣阶级之间的对立现实。例如:琐罗亚斯德教诅咒动物献祭,却把拜火仪式提高到祭祀纯洁与真理之神象征的地位。但只有在伦理学意义上,他才取得真正的胜利,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行为标准,使这一时期成为波斯历史上清明的时期。

琐罗亚斯德教自身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它的一神崇拜特点因为神灵与圣人的增加而被打破,它的一些宗教仪式在当时人看来也是十分古怪的,其中最明显的是火祭。这种仪式在户外的一座高大的塔楼上举行,不拜偶像,不建神庙,对自然界极度尊崇,甚至那些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信徒把他们死者的尸体葬在山顶而不

是埋葬在土里，目的是不去玷污大地。琐罗亚斯德教的抽象教义并没有被完整保存下来，但对中东地区宗教思想的发展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对那些在巴比伦编辑整理古代摩西法典的犹太书记员们产生影响，使他们对天堂地狱产生了新的看法，提供给他们一种在一位惟一真神面前履行个人义务的全新思想——这种思想又影响到后来的基督教。

这和好人死后升入天堂，坏人死后下地狱的信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阿黑明尼家族对待其属邦政策的道德因素。但既然波斯国王并不一心专注献身于琐罗亚斯德教，所以说这种宗教本身并不是波斯帝国进行征服扩张和进行其他创造性活动的直接动力。波斯军队进行军事征服的动力来自于一种原始动机：出于对自身安全、权力、土地和财富的渴求——这也曾激励着波斯帝国统治前后的历代征服者。阿黑明尼王朝扩张的最主要工具是军队，他们有一支由训练有素的米底人和波斯战士组成的优秀军团，希腊人称之为“万人不死队”——之所以如此称呼他们是因为，在战斗中无论队伍中哪一个人倒下，马上又会有另外一个人补充上来，始终保持了极其强盛的战斗能力。而且波斯的常备军还远不只一支“不死队”，波斯军队驻扎在帝国境内所有重要地区。一旦局势紧迫，波斯皇帝还可以从各行省和属邦征集更多的军队。这些军队都按照自己的战斗方式部署。作为补充，后来的波斯也出钱募集雇佣兵，其中包括从各个希腊城邦来的步兵方阵。

公元前 514 年，大流士再次准备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大扩张。在已经统治了大部分亚洲和非洲（这里指他们已知的文明世界——译者注）后，他把目光转向欧洲，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征服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的好战部落和定居于多瑙河地区的斯基泰人。这样，他就能取得对海上通道的控制——进而控制从黑海到爱琴海的谷物运输路线。大流士为这次远征准备了 10 万军队，300 到 600 艘战船。大流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架起浮桥，由此发起了亚洲人对欧洲第一次有组织的军事征服。

马其顿投降了，波斯人事实上几乎未遇任何抵抗便穿过色雷斯。但斯基泰人对待入侵者的态度却大为不同，每一次当大流士的军队发起攻击时，这些骑在马上的敌人都会放出箭雨，然后马上从平原上撤走。而当他不希望与对手战斗时，敌人的一些骑在马背上的游勇又不知从哪里突然杀奔过来，掠走他的小股队伍和大军中的落伍者，他仿佛在同一些幽灵战斗。当两军对面相遇，波斯人认为很快发生的将会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厮杀，那些斯基泰士兵却突然间打着呼哨向另一方向飞奔而去——为了追逐一只已闯入视野的野兔。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大流士踏上了归途，但他同时留下一支军队作为在色雷斯——实际上是希腊人后大门的驻军。在居鲁士时代，希腊人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在把爱奥尼亚城市纳入帝国版图时，他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可现在，尽管希腊仍然是城邦分立、各自为政，一些城邦在积累财富和实力增强上都已取得惹人瞩目的成就。希腊已成为一个有伟大的王、万王之王称号的波斯王也要认真对付的因素。大流士和他的继任者将来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严阵以待的希腊人

希腊人创造出卓越文化成就的促动力是其不可小觑的战斗才能。古代世界的军事战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体力上的较量来决定胜负：在海战中，由数百名舵手驾驶的战船相互撞击；在陆战中，敌对双方的大批步兵在肉搏中展开厮杀。希腊人没有在这样的战争中退缩过，而且将它发展到一种史无前例的更高阶段。他们的舵手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地操桨抗敌；他们的步兵在那种不允许任何一个士兵退缩的密集队形中并肩前进。这一切都来源于希腊士兵在战斗中对自我的城邦和战友的无限忠诚，同时他们也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激励：一个战士在退却的耻辱面前应该选择赴死。这种战斗热忱让数量不占优势的希腊人在历史上与波斯人的一次重大战斗中打败了敌人（见 40—45 页）。但一旦外部威胁被排除，希腊人内部又开始互相争斗起来（见 46—49 页）——而且还应用到在早期军事冲突中完善起来的军事策略。

希腊人于近战中的优势在与波斯人进行的马拉松和普拉提亚战斗中充分体现出来。重装兵（希腊步兵的称谓）拥有比其波斯对手更坚固的甲冑、更结实的盾牌和更长的标枪。同时比这更重要的是，他们组成的纵深 12 列的步兵密集方阵有着机器般的战斗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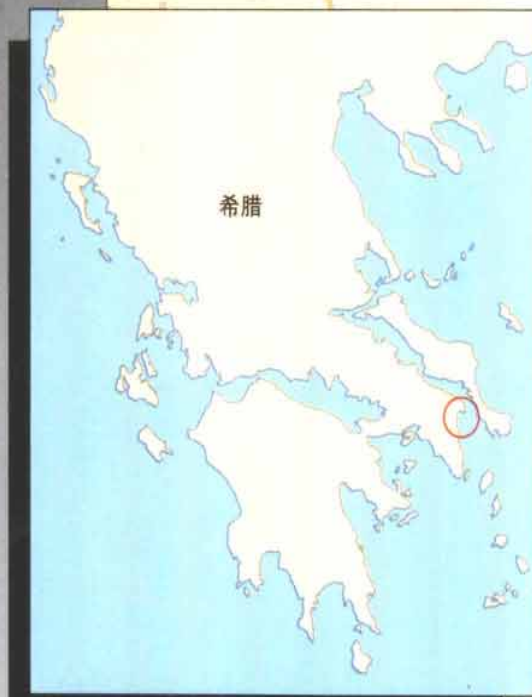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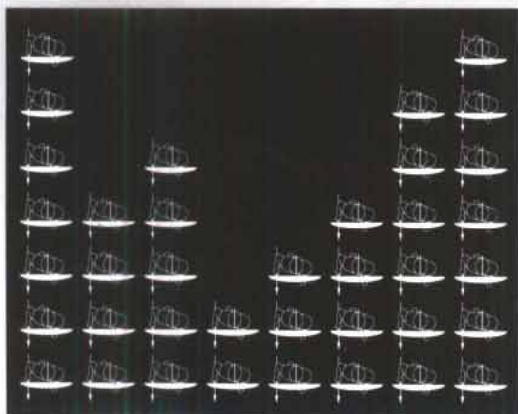
率。每一队士兵挨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几乎形成了一道由盾牌组成的密不透风的长墙。波斯人自己当然很清楚，他们面对的乃是古代世界最可怕的战斗机器。

尽管在战斗中吃了败仗，但波斯人仍然让希腊人接受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在整个战斗中，重装兵部队遭到了敌人大群骑兵的驱赶，同时又受到波斯弓箭手飞箭的袭击。后来，希腊城邦开始征募骑兵部队，训练弓箭手，并把手拿柳条盾的快速轻装步兵投入战场，称之为“Peltasts”或“Peltae”。

当分别由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领导的希腊城邦在伯罗奔尼撒进行自相残杀之时，战斗双方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骑兵和掷弹兵作为辅助部队。在曼丁尼亚的大规模战斗还是一场古典式重装兵间的战斗；而围攻叙拉古则完全采用的是另一种战斗方式。这导致了雅典人在战场上的最后失利，成为其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叙拉古人的弓箭手和其他部队使用了威力强大的掷弹机，一些士兵还使用短标枪进行投掷。那些毫不起眼的轻装兵——曾经被傲慢的重装兵鄙视的人，却成为加快强大的雅典覆亡步伐的重要因素。

公元前 490 年的马拉松战役

希波战争期间，在一道位于群山和马拉松湾之间的沙滩平原上，重装兵战斗力第一次受到了检验。一支有 600 艘战船的波斯舰队在这里把它的由 2 万名士兵组成的侵略军运至岸上，而雅典人则毫不畏惧地迅速组建一支由 1 万名战士组成的重装兵部队前往抵抗侵略者。希腊人首先在高地驻扎下军营，战斗中崎岖的地形迟滞了波斯骑兵的推进，雅典最大胆的一位将领米尔提达斯抓住机会立即率先发动进攻。雅典士兵从山后涌出并在波斯弓箭手射程之外迅速展开队形，随后他们的重装兵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发动冲击，发起向波斯军队的冲锋。这“仅仅一小撮”攻击者，希罗多德这样记载，对波斯人来讲，“没有引起他们丝毫的恐惧心理，于是他们也全力发起攻击”。为了防止敌人从侧翼发动进攻，米尔提达斯削弱了中央兵力并增强了两翼的战斗能力。激烈的战役拉开了帷幕，波斯军队很快击溃了雅典人虚弱的中央部位，但雅典人纵深八列的密集方阵的两翼却使波斯军队的两侧遭到迎头痛击。当最前排的士兵倒下后，他后面的士兵迅速跟上来补充他的缺口，每一名站在队列后的士兵都随时准备着填补前面的空位（见图示）。最后，雅典密集的方阵两翼成功地楔入敌人内部，并迅速地将被敌人包围。那些幸免于难的波斯士兵，拼命地奔回船上亡命而逃。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雅典士兵在这场战役中共杀死敌人 6400 名，而他们自己则仅损失了 192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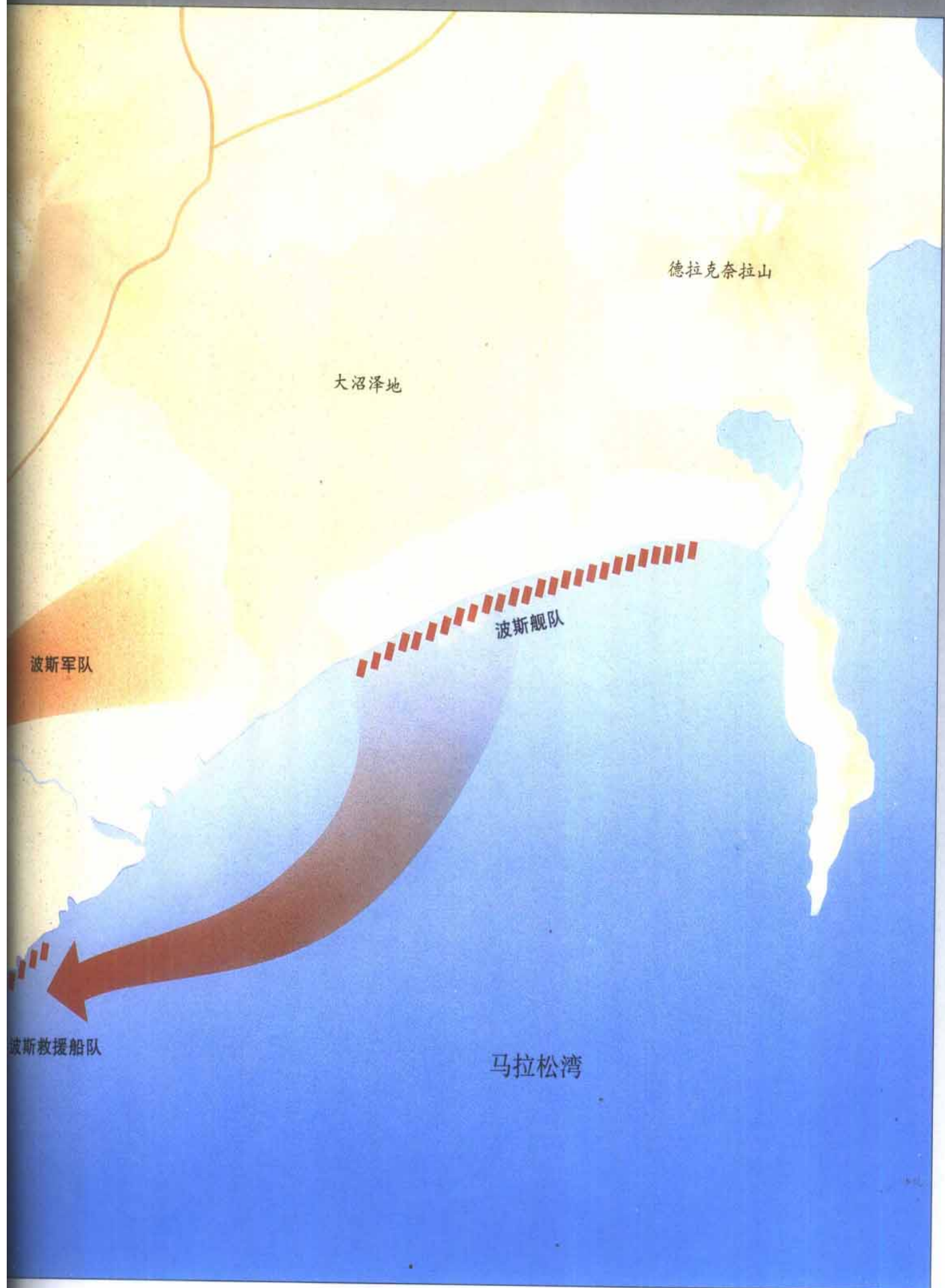
斯塔夫罗
克拉基山

查拉德拉河

雅典军队

通向雅典的主要道路

阿格莱里奇山





阿提卡

希腊

埃格里奥斯山

皮雷埃乌斯港

波斯主力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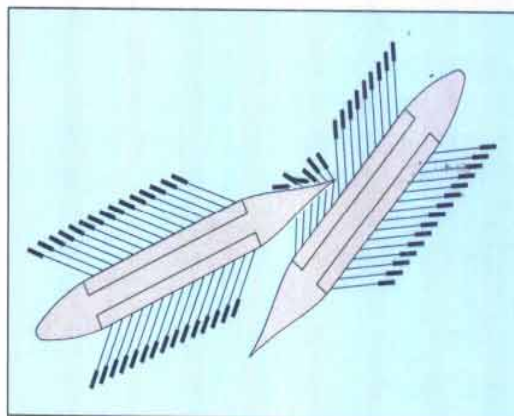
萨洛尼卡湾

公元前 480 年萨拉米斯湾海战

公元前 480 年 9 月末的一个黎明时分，希波战争中这场决定性的海战——萨拉米斯湾海战爆发。一支由 1000 艘船（大部分都是 3 层桨战船）组成的波斯舰队驶入萨拉米斯岛和雅典附近的阿提卡大陆之间的水道，前方航路的中间出现 380 艘希腊战船，显然他们已经身陷包围之中。

但事实上，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早已设下了他自己的圈套。他把自己的战船停泊在夹于两块岩石之间的狭窄水道上，而在这里波斯根本无法展开战斗队形，他们只能以一种狭窄的队形发动进攻。

当敌军的先头舰队驶入狭窄水道的时候，地米斯托克利下令舰队起锚应战，向敌人的舰队发动猛扑。希腊人的 3 层桨战舰勇猛地进攻，撞击敌舰的木壳船体，或者是袭击敌舰的侧翼，以迫使其船桨转向。波斯舰船被困在那里根本无法进退，希腊军队迅速登上敌船并展开大肆屠杀，很快萨拉米斯湾里塞满了波斯舰船的残骸、波斯士兵的尸体和残肢。当后续的波斯舰队仍胡乱地涌入水道的时候，屠杀仍在疯狂地进行着。来自萨拉米斯的一小股希腊军队从侧翼再次向波斯舰队发动进攻；最后当幸存的波斯战船夺路而逃时，他们却恰恰闯入了自己的主力舰队之中，结果导致了更大的灾难。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波斯舰队已经损失了 200 多艘战船，而与之相比，希腊人才损失 40 艘。败局已定，薛西斯被迫从海上逃回本土，此后，他再也没有从海上对希腊发动进攻。



公元前 479 年的普拉提亚战斗

这是一场发生在雅典西北 50 公里处普拉提亚镇附近阿索普斯河岸边的战斗，一场希波战争中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地面战斗。公元前 479 年，薛西斯指派波斯将军马尔多尼乌斯去守护已被占领的希腊大陆地区。马尔多尼乌斯在当地驻扎了 10 万波斯大军，其中包括一支来自北希腊盟友的军团。前去迎战的希腊重装兵大约有 4 万人，其中包括斯巴达人、雅典人以及从希腊其它城邦来的部队，由斯巴达将军波桑尼阿斯统帅。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双方主力部队隔阿索普斯河排开阵势，都在警惕地提防对方率先发动进攻。而波斯骑兵则不断地骚扰希腊人，破坏了他们一条非常重要的后勤供应线，并把希腊人赖以饮水的几口井全部堵死。在缺少食物和水的情况下，波桑尼阿斯被迫下令连夜撤退。但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军队的中路在夜幕的掩护下撤退，但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则依然保持按兵不动，直到黎明时分，他们才分别从山边的营地转移到开阔地区。看到希腊军队各自分开后，马尔多尼乌斯马上命令他的军队过河发动进攻。波斯弓箭手发射出如梭般飞蝗，波斯的希腊盟军负责袭击雅典军队，而波斯军队的主力则集中攻击 11500 人的斯巴达军队。斯巴达士兵先是躲在自己的盾牌下抵挡箭雨，继而便站起身来以密集队形向敌人发动进攻，波斯人最终被迫放下手中的弓箭，与斯巴达标枪兵展开肉搏，大惊失色的波斯士兵纷纷败却。与此同时，雅典军队也给波斯人的希腊盟军以致命的打击。

马尔多尼乌斯领导的军队越河欲夺路而逃，但却受到了波斯骑兵的阻碍。希腊人擒获了马尔多尼乌斯并将之杀死，随即又歼灭了他率领的主力部队。最后，波斯军队的营房也被彻底摧毁。尽管战斗初期希腊军队一度陷入混乱状态，但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最终还是以不足 19500 人的重装兵部队打败了波斯大军。



波斯人

波斯军营



阿索普斯山

斯巴达人

希腊人的中央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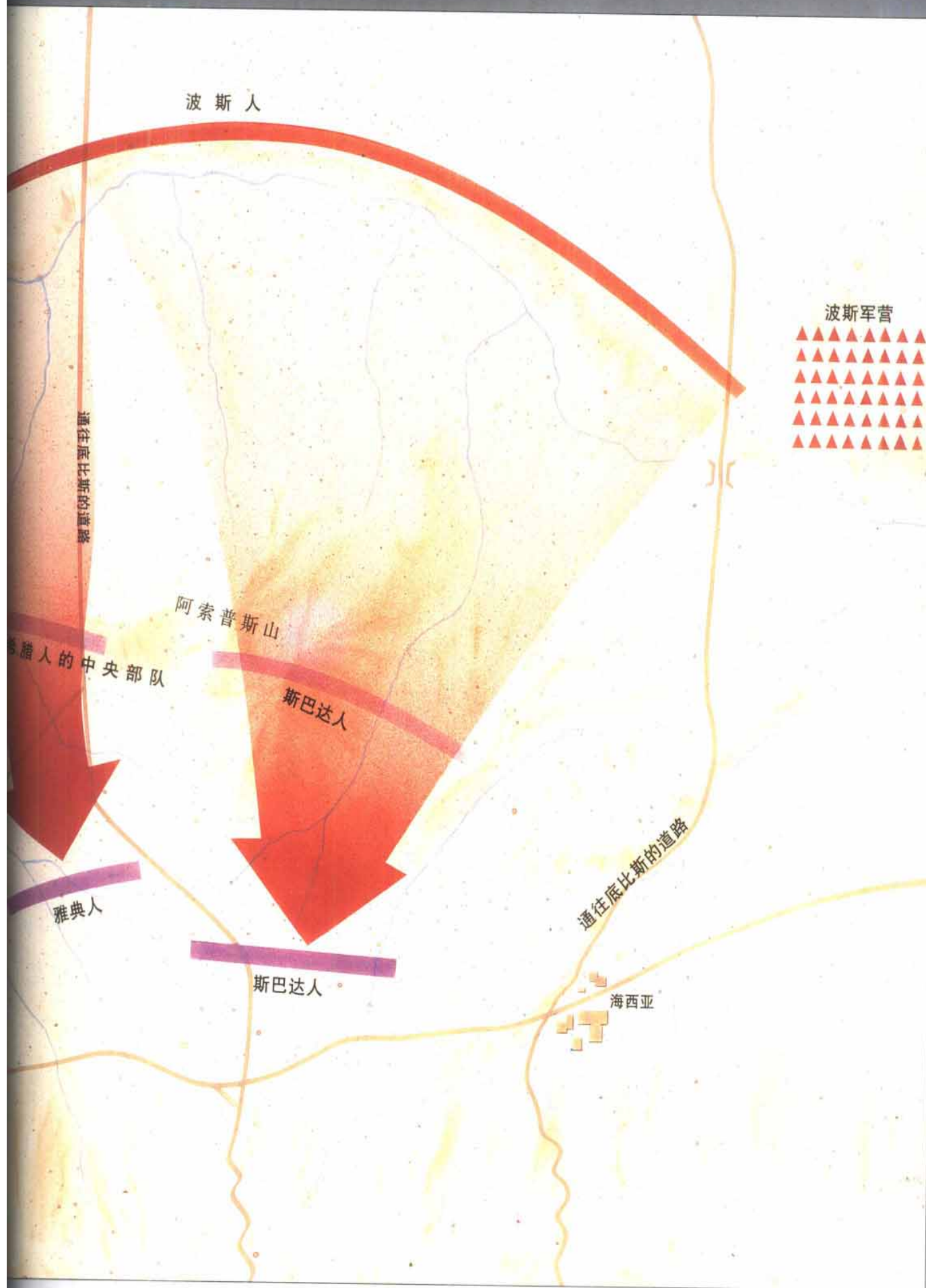
雅典人

斯巴达人

通往底比斯的道路

海西亚

通往底比斯的道路





埃莱西翁山

斯塔渥姆提山

树林

曼丁尼亚战斗

公元前418年夏天，雅典人召集起一支大军，向当时仍然掌握着伯罗奔尼撒战争地面主动权的斯巴达发出挑战。在雅典的友好城邦——曼丁尼亚，雅典联军和斯巴达军队展开激战。

战争初期，面对10500人的斯巴达重装兵部队，仅有9000名士兵的雅典联军在埃莱西翁山的山坡上站稳了脚跟。但不久，斯巴达军队突然向南撤退，并很快消失在群山之中。出于斯巴达军队可能会逃跑的考虑，雅典将领率领他们的军队撤到山坡下面的荒原上，并意欲发动跟踪追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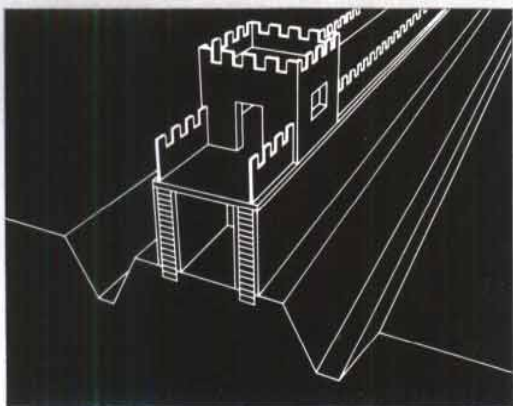
然而第二天，当斯巴达人看到雅典军队向荒原移军后，他们突然又掉转头来迅速地投入战斗，并组成了一支有1400具盾牌那么宽、纵深八列的强大战斗方阵。尽管如此，雅典军队还是奋迎击，而且几乎打败他们的敌人。投入战斗的斯巴达重装兵部队的战斗队形逐渐转向右侧，因为每个士兵都本能地想保护自己藏在邻友盾牌后面的躯体，以防其暴露给敌人。乘斯巴达战斗队形向右转之机，一部分雅典部队和曼丁尼亚盟军开始集中攻击斯巴达人被暴露出来的左翼并将其击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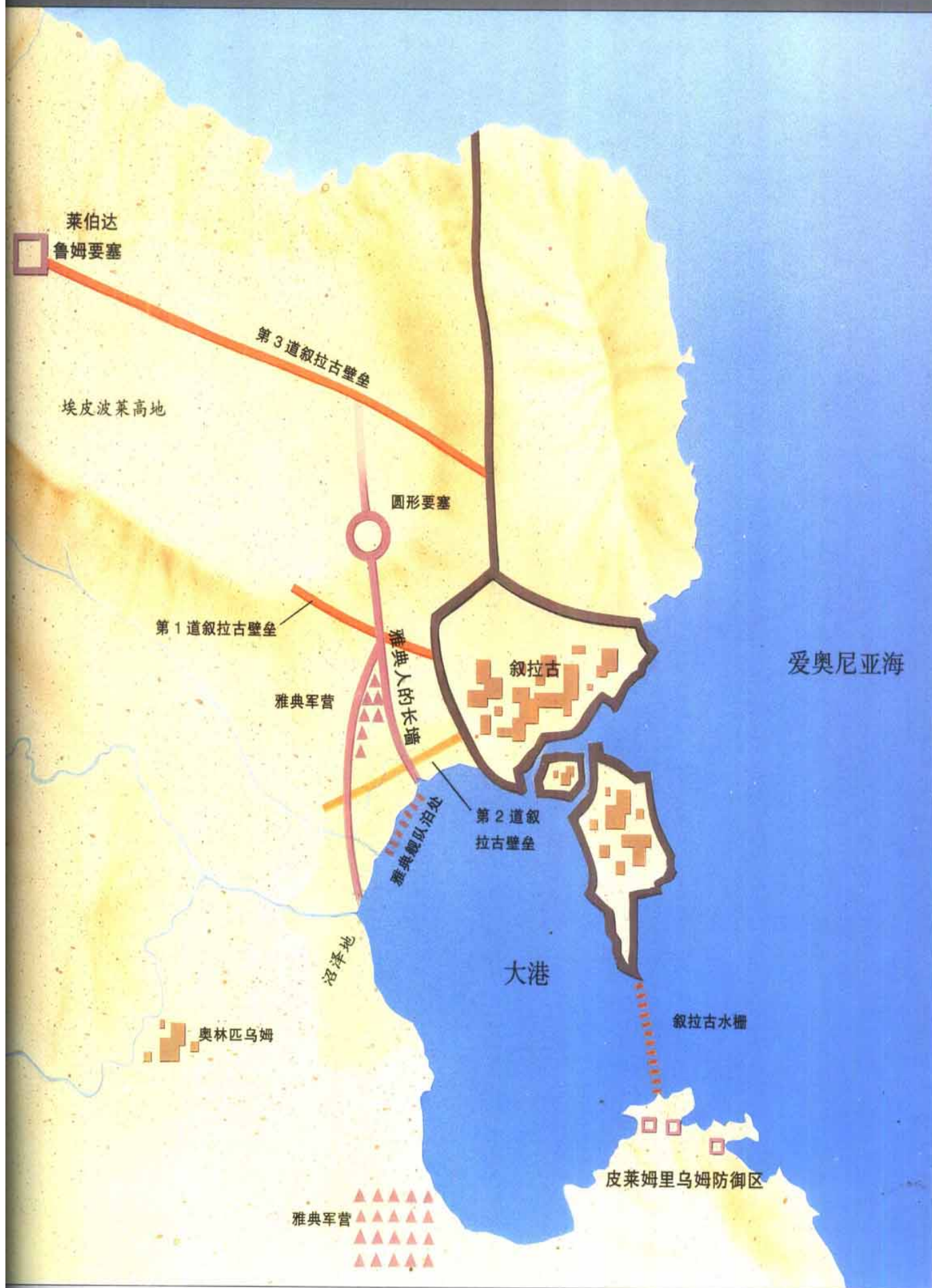
但是胜利的一方并没有及时扩大战果，相反，他们却只注重破坏敌人的队列，并跑去掠夺斯巴达人的后备辎重。依然保持严紧队形的斯巴达人得到了喘息之机，他们看到自己战斗方队的左翼形势危急，便转而对雅典军队的左翼发动进攻，瞬间战场上硝烟四起、尘土飞扬。雅典军队率先支撑不住而败下阵去，落荒而逃，斯巴达军队并没有执意追歼下去。但斯巴达人仍杀死了大约1000多个雅典士兵，而其自己的损失则还不到300人。从此以后，雅典人及其盟友再也没有能力在陆地战争中与斯巴达人相抗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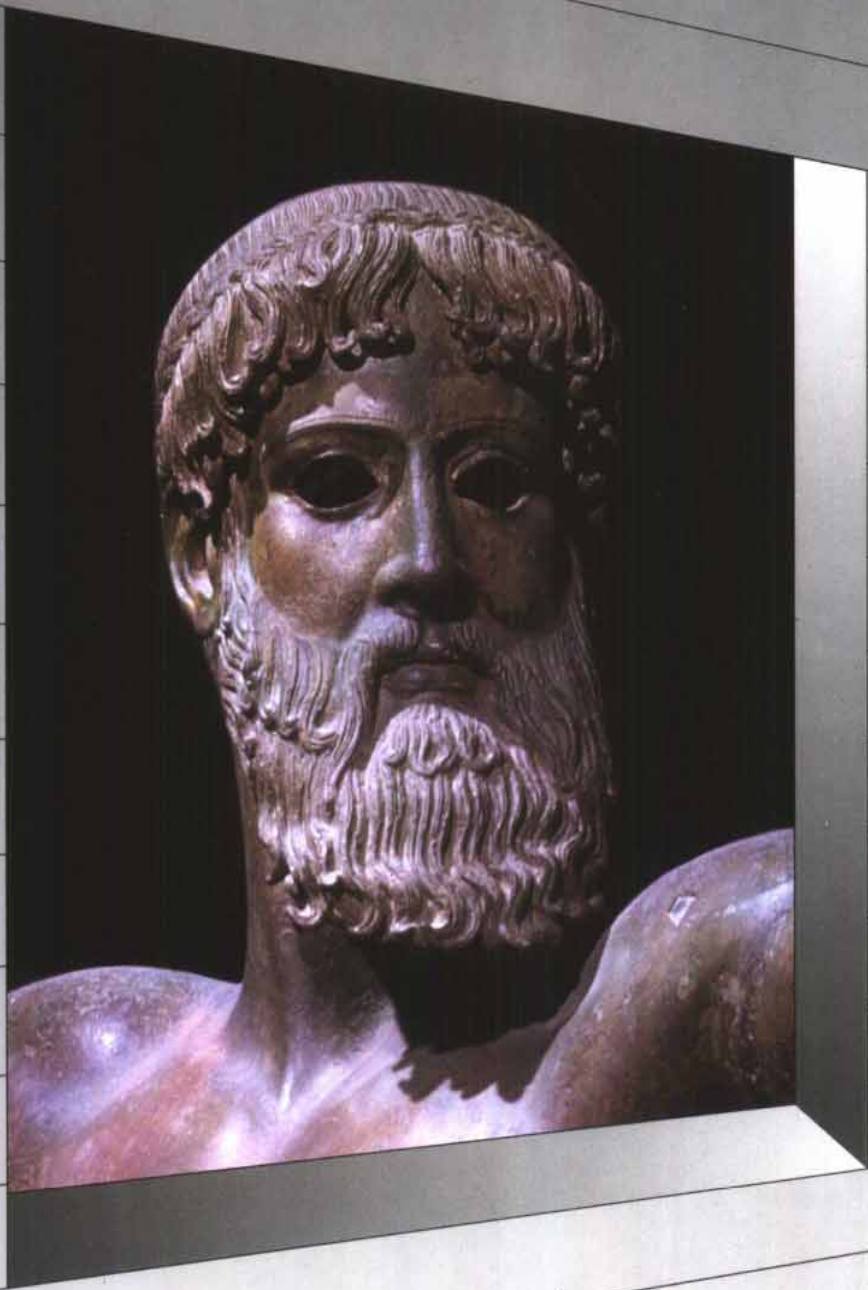
公元前 416—前 413 年围攻叙拉古的战斗

为了对叙拉古人发动围攻，雅典人试图在西西里岛上修建一条将城市围绕起来的长墙。这道长墙是一个重大的工程：由两道石木垒成的墙壁，墙顶还砌有带塔楼的战斗平台（见下图示）。这道墙很快便从叙拉古港口起始，一直延伸到埃皮普莱高地上一处控制这座城市的台地，任何叙拉古军队都将无法突破这样一道壁垒，任何叙拉古人的盟军也都将没有能力突破这种封锁，打破这种围攻。

但是，雅典将军尼西亚斯却没能及时而迅速地扩建这道壁垒来封锁整个城市。利用这个机会，斯巴达派往前来援助叙拉古的将军该里普斯立即派遣出一支临时混编的小分队，穿过高地上部分尚未建立城墙的缺口，进入叙拉古城。该里普斯将军进入叙拉古并开始领导叙拉古军队发动了一场旨在摧毁雅典人的后勤保障基地——莱波达鲁姆要塞的战斗。继而该里普斯又领导建立了一条横穿雅典壁垒一端的城墙，以便阻碍雅典长墙的竣工。雅典人的计划落空了，并且开始遭受到一系列的失败。一次海上战斗中，雅典的舰队遭到摧毁；一次傍晚的混战中，雅典人杀死自己同伴的数目比杀死的敌人还要多；当雅典人放弃围攻叙拉古并开始撤退时，逃跑的雅典人又遭受到敌军的骑兵和轻装部队发射的漫天飞箭的袭击，敌人用掷弹机投射的石弹也给雅典军队以重创。公元前 413 年 9 月，尼西亚斯率领其军队战败投降，他在战场上损失了 45000 多名士兵。“这是雅典军队在战场上曾经遭受到的最大损失”，希罗多德这样记载，另外他还评论说，雅典人“遭受到如此深重的灾难，简直让人欲哭无泪”。







希腊的曙光

2

公元前6世纪中期里的一天，一位漫游各地的希腊哲人来到克鲁伊索斯宫殿，并与这位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吕底亚的专制君主谈了起来。这位君主友好地接待了来访者，甚至还向他展示了皇家宝库。“现在，你告诉我，”这位君主问道，“你已经周游了那么多的地方，看到过那么多事物，那么谁是你见过的最幸运的人呢？”

“当然是雅典的泰卢斯”，来访者答道。

克鲁伊索斯闻听此言不由大吃一惊。这个比他克鲁伊索斯还要幸运的人是谁呢？这位哲人便向他解释起来，泰卢斯是雅典——一个治理有方的希腊城邦的自由公民，他的儿子们个个勇敢而具有美德，并为他生育了很多可爱的孙子。经过一段长期的殷实生活后，泰卢斯在一场为他的雅典同胞而进行的英勇战斗中牺牲，雅典人记住了他并且非常感谢他。这样的人他还再需要什么呢？

这位来访的哲人，传统的观点认为他是雅典伟大的立法者梭伦。事实上，他显然是与他的同乡有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却明显体现出普遍性的荣誉和美德的准则，它比物质财富更具有价值。做一名普通的希腊公民比做一个最强大的君主更为可取，因为财富和权力完全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像克鲁伊索斯很快就会发现的那样。在一个人死去之前，没人能预测到他一生会交几次好运——这是遍布于爱琴海地区数百个希腊城邦或城市共同信仰的道理。就地理术语而言，这些城邦的名字都谈不上是奇特或突出。希腊人或者是“赫伦人”——正像他们自己所称呼的那样——是用巨大而艰辛的努力，才得以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谋划自己的生计。大多数希腊城邦都很小，甚至没有中亚的一个城镇大，如基阿岛，方圆只有130平方公里，却被划分为4个城邦。而且，希腊人生性好斗，常常为争夺微末小利而发生口角或战斗。

然而，他们与同时代的其它民族还有很大的差异。没有任何其他的人类社会能像希腊这样，如此强烈地关注个人的价值，或对人类的价值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希腊人热烈奔放、自豪、自立的思想中被灌输了一种重要的信念——公然蔑视不平等。同时，他们也是最理性的民族。“一切都处于混乱而无序的状态中，直到理智最终使他们归于井然。”——一位来自于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地区的哲学家这样记载，他的研究涉及到希腊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希腊神话中充满了用其超常的智慧战胜敌人的英雄形象，比如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他用中间掏空的木马把希腊

士兵秘密运进不可逾越的特洛伊城门。希腊人的学识中不仅仅具有智慧，他们在一切创造中都表现出广阔的视野、强烈的好奇心：无论是对神灵、自然界，还是对他们自己。“到处都是奇迹，”悲剧作家索福克利斯这样写道，“再没有什么能比人更杰出的事物了。”

更为可贵的是，希腊人还融合了多个民族的优秀品质——个人自豪感、旺盛的生命力、灵慧的心智。这些都构成了独特的爱琴精神，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它将把希腊社会的发展带到一个以往人类无法企及的高度，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文明之一。雅典的政治家们将改造政治组织形式；希腊的将军们将要取得非凡的军事胜利；希腊的诗人、建筑师、画家和雕塑家们将要为人类的灵魂注入新的营养；希腊人对哲学和科学的思考将要改变人类的思维结构。

公元前6世纪早期，所有这些成就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爱琴地区刚刚才从迈锡尼文明陨落五百多年的黑暗时代中复苏过来。文明的火花永远不会熄灭，居民们又逐渐地重新定居于后来发展为新的城邦的一些独立的农耕部族中。商业逐渐繁荣起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对技艺渴求的趋势。

到公元前600年时，爱琴海地区已牢固地掌握在不同规模、发展水平各异、但都讲希腊语的城邦手里。希腊殖民地已经发展到西达西班牙、南抵北侧的地中海岸，北经赫勒斯滂海峡进入黑海岸。尽管每个希腊城邦都珍惜其独立的地位，但

到公元前600年，爱琴海世界的半岛和岛屿上已遍布通过贸易和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操希腊语民族定居点。希腊文明波及的范围是广大的——希腊殖民点远达西西里和今天的马赛地区，但它许多最重要的城邦却都位于围绕科林斯湾的一块有相互影响的地区。这些陆上城邦中最主要的是位于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和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斯巴达。这两个传统的冤家对头在公元前490年联合起来领导希腊人反抗波斯的入侵，也是他们在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为长久的夙怨而重燃战火。



他们都以拥有一份共同的财产而自豪，他们之间最重要的一条联系纽带是他们都讲一种共同的语言。所有的希腊人都喜欢希腊语的发音，都愿意坐下来聚精会神地倾听诗歌朗诵，都钟情于村镇市场上永无休止的论辩。他们的语言是一种非常灵活、准确的交流工具，能够表达出最清楚的东西，也能揭示出最隐晦的语义和情感。

他们还拥有另外一种共同的东西——公元前8世纪的爱奥尼亚诗人荷马的遗产。所有年青的希腊人都知道《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知道那书中英雄历尽险阻的故事，知道奥林匹亚众神的伟大人物形象。荷马的著作，不但是史诗，也是希腊人的圣经。“我的父亲渴望我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他让我学习荷马的一切诗篇。”一个雅典人这样写道。

荷马著作中的神明们都居住在马其顿的奥林匹斯山顶，一共有12位，他们主要代表希腊人的家庭，只不过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赋予了他们神圣的地位和一些超人类、超自然的力量。位居高座的是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也是人类权利的守护者。赫拉是他的天后，以妇女和婚姻保护神的形象出现。而其他的各位神祇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则分别掌管不同领域的事务。所有的希腊人都尊崇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冒犯其它一些人类文化。巴比伦人拜倒在马尔杜克神像之下，埃及人则信奉奥普里斯或哈塞尔神，而希腊人则崇拜堂堂正正的人类自己，以迎合他们自己的自尊心理。希腊人相信神人同类，都是由大地母亲哺育而来。除了奥林匹斯山众神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其他一些神灵影响着希腊人，每个家庭都尊崇一些专门的守护神和英雄，每个城市也都建有神庙来崇拜它们自己的保护神，而且，在奥林匹斯山的诸神身上还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前希腊的影子。雅典人每4年庆祝一个重大节日来纪念智慧女神帕拉斯·雅典娜——雅典城传说中的创建者。有一些宗教节日的参与者来自于希腊世界的各地，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采取竞赛的形式表示庆祝。其中最著名的是奥林匹克竞技场，它于公元前776年诞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艾里斯，此后的12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着每4年举行一次。比赛的项目有赛跑、战车、拳击、摔跤、射箭、投掷标枪等，同时举行的还有纪念天神宙斯的游行和祭祀，这些比赛正是献给他的礼物。比赛对于那些参加者来说是极其荣耀的事，比赛之中的优胜者将会头戴由月桂树叶编成的花冠凯旋地回到他的城市，而那里会有一个专门为他敞开的通往城市的大门欢迎他的归来，在以后的日子里，那些冠军们将终生享有在城市的各种宴饮场合免费地与城市官员们一起享用的特权。获得奥林匹克竞技场比赛的胜利，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据说比它在战场上打了胜仗还要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竞技场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奥林匹克竞技场举行的年头，那些武装冲突的敌对城邦之间常常要临时休战。

在希腊人的共同遗产中，每个地区和城市都试图在其中打上自己深深的烙印。各地区之间都存在差异，色萨利地区有广阔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壤，因而人们的思维都具有一定乡村特色，思想上比较保守；而底比斯和彼奥提亚则是畜牧区，那

里的人们热爱传统,同时也以具有强烈的商业意识而闻名——虽然对于他们的邻居,机智的雅典人来说,他们只是一些乡巴佬。科林斯人掌握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它富有、傲慢,在其商业经营中有许多臭名昭著的特色,尤其是它的娼妓制度。它处于封闭内陆的阿卡狄亚地区,位于伯罗奔尼撒山地之中,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相当落后,其民众在当时甚至

还在使用一些古代社会中人类曾使用的祭奠仪式。爱奥尼亚城邦位于爱琴海东岸,爱奥尼亚人以其丰富的学识传统而闻名。在这里,亚洲的神秘主义与希腊人的实践精神相互糅合,促进了大批诗人、哲学家、启蒙科学家的涌现。出于对古代依赖神学和宗教的蔑视,爱奥尼亚思想家们以理性为基础来认识整个宇宙。米利都的泰勒斯是第一个著名的希腊哲学家,他认为宇宙的基本物质是水,万物从水中而生。

他的同胞阿那克西曼德构画出第一部为当今世界所知的世界地图,他还提出一种由精确的、不可见的自然力控制宇宙平衡的理论。毕达哥拉斯出生于萨摩斯附近的岛屿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几何理论,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可被归入一个类似于音乐音符的声调的数的系统中去,而他的信徒们则称之为宇宙的乐符。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看成为一个不断运动的物体,他认为没有任何人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水是不断流动的。

爱奥尼亚人又以其陶器和建筑的精美而著称,他们对生活爱憎分明,他们对来自列斯保岛的、写爱情诗的女诗人萨福有强烈的兴趣,而另外一位也来自于列斯保岛的诗人——阿尔凯乌斯,则更擅于表现爱奥尼亚精神的实质。“拿酒来,”他写道,“拿酒和真理来。”

那一时期,斯巴达是希腊大陆的领导城邦,这主要是因为斯巴达人有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斯巴达,只有男人才能成为公民,被称为“平等者”。直到30岁之前,他必须一直居住在军营之内,斯巴达人拥有一支爱琴世界独一无二的常备军,当时它已经开始不断地征服其邻居。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斯巴达人已经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岛的大部分地区,并通过征服战争和将一系列的盟友国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来确保自己的安全。斯巴达在希腊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斯巴达陶器和雕像所具有的朴素风格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巴达人继续保持着他们的影响。随着

爱奥尼亚人又以其陶器和建筑的精美而著称,他们对生活爱憎分明,他们对来自列斯保岛的、写爱情诗的女诗人萨福有强烈的兴趣,而另外一位也来自于列斯保岛的诗人——阿尔凯乌斯,则更擅于表现爱奥尼亚精神的实质。“拿酒来,”他写道,“拿酒和真理来。”

那一时期,斯巴达是希腊大陆的领导城邦,这主要是因为斯巴达人有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斯巴达,只有男人才能成为公民,被称为“平等者”。直到30岁之前,他必须一直居住在军营之内,斯巴达人拥有一支爱琴世界独一无二的常备军,当时它已经开始不断地征服其邻居。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斯巴达人已经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岛的大部分地区,并通过征服战争和将一系列的盟友国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来确保自己的安全。斯巴达在希腊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斯巴达陶器和雕像所具有的朴素风格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巴达人继续保持着他们的影响。随着



波斯人的崛起,埃及、巴比伦尼亚、吕底亚的王国都开始与强大的希腊城邦结成联盟。出于对自己东部边疆安全的考虑,斯巴达人逐渐开始反对那些对其地位构成潜在威胁的岛屿上的统治者,转而去扶持那些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统治者,这样,继纳克索斯和萨索斯之后,萨摩斯也失败了。大部分被斯巴达人所颠覆的统治者都是独裁者,这样,斯巴达逐渐成了一个反对僭主统治,维护自由的卫道士。

僭主——意指权力完全集中于一人之手的统治。大多数爱琴海城邦在早些时候都曾被一些土地贵族所统治。这些寡头们组织贵族会议,讨论政策、制定法律、执行法令的裁决,并解决国家的各种争端和分歧。这种制度是从荷马时代的部落联盟演变而来,同一时期,它也在斯巴达和许多其它的城邦盛行。但是随着城邦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这种政治制度越来越不利于城邦政治的稳定。贵族们显然是要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进行统治,结果这些贵族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例如斯巴达,平等人的数目还不到其总人口的10%,大部分人只是平民或奴隶,他们把这些人称为希洛特,或者是地位低下的人,或者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小农,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斯巴达士兵才能尽情地施展其抱负。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平民得不到政治权利,这必然会导致不满和混乱。

在一个个希腊城市里,那些有野心的人都在寻找机会试图燃起他们不满的火焰,驱逐那些寡头们,让自己成为僭主。一般来说,那些当僭主的贵族们清楚地知

左图为头戴羽盔,身披缠着蛇结斗篷的雅典娜女神。她被希腊人尊崇为智慧者的眷佑神。

希腊神话中那位冒险精神反为其生存本领所超越的英雄奥德修斯就曾受到她的庇护。右图为一根据荷马史诗《奥德赛》故事情节绘制的陶瓶画。在回家途中,为了抵御住鸟形的塞壬神甜美歌喉的诱惑,以免走向覆灭,奥德修斯用蜂蜡将他的水手的耳朵堵上,并把自己绑到船的桅杆上。当船安全抵达岸边,回到故乡以萨卡之后,这位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为宙斯之女、伟大的雅典娜女神举行了一次祭祀,感谢她已经给予凯旋者的恩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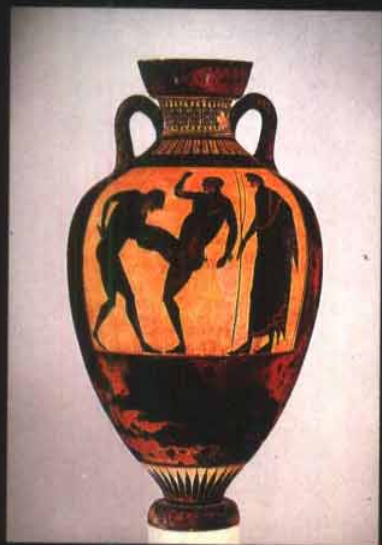


道,靠授予土地或公共财物可以有效地抚慰那些平民。一些僭主通常采取残忍的高压政策进行统治,而也有一些僭主试图采取更明智、更公正的政策进行统治。总体看来,僭主统治时期,他们都是靠强力来维持其统治时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但是,所有的僭主都是独裁者,许多上层的希腊人都把这看作是对他们高贵特权的一种污辱。如果说僭主统治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般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城邦——雅典,则完全大胆地走上另外一条征程。雅典是阿提卡半岛上的中心城市,是一块方圆 2500 平方公里的地区,位于科林斯东北部,与爱琴海相毗邻。这个地区曾受到来自其邻居的所有社会弊端的影响——顽固的贵族阶层、越来越多的激进的平民、贫富分化达到极点。但是,雅典人有一种极其鲜明的民族性格,甚至是置身于那些普遍被认为意志坚强的希腊人当中亦是如此,或许这是由于阿提卡半岛贫于资源的原因。这里土地极其贫瘠,只有少数的海岸地带适于耕种小麦,但这几乎难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或许这也是由于雅典独特的地理位置的缘故,雅典位于封闭的希腊人陆和比较开放的爱奥尼亚之间。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雅典人都以一种充分体现希腊精神的活力和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来对待生活。

在以后的 2 个世纪里,这种精神将会把雅典城邦由原来的落后位置推至希腊各城邦之首,并开始与斯巴达争夺希腊世界的领导权,双方的这种竞争既表现在奥林匹亚竞技场上,也体现于自从波斯在东方隐隐构成威胁以来战场上的每一次战争中。在这一期间,雅典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场直至今天还回荡在西方世界上空的文化膨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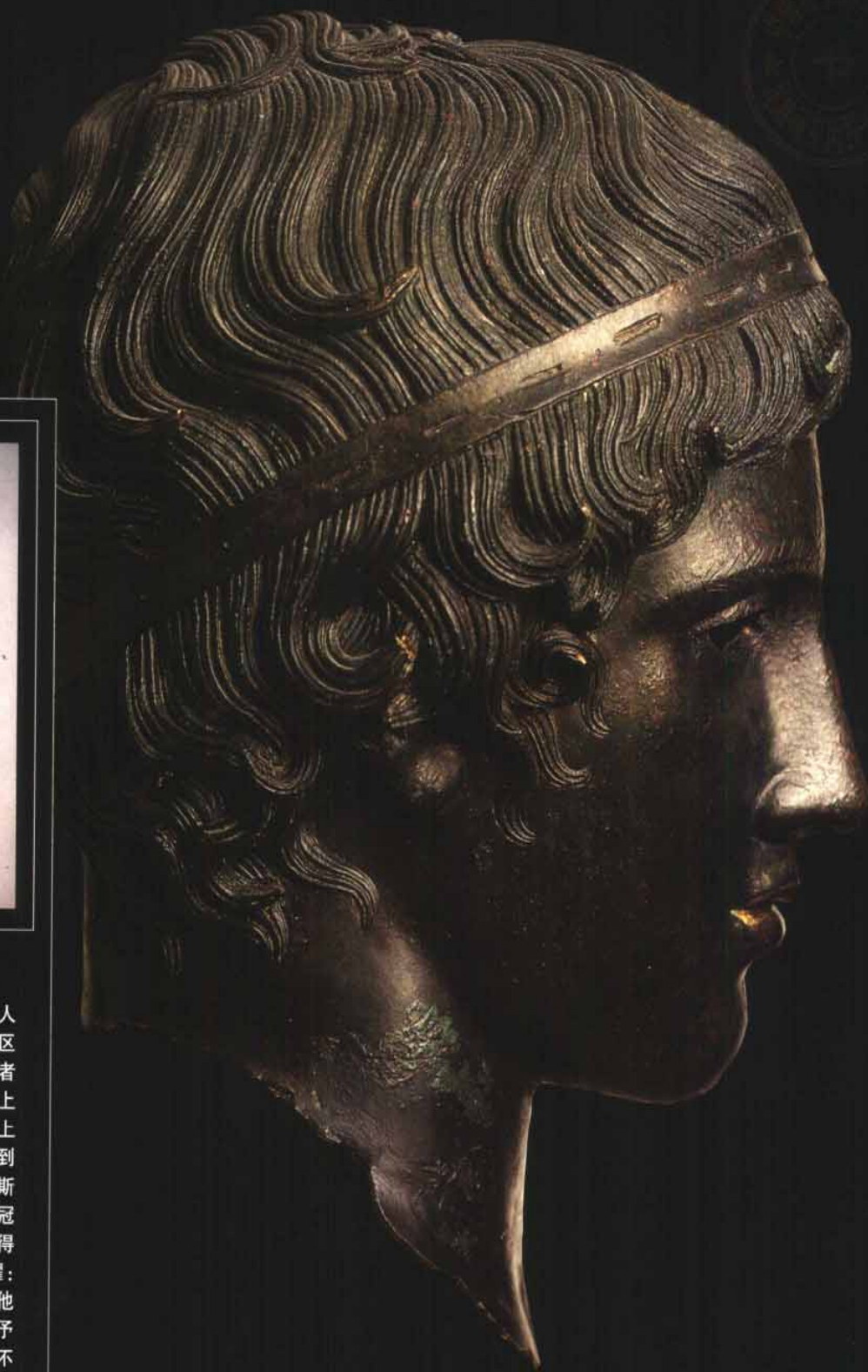
在公元前 6 世纪初期,这座城市面临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社会各个阶层间出现尖锐的矛盾。自古代时起,城邦一直由少数贵族家族控制,他们声称自己是该地区部族祖先的后代。因此只有有贵族血统的人才有权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所以平民只能成为二等公民,没有参与城邦管理的权利。同时,越来越多的贫苦人民却丧失了一切权利,其中包括从外地迁入的移民和奴隶。尽管有一小部分没有公民权的人可以通过经商和从事手工业而富起来,但绝大多数人只能处于无望的贫穷状态。雇农不得不把其庄稼收成的大部分交给土地所有者,而剩下的部分还不够自己填饱肚子,因而许多雅典人不得不依靠借钱来维持自己和全家人的生计。而作为担保,他们只能以自己的人身自由作为借贷的抵押。如果一个债务人不能按期还回借款,他将沦落为债权人的奴隶,这对于任何自由出身的雅典人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耻辱。

最关注这个问题的政治家是梭伦——也就是那位曾经自豪地向吕底亚国王克鲁伊索斯阐述雅典自由观念的漫游哲人。梭伦是一位成就卓越而知识渊博的人,他既是诗人,又是将军和杰出的政治家。公元前 600 年,他曾领导雅典军队取得对邻国麦加拉人的重大胜利,重新取得了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萨拉米斯岛的控制权。6 年后,他当选为城邦的最高官员——首席执政官。凭借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制定了新的法规,并着手进行社会改革。一切债务都被取消或减少,所有债务奴隶都重获自由。雅典公民法早在一代人之前由监察官德拉古制定,其严苛



在强烈的争强好胜心理驱使下，希腊人热衷于体育竞技，并用那种在其他地区只有神明才能享有的盛大仪式为胜利者欢庆。一个人如果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艾里斯附近举行的奥林匹克竞技会上获得胜利，他将由一群观众簇拥着来到附近的宙斯庙。在神殿里，他将站在宙斯的神像前接受一顶由橄榄叶编成的花冠作为奖励品，并把它戴在头上。这些获得冠军的人可以享受到无穷无尽的荣耀：诗人们用诗歌来赞美他们，雕刻家为他们立像，悲剧作家幼里披底斯却对给予胜利者的这种如此多的赞誉表示了不满，他说：“桂冠应该授给那些善良有智慧的人，授给那些能够更好地引导城邦的人。”

荣誉并非那些获得胜利的运动员得到的惟一奖赏。据说雅典领袖梭伦已经拿出 500 德拉克马（在当时这只能算是一小笔钱），准备奖给任何能够获得奥林匹亚桂冠的雅典人。在雅典城举行的泛雅典竞技会上，那些优胜者可以得到 100 个外面绘有关于竞技会的彩色图案、里面盛满橄榄油的两耳细颈酒罐（见上图）。



竞技场上的奖励

投掷标枪。



赛跑。



操纵缰绳的战车手。



冲刺的赛马手。



1. 浴池
2. 赫拉庙
3. 赫拉祭坛
4. 金库
5. 宙斯大祭坛
6. 运动场
7. 宙斯庙
8. 竞技场



拳击和摔跤比赛。



投掷铁饼。



跳高(手握的重物是用来借力的)。



第一届奥林匹克竞技会举行于公元前 776 年，当时只有一项比赛：一段大约 200 米长的赛跑，举行地点是在宙斯祭坛附近的一块开阔地上。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奥林匹克比赛已经扩展到包括如图所示这一系列比赛项目。比赛场地也变成了正式的可以容纳几万名观众的竞技场(见左下图)。其中最激烈残酷的比赛是摔跤角力比赛(见上图)。比赛中运动员可以互相踢对方和拍对方。尚武的斯巴达人尤其欣赏这种展示力量的比赛。在早期的奥林匹克竞技会上，斯巴达人占据了冠军份额的大部分。据说他们还开创了裸体竞赛的先河，并将运动员的身体涂上油脂。但是随着雅典和其他城邦体育事业的兴起，斯巴达人的优势地位很快就面临了挑战。

总体来说，这种体育竞技为希腊世界那些饱受战争痛苦的城邦提供了一个和平交往的契机。但因举行奥林匹克竞技会而实行的休战有时也会受到威胁。在公元前 420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因其敌对行为而被剥夺了参加奥林匹克竞技会的权利。但在不久以后，奥林匹克竞技会则是在武力的保护下继续进行的。



正在训练的运动员。

程度已达到极点：偷窃蔬菜也要被判处死刑。梭伦减轻了刑罚，采取了保护寡妇和孤儿的新措施。解释法律权，曾经仅限于贵族会议的特权（称为 **Areopagus**），现在则提交由投诉法庭或公民法庭议决，其法官是以抽签方式从公民中选出。

梭伦的进一步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他把成为公民的权利授予各个阶层的自由民，公职官员可以由任意雅典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男性公民担任。在实践中，这种规定把低收入阶层的人和人口众多的平民阶层排除在行政管理之外。但任何雅典男性公民，无论多么贫穷，现在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这个城邦最主要的立法机关，他一旦被授予公民权，其选票便与那些高门贵族的选票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这样，雅典就迈出了它通向民主大道的第一步，虽然这次改革并非完全彻底。“坐在船的正中向前直航”，德尔菲神谕这样告诉梭伦，他也完全赞同这个指示。为了避免在公民大会上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提议，他倡导组成一个四百人议事会，其成员从富有的公民中经民主选举产生，由他们来决定公民大会的议事日程，并草拟出一切新的动议。执政官仍然是最主要的行政官员，从最富有的公民阶层中提名，由公民大会的成员投票决定。退休的执政官可以继续留在贵族会议之中。贵族会议作为一种特权机构，仍持有对一切法律的最终否决权。这样，那些担任执政官的富有贵族和那些组成贵族会议和四百人议事会的贵族就取得了与公民大会力量对比上的均势。

与梭伦的政治改革几乎同等重要的是他对雅典经济复兴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阿提卡几乎难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供应日益增长的人口，农业基础极其有限。梭伦的解决办法是让城邦投身于商业领域。由遍布于山坡之上的橄榄树提炼出来的橄榄油成为雅典一种重要的出口商品，另外还有酒等出口品。梭伦改革了度量体制，使雅典的度量体制在与科林斯和东爱琴海的贸易中心所通用的度量体制保持一致。他要求所有的父亲必须教给他们的儿子一门技巧。他把公民权授予给任何到雅典工作的外国手工业者。对雅典原来就有的一些小手工制陶业，梭伦采取了继续扶持的态度。

经过改革，为建立一个繁荣、治理有力的城邦打下基础之后，梭伦却从他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梭伦伟大的改革成就并不比他自己的寿命更为长久，当他离开雅典开始其旅行生活后不久，那些旧的氏族和敌对势力们便展开了反攻倒算。贵族家庭仍然占有了大部分财产，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整个社会政治权利的分配仍然不成比例。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在城邦的各种议事会中愈演愈烈，有时他们甚至还卷入武装冲突之中。

在城邦的行政管理陷入一片混乱状态的情况下，一位颇有野心的贵族——庇西特拉图开始初展身手。他代表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既有城市贫民，也有山区的农民。庇西特拉图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夺权谋略——他用刀砍伤了自己，也砍伤了拉车的骡子，然后他冲入市场，身上流着鲜血，大声哭喊说自己受到了政敌们的围攻。于是公民大会立即投票表决，派给他一支卫队。用这支力量，他迅速地闯进卫城并驱逐了城邦的行政官员，宣布他自己成为统治

者。接下来的是一段政变与反政变的交替时期,直到最后庇西特拉图纠集起一支雇佣军,才最终确立自己的统治。

通过武力攫取政权之后,庇西特拉图又花了 20 年的时间,以其超凡的精神和力量巩固了政权。尽管他是一名古典意义上的僭主,但他仍然把雅典变成希腊世界的领袖之邦。和大多数为民着想的统治者一样,庇西特拉图做了许多有益于穷人的事情。他增加了对小农阶层的贷款,肯定了工匠的地位,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并扩大了出口。通过一系列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建设——其中包括修建一条向雅典引入淡水的导流渠——他为数以百计的劳工创造了大量的劳动机会。他在赫勒斯滂海峡出口派驻守军,以保护那些从南俄的产粮区运送谷物或从马其顿运送木材的船只驶入爱琴海的主要运输路线。

公元前 527 年,当庇西特拉图死去的时候,城邦统治权转移到他的儿子们手里。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城邦政体开始陷入危机之中,他的一个儿子在公元前 514 年被刺客杀死,这引起了他的兄弟西庇阿斯的恐慌。西庇阿斯开始推行高压统治政策,结果招致了民众的反对,当形势已变得无法挽回时,那些被流放的贵族们看到他们复辟的时机来了,便开始向斯巴达求援。于是公元前 510 年,斯巴达国王克里奥蒙尼率领他的方阵兵进入雅典围攻雅典城,最终彻底根除了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统治。

但是,在这些贵族之间并没有出现和平的气氛,直到又一个伟大的雅典政治家——克利斯提尼出现。克利斯提尼出身于贵族,来自于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他把自己的命运押到平民身上,然而关于他是如何获得权力并实行他的改革的过程,并不为人所知。事实很可能是他作为一名受人尊重的平民领袖,把自己的观点提交给国民大会并取得了公民的支持。但不管怎样,他改革的第一步都是对梭伦的旧的改革措施予以重新肯定,但也有些不同之处,他不再以血缘纽带为单位来对公民进行划分,而是采取他们居住的区域或“迪莫”(古希腊阿提卡的地域分区单位——译者注)来进行划分。一个“迪莫”可能同时包括来自于几个不同民族的成员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由地域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克利斯提尼把公民对本部落的忠诚转移到对整个城邦的忠诚上来,并使各个民族之间处于平等的地位。

接下来,为了平衡各个地区 and 不同阶层的利益,克利斯提尼把阿提卡分成 16 个选举区,每个选举区都包括来自城邦不同“迪莫”的某些部分。公民按地区进行选举,战时按地区征集士兵,支持各地区的运动员参加各种比赛,鼓励各地区的诗人参加戏剧比赛。

在城邦政治中,每个男性公民都希望能够参加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在当时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立法机构,每隔 10 天都在位于雅典卫城附近的山坡上进行,其规模庞大,会议法定公民人数是 6000 人,会议上任何人都有权公开自己的观点或主张。当重要的问题被提议出来后,每个人都试图参加其中,甚至有来自于乡村地区的农民经过长途艰难跋涉来到雅典投票。每年的公民大会都要选出新的



公元前5世纪早期,当波斯人侵入希腊时,他们的军队占据着人数上的巨大优势,但希腊人却在武器装备上胜过对手。尽管其名字听起来堂而皇之,但那些精锐的波斯“不死队”(左图左侧)所依赖的甲冑却并非坚不可摧。他们手持的外裹皮革的柳条盾可以被希腊人的长标枪贯穿。尽管在其外袍里面套着金属铠甲,但他们的头盔却可以被对手的刀剑轻易刺穿。与之比较,那些希腊步兵——以第一流的斯巴达重装兵为例(左图右侧),则戴着坚固的青铜盔,手拿更重的铜边木盾,这种盾牌可以抵挡住波斯人的箭、标枪和短剑的攻击。除此之外,由层层亚麻布编成的胸甲保护着重装兵的躯体,青铜护胫保护着他的腿部。这样,一个重装兵要负载着30公斤重的装备投入战斗,但优秀的运动员般的身体素质却赋予了他立即发起行动的充沛体力。

城邦主要的行政官吏——执政官。公民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都成为城邦的法律,尽管这个机构有些过于庞大,但它却运行得很好。另外还有一个指导性委员会——五百人议事会,负责为每次公民大会安排日程,它很像梭伦时代的四百人贵族议事会,但与之相比,这种新的议事会显得更为民主;其成员是从新成立的“迪莫”提名的候选人之中,经过抽签产生,这些人的任期只有一年,任何人都不可以连任两届或两届以上。

每个官员的工作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监督。如果任何国家的公务人员表现出不称职或者是滥用职权及腐败等行为,他必将受到很严厉的惩罚,在极特殊情况下,公民大会还会投票表决是否将其放逐。这种公民投票是通过把被控告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进行的,多数情况下,这种表决的结果会让被控人流放10年。所有这些都与波斯人的体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在波斯,尽管人们对帝国扩张所带来的荣誉和财富进行分享,但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人们与君主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以至于即使是大多数贵族也很少有机会接近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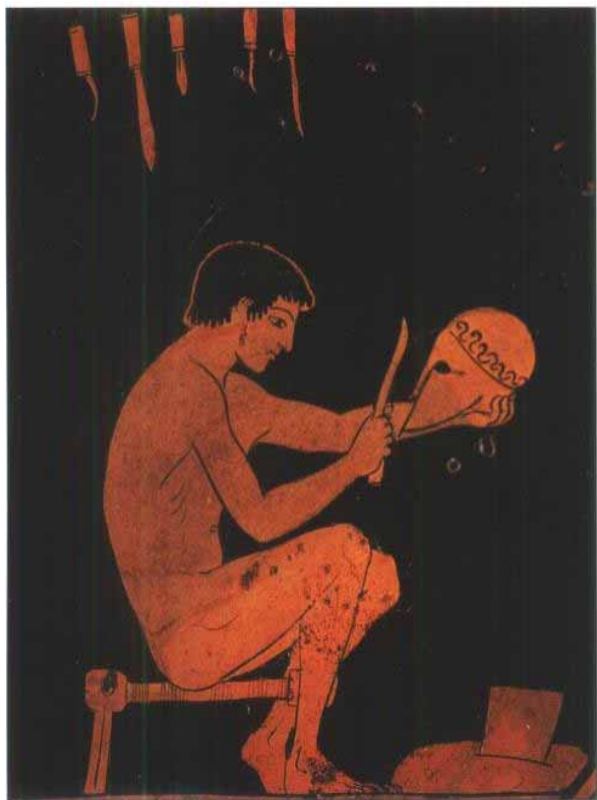
这种改革使雅典公民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公民自豪感和公民意识——而这一切来得正是时候。因为这时波斯人正向他们逼来,公元前547年,貌似不可征服的波斯大军向西横扫吕底亚,并于公元前526年跨过埃及,到公元前512年时,北方的色雷斯和马其顿都已落入波斯人的控制之中。

希腊大陆的大多数人,都专心致志地从事着自己的事务,在波斯人扩张之初,他们对之几乎是毫无察觉,而等到他们注意的时候,几乎有一半的希腊语世界已经落入波斯人的手中。征服吕底亚的同时,波斯人还控制了那些位于爱奥尼亚海岸的、属于吕底亚人影响范围之内的希腊城邦。斯巴达人因不愿把军队卷入到这么远的地方,便谨慎地回绝了他们的要求,但雅典却派出了20艘士兵,在优卑亚岛上的埃勒特里亚城也派出了5艘战船。他们的反响与其说是大张旗鼓的军事援助,倒不如说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而已,当叛乱城市的队伍袭击和焚烧吕底亚首都萨狄斯时,西方派来的那些援军早就撤回家去了。战斗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波斯人训练有素的军队席卷而来,并最终迫使爱奥尼亚人投降。作为报复,大流士决定他必须惩罚那些西方的希腊人,以作为对他们卷入爱奥尼亚叛乱的惩罚。

大流士首先派使节去一些主要的希腊城邦,要求它们献上土和水作为礼物,其实是作为要它们投降的标志。一些城邦屈服了,但雅典、斯巴达和埃勒特里亚却严辞拒绝。这样,公元前490年夏初,一支约2万人的由波斯骑兵和步兵组成的部队开始向希腊进发,他们希望能够速战速决。以前的雅典僭主西庇阿斯——庇西特拉图之子也与波斯军队同行,他企图重新登上雅典僭主之位。波斯人在优卑亚岛南端登陆,并向埃勒特里亚进军,一路上他们进行了大肆的抢掠。埃勒特里亚城虽然具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但七天之内就沦陷了,并遭到波斯人疯狂的掠夺。同年8月,波斯已作好准备进攻阿提卡了。

雅典人早就预料到了波斯人的到来,尤其是此时他们获悉敌军已经到达在阿提卡东海岸的马拉松平原,那里距雅典城只有42公里。雅典将军派出一名信使到

这是一幅创作于约公元前480年的陶瓶画：一个年青的阿提卡金属匠正在用从头上的货架取下的工具进行制作一具青铜头盔的收尾工作。波斯人的入侵加快了制作的速度，许多头盔是在工匠的保护神赫淮斯托斯圣殿附近的店铺里完成的。希腊殖民化的发展，使这一技术传至整个爱琴海世界。右图这副制作于约公元前500年前的头盔发现于赫勒斯滂海峡北岸的色雷斯，它与下页图头盔一样，都有狭小的眼孔、盖住鼻子的护甲，这成为所谓的科林斯风格的标志。



斯巴达求援，随后便开始研究他们自己的应战策略。到底是应该把他们的军队留守雅典来保卫这座城市，还是应该把军队派到战场上去迎击敌人？公民大会以绝对多数的票数得出结论：在马拉松一战。

雅典军队向前进发，这是一支仅拥有1万步兵的力量，没有任何骑兵或弓箭手的支援。马拉松战场上的情景让他们不寒而栗，平原上到处都是波斯军队，其步兵虽然松散地驻扎，但其周围却有大量的骑兵分队围护。又一场敌前会议紧急召开：是马上就不顾一切地贸然发动对敌人的进攻，还是耐心地等待斯巴达人会及时地赶到帮助他们共同抵抗？但让人奇怪的是，希腊人没有任何一个全权总指挥能为他们做出决定，10个将军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观点。

就像从前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在关键时刻总会有一位领袖式的人物出现来填补真空。米尔提达斯，波斯战争早期雅典北部的一位老兵，他对与敌人进行这样的周旋而感到不耐烦了，便向雅典执政官发出呼吁，赢得他们的支持并派他发动攻击。实在幸运的是，在他担任将军之时，机会来了。8月11日晚上，一个波斯叛逃者偷偷溜入希腊军营，他带来的消息是：出于某种原因，波斯骑兵暂时撤退了。这使雅典士兵消除了一大威胁，黎明时分，希腊人的密集方阵发动了进攻。他们奔跑向前，在距离敌人最后几米时，几乎是全力冲刺过去，波斯军队惊慌失措地后撤，但他们很快又重新纠集起来，并迅速突破了希腊军队的中部。

这恰好是一个陷阱，因为英明的米尔提达斯已经故意让希腊军队的中路变得虚弱，以成列的士兵来加强方阵的两翼。现在，希腊军队冲上前去向波斯人发动猛扑并展开大肆的屠杀，直到最后将波斯人的残兵追逃回他们的船上去。

根据传说，战斗胜利的消息是由一名信使带回雅典的，他跑了整整42公里，到达目的地后他高呼“我们胜利了”，随即便倒地身亡。整个雅典城为之而欢呼雀跃，尤其是因为这场胜利是在没有斯巴达人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雅典人那些行动迟缓的盟军是在第2天才到达的，他们解释说主要是因为求援的消息很不幸地在阿波罗的一个重要节日到达，他们不得不等到节日庆祝结束的时候才出发。没人会怀疑这种理由，因为对神的崇拜完全是压倒对另一个城邦所应尽的义务的。不过，斯巴达人还是到达了马拉松，并且观看了战斗过的战场，对雅典人的死难者表示了敬意。他们也仔细地检查了波斯人的尸体，他们发现波斯人的标枪比希腊人的要更短一些，波斯人的柳条盾和用布包裹的外套都不如希腊人的铜甲更坚固、更结实。看来，表面上强大无比的波斯战争机器，其实也是比较容易对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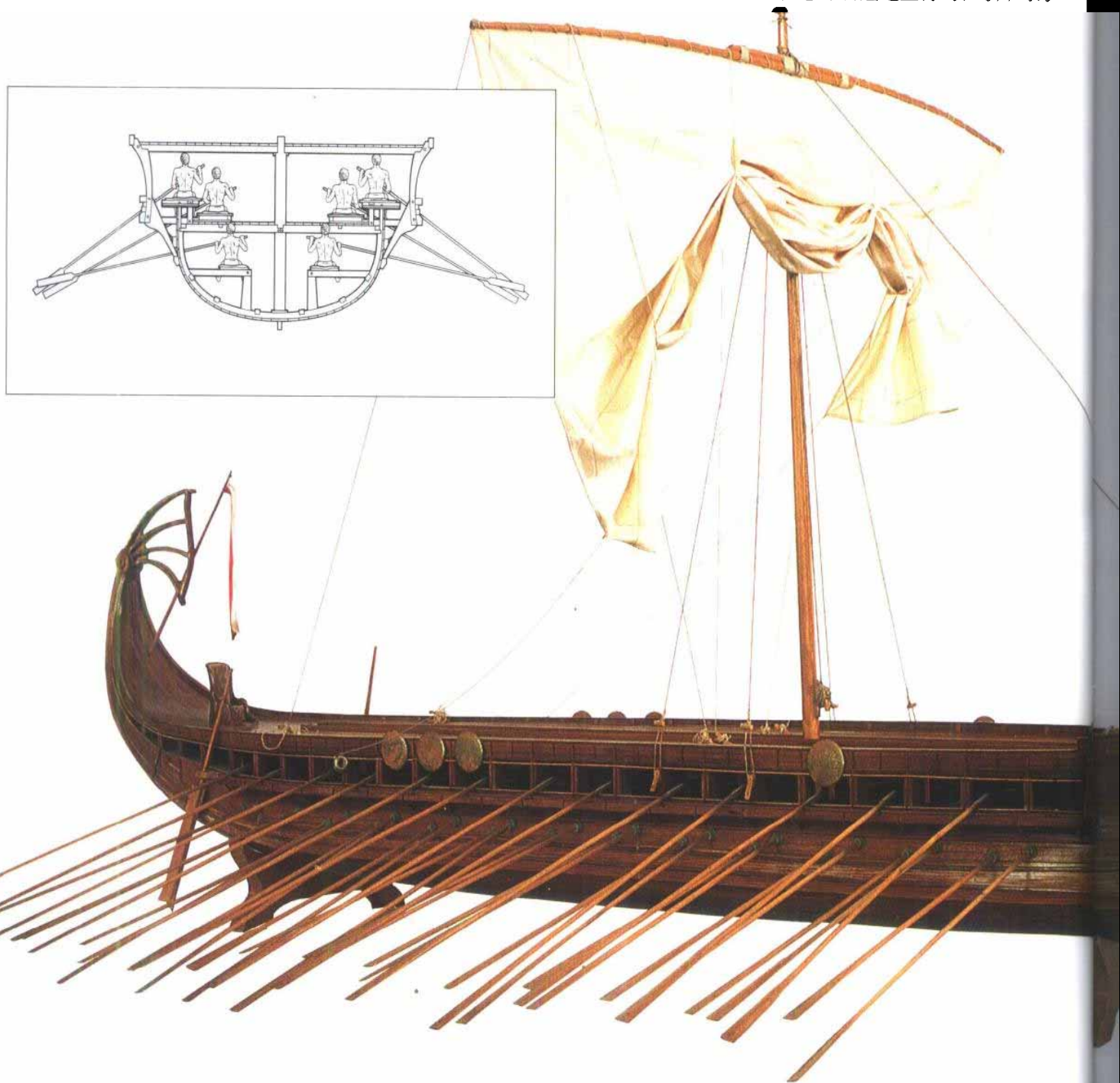
大流士打算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对希腊的远征，但他一直没有将这个计划落实。公元前486年，这位万王之王病逝，时年64岁，他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刚毅的性格统治波斯帝国达35年。远征希腊的计划最后落到他的儿子薛西斯身上。薛西斯是一个



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用来控制爱琴海的3层桨战舰是一种张帆航行、在战斗时靠舵手加力的坚固船只。每艘船上只有一小支军事编制——10名携盾重装兵和4名弓箭手。但舰船的主要战斗方式并非靠近敌舰以后登船作战,而是以用170名舵手架驶的3层桨战舰前端的金属撞角撞击敌船,使其失去战斗力的方式为主。那些紧密地排在3层甲板上的舵手们在风笛手那盖过战斗呐喊声的有节奏的曲调声中操桨行进。雅典有大批受过航海锻炼的水手。一位留意者曾这样说过:“大多数水手在初次登上战舰时就能够操桨。”

能力超凡的统治者,同时也是一个沉溺于宫廷奢华生活、禁不起战场艰辛的人。但薛西斯毕竟是战争中瞬间皇袍加身,他不得不马上去平定爆发在埃及的叛乱。为了防止那里再度发生叛乱,他在那里实行高压占领政策,这则与早年居鲁士、大流士时期实行的宽松统治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引起了埃及人的长期仇恨。继而巴比伦又发生叛乱,但它也遭到了与埃及同样残酷的下场。根据文献记载,薛西斯摧毁了巴比伦的城墙,将神庙夷为平地,并下令将马尔杜克神像熔化成泥,将大量金锭用船运回首都帕塞波利斯。与此同时,在其野心勃勃的辅臣的叮嘱下,薛西斯念念不忘对希腊人的战争。于是,公元前481年,他开始征募军队,这些人主要来源于帝国的46个行省和属邦。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军队——25万战斗大军,外有数以千计的战船和辅助船队。

与此同时,希腊人也以各种方式积极作着自己的准备。尽管是一个航海民族,希腊却非常缺乏海军力量,战斗对他们来说,仅仅意味着陆地上行动,方阵对方



阵,而船则主要是用来从事运输业。但现在雅典人开始创建一支海上力量。

当时,城邦里的劳里昂银矿正在开采一条富矿带,公民大会讨论应如何使用这笔财产。许多人主张这笔钱应在全体公民中平分。但一个叫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家却有不同观点,这位声名不很显赫的贵族正是凭借他卓越的个人能力才得以身居高职。他意识到此时正值希腊身陷危境的紧急关头,他也一直幻想有朝一日雅典会成为一个以海上力量为基础的城邦。“我不会弹奏竖琴,”他曾这样说,“但我却能领导一座城市并让她变得强大起来。”地米斯托克利在公民大会上进行了长篇演说,劝服公民大会的成员们把白银用于建造 200 艘战船。

作为强大的陆军力量,斯巴达已经确立了对其他希腊城邦的领导权。他的邻邦大部分已经加入到伯罗奔尼撒同盟。公元前 480 年春季,斯巴达人召开同盟大会,大约有 30 个城邦参加,他们又组织了一个新的、更强大的联盟,称为“希腊人同盟”。然而,还有很多城邦仍在驻足观望,他们预料波斯人将会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且希望波斯人能以慷慨的方式来对待顺从的希腊城邦。的确,当薛西斯的波斯军队正在向此进军的消息传来时,一种不祥的征兆笼罩在他们心头。当斯巴达人向德尔菲寻求神谕时,女祭司宣布宙斯支持的是波斯人。雅典甚至得到了一个更鲜明的警告:城市将被毁灭,城池将要被夷为平地,大街上将要血流成河。“去飞,飞到世界的末端,”神谕叹道,“不要等到敌人的战马来践踏你们,也不要等到敌人的士兵君临你们的土地,避开敌人,隐匿起来吧。”接着女祭司又补充了一句晦涩的话:“在那木墙后面,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会继续得到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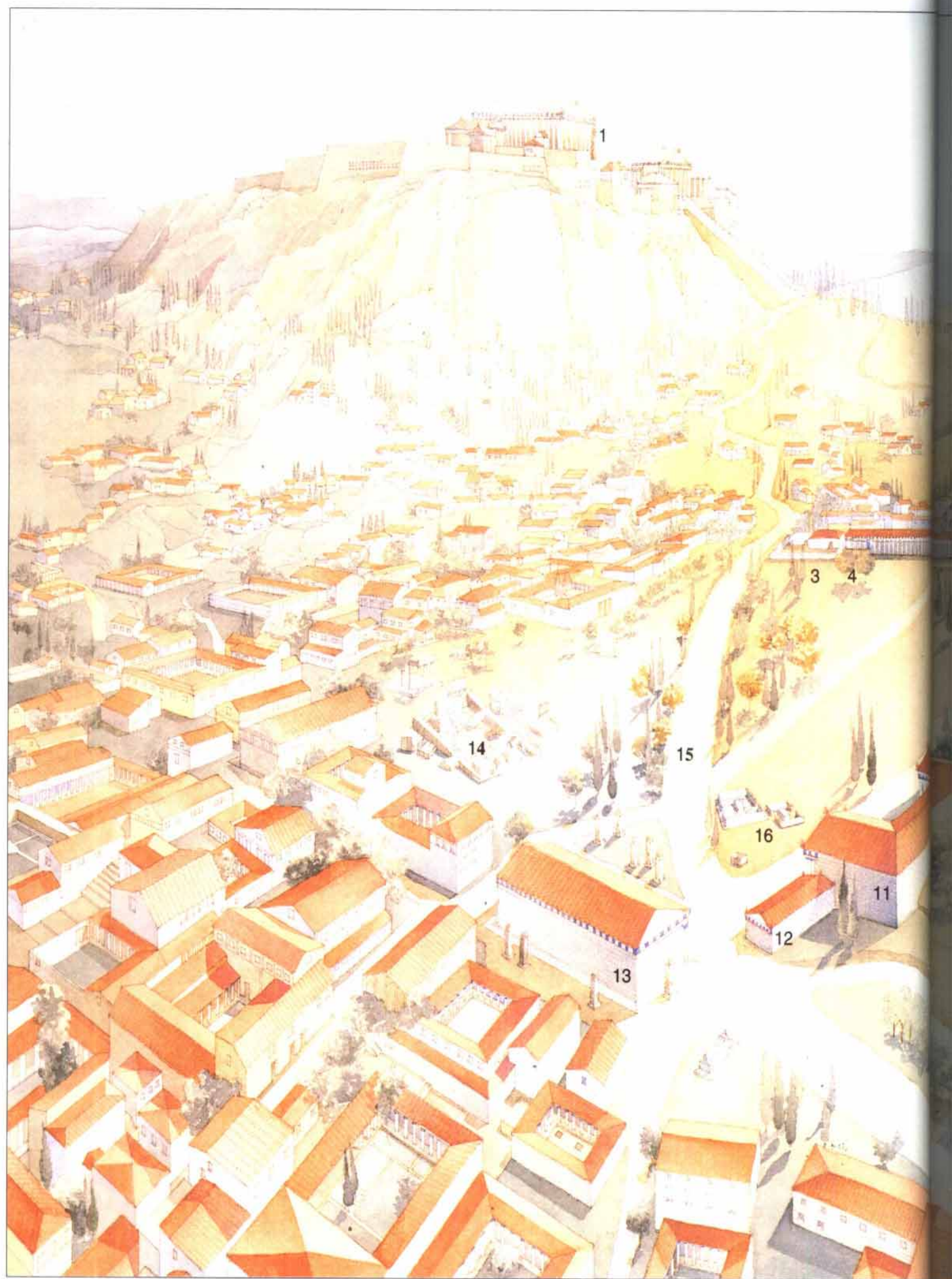
像通常一样,希腊人依然没能在对敌战略上达成一致。首先斯巴达人主张在科林斯地峡修建一条介于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之间的防御工事,但这就意味着放弃了整个北部和中部希腊。随后,联盟做出一项决定,在北色萨利派驻一支军队——除非局势表明这支方阵兵会受到来自后面的威胁。最终达成的协议是:防御地点设在色萨利南部边界地带的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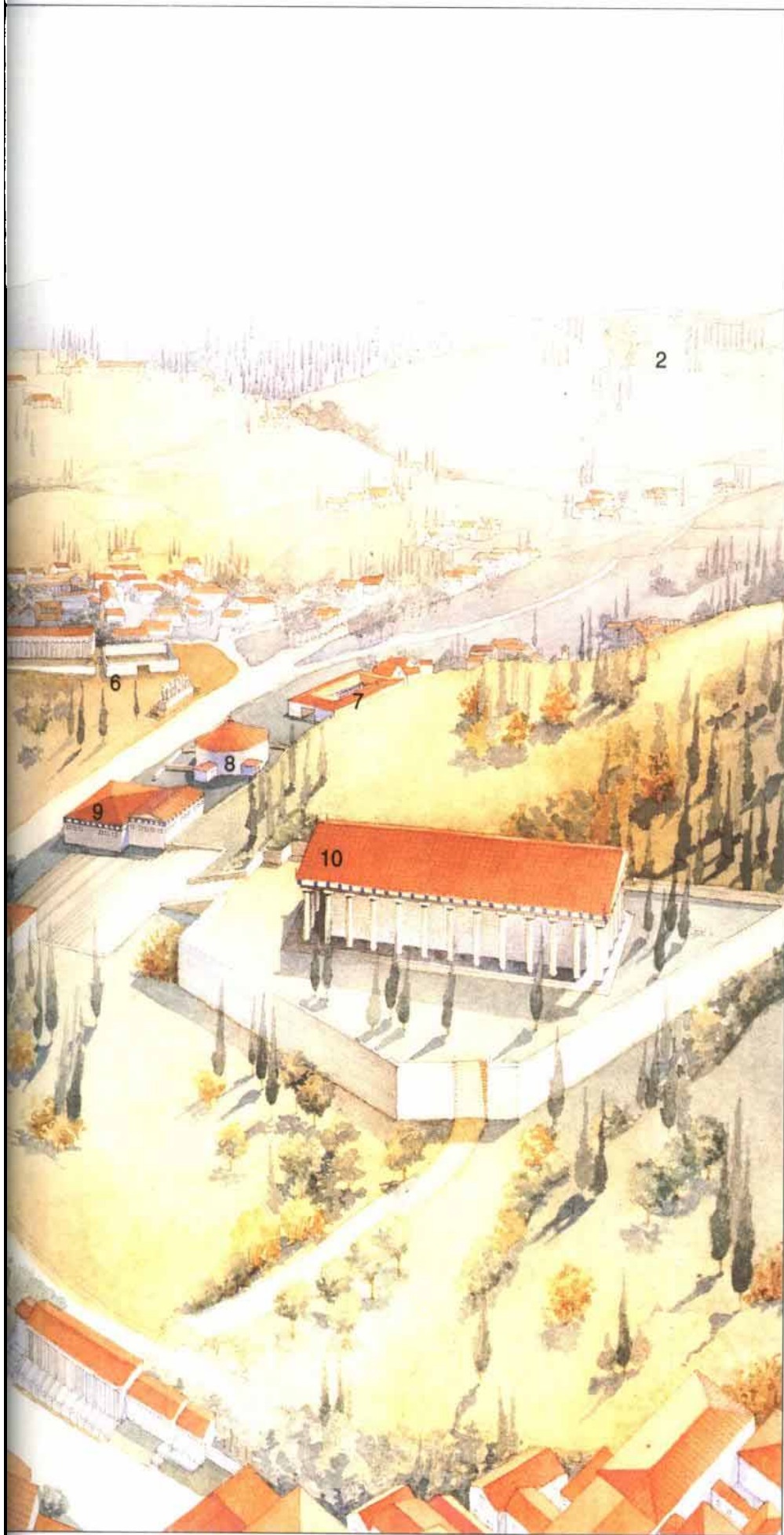
当希腊人还在争论时,薛西斯统率他那支不可抗拒的大军已经从亚洲进入欧洲。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赫勒斯滂海峡,一段将两大洲拦腰截断的、约一公里多长的狭窄水道。薛西斯的工匠们建了两座浮桥,每座浮桥都由 300 艘船只用绳索捆绑在一起,船面上铺上结实的厚木板。但好像是上天惩罚波斯人一样,当连在一起的浮桥即将完工之际,一场风暴骤然而起,浮桥被彻底摧毁。盛怒之下的薛西斯下令对赫勒斯滂海峡施以 300 鞭的惩罚,并象征性地把一块烧红的铁块和镣铐投入水中以示对它的征服。

这还不够,他又下令将那些建桥的工匠们斩首。第 2 座浮桥又开始修建。公元前 480 年,波斯士兵开始渡过海峡。这支由步兵、弓箭手和骑兵及骆驼兵组成的庞大部队花了七天七夜才穿过赫勒斯滂海峡。

这时大军一直由舰队陪伴,穿过色雷斯和马其顿,随后沿色萨利海岸南下。希腊人最后决定在色摩普莱(即温泉关——译者注)一条由中部山脉向下倾斜形成





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雅典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这期间，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雅典卫城上建造了威严的帕特嫩神庙(1)，里面安放着雅典城的神圣守护者——雅典娜女神的巨大黄金象牙雕像。卫城下面是市区——雅典公民的活动中心。如果一个人从帕特嫩神庙走到市区的中心地带，他中途可以在东南角的泉水房(4)小饮。泉水房通过一条由烘干的泥土烧制成的水管与远方一处泉眼相连。这里是最受雅典城妇女欢迎的聚集地。她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交谈，然后提着满罐的水回到家里。如果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雅典公民法庭(6)，在这里，数百名经抽签选出的陪审员要听取案件的审理。再往前走一小段路程处，矗立着一座圆拱形建筑(8)，在其邻近的雅典议会(9)，那些公民代表们每天都在处理公共事务，为了应付紧急情况，他们甚至要工作到晚上。在同一条街道的末端站立着一排柱廊(13)，在这里一个旅行者可以在马拉松胜利纪念碑上尽情写下赞美之辞。正是这场战争的胜利才拯救了被诗人品达称之为“赫拉斯的堡垒，光荣的雅典，神灵的城市”。

1. 帕特嫩神庙
2. 公民大会会场
3. 造币厂
4. 泉水房
5. 南部长廊
6. 公民法庭
7. 将军驻所
8. 圆拱形建筑
9. 雅典议会
10. 赫淮斯托斯(火神)庙
11. 宙斯庙柱廊
12. 城邦柱廊
13. 彩绘柱廊
14. 未完工的雅典法庭
15. 泛雅典大道
16. 十二主神祭坛

与海岸相隔的,约为15米宽的山间通道,敌人不得不从这条通道越过。但通道极其险要,只要有一队勇敢的士兵把守,就可以抵住他们的进攻。一支由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斯率领的、大约7000人的先头部队驻扎在这里,李奥尼达斯已决意戍守色摩普莱,直到希腊人的主力部队投入战斗。此时,希腊联盟有270艘战船的联盟海军正在斯巴达将军攸里比亚德统帅下停泊在离此岸不远的狭窄海峡里,静候着波斯舰队的进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薛西斯的几次进攻都失败了。后来,一个利欲熏心的当地农民为了得到一份报酬,答应带领波斯军队取别的道路穿过山去。当夜,一小队波斯军队开始登山,到第二天早晨时,他们已经由小径翻到山后,进而逼近希腊人,发起进攻。

此时的李奥尼达斯已经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命令自己的主力部队撤退。作为真正的斯巴达人,他自己则宁愿战死也决不后退。他率领300战士战斗了整整一个上午,当他们用光了所有武器后,就赤手空拳地投入战斗,直至最后一个人也倒下、牺牲。但此时,他们已经拖住了敌人足够长的时间以保证其它的希腊军队安全转移。

薛西斯率军进入阿提卡,一路上烧杀抢掠,仿佛应验了一切希腊人先前的凶兆,雅典公民都撤退到附近的萨拉米斯岛。蓦然间,德尔菲祭司那谜一般的话语突然让雅典人醒悟,城市的“木墙”其实暗指的不就是地米斯托克利劝说他的同胞们建造的战船吗!

色摩普莱外海面上的希腊舰队,与波斯舰队已经发生了几次异常激烈、但规模并不太大的战斗。一次强风刮过,400艘波斯战船被冲撞到岩石上而粉身碎骨,这给波斯人带来了比战斗还大的危险。随着陆上军队的撤退,希腊舰队也逐渐南撤,他们重新集结在萨拉米斯湾。地米斯托克利正在这里酝酿着一个海战计划,他清楚地知道构成波斯海军中坚力量的300艘腓尼基战船比小而灵活的希腊3层舰战船更庞大、更不易操纵。除了腓尼基舰队,波斯人的海军还包括200艘埃及大帆船、大约150艘塞浦路斯战船和多达数百艘的战船,所有船上都载运着将要与敌人作战的士兵。总体上,波斯舰队大约有1200艘战船,而与之相比,希腊人仅有380艘,此外,希腊人的舵手也不如波斯舰队的舵手经验丰富。但地米斯托克利清楚地知道萨拉米斯岛与阿提卡海岸间的水道十分狭窄,一次仅够50艘船并肩前行,如果希腊人能够把敌人诱入这个天然口袋,波斯人舰队在数量及人力上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事情真的这样发生了。波斯舰队满载着由大批舵手、标枪兵、弓箭手组成的军队,绕过阿提卡海岬,开始向萨拉米斯湾水道挺进。此时此刻,波斯人已完全控制了附近的大陆地区。薛西斯满以为胜券在握,便把自己的宝座挪到岸边,他要荣幸地亲眼看到这场战斗。

当波斯军队涌入狭窄水道时已变得混乱不堪。这时,萨拉米斯岛上突然传来敲鼓声,希腊军舰开始以整齐的队形发起进攻。3层桨战舰冲入波斯人的舰群,撞

碎了敌舰的船壳,敌军抱头鼠窜。希腊士兵跳上遭到痛击的敌船,刀劈剑砍,薛西斯的脚下堆满了波斯士兵残破的肢体。

灾难结束了,薛西斯收拾起残兵败将打道回府了,但却留下了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驻守在希腊过冬,由其妹夫马尔多尼乌斯率领。

第二年,即公元前479年,波斯人最后的一次军事行动在南彼奥提亚的普拉提亚爆发。战斗爆发前,每名希腊士兵都对天发誓,“我将战斗到死,我把自由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战争中,4万希腊重装兵迎战马尔多尼乌斯率领的15万大军。在战争爆发最初的3周时间里,双方只是发生了一些小规模冲突,随后,马尔多尼乌斯误以为希腊军队要撤走,于是倾力发起全面进攻。希腊人进行英勇抗击,他们的长枪和重装甲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发挥了优势,骑在一匹白色战马上的马尔多尼乌斯被从马上击落被杀,失去了领袖的波斯军队四处溃败而逃。

普拉提亚战斗发生在公元前479年8月27日,也就是大约在同一期间,甚至就是在当天,在与之隔海相望的爱奥尼亚海岸的米卡尔海角,希腊海军在与残存的波斯舰队所进行的战斗中再次取得重大胜利。

这是自从波斯帝国建立以来它所遭受到的最大的一次灾难。自此以后,波斯军队再也没有能力直接介入欧洲事务了。薛西斯退回到波斯首都,过起了他拥妻抱妾的宫廷生活,但他也一直在秉承父业,实施着各种新的建设计划,在波斯帝国的礼仪之都帕塞波利斯扩建宫殿,兴建纪念碑。但除此之外,他再也没取得什么辉煌成绩。他终年深居宫内,长期生活于太监与妻妾群中,舍弃了皇宫的繁文缛节,把视线局限于宫廷的流言和阴谋之内。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得到善终,公元前465年,一伙自王宫侍臣和近卫军首领率领的阴谋者将其杀死在床榻上。

在以后的历任波斯皇帝中——至少在那些保存了帝国这一时期大部分资料的希腊作家眼里,没有任何一位能显示出居鲁士或大流士那样卓越的统治才能。在薛西斯之子——阿塔薛西斯统治时期,金钱代替了军队,成为波斯帝国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工具。他用帝国的金钱来干预希腊人的事务,付钱给一个城市,然后再付钱给另一个城市,以此来挑起它们之间的争端以维护波斯在爱奥尼亚地区的霸权。

喋血的阴谋与谋杀自此以后始终萦绕在波斯王宫之中,帝国的势力渐趋衰弱下去。“软弱的国家养出软弱的人们”,居鲁士曾经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波斯帝国赢得奢华之时,它也开始丧失了进行统治的能力。皇帝们在领导能力上缺少的东西往往会用贪欲的本事寻得弥补。波斯帝国的税收越来越具有强制性,借贷的利息高涨,不满之风在各行省盛行。尽管波斯帝国的最后两位皇帝为加强统治作了诸多努力,但已根本无力扭转阿黑明尼帝国注定灭亡的命运。一个在精神上可以与居鲁士相媲美的年青人——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4世纪时已开始深入到波斯帝国的核心。

在其存在的不长时间里,波斯帝国便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创立了一整套开明而卓有成效的统治体制。在把如此多的土地和民族纳入到一个统一政

一位年青的雅典人正在背诵其老师手里拿着的纸草卷上的诗歌。



alpha	A	a
beta	B	b
gamma	Γ	g
delta	Δ	d
epsilon	E	e
zeta	Z	z
eta	H	e
theta	Θ	th
iota	I	i
kappa	K	c, k
lambda	Λ	l
mu	M	m
nu	N	n
xi	Ξ	x
omicron	O	o
pi	Π	p
rho	P	r, rh
sigma	Σ	s
tau	T	t
upsilon	Υ	y, u
phi	Φ	ph
chi	Χ	ch
psi	Ψ	ps
omega	Ω	o

左图是古典希腊时代的 24 个希腊语字母及其英文对照。尽管各地区的希腊文写法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从腓尼基字母发展而来，其中雅典所使用的爱奥尼亚希腊语成为标准。学生们通过用一种尖状笔在蜂蜡板上写出一些格言警句的方式来学习希腊字母。更重要的文字则写在从埃及进口的纸草上或是刻在石头上，如右图所示的雅典与萨摩斯岛所订立的条约，在石碑上部头戴羽盔的雅典娜握着萨摩斯的守护女神赫拉的手。



字母遗产

希腊字母是希腊人留给西方文化的遗产。它为欧洲文字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希腊字母最初是由早在公元前 1000 年航海民族腓尼基人使用的一套语音字符发展而来的。但腓尼基字母只有辅音，元音由说话的人自己补充。希腊人发明了 7 个元音字母。这就使得那些口头语言可以用无可比拟的准确性文字的形式印在书面上。

希腊字母简单易懂，得以广泛传播。而在像埃及和中国这些地区，由于其文字是由

成百上千费解的字符组成的，阅读和书写一直是那些书记员和学者们的重要工作。但在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大多数男性公民都懂文化。尽管女孩不被允许送到学校接受教育，她们却可以在家里学会读书，这自然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那些教自己妻子学习字母的男人是愚蠢的”，米南德作品中一位鄙视女人者这样说道。这种抱怨是毫无用处的，随着字母演化得越来越简单，采用书写的文字已不再是社会上哪一部分人的特权了。

权的整个过程中,波斯人发明了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方法,由此带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从而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后世的一切政权、一切社会——无论是中东,还是西方,都从中汲取了不尽的营养。

公元前 480 年和前 479 年,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普拉提亚相继取得辉煌胜利之后,尽管雅典人的影响力已日渐增强,但斯巴达人仍然保持着其在希腊大陆的优势地位。萨拉米斯湾海战结束以后,希腊将领们集会决定谁在战斗中功劳最大,所有人都是首选自己之后,才选地米斯托克利。“除了神明之外,是雅典人驱逐了侵略者”,一代人以后的一个希腊历史学家这样写道。

凭借自己在海上的绝对优势,雅典人迅速地组建了一支由海上城邦组成的联盟,这是一个类似于过去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联合体。公元前 477 年,在提洛岛上,雅典人召集爱奥尼亚城邦和爱琴海诸岛组成提洛同盟。为了保证同盟的团结,各成员邦都象征性地将大铁块投入到海里,意在表明,除非铁块浮上来,否则同盟永存。

同盟的真正宗旨在于牵制波斯人在爱琴海的行动,并解放依然在波斯统治之下的爱奥尼亚城市。每个城邦在同盟会议上有一票表决权,每个城邦都有义务交纳战船或钱财用于同盟的共同事务,雅典交出了她拥有的整个 200 艘 3 层桨战舰。在同盟建立的头 12 年里,它所领导的军队在小亚细亚海岸附近多次打败波斯军队。

然而,当波斯人的威胁日益减弱时,同盟内部各邦之间却变得越来越不协调了。各种不满情绪日益突出,雅典的独断专行越发地让其他同盟成员感到忍无可忍。纳克索斯岛曾试图提出退出同盟,结果受到雅典海军的严厉惩罚。继而,公元前 465 年,萨索斯又打算退出同盟,雅典再次派海军将该岛洗劫,强迫萨索斯拆毁城墙,上缴舰队,放弃其在海岸附近的属地,萨索斯岛成了雅典一个附庸地。

雅典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加强同盟之间的团结,而且必须如此。事实上,通过确保海上航线的安全,推进和平,同盟给整个范围之内的各地区创造了繁荣经济的有利条件。各地区贸易兴盛,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进展,雅典人设置在赫勒斯滂海峡和黑海附近的哨所,确保了来自南俄和黑海地区谷物和鱼类的稳定供应。

但是,当雅典加强对同盟的控制时,其他盟邦却为维护安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雅典驻军遍布于爱琴海各地,雅典官吏也开始介入各成员邦的内部事务。公元前 454 年,同盟的金库被从提洛岛迁到了雅典,雅典人的理由是出于安全考虑。同盟各成员邦之间的争执最后是由雅典法庭宣判。雅典的货币和度量体系强制性地各地流通。提洛同盟已从最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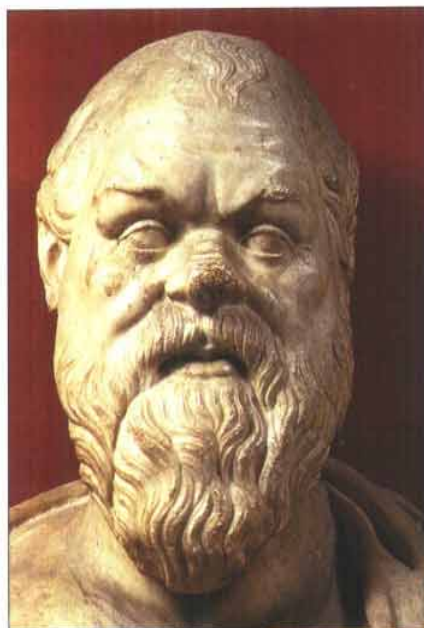
ΣΧΟΛΗ	scholē	school
ΓΕΩΜΕΤΡΙΑ	geometria	geometry
ΦΥΣΙΚΑ	physika	physics
ΦΙΛΟΣΟΦΙΑ	philosophia	philosophy
ΑΣΤΡΟΝΟΜΙΑ	astronomia	astronomy
ΑΣΤΗΡ	aster	star
ΓΑΛΑΞΙΑ	galaxia	galaxy
ΚΩΜΗΤΗΣ	kometes	comet
ΜΕΤΕΩΡΟΝ	meteoron	meteor
ΑΤΟΜΟΝ	atomon	atom
ΜΟΥΣΙΚΗ	mousike	music
ΜΕΛΩΔΙΑ	meloidia	melody
ἈΡΜΟΝΙΑ	harmonia	harmony
ΣΥΜΦΩΝΙΑ	symphonia	symphony
ΧΟΡΟΣ	choros	chorus
ΘΕΑΤΡΟΝ	theatron	theater
ΔΡΑΜΑ	drama	drama
ΚΩΜΩΔΙΑ	komoidia	comedy
ΤΡΑΓΩΔΙΑ	tragoidia	tragedy
ΠΟΙΗΤΗΣ	poietes	poet
ΧΑΡΑΚΤΗΡ	charakter	character
ἩΡΩΣ	heros	hero
ΚΡΙΤΙΚΟΣ	kritikos	critic
ἹΣΤΟΡΙΑ	historia	history
ΠΟΛΙΤΙΚΑ	politika	politics
ΜΗΤΡΟΠΟΛΙΣ	metropolis	metropolis
ΔΗΜΟΚΡΑΤΙΑ	demokratia	democracy
ΑΡΙΣΤΟΚΡΑΤΙΑ	aristokratia	aristocracy
ΜΟΝΑΡΧΙΑ	monarchia	monarchy
ΑΘΛΗΤΗΣ	athletes	athlete
ΓΥΜΝΑΣΙΟΝ	gymnasion	gymnasium
ΣΤΑΔΙΟΝ	stadion	stadium

上表是一些希腊语单词与由其演化而来的现代英语的单词对照。这些词涉及到科学、艺术、政治和日常生活各个领域,充分展示了古希腊对人类思想史的巨大影响。



这具面貌丑陋的苏格拉底很像塞特神。苏格拉底的机智善辩为他在雅典树立了很多敌人，但同时通过推动自己的信徒用理性来检验一切设想的正确与否，他也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前程。

政治家梭伦于公元前 594 年被选为雅典执政官。他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曾经这样说过：“我通过的法律既是为出身低下的人服务、也是为出身高贵的人服务的。我的目的就是使每个人都得到公正。”



在纪念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阵亡的雅典人的大会上，伯里克利在其颂辞中总结了他所统治的这个城邦的卓越之处：“我要说，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每个雅典人似乎都已用多才多艺和其无可匹敌的魅力表明他能够适应任何一种变化了的形势。”的确，这决非溢美之辞。雅典城不乏目光短浅之人，但她确实为那个动荡时代的艺术家和学者们提供了一处避风港，哺育了层出不穷的精英人物。正如雅典立法者和诗人梭伦一样，伯里克利本人也是一个文人。是他用自己的钱扶助埃斯库罗斯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悲剧《波斯人》；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作为将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指挥部队作战，之后才把这场战争用文字的形式阐述出来。哲学家苏格拉底至少参加过 3 次战斗，在冬季行军中忍受了像他后来以亵渎神的罪名被判死刑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刚毅。当然也有人为了政治而付出代价——修昔底德和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都被流放过。但他们相信后人会正确地评价他们，历史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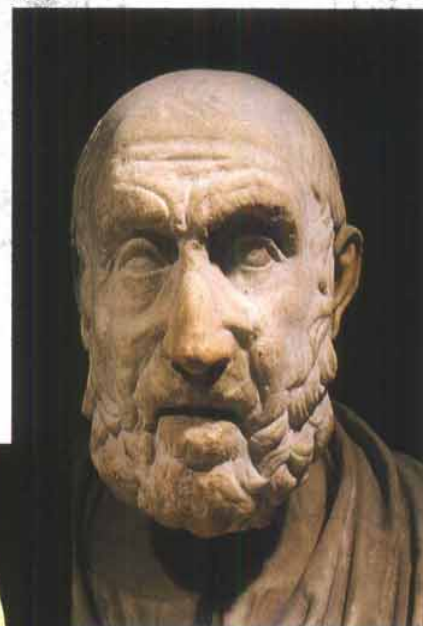
伯里克利是公元前 5 世纪缔造雅典帝国的一位元勋，他在城邦内部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并与雅典公民进行坦率的对话。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这样评价道：“他并不是出于被迫而去讨好他们。”

雅典的才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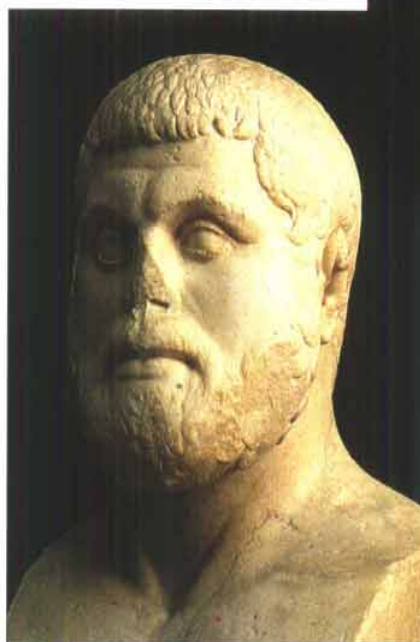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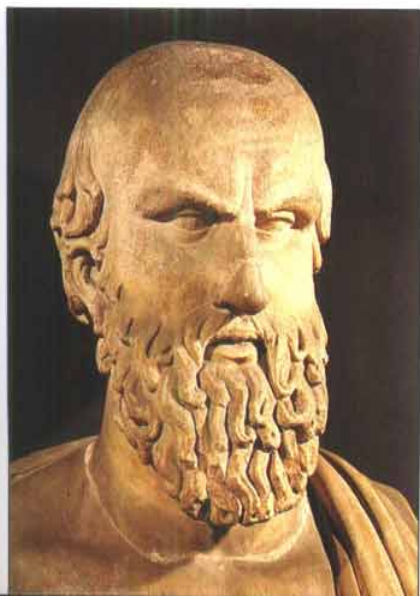
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次战斗的失利而遭致放逐后，修昔底德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一部解释这场战争的历史著作之中。而他的这部著作作为对历史进行客观研究确立了一个持久的标准。



希波克拉底，这位医学的先驱离开他的故土科斯岛，到雅典去学习研究。他对鄙弃医学治疗的迷信活动进行了反击，在一篇文稿里宣称，癫痫病并非由上帝引起，而是因遗传性的大脑活动紊乱所致。



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寻求在其作品中证实神灵所安排的世界秩序的公正。“宙斯引导我们去思考，”他这样写道，“是他让我知道，智慧只从苦难中来。”



地米斯托克利以其远见卓识在萨拉米斯拯救了雅典，结果却以通敌的罪名遭致放逐，而且恰恰是在被他打败的波斯人那里度过余生。

的一个各成员邦平等的组织演变成雅典人的一个有 2000 万人口的海上帝国。

当雅典之星冉冉升起之时,斯巴达却走上了下坡路。公元前 464 年,斯巴达遭到一系列地震的严重破坏,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亵渎了海神波塞冬的缘故。斯巴达最重要的省份——美塞尼亚大约在这时发生了暴动,最终斯巴达平定了叛乱,但这次旷日持久的叛乱前后延续了近 10 年的光景。很快,又有一些城邦退出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伊里斯地区的城镇又共同加入了更为民主的雅典人行列。从一切方面看来,斯巴达这个寡头政权的领导地位已经出现了衰退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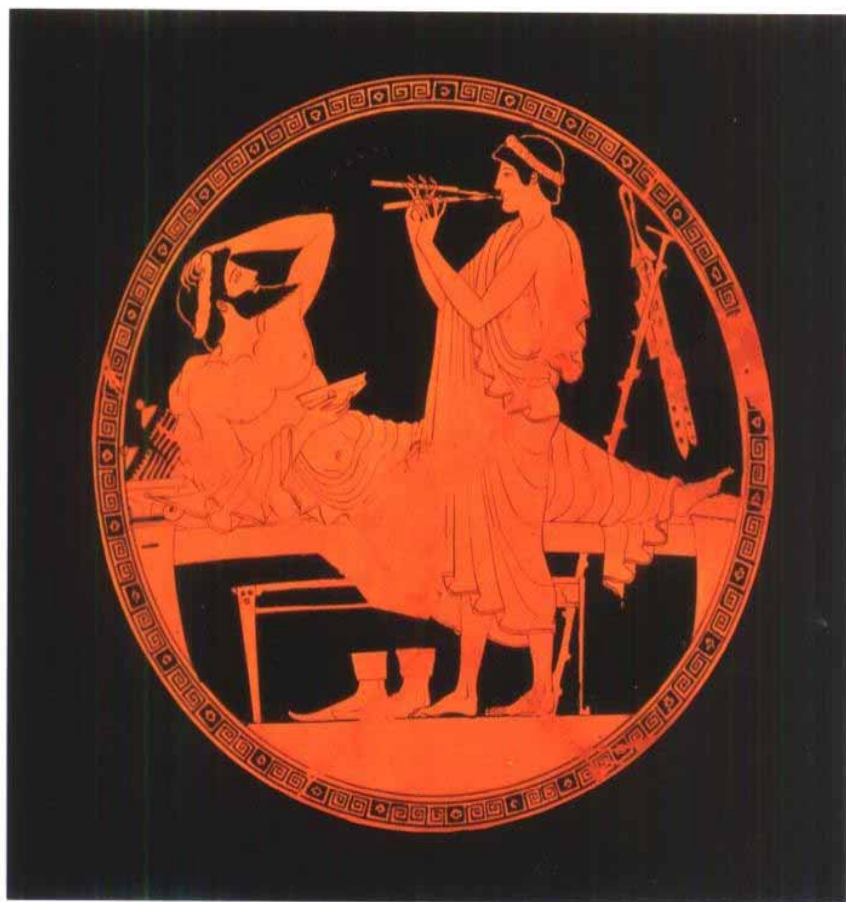
而与此同时,雅典已发展到了其辉煌的顶点。提洛同盟税款的 17% 提留给雅典娜女神,用于装潢雅典宏大的神庙、剧场、体育场和其它公共建筑。艺术和戏剧也繁荣起来。在这块丰厚的土壤上,雅典的民主扩大到所有本地出生的男性自由民。而这一切之中最大的变化是,公共场合中一切经济壁垒都被撤销了。此外,对担任高级官吏的人制定的各种名目繁多的限制条件,也减少到几点象征性的规定,从而打破了富有等级执政、垄断重要职位的局面。虽然贵族会议仍然由富人把持,但它已逐渐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咨询机构,只负责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司法和宗教事务。行使公民权利的公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报酬——这些钱完全是从提洛同盟的税款中拨出。以后,再也不会有一位城市工匠或整日劳动的人因为把时间花在担任陪审员或参加五百人会议上而担心自己的收入减少,结果,参加这些公共机构成了低等级家庭争取津贴的方式。公民法庭由上了年纪的公民组成,类似于一种过去的抚恤或养老系统。只有在要求每个重装兵都自备甲胄的军队里,其成员才是由相对富有的人组成。另一方面,雅典人的强大舰队成为自由民主政治的有力捍卫者,其数以万计的舵手都是从城市低等级中招募的,他们的酬劳则全由提洛同盟基金支付。

雅典人对其高级官吏作了多种严格限制,一切官职任期都不能超过一年。实际上所有高级官吏包括执政官,都是通过抽签而不是投票形式产生。这样,所有的男性公民就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参与政事。但那些要求具有某种专门技能的关键职位则是例外,如城邦建筑师、一些财务官、掌管防卫的十将军委员会等。

这些人是经过严格提名并经过公民大会选举而产生,这自然会使他们对城邦政治产生重要影响。首席将军可以多年连选连任,因为公民大会中有大批的拥护者,所以首席将军对城邦的政策会有很大影响,甚至可以使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虽然如此,首席将军也仍处于公众的永久监督之下,任何失误都可能会让他丢掉官职,严重情况下,还可能遭到放逐。大多数雅典著名的战争将领都尝到过一次或两次被流放的惩罚,即便是米尔提达斯和地米斯托克利也不例外。

公民大会要求接受好的提议和领导,人们最终在一个年青的大土地所有者伯里克利身上发现了这些优秀品质。他出身贵族——但传统上认为他来自于一个自由人家庭——改革家克利斯提尼是他的伯父。事实上,伯里克利自己也在推动雅典政治改革。公元前 461 年,他削弱了贵族会议的权力,后来又实行了为公职人员支付津贴的政策。公元前 457 年,他曾率领一支雅典海军与斯巴达和底比斯进行

在下图中，一位参加酒会的客人把靴子放到床榻下，正在欣赏一位年青人吹奏的曲调。这是一只酒碗上的图案，其形状与画面中客人所拿的酒碗类似。希腊酒会是在男子私宅举行的一种欢庆宴会，通常要一直持续到深夜，其间客人们可以边饮酒边交谈。如果酒宴气氛融洽，它可以成为进行激烈的哲学辩论的场合；当然它也可能演变成一场狂饮比赛。有人这样形容，在酒令的最后一圈，甚至整个屋子都跟着发起疯来。



过小规模战斗，因而他提出要建立一支常设的强大海军。数年以后，大约在公元前450—前430年间，公民大会终于相信了他的智慧和正直，选举他进入十将军委员会。由于公民大会对他的信任，伯里克利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原来的极限。他是那个时代雅典最著名的政治家，在他的领导下，雅典发展到了她的顶峰。

伯里克利首先考虑的是重建雅典的公共活动场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波斯人的战火摧残下还没完全恢复过来的地方。伯里克利选用当时最好的建筑师，利用提洛同盟的资源建造了雅典法院、柱廊、市场、戏剧节日使用的剧场等。使雅典青年锻炼了体魄，并通过哲学辩论拓展了他们的思维空间。在雅典卫城上，伯里克利修建了可以称得上是古代世界众多奇迹之一的精美神庙群，其中最宏伟的是位于卫城山最高点的帕特嫩神庙，它是由建筑师伊克提姆斯和卡里克拉底设计，是献给雅典娜女神的。建筑和装饰这座神庙花了14年时间，它抽干了提洛同盟的基金，就连一些雅典人也流露出一不满的情绪。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对的。但辉煌的帕特嫩神庙却确实成为风格严谨、比例匀称的雅典建筑的典范。它充分体现出包含雅典人精神实质的无穷魅力。雅典雕刻家菲狄西斯用一种至今仍无人能够超越的伟大的自然主义风格为神庙雕刻了大理石浮雕和12米高的雅典娜镀金像。几个世纪后，历史学家普鲁塔克——住在当时世界最大城市罗马的希腊公民，当他站在帕特嫩神庙和伯里克利时代其它神庙面前时，不禁欣喜不已。“每一座神庙，”他这样说道，“都或多或少体现出它诞生的那个时代的精巧，而那种勃勃生机使它看起来仿佛是刚刚建成一般。”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还有其引以自豪的成就——戏剧，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抒情方面，戏剧都达到了高峰期。希腊悲剧在初始阶段并非是一种娱乐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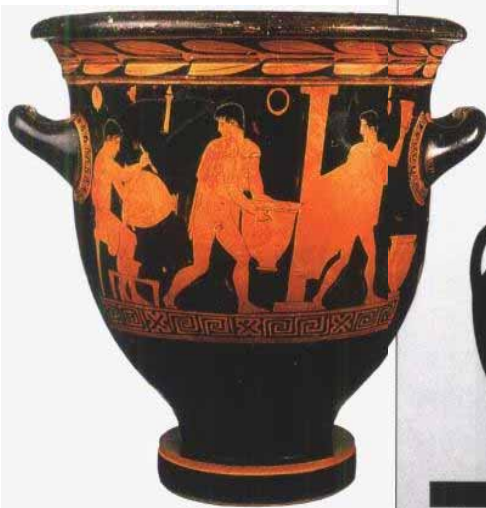
而是一种纯粹的宗教和社会活动仪式。但它一直延续下来。其中有一支由跳舞和歌唱的人组成的合唱队，由笛子和鼓伴奏。歌队吟唱抒情诗，其中心内容多半是歌颂崇高的道德、真理和人类与诸神的关系。后来这种活动又发展到包括演员间对白的形式，最初时仅有2个演员，情节或是关于神话，或是关于历史故事。每年，戏剧都在雅典城的狄奥尼索斯节上上演。

很多剧作家都为这样的节日创作，但其中只有3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利斯和幼里皮底斯——在众多剧作家中独占鳌头。埃斯库罗斯是其中最传统的一个。

他根据其经历写成的《波斯人》一剧，公元前 472 年在雅典上演，年青的伯里克利当时还担任了该剧的导演。埃斯库罗斯后来的剧作大都取材于神话传说，其中大多数是充满忧伤和血腥的黑暗、凄凉的史诗，故事情节多为凡人因其罪行而受到惩罚，最后又通过奥林匹斯神祇的力量获得解脱。

索福克利斯——贵族出身，担任过将军，是伯里克利的密友。在神人关系上，他的观点更加富于模式化。他最关心的是人们的品性问题及某种尤为突出的性格，如傲慢是如何使人的本性失去平衡，并最终导致毁灭的问题。索福克利斯一生著述丰富，其名下有 123 部悲剧著作，他为此获得了极大荣誉。他还是一个富于创新意识的“能工巧匠”，他在很多方面增加了悲剧的表现形式和灵活性，如将演员的数目增至 3 个。

幼里皮底斯在伯里克利时代稍晚些时候开始悲剧创作。这一时期，希腊世界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冲击。他的作品反映出这种不稳定的倾向，其中反映出神祇正逐渐失去对希腊人观念束缚的事实，人们开始集中注意力于人类社会本身的各种疑虑和困惑。“他如实描绘人，”索福克利斯在评论这位他



这是在一只希腊陶瓶或调兑器皿（见上图）上的陶器作坊生产情景：一位花瓶画家正在用画笔为一只刚成形的陶瓶绘上图案，他的助手正在拿走完工的陶瓶。这种器皿主要用于调兑酒水，它是希腊人独有的一种陶器（见右图）。一些气派华丽的器皿用于庆祝场合。如左图的高脚碗就是用于婚礼庆典的。



双耳长颈瓶

泛雅典风格的双耳长颈瓶

双耳宽腹瓶

祭祀用水罐

贮藏用器皿：

要求有结实的手柄，易封上的细嘴。



酒壶

饮用酒罐

双耳酒杯

宽口酒杯

高脚酒杯

沿部平滑的水罐，可以舀水或盛水。

饮用器皿：

制作上主要考虑实用，带有两个用手握牢的柄，有些柄形状奇特。

很欣赏的悲剧作家时说。“我按照人本来的面目描绘他们。”幼里皮底斯的作品显示出他对与其同时代希腊人的思想动机有着旁人无法比拟的洞察力。

喜剧是当时另一种繁荣发展起来的戏剧艺术。喜剧也在狄奥尼索斯节上演出,虽然这是一个极其庄严肃穆的活动场合,但阿提卡喜剧却对之不屑一顾。雅典最著名的喜剧诗人是阿里斯托芬,他热衷于尽情嘲讽那些政客、将军、诗人、哲学家——事实上,也包括公元前5世纪雅典社会形形色色的所有人物。阿里斯托芬的幽默极具天才的创造性,并且让人感到非常实际。他的一部喜剧《地母节妇女》在与斯巴达人战争期间上演。作品提出了一个结束冲突的简单办法:雅典妇女宣布停止自己承担的婚姻义务,拒绝与其丈夫同床,除非他们放下手中的武器。

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伯里克利的雅典成了汇集来自希腊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思想家的中心,其中包括哈利卡那苏斯的希罗多德,这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也是当今世界现存最早史书的作者。为了满足那些好奇的雅典观众,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一部讲述希波战争历史的史书发表之前就当众朗诵它的部分章节——当然,这些书都是由文书们抄写到纸草卷轴上的。另一位在雅典繁花硕果般层出不穷的新知识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是阿那克萨哥拉斯,他认为整个世界



宽嘴调兑用器皿:

调兑之前,可以把酒放在一支浸在冷水中的瓶子里冷却。



盛装油类、香料或化妆用品的容器,多数是带有一柄的小瓶。



每年早春时节，雅典人都要聚集在一起庆祝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节日。左图的酒神一手拿着葡萄藤，一手拿着酒碗。作为酒与狂欢之神，狄奥尼索斯很久以来就成为那些狂乱活动的崇拜对象（因为这些活动中还包含有祭祀仪式）。在雅典的节日中，这些狂欢被献祭公牛的仪式所代替。狄奥尼索斯剧场里上演的戏剧则满足了人们的心理欲望，但酒神的神奇力量仍没有被人们忘却。“这些恩赐都是他给予的，”剧作家幼里披底斯这样写道，“当在这众神的饕宴上美酒四溢之时，人们对着风笛开怀大笑，毫无顾忌。”

和它之中的每样东西都是由一些类似思维的抽象方式进行运动的微粒所构成的有机系统。阿那克萨哥拉斯的思想受到了一个西西里人恩培多克勒的挑战。恩培多克勒认为宇宙是由地、火、空气、水四种物质组成，其中充满了爱和斗争两种敌对力量。其实，所有这些最基本的观点最初都源于色雷斯。阿拜德拉的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中别无他物，只有微粒存在——他把它们称为“原子”——其它一切都是幻觉。这是人类最初的唯物主义思想。

普通的雅典人似乎很少留意到这些晦涩的思想，但他们却为自己的城邦的名声而感到自豪。阿提卡人口已增至 30 万，贸易品通过皮雷埃乌斯港源源不断地涌入：来自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木材，来自埃及的亚麻，来自塞浦路斯的铜，来自小亚细亚的铁，等等。雅典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谷物输入地，运粮的船只以每年 50 万蒲式耳的速度取道赫勒斯滂海峡，将黑海的谷物运回雅典。

尽管城邦达到了空前繁荣时期，但大部分雅典人仍过着较为简朴的生活。私人住宅多为朴素的泥砖结构，带有庭院，但房子却没有窗户。只有比较富有的家庭，其房子里才布置家具。希腊气候宜人，居民大多数时间在户外从事活动——农民在地里从事农业生产、侍弄葡萄和橄榄；工匠则生产陶器或在露天作坊里冶炼铜铁。在雅典人的闲暇时间里，他们常汇集到市场或摆有露天货摊、围有漂亮的大理石柱廊的广场处，在一起进行聊天或辩论，思考当天发生的异闻或政治新闻。典型的希腊食物是很平常的——蘸酒的面包，早餐、午餐都是如此，晚餐则有面包和羊奶，还有像蚕豆和卷心菜之类的蔬菜，有时还有鱼、坚果或其它水果。大多数居民吃肉，主要是山羊肉或绵羊肉，但这只是在节日宴会的时候。

就衣着来讲，很难区分出富人或穷人。男人和女人都穿着差不多一样的松垂的袍子（从肩一直垂下来），或者穿一种类似于斗篷的服饰，或者是一种被称作“贴身衣”的经缝合过的短袖束腰外衣。一般的织物有羊毛织品，多在家里加工。但也有些富人在炎热季节穿凉爽的麻布外套。没有人热衷于炫耀自己的服饰，“我们对美的喜爱并不会导致浪费，”伯里克利自己曾这样解释，“我们对事物喜欢的这种观点并不会使我们变得软弱。我们认为财富是可以使用的东西，而不是可以炫耀的东西。”

像其它希腊城市一样，雅典社会也极端崇尚男人至上，只有男性才可以成为公民，只有上流社会的男孩子才可以接受教育。早些时候，孩子们每天被送到一位老师那里去，学习读书，基本的手艺和音乐。然后，他们要到体育场，在那里进行摔跤、拳击、掷铁饼和标枪的训练。对雅典的贵族来说，身体的完美和头脑的完美同等重要。教育被雅典人认为是使孩子们变得更坚强的训练的一部分。阿里斯托芬提到孩子们在风雨中成群结队地跑去上音乐课，而且“没有一个人披着斗篷”。一旦到了 18 岁，雅典年青人就开始步入公民行列。这时他们要举行成人宣誓，并到陆军或海军中服役，同时也有权在公民大会上投票。

有钱人家的女人从出生到去世都被要求待在家里，但那些为生计所迫的穷人家的妻子则可能到市场上经营货摊或到田地里从事农业生产。妇女几乎完全享受

不到雅典的公民权。但还是有许多妇人曾在男人的背后发挥了一定影响。比如伯里克利的妻妾阿斯帕西娅，据说她曾帮助伯里克利写演讲词，而且更让人惊讶的是，每天早晨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离开家时，都要与阿斯帕西娅吻别。

奴隶在法律上无任何权利。在伯里克利时代，整个社会 25% 的人口是奴隶。由于雅典不断地进行海外征服并得到大量战俘，雅典国内奴隶的数量开始膨胀。但奴隶很少用于农业生产，许多人在富人家里负责家务，一个大财主可能拥有数量众多的奴隶。同时，奴隶也为手工业者或商人服务。事实上，雅典的体力劳动几乎全由奴隶承担，奴隶们充当船坞上的劳力，充当大理石搬运工、充当银矿矿工，等等。多数奴隶在工头监督下过着恶劣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家内奴隶或有专门手艺的奴隶可以过得很好，还有极少数的奴隶攒到了足够的钱为自己赎回人身自由。

公元前 5 世纪时，雅典城邦的繁荣仿佛仍在与日俱增。“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人的学校。”公元前 431 年上了年纪的伯里克利这样说道。但这种繁荣的表征之下潜伏的消极因素却已不断发展，直到有一天它会突然使这个城邦衰落下去。就像索福克利斯在其悲剧之中的主人公一样，雅典最终成了她自己野心的牺牲品。

雅典咄咄逼人的态势，终于导致了她在与斯巴达和其盟邦之间进行战争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公元前 445 年，冲突以签署和约的形式结束。但斯巴达仍然对雅典气势汹汹的扩张政策保持着警惕。到公元前 440 年，雅典实际上已经囊括了整个爱琴海，从东部的罗得斯岛向北，通过赫勒斯滂海峡一直到达色雷斯和卡尔息斯地区。同时又与巴萨利、优卑亚、波奥提亚结盟，甚至在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中也打下了楔子。斯巴达继续在各个希腊城邦间确保着其势力的平衡，但它也已看到自己力量的天平已开始出现危险的摇摆。

公元前 433 年，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终于爆发。这一年，雅典发布了一个针对麦加拉——斯巴达的一个盟友——的贸易禁令。斯巴达和其盟邦组织军队入侵阿提卡，这样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爆发了。这场灾难性的历史事件持续了近 30 年，整个希腊世界均不能幸免。

战争的头一年对雅典人很有利。在敌军数目超过了自己 1.25 倍的情况下，伯里克利放弃了阿提卡乡村地区，把人口全撤入雅典卫城。侵略军摧毁了农田、葡萄园、橄榄园，但他们不擅于攻坚作战，只能在平原上战斗，而且附近的皮雷埃夫斯港不受战争影响，谷物等重要物资的运输仍然是畅通无阻。但到了第二年，灾难则真的降临到雅典头上。这座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发生了瘟疫，也有可能是由从埃及来的运输船队所带来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批的居民发生剧烈高热现象，备受口渴之痛苦，全身上下长满了脓疮，随即是数以百计的人死掉，继而又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整座雅典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整个社会千疮百孔，丧失了秩序。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们还会活到能弄清谁为这场灾难负责的那一天了。

等到瘟疫得到控制之时，全城已有 1/4 到 1/3 的居民丧命，其中包括伯里克利。斯巴达人及其盟军赶紧逃离阿提卡，唯恐被传染上瘟疫。这样就给了雅典人以

一个喘息的机会。雅典海军仍然具有战斗力，他们袭击了伯罗奔尼撒海岸，骚扰斯巴达盟友，战争处于僵持时期，雅典人占据了海上的优势，斯巴达人则掌握了陆地的控制权。最后到公元前 421 年，双方签订了临时停战协定。

整个战争的早期阶段，除了瘟疫发生时期，雅典人设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己在海上的力量，戏剧比赛照样进行。幼里皮底斯以其喻义深刻的悲剧，阿里斯托芬以其犀利幽默的言辞，把矛头指向了城邦的领袖们。这时，一位雅典将军，在马其顿的战斗中失利后被解除指挥权，于是他开始坐下来编写双方的战争史。这个人就是修昔底德，他编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情节详实、分析深刻的史学杰作。与此同时，各种新的思想不断地从爱奥尼亚地区涌入。传播这些思想的哲学家被称为智者，他们在雅典城设立学校：他们声称他们的工作是教授修辞学和演说术——两门在当时社会非常重要的技能。但事实上，他们做得更多。在战争处于僵滞状态时，知识分子们对传统观念开始产生怀疑，尤其是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智者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观点，一种对宗教和神学持怀疑态度的人文主义思想，凯乌斯的普罗塔哥拉把它归纳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根据这种主张，人类第一次被提高到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

同时，雅典也产生了她自己的哲学家。他就是苏格拉底，一个有坚强意志和体魄的人，他曾做过步兵与斯巴达人打过仗，他的思想目标就是通过不断地提问来确定在人灵魂深处什么是善。每种新思想、每种被人类社会所接受的新观念、人类思想的基础——所有这些他都仔细地进行了研究。他的极富魅力的演讲吸引了一大批年青人和社会上层的人。一个身份不次于德尔非神谕的权威人士说，苏格拉底是“全希腊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关注的目标之一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度已由于它许多不合时宜的作法而使雅典陷入战争的泥潭。令人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因此把麻烦带给他的贵族信徒们，在他的这些贵族信徒中，还有两人——克利提阿斯和阿尔西比亚德，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战争以反对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城而进行的远征拉开序幕。好冒险的雅典人希望此举在西部扩展她的帝国。公元前 415 年仲夏，一支由 94 艘战船和一些保障船只组成的舰队，运送 7500 名步兵，从雅典出发，指挥官中的一位——尼西亚斯，从一开始就对这场军事冒险的作法产生了怀疑；而另一位将军——阿尔西比亚德，则是这次远征的极力支持者。

然而，当这支强大的雅典舰队到达西西里时，战斗从一开始就完全陷入僵滞的状态，阿尔西比亚德是其中关键的人物。雅典的保守势力指责他嘲弄一种受城邦保护的宗教仪式，这样他便被召回雅典以渎神罪接受奇怪的审判。军队的将领走了之后，这场远征的整体步骤被打乱了。当夏天即将结束、秋季即将来临之时，尼西亚斯只是率领军队沿着意大利海岸巡行。接着，他又把军队驻扎在西西里东海岸的卡坦那海港。与此同时，阿尔西比亚德并没有回到充满敌意的雅典法庭上受审，而是叛逃到斯巴达，并无耻地鼓动斯巴达入侵阿提卡。

第二年夏天，雅典进行了一次最终被证明是无效的尝试，他们打算修建一条

包围叙拉古城的长墙。叙拉古人则利用这次难得的喘息之机开始实行他们的计划。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军队和一些小规模舰队。由斯巴达人率领的一部分援军也来到这里加强了他们的力量。在尼西亚斯的要求下，雅典派来了更多的船只和人力，数目超过了它原来的一倍。

最后，在公元前413年8月，尼西亚斯决定发动进攻，但他却犯下了一个战术错误：他使雅典舰队被围困在叙拉古的港湾里，敌人轻易地消灭了这些3层桨战舰。同时在岸上作战的雅典陆军也遭到了叙拉古军队的驱逐。这是雅典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失利，甚至她整个海军的2/3力量都被消灭在西西里海岸，她的45000名士兵，其中多数是从其属邦征召而来的，也在这场战役中全被歼灭。

雅典人在叙拉古的溃败，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提洛同盟的那些处于附属地位的属邦，利用这个机会都纷纷发动叛乱，雅典人自己也发生了暴动——一群由于无止境的军事征募而深受其害的大土地所有者领导的叛乱。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民主第一次被中止。权力被转移到一个寡头委员会手里，其中包括克利提阿斯——苏格拉底的另一位信徒。

但民主并没有完全陨落，它仍然保存在雅典海军之中，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城邦的真正代表者。令人惊奇的是，那位难以让人约束的阿尔西比亚德成了东爱琴海的雅典海军将领，他是由于与斯巴达国王的妻子通奸被捕获后又逃出来的。那些海军士兵一直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接受了他返回的要求，并拥戴他为领袖。这样雅典就出现了两套统治机构：本土上的寡头统治和海面上的民主统治。但是军队中很快就有消息传来，说那些寡头们要阴谋把雅典交给斯巴达。于是，公元前410年，重装兵部队通过流血战斗推翻了寡头统治，从而加强了民主力量。

此时，斯巴达人已经建立起一支他们自己的海军，而且现在，他们已有能力与雅典在海上对抗。公元前405年，由有卓越军事领导才能的斯巴达将领来山德指挥的斯巴达舰队在赫勒斯滂海峡与雅典军队相遇并打败了他们。随后，来山德开始袭击雅典，对雅典城发起了围攻，雅典人一直坚守到第二年秋冬时候，但是由于他们重要的、来自黑海地区的谷物交通运输线在赫勒斯滂海峡被拦腰截断，为饥饿所迫，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了。

雅典的一些敌人认为这座被征服的城市应该被摧毁、烧光，其所有公民应该被掠卖为奴。但是斯巴达人决定让雅典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雅典人在反对波斯战争之中的英勇形象在人们的头脑中至今仍记忆犹新，出于此种考虑，斯巴达人放弃了那种过激的惩罚手段，但雅典人却由于这最后的奇耻大辱而蒙受了巨大的痛苦。斯巴达人在雅典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傀儡的寡头政体，克利提阿斯逐渐成为其中事实上的僭主。他实行了自从庇西特拉图的儿子曾采取高压政策以来从未有过的恐怖统治。最后克利提阿斯的统治被雅典人民推翻，民主政治又得到了重新的恢复，但这却是建立在付出了1500人生命的基础之上的代价。

对雅典人来讲，雅典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们仍然向往以前那些已经逝去的民主。尽管他们还不可能知道，伟大的艺术、哲学与科学的时代正即将到来。比如，那时的世界还没有听说过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名字。

诗歌的繁荣

从纯粹的历史文献角度来看，希腊戏剧最早应该出现于公元前 534 年的春天。这时，由官方指定的悲剧开始在雅典的狄奥尼索斯节上上演。但希腊悲剧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政府作出规定供公众消遣的公共娱乐形式，也不是一种纯粹为了纪念狄奥尼索斯神而举行的宗教仪式，而是希腊文化艺术发展的结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青铜器时代乃至更久远。无论就内容还是就形式来讲，它都是整个希腊民族意识的最完美体现。

希腊悲剧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神话。一系列故事的取材都集中于荷马及其继任者所创作的史诗和颂神诗。而这些早已深深根植于每个希腊人的头脑和意识当中。这是因为在深受人们欢迎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古代神话传说故事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物角色，而他们所经历的艰难与困惑恰恰反映的是人类自身的各种遭遇。在众多的悲剧诗人中，有 3 位最伟大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利斯和幼里披底斯。他们通过在其作品中为观众解释这种人类的各角色与处境，来向他们阐明人类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凡人在与不朽的诸神的联系中处于什么地位，人类怎样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选择的结局是什么，人类又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两面性、生活在好与坏、善与恶并存的现实之中的。悲剧诗人们在其作品中对所有这些问题都作了解答。

但是，悲剧诗人并不是最初涉足到神学领域的人。在其之前，几代的希腊抒情诗人已经把自己的母语发展成为可以创造出无比优美丰富的诗歌的一种文学语言（关于其作品，可见下两页）。

这种诗歌体裁同神话一样，深为希腊人熟知：因为诗歌总是为观众演唱，而不是写下来单纯供人阅读的，而且诗歌本身具有音乐感，能够让人感受到鲜明的节奏。

诗人们可以在竞技场或其他一些聚会场所吟唱他们的作品，而且还可以在宗教节日上通过诗歌比赛来获得荣誉和奖励。在这里，身披长袍、头戴花环的诗人可以通过吟咏叙事诗来参加比赛——这种叙事诗不需要伴奏，其中大部分是史诗；还可以通过在竖琴的伴奏下演唱诗歌来比赛，有的是以抒情诗歌队的形式来竞赛，这时诗人们既是歌唱者，也是舞蹈者。

比赛在全希腊进行——如提洛岛、斯巴达、奥林匹亚等。但直到公元前 6 世纪早期，才在雅典出现。是

庇西特拉图和他的儿子们把诗人请到这里的。叙事诗比赛在泛雅典娜节上举行。在雅典政治动荡、波斯人到来的大背景下，悲剧正式诞生了。根据传统说法，人们把伊卡里亚的泰斯皮斯奉为悲剧的创始人，认为他发明了由一个演员来配合歌队演出的形式，演员头戴面具。还有一个可以称为创新的贡献是：演员不是一个自我介绍者，而只是一种剧中角色的模仿和扮演者而已。

泰斯皮斯在酒神狄奥尼索斯节上第一次戏剧比赛中获得胜利，但他的作品至今只有零星残篇保存下来。希腊悲剧的轮廓可以从他的后继者的作品中反映出来。这些悲剧诗人不仅仅在雅典的戏剧比赛中相互竞争，而且还在全希腊的节日上比赛。

他们在泰斯皮斯作品中一个演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其数目。在他们那发出人类内心呼声的作品中，诗人根据抒情部分、叙事部分、独唱部分和合唱部分的不同节奏和形式为其配上相应的曲调。



早期诗人的诗歌

哀歌、讽刺诗和爱情诗都是专门用来吟唱的；而颂神诗、赞歌则是为行进的歌唱队准备的。所有这些文学体裁都被希腊抒情诗人传授给了雅典的戏剧作家。尽管每一种诗歌都有其自己的形式，但所有的诗歌都从古代神话中汲取了不尽的营养。

抒情诗人的作品并没有大量流传下来，仅仅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风格和特色。萨福是这些诗人中的一位，她于公元前7世纪出生于列斯保岛。她的特点在于，自己是一个妇女，而且还有精巧细致的创作天赋。据说柏拉图把她称为第十位缪斯。萨福以她那独特的爱情诗和歌咏大自然的欢乐作品而闻名，例如描写夜晚星空的作品。

列斯保岛的阿尔凯乌斯与萨福相识并且爱恋着她：他们的作品中的文字表明，萨福最终拒绝了阿尔凯乌斯伸出的橄榄枝。阿尔凯乌斯的诗歌主要反映战争和政治生活，对生活中的乐趣也显示出了强烈的向往之情，尤其是对饮酒题材情有独钟。

基亚岛的西蒙尼达斯出生于公元前555年，他是一个有广泛阅历的吟游诗人，其创作亦受到了雅典、色萨利和叙拉古的僭主们的很大支持。他在诗坛堪称是一位大家，以其诗歌的取材广泛和结构严谨著称。同时，他还擅于创作优美的葬礼用的铭言诗。他在以神话题材创作诗歌方面也颇具功底，其中歌颂达奈的挽歌就是一个例证。故事情节讲述的是一位为天神宙斯生下英雄波修斯的妇女。她的父亲把她连同其婴儿锁在一只箱子里投入大海，最后由于一个奇迹的发生，她们漂浮到海岸上。

底比斯的品达尽管比西蒙尼达斯年轻，却受到了与他一样广泛的资助，并且赢得了更大的名声。他以高尚的、理想化的且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笔法创作出纪念希波战争胜利和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上夺得桂冠运动员的颂歌。



晚星

萨福

你，夜空中的牧羊人，
海斯皮鲁斯，无论如何，
你该把羊群赶回家了；
尽管黎明的曙光尚且依稀，
你赶着绵羊——赶着山羊
——赶着你的孩子们，
回家去见他们的妈妈。

奥林匹亚竞技颂(之一)

品达

那金色耀眼的水星，就像一团火，
燃烧在夜空之中，
它的光辉胜过了能给人带来万分荣耀的一切；
但如果我的亡灵，
你渴望去欢庆伟大的比赛，
就不要再去寻找别的星星，
哪怕它在荒寂的苍穹中发出的光芒，
比太阳更亮，
也不要再去寻找比奥林匹亚更伟大的竞赛。
那里的欢呼声，
簇拥着冠军的花环，
折射出诗人的意志。
走过来时，就请他们高颂宙斯的名字，
去往希伦那富丽生辉的殿堂，
是他操持着西西里主持正义的权杖，
亲手收获评判是非的荣耀。
他沉迷于那欢快的音乐之中，
尘世嘹亮的歌声正萦绕着他的王位。

冬景

阿尔凯奥斯

是宙斯带给我们，天空之上，
降下巨大的寒流，河水冰封……

赶走这冬日，把木柴投进这火焰，
调好香甜的美酒（不要喝得太多），
把柔软的羊毛礼帽套在头上。

我们不能灰心丧气，陷入悲哀，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做到更多。
我的巴克西斯，
抵御严寒的最好办法就是调好这酒，把它喝掉。

墓志铭

西蒙尼达斯

这就是西蒙尼达斯的墓志铭。

当波斯人和米底人越过斯帕尔开奥斯河
时，他们杀了他。

一位先知清清楚楚地看到死亡正向他逼来。

但他却不能抛弃斯巴达的国王们。



达娜厄与波修斯

西蒙尼达斯

……置身于木箱之中，
狂风呼啸，
恶浪起伏，
她惊惧，她面颊潮湿，
她搂着波修斯说道：我的孩子，
我遇到了如此大的苦难，
而你在沉睡，平静地沉睡。
在苦难的木箱里，
在这桎梏的黑暗中，你沉浸在梦乡里。
在这忧郁的夜色中，你静静地躺在那里，灿然发光，
苦涩的海水在你的头上哀鸣，
当海浪袭过你的身旁，
不要去管它，也不要理会那风的怒嚎，
把你那亮丽的脸庞贴到红毯之上。
如果你也感到恐惧，
你的小耳朵也会领会到我的言辞。
但是我要告诉你：睡吧，我的孩子，让那大海也沉睡，
让那苦难也沉睡，出些奇迹吧。
宙斯，借您的力量。
说下这大胆而冒昧的话，
我乞求您，宽恕我吧。

悲剧诗人

在数以十计的悲剧诗人中，据说有3位是最伟大的。埃斯库罗斯是其中最早的一个，他约出生于公元前500年前后，出身贵族家庭。曾经参加过在马拉松的战斗。他一生创作了70多部悲剧，现存7部；具有天赋并受过良好教育的索福克勒斯约出生于公元前479年。他是一位与伯里克利一同参加过萨摩斯战斗的雅典人。他创作的130部悲剧中有7部保存下来。幼里披底斯约出生于公元前480年，他同时是一位严肃的哲学家，与前两位诗人相比，其写作风格更加贴近现实。他一生创作悲剧90部，有18部得以保存下来。

几乎所有这些悲剧在演出时都是以三联剧形式出现，后面跟着上演萨提斯剧——一种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狂舞剧。悲剧演出地在雅典卫城下的狄奥尼索斯剧场。剧场周围巨大的石凳看台可以容纳15000名观众。其半圆形布局在声学效果上亦是一种创见。看台内是圆形舞台，舞台正中是狄奥尼索斯祭坛。演出悲剧的地方就在圆形舞台的后面。演出平台上还有一方形木质建筑。内有由门面遮挡的化妆屋和道具屋。另有3道供人进出的门。

演出开始登场的是头戴面具、身穿斗篷外衣，脚登高底鞋的一名演员。接着歌队登场演唱，随后第二、三名演员亮相对白，中间夹有歌队的评论。这样一直到剧目结束，歌队演员同唱挽歌为止。

悲剧的伴奏音乐已经失传，但其文字内容依稀可见，以下几页即为其中一部分节录。

《波斯人》制作于公元前472年，当时伯里克利任歌队长。该剧因反映当代历史事件而独树一帜，描述的是在薛西斯被希腊人击败后，降临到波斯人身上的一场悲剧，不过是以夸张的情节出现的。在这段报信人对波斯权贵的倾述词（系阐述海战战略的较早部分）中，埃斯库罗斯以远胜过历史文献的更为生动的细节刻画了波斯人在萨拉米斯的失败。

波斯人

……当太阳落下，夜幕降临之时，
操桨的舵手和手持武器的士兵开始进到船上，
各就其位。

随即在一排排的舰船间传达着这样的命令：
每艘船都要在指定的位置巡游，
整个晚上，那些舰船的指挥都让水手停留在其位置上，

然而希腊人仍旧没有欲趁夜色偷偷溜出来的企图。

但当天空泛起亮光，对面景物依稀可见之时，
希腊人那里突然传出来第一声喊杀声，
这声音像是歌唱，像是胜利的呐喊，
接着声音从萨拉米斯岛的岩石上折射开来。
这些外邦人惊慌了，他们的计划似乎落空了，
这不像是一群被追逐的逃命者所发出的声音，
那些在视线里的是骁勇善战、如狼似虎的希腊人，

号角声响彻云霄。

突然，希腊人鼓动战舰乘风破浪奔袭而来，
眼前的一切马上清晰出现。

首先是希腊人的右翼秩序井然地出发，
而主力舰队则尾随其后。

我们的耳朵里响起了一阵洪亮的呐喊：

“希腊的儿女们，

为了拯救你们的祖国，

为了拯救你们的妻儿，拯救你们神灵的圣地，

为了拯救你们祖先的墓地，

前进吧，

一切将取决于这场战斗。”

波斯人也发出了自己的战斗呐喊。

战斗已经迫在眉睫，

立即，双方的船首相撞，

一艘希腊战船的首次攻击就摧毁了一艘腓尼基人战船的桅杆。

又有一艘希腊船用金属撞角刺入了另一艘腓尼基战船。

不过在最初，主动权仍掌握在波斯人的庞大舰队手上，

但是那大批的波斯战舰很快拥挤到一起，

它们互相碰撞，混乱不堪。

原来的战斗队形顷刻间不复存在，

于是希腊人趁机包围上来。

大批船只被他们击沉，

海面上布满了舰船的残骸和死尸。

甚至岸边的海滩和岩石上也堆满了尸体。

我们舰队中剩下的那些战船开始了疯狂的逃命，

希腊人趁机像捕鱼一样猎杀那些落在水中的波斯人。

海面上哭喊声震动天地，

直到黑暗将其吞噬。

于公
情节
俄狄
戈涅
哥的
的故
歌队
悲惨
其中
中的
父亲
怒酒
莱库
死了
纽斯
前妻

特洛伊妇女

幼里披底斯

……啊，那海上的船头，
你架上飞快的桨，
在有笛声相和的可恨的战歌里，
在排箫的尖音里，
在蓝色的海洋上，
沿着希腊的拥有良港的海岸，
来到了这神圣的伊利乌姆……
啊，在特洛伊的岸边，
是你们这些船，前来追回墨涅拉俄
斯那可恨的妻子……

现在，是她杀了50个儿女的父亲，
普里阿摩，我，不幸的赫卡柏，
都是被她搁到了毁灭的岩石上……
来吧，那舞弄铜矛的特洛伊将士的
可怜的妻子们，
可怜的女儿们啊，苦命的新娘们啊，
让我们一起哀悼这正在冒着浓烟的
特洛伊城吧，
而我，就像那鸟中的母亲向雏儿发
出悲鸣，

这声音再也不像从前倚着的普里阿
摩的王杖，

为了歌颂神明，
顿着领队的脚时所发出的弗雷吉亚
的踏步声了。

围攻特洛伊及其
结局很大程度上似乎
是希腊人所虚构出来
的，特别是那些悲剧诗
人在其中起了主要作
用。幼里披底斯的《特
洛伊妇女》创作于公元
前416年，场景是在陷
落后的特洛伊，该剧充
满了哀叹气氛——即
是为那些死去的战士，
也是为那些作为俘虏
的妇女。在这段独白
中，特洛伊王后赫卡柏
悲叹希腊人入侵带来
的恐怖和她及她的仆
从们即将接受的命运
的主宰。

安提戈涅

索福克利斯

……达娜厄也在痛苦中煎熬，
她被从光亮的世界带到这铜屋，
就像被囚禁在坟墓之中，像你一样，可怜的孩子，
她出身高贵，而且为天神宙斯生下了金雨化生的儿子。
命运的威力真可怕，
不是金钱所能收买，也不是战争所能逾越，
没有城墙能够阻挡，也没有船只能够避开。

记住这脾气暴躁的国王，
德律亚斯的儿子，正是他激怒了神灵，
才被囚禁在石牢里。他那狂暴的脾气，
渐渐平息了怒气。
当疯狂的吼叫烟飞云散，他才知道，
他在辱骂的是一位神。
他曾企图阻止那些受了神的灵感的妇女
和她们高声歌唱时挥舞的火炬，
并且激怒了那些喜欢吹箫的文艺女神。

那双海的蓝色水边的牛峡岸边，
是色雷斯的萨尔迈德苏斯城。
阿瑞斯，那都城的邻居，
曾在那里看见菲纽斯两个儿子所受的发出诅咒的创伤。
他们被他那凶狠的次妻弄瞎了眼睛：
她用血污的双手，用梭尖刺破了要求报复的眼珠，
那创伤使他们看不见阳光。

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在困囿中日渐憔悴了，他们悲叹他们所受的痛苦，
他们是出嫁后不幸的母亲所生，
这母亲的世系可以追溯到厄瑞克透斯的古老家族，
她是在那遥远的洞穴里长大的，
同她父亲的风暴在一起，
玻瑞阿斯这孩子，神们的女儿，
她同姐妹们飞上那峻峭的山峰；
可是，孩子啊，她也像你一样受到命运的打击。

《安提戈涅》上演
于公元前441年，其
情节是关于底比斯的
俄狄浦斯王之女安提
戈涅安葬她叛乱的哥
哥的尸体而遭到惩罚
的故事。这段文字是
歌队哀叹安提戈涅的
悲惨命运时的述说，
其中引用了希腊神话
中的故事，达奈遭其
父亲遗弃的故事；激
怒酒神狄奥尼索斯的
莱库古斯疯狂之后杀
死了自己的儿子；菲
纽斯的次妻弄瞎了他
前妻儿子的双眼。

埃斯库罗：古代的复仇意识

埃斯库罗斯的伟大的俄瑞斯忒斯三联剧讲述了古老的阿特柔斯家族的故事。作者在其中表明了自己对人类爱憎意识的看法和历史价值观。阿特柔斯是迈锡尼(或阿哥斯)国王,他曾将其兄弟泰斯特斯的孩子们杀死,只有一个儿子埃基斯图斯幸存下来。后来,阿特柔斯的儿子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分别娶了克吕泰涅斯特拉和海伦姐妹为妻。后来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带回家乡,于是兄弟两人发起了一场远征特洛伊的战争。为了使船队顺利到达目的地,阿伽门农甚至将自己的女儿杀死用作祭祀。在《阿伽门农》一剧中,这位国王从特洛伊凯旋而归。但在他外出征战期间,克吕泰涅斯特拉与埃基斯图斯通奸并与其共同统治着迈锡尼。为了替自己的女儿报仇和维持自己的权力,克吕泰涅斯特拉谋杀了阿伽门农。在《奠酒人》一剧中,克吕泰涅斯特拉与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从其藏身处回来以后,为父报仇,杀死了母亲和其情人。结果招致复仇女神的追逐。她们欲以其血来祭奠其母。在最后一部剧《复仇神》中,出现了以雅典娜为首的年轻一代神灵。在一个由凡人组成的陪审团的配合下,他们最终裁决俄瑞斯忒斯的复仇行为是合法的。同时,他们把复仇女神也纳入到了雅典保护神的行列。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剧情中,埃斯库罗斯揭示了一些重大问题。在由个人意志指导公共政策的时代,俄瑞斯忒斯的结局只能是毁灭。《阿伽门农》中这段歌队歌就反映了这一背景;在古代社会,复仇的意识代代相传,《奠酒人》中这一段文字即是那些战俘们对这一传统的哀叹;同时,在新的社会秩序下,这些现象也是可以改变的。《复仇神》一剧即是以一曲和平之歌结束。

阿伽门农

……她带到伊利乌姆的嫁妆是死亡,
她轻轻地在宫门间踱步,
勇气让人无法企及。
先知们望着这座庞大的宫殿大声抽泣,哀叹不已:
“唉,可叹这王宫和那些英雄们啊,
可叹这他们同享受恋的床榻啊,
现在一切都归于沉寂,一切都被人遗弃,一切已无足轻重。
他失落的痛清清楚楚摆在我们面前,
时刻思念着身在海那边的她;
他仿佛在自己的屋子里又看到王后的身影,
她那无比俏丽的容颜现在成了她主人的一种苦恼。
当眼前又陷入一片空白之时,
所有的感情就又消逝了。”

梦中闪耀着对往昔的痛苦回忆,
这只能给他带来空欢喜一场,
是做梦,是看到那渴望已久的容颜,一切都归于徒劳。
那娇美的身影从臂弯的拥抱中溜掉,不再回来,
于是,他便又沉睡过去。

这就是王宫壁炉边的哀痛,
这就是哀痛,然而厄运远非这些:
在全希腊,对那些纷纷响应统帅号召的人来说,
撕心裂肺的痛苦萦绕着每个王室。
许多人因为这些事情而灵魂受到震颤。
他们知道他们送走的那些人,
可现在,回来的不是年青人,
骨灰瓮被抬回家里,
抬回战斗者的官室。

那战争之神,死亡的交换者,
用他的标枪掌握着战斗的平衡。
从伊利乌姆血染的疆场,
把骨灰送回他们最亲爱人的手上。
痛苦和沉重的心里流下了四溢的泪水,
这装在瓮里的骨灰曾经是活生生的人啊。
他们用泪水在歌颂他们,
这些男儿是怎样的精于战斗啊,
他们的对手又是怎样在杀戮中倒下啊,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陌生的女人。
他们在心里默默地嘀咕,
悲哀的心底藏着隐隐的愤慨,
对阿特柔斯的儿子们和他们争执的愤慨。
在那伊利乌姆的墙边,
那些高贵的年青人躺在异乡深深的墓地下面,
他们在憎恨着,他们在征服着……

复仇神

……回家吧，回家吧，高贵的正在追逐的黑夜之女们，
在欢愉的行列里嬉戏的老顽童们，
轻轻地保佑她们，保佑所有的人。

在这大地深处的原始黑暗之中，
用那黎黎来把你们高高地尊崇，
轻轻地保佑她们，保佑所有的人。

大地的祝愿是高尚的，
过来吧，庄严的女神们，来到这燃起的火焰之中，
用火炬照亮你们的旅程，
唤来所有人的脚步吧。

在帕拉斯的子民和他们的客人之间应该有永久的和平，
甚至无所不见者宙斯也要接受命运的摆布。
唤来所有人的脚步吧。

奠酒人

……可怕啊，王宫的卜梦者敲响了警钟，
这不暮让人感到战栗。
从睡梦中燃起愤怒，
在混沌的梦境中发出尖叫，
一个可怕的声音回荡在王宫，
让女人的卧室充满恐慌。
如果有谁能够懂得这梦的含义，
托神保佑，请你说出，
冥界的死人为何还孕育着怨恨，
为何还对谋杀者耿耿于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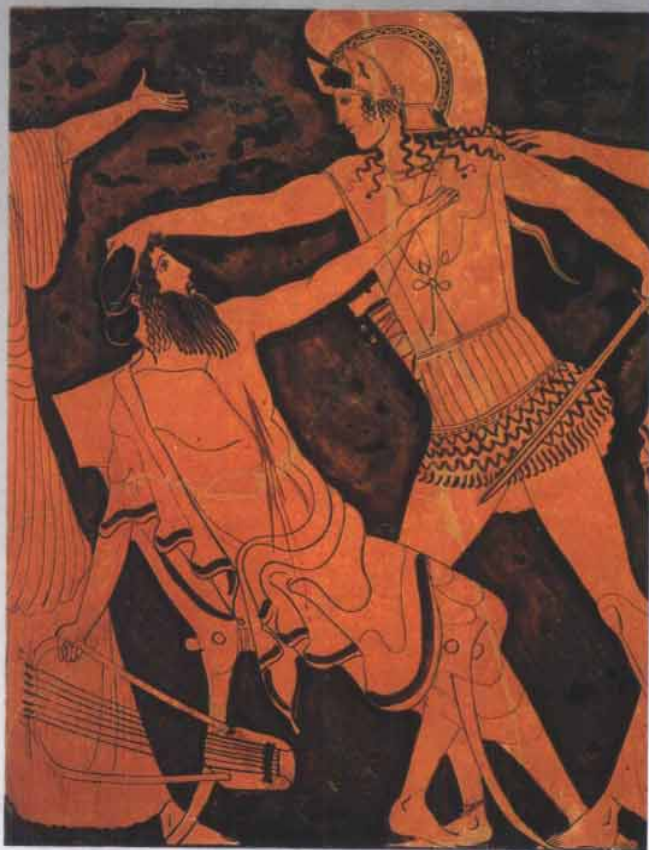
灾难将会避开这种毫无气魄可言的想法，
(大地，大地，善良的母亲！)
乞求这不敬神的女人，
鼓励我振作起来。
不想这话脱口而出，
于是恐惧又袭上心头。
什么能够洗刷这滴在地上的血迹？
啊，家庭沉浸在悲痛之中，
啊，一座城市就这样倒下。
没有阳光的照耀，人们不敢去行走，
薄雾笼罩在
这已失去主人的宫殿上面。

那不可战胜、无可匹敌、永不灭亡的自豪感依然回荡在耳边，
依然回荡在心头，
可是一切已经不复存在了，
只有一个人提心吊胆地走路。
好运，在人们的眼里就是神，甚至是高于神的东西，
但是就像平衡术一样，天灾也会突然降临，
它就会打击那些身处辉煌的人，也会打击那些人近终年的老朽，
当然，其他人也会遇到绝境之时。

哺育我们的大地上已经洒下了太多的鲜血，
复仇之血已经凝固，以至停止了流动，
深藏心底毁灭一切的心理已经让人忘掉了犯罪的感觉，
愤怒就快要达到顶点。

即使是整个世界的河水都汇集到一条渠里流动，
如果想要洗刷那些人手上锈蚀的血迹，
最终只能是又增加新的血腥。

可是对我来说，
神灵已经注定了要把他们的意志强加到我的母邦命运之上。
他们把我们从母邦带到这里，安排的是做奴隶的命运，
这实在违背了我的意愿。
他们的命令，无论正确与否，都要绝对顺从，
我不得不强压下心头熊熊燃烧的怒火，
不得不为那扼杀我主人的苦闷而哭泣，
不得不偷偷地沉浸在悲哀之中。



索福克利斯：对邪恶的探索

索福克利斯的底比斯三联剧是揭示人类社会矛盾的典型。他向我们展示出一个人可以既是清白的，同时又是有罪过的，可能以正确的目标带来灾难性的结局。勇气与顺从似乎是对这不合理性的宇宙现实的惟一解答。

三联剧中的第一部《俄狄浦斯王》首先展示了一个恐怖场面。聪明的俄狄浦斯在成功解答了斯芬克司之谜后，得以娶底比斯寡后为妻，并成为那里的国王。悲剧序幕刚刚拉开，底比斯城就为自己埋下了罪孽的种子：它收留的竟然是一位弑父娶母者，这自然要激怒神灵。俄狄浦斯正是这样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杀死了——他的父亲；娶了一位女子——他的母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最终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文中这段，即为盲预言家提勒西阿斯对俄狄浦斯的启发辞。当俄狄浦斯明白了真相后，他便刺瞎自己的双眼流亡异地去了。

在《俄狄浦斯在克洛诺斯》一剧中，这位国王四处被人回避，只有他的女儿安提戈涅是个例外，最后，他在雅典城外的一座小山结束了自己的流亡生活。下页摘录的这段即是由歌队表达的对他——也是对整个人类的命运的哀叹。然而，尽管俄狄浦斯遭到恶报，同时他也得到了善终：科洛诺斯的土地开裂，将他带往下界，这其实也是对他的解脱，他入地之处也受到了祭奠。

《安提戈涅》一剧也表明当一个人按照正确的想法行事时，其结局却恰恰相反。安提戈涅的叔叔克瑞翁（同时也是她的公公）把底比斯从叛乱中拯救出来，安提戈涅死去的哥哥是反叛者中的一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克瑞翁禁止其尸体被埋葬。尽管有犯死罪的危险，安提戈涅却不能容忍这种渎神行为在自己面前出现，她埋葬了自己的哥哥，下页所载文字是她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安提戈涅因此被活葬在墓里。但最终克瑞翁也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偏执而受到惩罚：安提戈涅在墓葬中上吊自尽；克瑞翁的儿子也因此殉情。

俄狄浦斯王

……你是国王，可是我们双方无论如何都应该有同等的发言权。

因为我也享有这样的权利。

我是罗克西阿斯的仆人，不是你的仆人，也用不着在克瑞翁的保护下挂名。

你骂我是瞎子，可是我要告诉你，你虽然长了眼睛，却看不见你自己的灾难，看不见你自己住在哪里，与你同房的是谁。你知道你是从什么根里长出来的吗？

你不知道。

你是你的已死的和活着的亲属的仇人

你父母的诅咒会不停地鞭打着你，

可怕地向你袭来，

把你赶出这地方。

你现在虽然看得见，

可是到了那时，你的眼前就只剩下一片黑暗，等你发觉了你的婚姻——在平安的航行之后，

你正驶进险恶的港口，

到那时，哪一处漂泊地听不到你的哭声？

塞特隆山上哪一处没有你的回音？

你猜想不到那无穷无尽的灾难，

他会使你和你自己的身分平等，

使你和你自己的孩子成为平辈。



安提戈涅

克瑞翁：

你告诉我——活不要太长，
你知道不知道不允许这样做？

安提戈涅：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这是很显然的。

克瑞翁：

既然如此，你还敢违抗这法令吗？

安提戈涅：

我敢，因为向我宣布过法令的不是宙斯，

那和下界神祇同住的正义之神也没有为凡人制定这样的法律，

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道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天条。

它的存在不限于今天、昨天，而是永久的。

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何时出现的，

我不会因为害怕触怒别人而违反天条。

以致在神面前受惩罚。

我知道我会死——怎么会不知道呢？

即使你没有颁布那道命令，

如果我在应活的岁月之前死去，我认为是件好事，

因为像我这样在无穷无尽的苦难中煎熬的人死了，也不是一种解脱吗？

所以我遭遇这命运并没有什么痛苦，

但是如果我让我哥哥死后暴尸野外，

我会痛苦到极点。

可是像这样，我倒安心了。

如果你看来我做的是傻事，

也许我可以说，那说我傻的人才是真正的傻子。

队长：

这个孩子是倔强的，她是她父亲的孩子，

她不向灾难低头，同他一样。

克瑞翁：

太倔强的意志最容易受挫。

你可以时常看见那最顽固的铁经过淬火炼硬之后，
可以被人击成碎块破片。

而且我还知道，只需一小块钢铁就可以使烈马驯服。

一个人做了别人的奴隶，就无论如何不能自高自大了。

这女孩刚才违背那制定的法令时，很是高傲，

事后居然还是这样傲慢不羁。

为这事而欢乐，为她的行为而欢笑。

要是她获得了胜利，不受惩罚，

那么我就成了女人，她反而是男子汉了。

不管她是我姐姐的女儿，

或者比任何一个崇拜我的家神宙斯的人和我血统更近，

她自己和她的妹妹都将逃不过最悲惨的命运，

因为我指控那女子是埋葬尸体的同谋。

把她叫来，我刚才看见她在家，

她发了疯，精神已经失常。

那暗中图谋不轨的人的心机往往会预先招供自己有罪，

我同时也恨那个做了坏事被人捉住，反而想夸耀自己罪行的人。

安提戈涅：

除了把我捉住处死，你还想怎么样呢？

克瑞翁：

我不想怎么样了，处死你就够了。

俄狄浦斯在克洛诺斯

……尽管目睹自己的青春年华已经消逝，

人们常常依然留恋这个世界。

我发誓我绝没有从这样的人身上看到智慧，

因为漫漫黑夜堆起来的只是无尽的苦恼。

至于快乐，早已从这多余的时光中溜走，

你不会从他身上看到一丝快乐。

对一切人来说，最后的归宿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老人，还是年青人，

冥界已伸出召唤的手，

那里没有喜庆的音乐，没有颂歌，没有舞蹈，

最后剩下的就只有一死。

原来就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事情，

其次的选择就是看到希望之时，

尽快回到你来时的归宿，

因为一旦青春岁月流过，

什么苦恼能够从他的身上逃掉？

什么悲哀他不会承受呢？

忌妒、争斗、吵闹，还有战斗，充满流血和哀号的战斗，

最终他要度过自己最虚弱的时光。

遭到所有人的厌恶，没有伴侣，

在行将被吞噬的黄昏之光中受人敌视，

他不得不忍受这里的一切痛苦。

这就是真理，不只对我这样，

对一切行将毁灭的人都是这样。

想起那北海的岸为巨浪袭击，寒风吹过，

人生也是一样。

他身受疯狂的摧残，

这摧残从头到脚，自始至终，

这摧残从太阳落下之处开始，

这摧残从第一缕日光升起之处开始，

这摧残从月光照射之处开始，

这摧残从北天夜幕降临之处开始。

幼里披底斯：对神的否定

幼里披底斯塑造的悲剧人物形象既有伊非珍妮亚——阿伽门农之女；也有谋杀者美狄亚；更有希波吕托斯——忒修斯之子，曾被诬陷欲奸污其继母。然而他最杰出、最让人吃惊的作品却是关于他自己艺术的保护神的悲剧。

这部悲剧就是《酒神的伴侣》，写于其晚年。这时幼里披底斯已离开积贫积弱的雅典到马其顿去了。

狄奥尼索斯神是一种原始精神——繁殖与创造性的象征。他给人类的恩赐是酒。他在全希腊都受崇拜，崇拜仪式充满了血腥与狂荡。那些信仰他的人相信自己会成为他的一部分并分享到酒神的神圣灵感，同时认为那些拒绝崇拜他的人最后会发疯。

在幼里披底斯的这部剧中，狄奥尼索斯与其在底比斯的虔诚狂乐的信徒组成的歌队粉墨登场，意在去表明他自己的神圣：据说他是由天神宙斯与一底比斯公主所生。但底比斯国王彭提乌斯——一个固执激进的人却对他进行否定，并把他用锁链锁起来。随后狄奥尼索斯驱使所有的底比斯妇女陷入疯狂，并由彭提乌斯的母亲带领进入山林里，成为酒神的伴侣。狄奥尼索斯将彭提乌斯引诱到山中这些妇女呆的地方，并由他母亲将其杀死。出于礼仪传统上的原因，这样的场面没有在悲剧舞台上真实上演，而是由一位信使以对白的方式将意思表达出来。（见下面节录部分）

酒神的伴侣

……我们一行三人：彭提乌斯和负责陪伴主人的我，还有那个自愿充当向导的陌生人，穿越底比斯城外最后一块田地，涉过阿索普斯河，我们来到西泰隆这荒凉的丛林地带。

在那青草覆盖的峡谷前，我们停顿下来，站在那里，默默无言，为的是能够看见别人而又不被别人看见。在一道立陡的岩壁处，在溪水流过，松树茂密成荫的地方，我们看到狄奥尼索斯的女信徒们坐在那里，她们正忙于手头愉快的活计。一些人在用新鲜的常春藤的卷须修补自己那破旧的手杖；另外一些人像刚刚挣脱缰绳的小驹在尽情撒欢儿，她们不时在对唱着酒神的赞歌。

可是彭提乌斯——这个失落的人却看不到这些女子的嬉戏。

“陌生人，”他问道，“从我站的地方，我看不到这些伪装起来的酒神伴侣，但是如果我爬上那高耸于崖岸的杉树，我就能够看清她们那无耻的狂欢。”

接着，我看见那陌生人行起魔法，飞到那杉树的顶尖，他把它弯下，再弯下，一直弯到黑土之上，形成一张绷紧的弓，或者就像那被贴到车轮之上的木条。他就这样把那高大的杉树放倒在地上，没有凡人能够这样做。紧接着，他让彭提乌斯坐到了树弓的最高处，并用他的手把树干直接托起，慢慢地，轻轻地托起，以免扔掉那个骑在上面的人。大树终于立起来了，高得耸入了云霄，我的主人就坐在上面。

而现在，那些酒神伴侣们反倒比他更能看清对方，可还没等她们张望，那奇怪的陌生人就消失了。这时，从空中传来洪亮的声音，是的，这一定是狄奥尼索斯的声音：

“伙计们，我把这个在我们的神圣祭仪上嘲笑我们的人给你们带来了，

报复他吧。”

他说话的瞬间，天地之间燃起可怕的火焰。

气氛异常平静下来，叶子静静挂在树上，纹丝不动，

也听不到野兽的吼叫。

但是那些酒神伴侣却没有听清他的话，

她们又忘情地欢呼雀跃起来，

他再一次地喊起，她们终于听见了这酒神的意旨。

于是，她们像被惊起的鸽子飞散开来，

穿过树丛和激流，越过崎岖的岩石，

酒神的命令激起她们飞奔的脚步。

这时，她们看到我那挂在树上的主人，

她们爬上一块与之相望的大岩石，用石头和树枝袭击他；

另一些人则在挥舞着她们的手杖，

然而她们没能准确击中目标。

可怜的彭提乌斯被悬在树上，几乎要被那些对手的双手够到。

他竭力躲避，进退两难。

最后，那些酒神伴侣折下橡树的树枝，

用它的树干去撬动那棵杉树的树根，想要把它推倒，

但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

接着就听见艾格大喊：

“伙计们，让我们一起来，用双手紧握住树干，

除非抓住高处那个家伙，否则他将泄露神的秘密。”

闻听此言，数千双手一齐在拔那棵杉树。



树一点点倒下，终于彭提乌斯从上面摔下来，

他哭叫着悲叹自己近在眼前的末日。

他的母亲，就像要实行献祭的女祭司一样，最先扑了过来。

当她抓起彭提乌斯的头发和束发带时，

彭提乌斯原以为她会认出自己，他用手触摸其母的面颊，

尖叫着：“不，母亲！我是彭提乌斯，你的亲生儿子，

是你和埃克舍生的孩子！可怜可怜我，饶了我吧，母亲！

我是犯过错误，但请不要因为这罪过就杀死你的儿子。”

但是他的母亲和口漱白沫，瞪着疯狂的双眼。

她发疯了，真的发疯了，这一切都是酒神造成的。

她完全不顾他的求饶，

抓住他的左腕，用脚踩在他的胸膛上，用力撕掉了他的整条胳膊。

——这不是靠她自己的力量，因为神灵已经赋予了其超出凡人的气力；

与此同时，依诺则在另一侧撕扯着他的肌肉。

接着奥托诺和整个酒神伴侣群也蜂拥上来。

到处是喊声，

彭提乌斯以尚存的余息还在那里痛苦地吼叫，

酒神伴侣们发出胜利的尖叫。

一个人撕掉他的一支胳膊，

另一个人撕掉他脚在鞋里还有余温的一只脚。

他的背脊上的肌肉已被撕扯干净，

每一双手上都沾满了血污，

而且她们还在把彭提乌斯的残肢当球来踢耍。

彭提乌斯的遗骸四分五裂，

一块挂在尖角岩石上，其他的部分则散落在深深的灌木丛中。

他的母亲把他的头颅钉在自己的节杖上，

她似乎把这看成是在塞特整打猎的山狮的头。

丢下那些狂舞的姐妹，她正向这儿走来，

为的是得到令人感到恐怖的奖赏，

她把狄奥尼索斯称为自己的猎手同伴，

称为自己的追猎同行，把胜利的桂冠加在他的头上，

但她最终得到的只能是自己的悲哀。

现在，在艾格清醒之前，让我们离开这个痛苦的话题。

谦卑，就是在天神之子面前表现出应有的尊敬，

凡人所能得到的所有荣誉中，

我敢说惟有它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



罗马的黎明

3

在基督诞生前的最后一个千年里，两个新的民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其中一支是罗马人，他们占据了意大利半岛中部台伯河畔的一个尚属于萌芽阶段的城市；另外一支是凯尔特人，他们以较小规模的农业部落形式星星点点地散居在中欧到伊比利亚半岛 2500 多公里长的地带。

人们很难想象将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文化联系到一起，罗马人与凯尔特人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上，而且还表现在他们都具有的根本民族利益和民族性情等方面。罗马人朴素、严明、守纪，并注重成文立法和政治组织形式。凯尔特人则是富有斗志的战士，他们热衷于取得战利品，还热衷于饮宴，此外，罗马人与凯尔特人还有一种共性：喜欢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尽管两个民族之间相距达数公里之遥，处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但他们之间的冲突却总是不断，最后终于演变成为长年的战争——结局是一个民族逐渐崛起，而另外一个民族逐渐衰落下去。无论是从人种学的角度，还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讲，罗马民族都源于中意大利拉丁姆地区的西岸平原，北部以台伯河为界，东到亚平宁山脉，南达伏尔西山地，整个地区面积只有 1800 平方公里。而当地的居民，拉丁人，则仅仅是公元前 1000 年定居于意大利半岛的众多部族中的一支而已。这些拉丁人其实是外来居民与当地原来的土著居民相融合而形成的。这些外来者起源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印欧人，他们和波斯人、印度雅利安人、希腊人一样都属于同一支雅利安人种，他们最先迁徙到中欧，公元前 2000 年来到意大利，然后与当地的一支不为人所知的土著居民相融合。

当时拉丁人居住的地区与 3000 年后植被稀少的干旱状况有很大差异。当时该地区土壤水分充足，富含火山灰，在后来发展成为罗马的地方，其方圆四十公里的范围内，有 50 多座火山口，其中一些甚至在公元前 1000 年时还在喷发。山区遍布松树、冷杉和橡树，平原地带则密集生长着山毛榉和月桂树。拉丁人逐渐砍伐了一些树林以开辟耕地种植谷物、小麦、无花果等。后来他们又从希腊那里学到了种植用于酿酒的葡萄和用于炼油的橄榄的方法。由于这块土地的土壤主要是由火山灰形成，因而非常松软，于是他们建造了大坝和庞大的排涝系统，以防止山坡上的耕地被冲毁。

大约公元前 1000 年，一群拉丁牧羊人开始定居在台伯河东岸距离河口大约 25 公里处一块陡峭而多树的高地——帕拉丁山上。山间密布丛生的灌木林形成

图中所示是一座著名的埃特鲁斯坎青铜雕像：这是一只机敏、警惕的母狼。该像约铸造于公元前480年，它成为罗马的象征。据说，传说中罗马城的建立者双胞胎罗慕洛和勒莫斯就是靠吸狼奶获救的。这只狼的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头部和骨架反映了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传统，但其颈部独特的鬃毛卷则是吸收了早期希腊和近东的狮像雕刻手法，事实上狼并无这样的鬃毛。到公元15世纪，可能是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安东尼奥·波莱奥洛将一对双胞胎幼儿像加到上面。

了天然的屏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免受敌人的侵袭。就在这座坚不可摧的山丘上（事实上是三座分立的丘和四道相连的山脊），罗马城诞生了。这些罗马的先驱者们修建了矮小、圆形的泥棚，他们把死人的尸体烧成灰后将骨灰置于骨灰瓮里。这里后来成为罗马城公众广场——法鲁姆。他们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引入文字，罗马的第一部历史文献则在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那一时期，罗马和希腊的作家们已经开始用神话来解释罗马城的起源。

这些传说之中，最著名的是关于罗慕洛和勒莫斯兄弟的故事。战神马斯生有两个儿子，这对刚刚诞生的双胞胎被遗弃在台伯河岸边，后又被洪水冲走，最后，一只母狼救了他们，并用自己的奶汁喂养他们。根据这个故事，公元前753年4月21日，罗慕洛建立了罗马城。在建城之前，他在一场关于城市到底应建立在哪个山丘上的争论中杀死了他的兄弟。一位后来的罗马作家——李维对于罗马城的命运是由神所赋予的这种观点深信不疑，甚至在他的史书中让罗慕洛宣布，“去吧，去对罗马人说，是上天让我们罗马有朝一日成为世界的首都。”根据传统的观点，罗马不是在一天之内建成的，帕拉丁山泥棚的数目在慢慢地增加，到公元前8世纪，一些由木头建造的更大建筑已经出现，在各个山丘上开始出现一些小村庄。



这些山顶上的居所，尽管同拉丁姆其它地区出现的一些农业村落相类似，但是它们也有其自身的优势。这里的村庄距离海岸线很远，可以使居民免受到些遍布于地中海世界的海盗们的袭击。台伯河本身流急浪险，仅仅适于小船通过。正是这个原因，罗马后来不得不在河口附近奥斯提亚建立港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山间村落还控制着半岛上刚刚兴起的贸易路线，这些商业路线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又饱经战火的摧残。台伯河谷其实也是一条东西贸易的重要通道，取道于这一地区、通往南北的各条商业路线，都必须汇集到一条通过台伯河、正好位于罗马城南部的一个狭窄渡口。早期台伯河的大宗贸易品是鱼和盐，主要是经由一条通向罗马的路线运往内地，这条路线当时称为“盐路”。后来，罗马又依照这条天然通道修建起许多新的道路。俗语所说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就是从此而来。

随着不断的发展，这些分立的村庄逐渐走向联合，但它们迈向联合的第一步可能受到了宗教差异的阻碍。公元前7世纪早期，来自于各个村落的居民参加一种被称为“塞皮提蒙”的宗教节日，其意取自“七山”或“七丘”。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这些村庄已经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大规模的、繁荣昌盛的城市，拥有大约8万人口——其中包括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主要集中于为耕地所环绕的城市里。

在下一个世纪里，罗马城的发展受到了它的台伯河彼岸的邻居，埃特鲁斯坎人的深刻影响。那一时期，埃特鲁斯坎人是意大利半岛最强大、最先进的民族。埃特鲁斯坎人的众多城邦都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但却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权。他们的故土，伊达拉里亚横贯半岛，从南部的阿尔诺向东一直到达台伯河西岸。埃特鲁斯坎人主要从事农业、采矿业、金属冶炼业。同时他们也是与地中海其它地区进行贸易的熟练的商人和航海家，他们的贸易伙伴包括迦太基——一个位于北非、地理位置日益重要的腓尼基殖民地，还有在库迈的、位于半岛西岸大约在罗马以南500公里处的希腊殖民地。大约公元前600年，可能是来自于塔昆尼城和凯瑞城的埃特鲁斯坎人入侵者占领了拉丁姆地区，并开始把位于七丘之上的这座罗马城纳入到地中海商业文化交流的主流之中。

下一个世纪，转机出现了。2个（也可能是3个）埃特鲁斯坎人在定居于城里的、强大的埃特鲁斯坎家族的支持下，接连成为罗马的统治者。最初，这些征服者们可能已经赋予该城罗马的名字。“罗马”一词可能来源于埃特鲁斯坎语（一种起源不明的非印欧语）。更重要的是，埃特鲁斯坎人把字母引入罗马，这些字母是他们从希腊人那里接受过来的，而希腊人则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得到的。罗马宗教也受到埃特鲁斯坎人的影响，在其推动下，丘比特·米诺瓦和朱诺成为罗马的主神。罗马还在卡庇托林山丘上为这几个主神建造了一座埃特鲁斯坎风格的、庞大的神庙。罗马人对神灵来者不拒，越多越好，尤其是在战争的时候。罗马这些神不但来自于意大利其它民族，而且还来自于希腊的帕特嫩神庙和海外其它地区。也是从希腊人那里（虽然也有可能是通过埃特鲁斯坎人这个中介）引入了诸神人格



化的观念,崇尚神人同形、同性。

此外,罗马祭司们还从埃特鲁斯坎统治者那里接受了古老的占卜和祭神仪式,其目的是为了领会神的意志,这样就能够对未来的事物做到未卜先知。占卜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观察供做牺牲的动物内脏,或者是观察鸟飞行的方式。罗马人对这些仪式非常重视,如果没有经过祭祀,统帅或将领们几乎很少发起战斗。直至公元前1世纪为止,罗马人使用的占卜师都是从伊达拉里亚地区请来的。

罗马人从埃特鲁斯坎人那里学到了当时处于欧洲最先进行列的制陶和金属加工工艺。埃特鲁斯坎人的工程师挖掘渠道,排干沼泽地和广场中的积水处,开始修建罗马人庞大的供水工程(其拉丁名为克罗卡·马克西马),他们教授罗马人怎样用卵石铺路,怎样在石质结构建筑中使用拱桥技术。他们修建了第一座横跨台伯河的木桥,他们还很有可能把直角方形的街道布局也传给罗马人。

远远不止于这些,埃特鲁斯坎人还把一些社会风俗习惯引入罗马。例如应如何穿戴。由埃特鲁斯坎人引入的长而下垂的披风是罗马人松弛的托加的前身。在罗马人看来,托加袍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只有公民才能有资格穿。男性公民只能穿白托加——如果他是祭司、市政官员,或只是个孩子,托加袍边上还可以修饰一些血红色或艳紫色的镶边。孩子被授予特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醒罗马人,不要忘了应该尊重年青人的传统思想。埃特鲁斯坎人显然还影响到了罗马贵族对高贵生活的追求,包括各种奢华的宴会和庆典。在这些宴会或庆典中,往往包括纵情的舞会和诸如战车赛之类的赛车活动。埃特鲁斯坎显贵们热衷于观看那些来自于战俘的奴隶们进行激烈的肉搏厮杀,这成为罗马人后来角斗赛血淋淋的雏形。

尽管受到埃特鲁斯坎人如此广泛的影响,罗马人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他们有自己的拉丁语,他们还自己创建了大部分社会政治组织,其中包括一套界限分明的两等级制度,所有的公民都生于两个等级:或者是贵族,或者是平民(妇女和奴隶没有平民权)。贵族是富有的社会阶层,多来自于过去世袭的贵族家庭,一些平民有自己的积蓄和财产,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商人、工匠或其他劳动者。

贵族掌握统治大权,无论国王是埃特鲁斯坎人,还是罗马人,他都必须要是贵族出身。一般而言,国王是由元老院选举产生的,元老院是由城市里一些最显赫家族的领袖所组成的贵族议事会。元老院的选举结果最终提交给库里亚大会的公民大会,予以表决后通过。库里亚大会由30个以血缘为单位组成的行政区构成,其成员是那些武装的罗马人。每一行政区都有它自己的宗教习惯,负责为罗马人提供10名骑兵和100名步兵。在公民大会上,每一个行政区的成员都有一票表决权。但最终的决定还是取决于行政区的大多数,而不是投票者个人。国王行使权力要征询元老院和库里亚大会的意见。但在理论上,国王具有绝对的权威,战时他以最高统帅的身份领导城邦,同时他也担任主持宗教仪式的最高祭司和实施审判的最高法官。

绝对权威的概念被称为“英白里乌姆”,体现于社会的各个场面。比如:在家里,父亲具有像国王那样的权威,他是一家之长,掌管着家里的一切事务,不仅包

到公元前 400 年, (正如底图所展示的) 骁勇善战的凯尔特人以其铁器文化为基础占据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凯尔特人的力量中心和其主要的城镇堡垒分布于今天的奥地利、南部德国、法兰西和低地国家。同时, 他们也渗透到了北意大利的波河谷地、伊比利亚半岛, 甚至远达不列颠群岛。下图所示为同时期的意大利半岛。是时, 罗马开始崛起, 并与埃特鲁斯坎人的城市争夺地区控制权, 同时她也在与一些好战的部族如伏耳西人和埃魁人进行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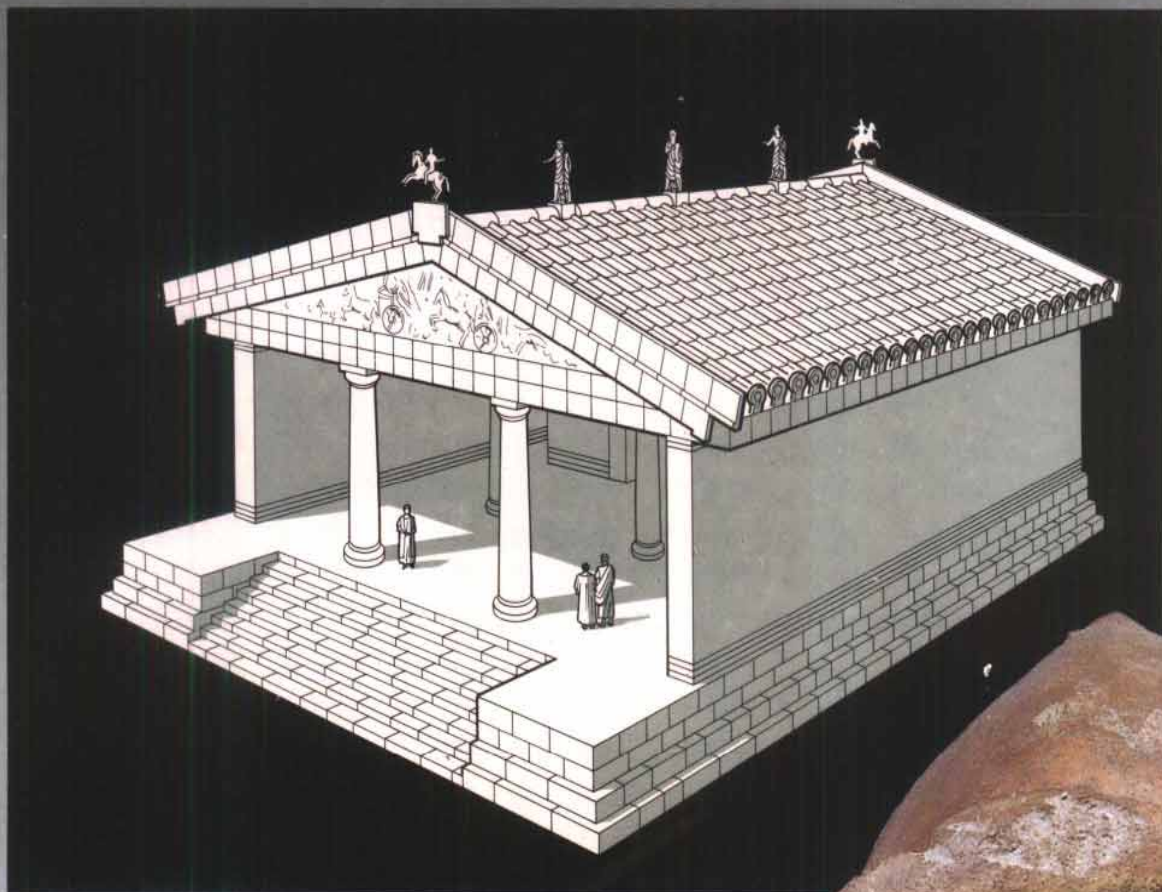
括家庭成员, 而且还包括奴隶, 他拥有家中一切财产, 并对其子女有绝对控制权, 他甚至可以合法地把自己的子女卖为奴隶或将其处死, 在其死后, 由其长子来继承家长之权。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儿子, 那么这家的妇女就要受到最亲近的男性亲属监护。

尽管从理论来讲, 没有对权力作出限制, 但是一些权力在实践中还是会受到各种限制, 如国王所具有的英白里乌姆大权。对权力的限制因素很多, 其中的一种限制就是祖先古代的传统, 罗马人称之为“父辈的规矩”。另外一种限制因素是一种虔诚的观念, 即对神或家庭所应尽义务的正确崇拜, 是一种对家庭责任感的外延, 也有对城邦的责任感。此外, 国王的绝对权威也深受罗马人最为推崇的人的品性——“格拉威塔斯”的约束, 其字面含义是“庄严”之意, 同时它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尊贵。这就意味着国王对生活必须采取严肃、认真、庄重的态度, 它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品性, 也是罗马人一切行为的标准。

父权制不适用于单个家庭, 而且适用于有更广泛亲属关系的家族群体。每个家庭都附属于一个胞族或氏族, 是一种源于共同男性祖先的血缘组织。公元前 6 世纪埃特鲁斯坎人统治罗马的时候, 大约有 60 个以血缘为基础的胞族。每个氏族都由一个富有的男性大地主领导, 这个大地主同时在元老院中任职, 他对自己的氏族、庇护民、在他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佃农以及受其保护的工匠都有巨大影响。

当埃特鲁斯坎人统治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之时, 正是这些氏族首领和另外一些贵族决定应该收回已经授给当时的国王高傲者塔克文的





埃特鲁斯坎庙宇的墙壁和立柱一般是用干砖砌成。地基铺以石灰华——一种黄灰色火山岩。庙顶铺有赤陶土且装饰华丽，由木质的梁柱和椽子维持其稳固。庙内布置简单，有一宽大敞开的主室，其后是3间封闭式小室。

埃特鲁斯坎人用对庙宇进行大肆装修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艺术的热爱。这些庙宇建筑（如上图所示）外表厚重敦实，同时用鲜明的赤陶土塑像进行装饰（见左图），看起来非常富有生气。

雕像的高度都在2米以下，一般是希腊帕特嫩神庙风格的男神和女神像。这些雕像并排摆在庙宇的房顶，雕像的面部带着极富魅力的微笑——这是埃特鲁斯坎雕像的特色之处。庙檐下是一层层彩砖，上面多绘有花的图案。为了保护庙宇的木椽和梁柱免受风雨侵蚀，沿着房顶边缘镶有赤陶土饰板。钟情于朴素寺庙建筑风格的希腊人对埃特鲁斯坎人的这种对宙宇大加装修的习惯不屑一顾，并蔑称其为“俗气的埃特鲁斯坎品味”。

庙宇的 装饰风格





在上图中，一个留着长须的塞特神正试图勾引一个人间少女。这尊雕像是意大利西海岸附近萨特里库姆镇一座庙宇的饰品。左图的笑脸像是图尔木神——希腊信使之神赫耳墨斯的埃特鲁斯卡翻版，原为维爱城一座庙宇屋顶全身雕像的一部分（维爱城距罗马20公里）。

这尊身穿埃特鲁斯卡风格外衣和斗篷的雕像是埃特鲁斯卡太阳神阿普鲁——其希腊名字是阿波罗。雕像来自维爱城神庙梁柱之上，约于公元前6世纪由瓦尔卡创作，他是惟一一位2500年后依然为人所知的埃特鲁斯卡雕塑家。



这尊雕像虽遭损坏，但依然栩栩如生：两个战士在激烈格斗，其中一人臀部已经受损。它是公元前5世纪法勒里城的神庙饰品，约有0.75米高，大概是用来装饰庙门上面的三角楣。



西莱努斯是传说中的塞特神之首领。它的这尊雕像是约于公元前460年建在派尔基的一座神庙上的屋檐饰品。其制作方法是先用粘土压模，然后用火烘烤，最后在上面画上各种鲜艳的图案。



一切权力。或许是他们已经厌倦了集权体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贵族和其他拉丁人一直对埃特鲁斯坎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事实上在同一时期,几乎整个拉丁姆都爆发了暴动。在公元前6世纪——传统上把这一年定为公元前509年,罗马人爆发了暴动,把塔克文赶走,把整个集权政体连同那些支配罗马人生活的埃特鲁斯坎家族的统治全部推翻。

贵族共和政体取代了专制政体。单一的国王,被两个主要的行政官员——即后来的执政官员所取代。两名执政官保留了埃特鲁斯坎王政时代以来确立的最高权力标志,包括手拿法西斯的两名助手,所谓法西斯,即为中间插有一面斧头的棒束,大约在2500年之后,它成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标志。执政官有很多实质性权力,如对外战争之中的最高指挥权等。但是,贵族们也削减了其很多重要的行政权力。例如,他们剥夺执政官所拥有的像从前国王那样的宗教权威和许多处理国内事务的权力,同时,国王是终身世袭制,而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这样,为了行使其应有的权力,两名执政官不得不相互合作,因为两者中任意一人都有权投票否决另一个人的行为。正如他们的头衔所暗示的那样,两名执政官必须相互协商(执政官一词的拉丁名为“Consul”,有“磋商、协商”之意——译者注)。

对权力的行使也会受到有效的约束,因而,为防止官员们在行使职责时出现懈怠情绪,一系列新的法规又颁布实行。随着行政机构的不断完善,两执政官开始按月交替行使权力,如果在战场上,两个人在一起时,则两人按日轮流掌权指挥。在城邦危机时刻,两名执政官可以在元老院批准的情况下委任一名独裁官,行使6个月的绝对权。执政官是从全部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中选举产生的,选举是以一种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过去按血统组成的库里亚大会的职责和权力的新的公民大会进行的,这种新的大会被称为“森都里亚”大会——即由森都里亚(即百人队)召集的会议。这里的森都里亚指的是罗马的一种军事体制,一般由100名士兵组成。这种新的会议组织形式是从一种为简化征兵制度而把男性人口按等级分配所组建的军事组织演化而来。所有年龄介于17—60岁之间的男性公民,根据其战时能够提供多少装备而被划分为7个等级。那些能够提供战马、武器、甲冑的贵族和最富有的平民组成第一等级;那些只能提供投石仪和石弹的贫穷平民构成倒数第2等级。最低等级由那些最贫穷的人组成,因为他们没能提供任何武器,所以不能参加战斗队列。每个等级都负责组织和装备一定数目的百人队——每个百人队都由100人组成,战时被投入到战场。最富有的两个等级提供最多的装备,他们一共要组建成98个百人队,所有其余5个低等级——其人口要比前两个等级多得多,却只能组织95个百人队。

尽管每个百人队大约只有100人投入战斗,但却有更多的人组成后备力量,随时准备应召入伍。在鼓声的召唤下,森都里亚大会的成员都汇集到罗马城外的马斯广场上。大会的议项可能是讨论执政官提出的一些建议。尽管所有的自由民都是森都里亚大会成员,但投票却是以百人队的形式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因为富有的等级拥有最多的百人队,所以贵族们总是能控制选举。又因统计投

票是从最高等级开始,所以第一等级的百人队总能够有机会投出他们持异议的一票,决议的结果便已经确定了。如果大会的议项是选举执政官,贵族们会通过召集元老会议来取得对会议结果的不可逾越的控制权。元老院的工作是批准森都里亚大会的选举结果,当然,元老院是由那些以前就是元老议员的执政官挑选出来的贵族组成。同对世俗官职的控制一样,贵族们还垄断神权,只有那些显贵们才能成为祭司,他们控制着由大祭司和占卜官组成的宗教集团。这些神职与世俗的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占卜官一职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应确保在吉利的时候从事政府的事务等。

另外,祭司们主持的宗教仪式对大部分公众事务来说都是必须的开场道白,而平民则无权参与这些仪式,这进一步把他们从公众生活中排斥出去。许多平民对此感到极端的沮丧,他们在共和制下的生活甚至比在王政时代更令他们无法忍受。那些终身制下的国王对贵族的依赖程度比那些新选出的执政官们对其的依赖程度要小得多,这就使他们更有可能采取一些保护平民的措施。

平民中各个阶层的人普遍存在不满情绪。那些富有的平民,不论拥有多少财产都不能取得与贵族平等的政治权利,甚至也不能通过通婚之途加入到贵族阶层,因为当时禁止等级之间的婚姻。与此同时,罗马人口中数量日益增多的农民们,其状况更为凄惨。大部分农民不得不仅靠大约半公顷的耕地来维持其生活,另外再在公地上放养一些牲畜。由贵族们颁布的苛刻的债务法规,实际上正是针对农民的。农民在经过一两季的歉收之后,不得不举债度日,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平常的事。因为根据罗马的法律,农民不能以土地作为抵押,他们通常是以个人的人身作为担保,如果他们不能按期还债,债主可以把他们沦落为奴隶,甚至是处死他们。即使是那些能够按期还债的农民,也有可能像城市贫民一样陷入危机,因为罗马还经常受到由于干旱或战争使庄稼毁于战火所带来的饥馑的影响。

早在公元前6世纪,罗马共和制建立不久,平民们就开始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他们为争取政权平等、经济公正所做出的努力,被称为“为秩序而战”。最初,它以偶发的暴力事件为主要形式,但贵族们很快就会实施报复。最后,平民们决定以退出罗马军队为条件来加重自己的砝码,并很快在罗马与埃斯鲁斯坎人在北部的战斗和罗马与其在拉丁姆南部邻居间的战斗中实行,因为平民们认识到贵族可以不需要低等级而控制城邦,但他们却无法仅凭自己的力量去守护它。根据传统的说法,公元前494年,平民们开始采取其5次军事行动之中的第一次行动。当被召集对敌作战时,那些平民等级的士兵反而从城里撤出——他们把这种作法称为“撂挑子”——并在克塞丘上举行大规模集会,他们宣布了几项要求,并开始建立自己的民众大会,设立了自己的官职,以此作为对贵族政权的平衡。为了保留这些官职,他们一致发誓,要把任何胆敢以暴力践踏这些官位的人处死。

显然,贵族们很重视这些威胁。这种新的大会形式得以存在下来,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即公元前471年,政府从官方上认可了在一个政权之内的平民地位。这种新的大会形式被简单地移植到政权中来,与库里亚大会以及强大的森都

里亚大会共同存在。而此时的库里亚大会还在继续举行会议,只是已丧失了其所有的实际权力。这种新组织的会议被称为特里布斯会议,或被称为民众和部落的会议——这里所说的部落(特里布斯一词是由拉丁语部落音译而来——译者注)是就平民的居住区域而言的。新设置的官职被称为保民官,每年由特里布斯会议选举产生。最初只设两名保民官,后来很快就增加到了10名。

特里布斯会议与保民官的权力膨胀得很快——这应该感谢那些不屈不挠的平民,他们继续用自己手中的新武器——退出军队,不断给贵族制造压力。例如,特里布斯会议开始记录一些影响巨大的公众观点(这被称为“Plebiscites”),并开始同贵族把持的森都里亚大会分享立法权力。保民官具有了阻止贵族官员独断专行的权力,比如肆意逮捕的权力。此后,保民官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仅仅说“我反对”就可以否决贵族保民官和其他一些官员的任何行为,或否决任何由元老院元老或森都里亚大会的成员提出的建议。

为改革罗马的法律,公民们向贵族施加了压力。原先罗马的法律是由一些不成文的古代惯例汇集而成的。而贵族官僚们可以随意组织法律条款。平民们希望法律能够最终定型。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终于在公元前450年取得了胜利。政府通过了“十二铜表法”——一部刻在12块铜板上的法典。铜表法综合了新旧法律,例如,新法律仍然保持了禁止贵族和平民之间进行等级通婚的限制(虽然这种限制仅仅在5年之后即被废除了),同时它也开始减弱了男性家长对家庭事务的专断,给予妻子和子女以一定的避开男性家长统治的法制。新法律开启了罗马大规模立法的传统。它鼓励对案例的记录,这样执法官员们就可以从成文的实例中取得执法依据而不至于在记忆中提取那些含糊的旧例。十二铜表法本身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甚至是4个世纪后,罗马学校的学生们依然在用心学习它。

“十二铜表法”公布以后,平民们为争得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又持续了2个多世纪。但是,与此同时,平民和贵族们都认识到如果没有军事上的抵制,他们之间内部的对立并不会严重伤害到整个政权的共同利益。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他们一起提倡公民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精神,希望以此来推动罗马通过征服来进行扩张。在王政时代,罗马已吞并了其邻国地区,把它控制的大约为130平方公里的土地扩展到900平方公里。公元前509年,共和制刚刚建立之时,罗马人正为巩固新占领的地区并维持他们的现状而战斗——事实上,罗马人是正在抵御来自于各个方向的敌人。

罗马共和国的第一步军事目标是为反击埃特鲁斯坎人试图重新夺取对罗马城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斗。根据传说,大约公元前500年,一支由来自埃特鲁斯坎人克鲁西乌姆城的拉尔斯·普尔塞纳指挥下的军队被罗马人的传奇英雄、英勇的贺拉提乌斯·奇克利斯阻挡在台伯河边。战斗一直在台伯河西岸进行。贺拉提乌斯把侵略者一直拖到他背后通向罗马的大桥被毁之时,拯救了罗马城之后,他纵身跳下台伯河,成为一个殉难者。他无畏的精神在后来的诗歌和故事中都有记载。

击退埃特鲁斯坎人入侵后大约一年,罗马人与其拉丁姆邻居开始产生裂痕,这些拉丁城市与罗马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信仰、共同的政治体系。在罗马人把埃特

鲁斯坎人赶走之后,8个拉丁城市结成同盟,史称“拉丁同盟”。其主要目的是阻止罗马重新要求对拉丁姆的统治权。结果罗马与拉丁同盟之间发生战争。约公元前496年,在罗马城东南24公里处的莱基鲁斯湖,罗马人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

很快罗马与拉丁同盟之间缔结了防卫和约。和约签署于公元前493年,主张在拉丁人和罗马人之间实现永久和平,双方在战争时相互援助,平分一切战利品。在这个和约里,双方放弃了对拉丁姆的领土要求。这个

条约同时提到双方居民相互享有对方的公民权,从而使双方的居民都可以在对方的城市里进行正常的贸易并拥有财产。和约的签订有利于拉丁姆地区的社会和经济联合。成为罗马日后统一意大利各民族的最根本基础。



制作精良的青铜盾。

凯尔特战士青铜像。

对新联盟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亚平宁山脉的两大高地部落,东部的埃魁人和南部的伏耳西人,公元前 5 世纪他们不断入侵拉丁姆。为了在这两个民族之间打入楔子,罗马人和拉丁人与定居在埃魁人和伏耳西人之间的赫尔尼西人组成了另一个同盟,这成为后世为人所熟知的罗马政策——“分而治之”的最早应用。击退入侵者花了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期间拉丁人和罗马人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又建立了新的殖民地。罗马人把一些没有土地、因不能承担军备而无法服兵役的平民移居到这里。这样,新的殖民地又为罗马增加了兵源,而且士兵们在与埃魁人和伏耳西人的长期作战中又得到了锻炼,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作战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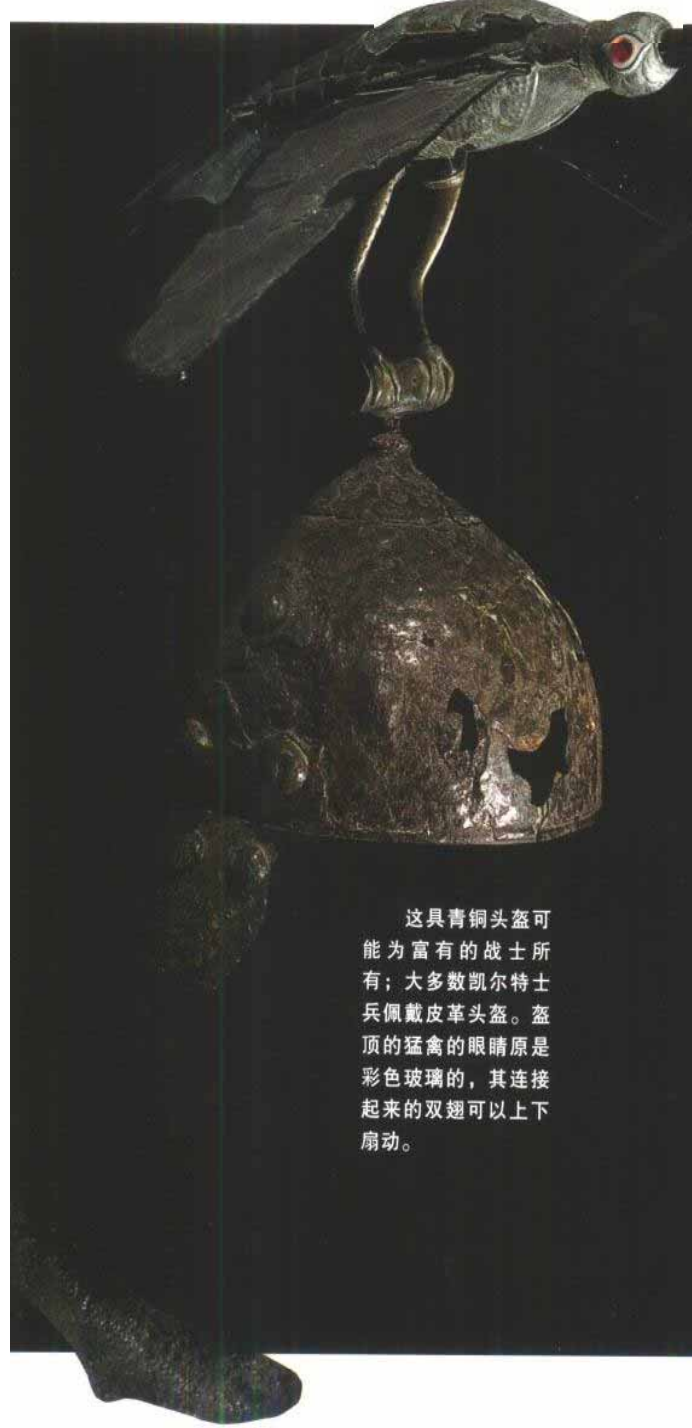
到公元前 5 世纪晚期,罗马人已感觉到自己有条件打败他们的老对手维爱城的埃特鲁斯坎人。维爱城在罗马以北大约 20 里处一座陡峭的山上,山的四周为深谷所环绕。其繁荣是由于它占有了台伯河口附近的盐池和肥沃的耕地的缘故。这

武器的艺术性

凯尔特战士以其凶猛勇敢而著称,上页展示的就是一位冲锋陷阵的战士雕像。战士全身裸体,只佩戴有一顶头盔、一支腰带和脖子上的金属项圈。

在战斗中,凯尔特人投掷标枪,并用矛刺杀敌人。近战时,士兵使用铁制短剑或匕首——这使他们在同使用铜制兵器的敌人交战时占据了优势。大多数凯尔特人使用的盾牌是用外蒙皮革的木头制成的,可以保护身体从膝盖到肩部的部分。也有一些盾牌是铜心的。头盔顶部常常饰有犄角或动物形象,这可以使佩戴头盔的人显得更加高大。

凯尔特人相信他们的战斗装备(包括金属项圈在内)拥有神奇的魔力,能够拯救他们的生命。正是出于这种不会受到伤害的自信,才使他们吹奏着号角,在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中野蛮地投入战斗,而这又不免使其敌人胆战心惊。



这具青铜头盔可能为富有的战士所有;大多数凯尔特士兵佩戴皮革头盔。盔顶的猛禽的眼睛原是彩色玻璃的,其连接起来的双翅可以上下扇动。

些耕地是从原有的沼泽开垦出来的，并由一种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如蜂窝状的地下导流管道进行行之有效的灌溉。埃特鲁斯坎与罗马的敌对最早起源于古代对盐池控制权的争执。维爱人将之全部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在台伯河东岸的拉丁姆地区有一处据点，就在罗马城上游几公里处。上个世纪，经过几次交战，这两个城市难分胜负。但如今战斗力已有很大增强的罗马军队对维爱城发动的这场进攻也改变了形势。根据文献记载，维爱城坚守了整整十年，正是由于这种顽强的抵抗，才导致了罗马第一支职业化军队的创立。那些习惯于夏季短期作战的士兵得到报酬后便全年都在这里围攻。公元前 396 年，维爱城投降。胜利者迅速席卷了这座城市及其周围所居住的地区。罗马人一举便将自己占有的土地几乎扩大整整一倍。罗马人把很多新征服的土地分给贫穷的平民，以平息他们的愤怒和不满。罗马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占领通向伊达拉里亚地区埃特鲁斯坎人老巢的南部出口，并把它交给其拉丁同盟之中的盟友用以殖民目的。军事上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罗马成为整个拉丁姆地区的领袖城市。

与此同时，曾经一度强大的埃特鲁斯坎人面临着来自北方的新的威胁，这些人入侵者是凯尔特人。罗马称这些蛮族为“高卢人”。凯尔特人是一支以抢掠为生的队伍，他们穿过阿尔卑斯山，于公元前 4 世纪初进入埃特鲁斯坎人控制的波河河谷，而这时罗马人正在围攻维爱城。事实上，罗马人的传统观点认为，正是他们占领维爱城的当天，凯尔特人攻陷了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镇麦尔普姆（位于今天的米兰附近）。凯尔特人的行动使那些地中海民族感到惶恐，尤其是罗马人，因为凯尔特人的军团很快就会与他们的军团遭遇。由于早期的凯尔特人没有留下任何的书面资料，所以只有那些希腊和罗马人获取并保留了该民族凶残特征。“几乎所有的高卢人都长着高大的身材，”几个世纪以后的罗马作家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这样记载，“他们的皮肤红润、光亮，他们的眼神锐利可怕，他们喜欢争强好胜、性情傲慢、目空一切。如果一个高卢人在战斗中带着他的通常都很强壮的、蓝眼睛的助手——他的妻子，那么即使是一整队的外来人，也打不败他们。”

这些令人畏惧的凯尔特妇女，把自己的金发编结成漂亮的辫子，并对其进行精心的修饰。男人们则都留着浓密的胡须，他们用石灰水洗头，以便让头发坚硬成络。一些凯尔特人认为，赤裸的身体是很神圣的，因此他们经常赤裸着身体进行战斗。凯尔特人从战场上下来时，其马勒上总悬挂着被割下来的敌人的人头。“整个这个民族，”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推断说，“都是战争狂人。而且他们在战场上个个斗志昂扬，行动快速，虽然就别的方面而言，他们很粗陋野蛮。”

这些惹人注目的凯尔特人最早起源于中欧，他们是远古时期两支民族相融合的产物。现代学者把其中一个民族称为是“用斧作战的民族”，因为在他们的墓穴中发掘出大量的金属或石制的、并且其头部还带有插柄用孔洞的斧头。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这支民族从东部进入中欧，他们可能操一种源于印欧语系（这个包括拉丁语和凯尔特语在内的）的语言。另外一支民族，后来因其铃状的泥杯而被称为“铃状酒杯民族”——关于它的起源，却不得而知。他们在几个世纪以后，大约是

公元前 2000 年之后的时期里抵达中欧。在迁徙过程中,他们将冶铁技术介绍给西欧的各个部族。在用斧作战的民族和铃状酒杯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最后在凯尔特人那里达到了高潮。作为这些中介民族中的最后一个,与凯尔特人最近的祖辈,终于在约公元前 1250 年成形。他们精于铜器加工,并把它用于制造刀剑。因为他们在把死人的尸体焚烧之后,将骨灰放在陶瓮里并进行集体埋葬,因而也被现代考古学家们称做骨灰瓮葬文化。

凯尔特人的社会结构成形于 5 个半世纪之后,即大约公元前 700 年时。凯尔特人最早的一块主要居住地位于今天奥地利村镇海尔斯达特所在的多瑙河上游河谷。今天矗立着萨尔茨堡的地方,当时被称做“盐山”——这在当时成为凯尔特人致富的泉眼。凯尔特人的采盐工在岩石间打洞,打出 300 米深的井来挖盐。

但是对凯尔特文化来说最具特色的还是铁器。尽管近东人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知道它,但是对当时的西欧来说,它还是一种新的金属。凯尔特人可能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用铁技术。他们采来矿石之后,把它加热,再将之锻造成各种形状。因为他们发现铁比铜和锡去冶炼青铜更容易,而且使用起来也方便,所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工具和武器领域。凯尔特人已经能够锻造出犁铧、马嚼子和专门为贵族所佩带的长度超过一米的剑。他们还建造出铁质车轮的四轮马车,这种马车可以用于农业生产和战斗中使用,在那些显贵们死去的时候,这种马车还可以成为他们那埋葬于圆圆的土堆之下墓穴内精美的陪葬品之一。

3 个世纪之后,凯尔特人穿过欧洲大地,分别向东或向西迁徙,用暴力手段使当地居民认识到铁这种新技术。公元前 500 年时,凯尔特人的分布范围已经空前扩大,从东部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穿越过瑞士、南部德意志,到达西班牙、法国、不列颠的一部分,很快又扩展到了爱尔兰地区。

因为所有凯尔特人讲的语言都是由同一种语言变种而来,他们还信奉共同的宗教,并都有共同的看待世界的一般观念,因而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完全可以联合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但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单一民族,不像罗马人那样对社会组织和行政极其关心。

数以千计的凯尔特人部落散布于欧洲各地,每个部落都有它自己的聚集地,但这多为暂时性的,因为凯尔特人生性喜欢迁移。凯尔特人还具有另外一种品性,无论是在本民族与外部文化之间,还是在本民族内部各个部落之间,他们总是嗜血好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凯尔特人的分布。早些时候,这些定居地通常是农业性的,常常被建立在山顶或高地之上,以利于防守。田地和其它一些财产,则四面围墙,加以保护,这在后来被称为“山寨”。山寨的周围还辅以一道深沟以及由木头加固的石头或石质的壁。山寨上有部落酋长和本部落其他重要成员居住的粗糙的木棚,以此作为部落的行政中心。一旦遇到偷袭或其它进攻时,山寨就成为那些生活在壁垒之外的农民和劳力及他们的家庭、牲畜一起避难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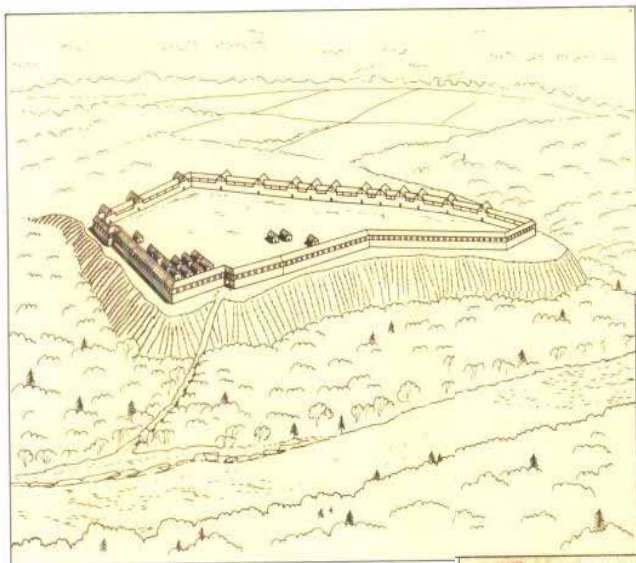
几个世纪里,像这样成为凯尔特人城防中心的山寨,罗马人称之为“奥皮达”,这要塞后来成为带有保护贵族和手工业者家庭和财产的有防御工事的城市中

心。其中一个著名的奥皮达,门兴,位于现在德意志南部的多瑙河附近,面积大约有 450 公顷,木质结构的围墙蔓延长约 6 公里,把城镇围于中心,木墙是由大约 270 吨的铁钉所固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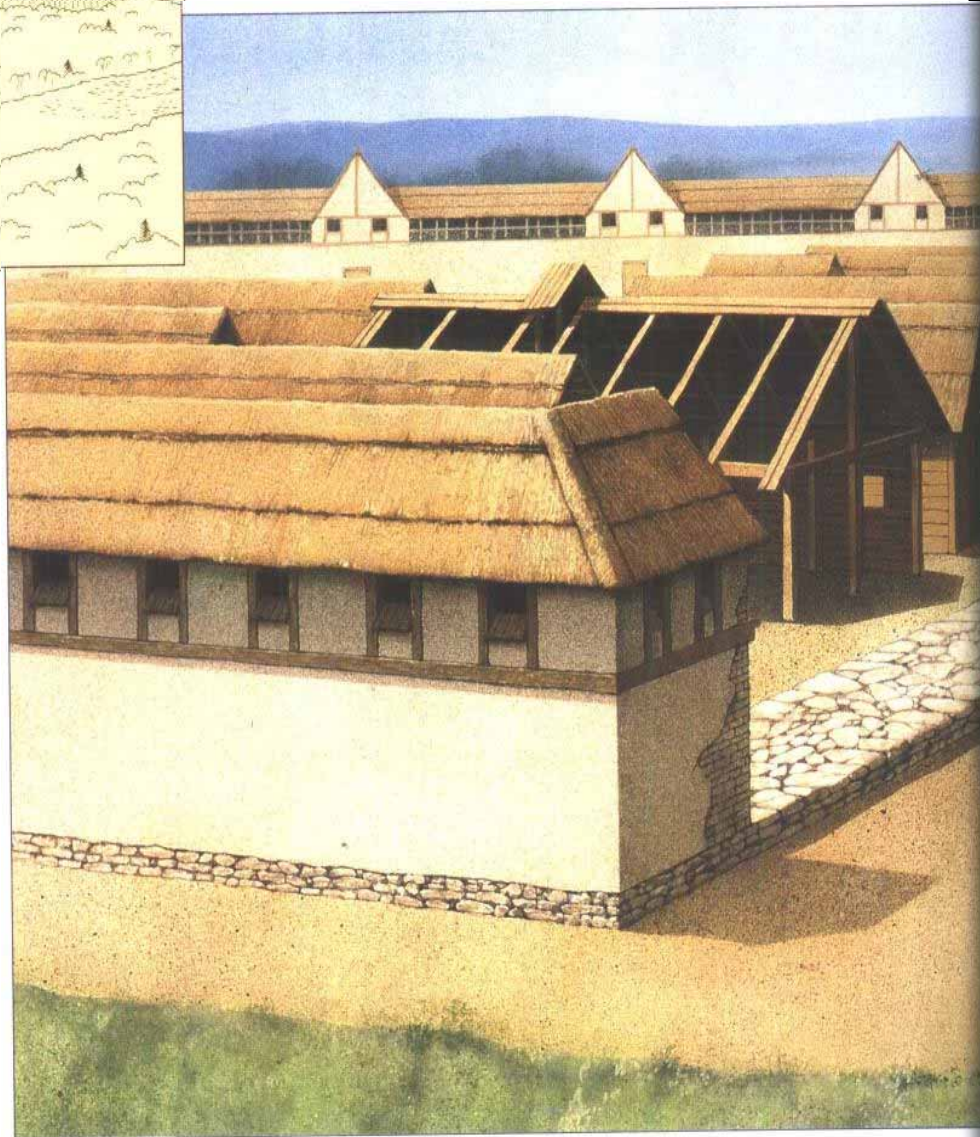
随着奥皮达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其人口也逐渐出现等级分化。最高等级是由贵族中选出来的部落酋长或国王,其职位是世袭的。第二等的是世袭的、或根据功劳而受封的贵族。其中还包括一些富人、最著名的战士和被称为“德瑞”的势力强大的凯尔特祭司。接下来的是自由民阶层,其成员包括一些富有的农民。那些通过吟颂诗歌或故事来保存部落传统的诗人,还有一些一流的工匠,如铁

匠,他们的冶铁技术受到人们如此的尊重,甚至宗教之中的一些超自然的崇拜也与它有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人口之中的其它部分,其中大部分是体力劳动者、农奴、那些没有财产和任何权利的纯粹的奴隶。

妇女,无论她们处于哪一社会等级,其地位都在那些在家中拥有最高权威的男人的之下,这有点像罗马人的传统习惯。不过,妇女有时仍能得到荣誉和专门的权利。罗马作家们对她们



上图是一个凯尔特的村寨——赫内堡,位于今天德国南部。它坐落在一四周陡峭的高地上,从上可以俯瞰主要的交通动脉之一——多瑙河上游。堡垒的周围种植农作物,而堡垒内部则从事铁器、铜器和陶器制作。这些产品是用来从最远可达西西里的贸易中换取首饰、纺织品和其他器皿的。到公元前 5 世纪,像大多数主要的凯尔特村镇一样,赫内堡也由高大坚固、易守难攻的长墙所环绕。如右图所示,长墙是由外铺石板的木结构构成,木框内部用土石混合物填充,厚度达 3.65 米。壁垒上同时还有门,门宽尽可能窄,以利防卫。长墙以塔楼为轴心,顶部连之以木栅。在赫内堡城内,工匠与商人的房子成排布置,高度与护卫墙齐平。



的勇气和体质颇为赞赏,一些妇女,可能是贵族出身的妇女,享有可以有不只一个配偶的权利,这种作法显然适合于大多数男子。和男性贵族一样,出身高贵的妇女在其死去的时候,也有金银等华丽的物品陪葬。

凯尔特的男孩和女孩都可以在凯尔特人教育体制下接受教育,这被称为是“寄读制”。孩子在七岁之前被送到寄读场所——通常是别的居所,那里在收取费用后便负责照顾这些孩子。大多数寄读场所一般都根据孩子们的社会地位来教授他们不同的技术。例如,农民的女儿学习如何碾谷、烤面包,贵族的女儿则学习一些更有教养之术,如缝纫、刺绣等。这时凯尔特人还没有学会文字和数学来传授给他们的孩子。所有的男孩都得学习和肉体锻炼有关的技术。对于女孩来讲,寄读教育在其达到14岁时便已结束了,然后她会被送回家里订婚。男孩则一般寄读教育到17岁。虽然如此,女孩的父母仍经常付出比男孩多出1/3的费用来教育她,因为女孩被认为需要得到格外照顾。除了接受教育,寄读的孩子还担负着加强自己部族与当地部族之间沟通的使命。

各部族的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民饲养牛、马、猪和为其提供奶、肉及毛的绵羊。他们还种植小麦、大麦和其它谷物,并把粮食存贮在由篱笆或粘土围起来的近3米深的土窖里以备冬需。铁器的应用使凯尔特人在农业生产方面获益非



浅,铁犁比木犁犁地更深,铁镰刀加快了割地的速度。正像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发明的马拉收割机所起的作用一样,罗马人对之着迷之至,甚至把其绘在了雕像上。

铁匠和其他一些熟练手工业者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除此之外,在凯尔特人聚居区与其南部的两个地中海文化圈——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之间,也进行着生机勃勃的贸易。最初产自于伊达拉里亚和意大利半岛更靠南的希腊殖民地的陶器和其它一些商品通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后来,大约在公元前 600 年,希腊航海者在地中海岸边的马赛里亚——后来的马赛,建立了一处贸易据点。马赛里亚位于罗纳河,这条连结地中海和中欧最大河流的河口,与远至德意志的凯尔特人居住区进行贸易交流,使这个微不足道的小据点变成繁荣的殖民点。

罗纳河谷的贸易路线人流不断。凯尔特人把咸肉、皮革、织物和其它商品运至马赛里亚,以供殖民点居民消费和出口之需。与此同时,希腊的陶器、埃特鲁斯坎的青铜器皿和豪饮的凯尔特人最喜欢的商品酒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许多个世纪之后的法国人不得不承认,勃艮第人最早喝的酒是从希腊运来的。产自希腊的酒装在陶制的两耳细颈大酒罐或酒坛里用船运来。其中许多酒坛随后又卸到小河里行驶的船上,转运出去。这些细颈酒瓶非常沉重,即便是倒空时仍净重达 1.60 公斤,所以,到达目的地后通常再将其中的酒转到酒囊或木桶里,然后再由马车运出去。

到公元前 4 世纪货币开始流通之前,凯尔特人用两种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为标准来计算酒和其它商品的价值,即牛和奴隶。凯尔特人出口来自战俘的奴隶,以此作为进口商品的交换物,一大坛酒值一个奴隶。只有那些富有的凯尔特人才能喝得起纯希腊酒(甚至希腊人也不常喝这种酒)。普通的百姓只喝通过在大麦中加入蜂蜜和水经过发酵后酿制出来的蜂蜜酒。

与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的商业贸易,不仅仅满足了凯尔特人饮酒的嗜好,与酒引入的同时,希腊商人还把他们的种植橄榄和葡萄的技术也传了进来。他们还还为凯尔特人带来了建造奥皮山山寨,并使之更坚固的方法。凯尔特人开始用晒干的粘土砖砌成围墙来保护自己的居民区。这与希腊城市很类似,事实上,凯尔特人建造了大量的这种坚实的城寨,其最初的动机正是如此。与希腊人贸易的发展,刺激了凯尔特人的酋长们迅速建立起专门生产皮革、纺织品和其它商品的城寨中心,以便于对马赛里亚出口商品。

凯尔特人也认识到贸易对本民族艺术和技术的影响,即用于装饰希腊人双耳油罐的生动的古典风格图案。它的影响是如此之大,甚至有这样的话语流传于世,“凯尔特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凯尔特人的嗜酒习惯。”这种影响部分是直接促使凯尔特陶器、青铜器皿和石雕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地中海世界的艺术风格,更为重要的是,新引入的艺术手法转而又激励凯尔特人去创造他们自己艺术的形式。那些来自波斯和东方其它地区的艺术品,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最终,凯尔特人的创造活动空前繁荣起来,这种创新意识的崛起大约始于公元前 450 年,后来被称为为拉·特尼时期——仅次于曾经创造许多新艺术风格的瑞士的纽查

特湖附近地区。拉·特尼艺术在风格和种类上与更早时期、主要集中于多瑙河上游的海尔斯塔特艺术形成鲜明的对比,它向我们表明那些有势力而且富有的部落酋长已经开始向西迁移,正是在他们的庇护和鼓励下,凯尔特艺术得到发展。凯尔特人的刀、剑、盾牌、陶器、金铜首饰、甚至是那些用来束扎斗篷用的饰针——所有这些物品都被赋予一种美伦美奂、精巧细致、并带有各种鲜丽螺旋纹、螺旋和卷须状花纹的风格,而这正是拉·特尼时期艺术的典型特色。尽管凯尔特艺术糅合借鉴了希腊、埃特鲁斯坎和其它民族的文化,但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本民族独创的结晶。

拉·特尼艺术很多令人难以捉摸的创造题材主要导源于凯尔特人日常生活中浓厚的宗教迷信氛围。他们不断地看见各种灾难的征兆,也深深地为宗教迷信而感到困惑。为了抚慰神灵,消灾免祸,他们每天都求护身符保佑,在赎罪仪式中祈祷。凯尔特人认为狗会带来灾难,因而人们都尽量躲开它;火是神圣的,赶着牛从上面通过会使人长寿;蕨寄生的枝条,尤其是那些盘绕于橡树上的枝条,有神奇的治病的魔力,它甚至可以增强人的生殖能力。

对凯尔特人而言,人的头是至受崇拜的圣物。而更让与其同时代及后世的学者颇难理解的是,人的头所代表的似乎是凯尔特人一切宗教信仰的核心。凯尔特人认为,人的脑袋永远不会死亡,就像人的灵魂一样,死亡的只是肉体的躯壳而已。虽然在战场上,凯尔特人完全有机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但他们似乎还是坚信,一颗令人敬畏的人头会活动、说话、唱歌,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辟邪。从铜酒瓶到柳条式围栏的两轮战车,凯尔特人几乎在一切物品上都描绘、铸造、雕刻出人头图案。他们对人头图案的如此珍视,似乎并不仅仅是出于艺术上的审美角度,更主要的还是他们尊崇人头本身。即便是在战场上与罗马或其它地中海民族对抗时,凯尔特人也时刻表现出这种崇拜。他们杀死敌人后将敌人的人头砍下并带回部落,然后把那些最高贵的人头——敌军英雄的首级——浸于松油之中,以使之不朽。很多凯尔特部落还有这样一种习惯,即从众多的人头骷髅中精心挑选出一些,把它们用黄金装饰后当做酒杯使用。

如果说这种人头崇拜会让人感到如见到食尸鬼般不可思议,那么凯尔特人供奉的诸神则更会使人感到惊奇。凯尔特人供奉的神谱由几百位神灵组成,但其中多数很明显是被胡乱凑到一起去的,神灵之间缺少严格的等级尊卑划分。有几十位万能之神,也有一些专司某职的神,如专门保护铁匠的神,专门庇护长犄角动物和演说家的神,等等。一位罗马作家记载说,他曾看见过保护演说家的神灵曾在他面前现身:这是一位老人,他用从嘴里吐出的金链锁住了一群如饥似渴的听众。

“德瑞”们的主要职责是把这些混乱无序的神祇各就各位。这些祭司们的名字可能源于其字根的本意“橡树的智慧”(橡树是他们崇拜的一种植物),他们在凯尔特社会之中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其候选人全部来源于贵族。“德瑞”成员以男性为主,但不绝对,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抚慰一切神灵。凯尔特人通常是在自然条件下崇拜神灵,如林间空地、泉水旁边,或者是在被“德瑞”们填满了动物尸骨和其它供



凯尔特人认为人头或骷髅具有神秘的力量。他们相信头颅是灵魂的居所,是人类力量的源泉,因此头颅受到格外的尊崇。他们喜欢在祭奠仪式中展示整个头颅。这种头颅既可以从战场上获得,也可以是雕像(如左图所示士兵石头像)。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头颅被挂在杆子上或钉在房间和城镇的大门上以用来驱灾辟邪。为了保护自己和吓唬敌人,凯尔特战士可以把头颅挂在马鞍或自己的脖子上。有时,一些骷髅也被放在贮藏食物的坑窖里,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为了使货物免受害虫和鼠类侵袭。

品的深坑附近。在某些情况下,“德瑞”们还要献上人贡——可能是些战俘或囚犯,这些人贡常常以被焚烧、淹溺或绞死等方式献给神灵。

“德瑞”们还有一些其它职责,和埃特鲁斯坎和罗马祭司一样,他们通过观察鸟儿的飞行或鸣叫来预测福祸。他们同时也是部落的法官,根据凯尔特人不成文的法律执行审判。“德瑞”必须先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执行所有这些职责,其训练期有时甚至会长达20年。在受训练期间,他们主要是记忆大量的、与凯尔特人宗教、法律、历史、传统相关的事件,为了易于记忆,这些事件多数是以诗歌的形式代代流传下来的。

关于凯尔特人为什么不把这些知识用笔记录下来,并且直到基督诞生的5个世纪之后他们还没有学会书写,这一直是个难解之谜。公元前600年以后,通过与马赛里亚的希腊殖民点进行的贸易,那些“德瑞”们和一些有学问的凯尔特人完全有机会接触到希腊字母,而其它一些民族,如罗马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在相同条件下,都很快地学会了书写。这或许是“德瑞”们认为把祭司阶层承袭传递的各种知识用笔记录下来会亵渎神灵,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种需要长年艰难训练的口授形式更有利于保障他们在凯尔特社会享受显赫的社会地位的缘故。

凯尔特人的宗教活动经常伴有以大吃大喝为主的奢华的节日庆祝。尽管凯尔特人也注意他们的腰围,有些人甚至因为肥胖而被征收罚款,但在典型的凯尔特节日上,他们总是备有充足的、可以一连维持几天的食品。食品中的肉食是烧、烤、煮熟的猪肉——有时还可能有年青的凯尔特人刚刚猎捕回来的公野猪。另外还有黄油、奶酪、蜂蜜等其它一些配食。客人们集聚在凯尔特人的厅堂里,其厅堂多为一种由粗木或泥砖搭成的半地下室式场所。他们围绕一圈地坐在铺展于地板之上的兽皮或干草堆上,从低矮的桌子上拣取食品。座位顺序有严格的尊卑次序,最上等的肉留给那些地位高贵的贵族、最勇敢的人、最富有的人和那些最擅于讲故事的人。凯尔特人就着大量的酒或其它别的饮料进餐,“他们只使用同一只酒杯,”希腊作家雅典奈乌斯记载道,“每个人一次只喝一点,至多不超过一口,但却喝得极快。”

狂欢的宴饮中,凯尔特人还欣赏吟游诗人弹奏竖琴或听一些歌者咏唱一些关于悲剧性爱情或堕落英雄的故事。此外,男宾们还常常有他们自己的消遣,“当他们喝得酩酊大醉之时,他们便陷入一种恍惚而狂热的精神状态,”西西里作家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这样记载道,“在宴会上,他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争论或字眼争执而展开一场单对单的格斗,根本不会顾到自己的死活。”

战争是凯尔特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可能是部族内部成员间醉醺醺的打斗,也可能是相邻部落间的相互偷袭,还有可能是部落共同发布的对外战争。幸好他们有着高超的冶炼技术,这给他们提供了战斗的武器:平衡性优良的标枪、长度有所缩短的铁剑、宽刃灵活的匕首、速度迅捷的双轮战车(其铁车轮刚刚铸造成形便被紧箍在木质轮轴上),等等。对于凯尔特人来讲,战斗是无穷的快乐。在“德瑞”们的咒语鼓动下,凯尔特人获得了巨大的驱动力,变得狂躁不已。这种激情常常会吓得

他们的敌人胆战心寒。凯尔特人在战斗中总是喊杀声震天,就像波里比乌斯在其史书中记载的那样:“那绝不仅仅是喇叭齐鸣般的呐喊,那简直就是整片大地在轰鸣。”

仅从外表看来,凯尔特士兵就足以令人生畏。他们多数身穿一种传统的束腰外衣和长裤,或者穿一套皮革外装。为了不挡住视线,他们总用石灰水洗头,结果头发都变得异常坚挺,乍看起来怪模怪样。也有一些凯尔特人,除了佩戴一些类似于项链的金属项圈和金属臂环之外,什么都不穿。

他们信奉“德瑞”的启示,认为赤身裸体是神圣的,还可以得到神明的保护。即便是在几百人的混战之中,凯尔特人也常常单枪匹马地战斗。战斗开始时,一些由佩有铜驾具、经过专门训练的矮种马驾驶的威武战车会风驰电掣般向敌人冲去。每辆战车上有一人,一人为驾者,另一位为士兵。当他们靠近敌人时,士兵猛地掷出标枪,然后迅速跳下战车,抽出身上的剑,开始与某一个敌兵展开格斗。在本民族各部落之间的冲突中,这种单对单的战斗会非常激烈,而在战争中,往往又有一些其他的由战车搭载或徒步赶来的士兵投入战场,展开群体作战。

公元前4世纪初,凯尔特人最大胆、行程最远的一次战斗爆发。由于伊达拉里亚的势力新趋衰落,受其地富庶的葡萄园和其它一些可以打劫的物品的影响,一些来自瑞士、南德意志地区的凯尔特人部落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一个叫做因苏伯里的部落最先向南发动入侵,继而其它部落也相继南下。紧随部落军队之后的是一大群凯尔特妇女、孩子、奴仆和那些塞挤在四轮马车之上的牲畜和财物。当凯尔特人把埃特鲁斯坎人赶出波河河谷之时,罗马人正在进攻埃特鲁斯坎人南部的城市维爱城。此后不久,大约在公元前390年,一支大约有30万士兵的凯尔特人队伍在袭击了埃特鲁斯坎人的克鲁西乌姆城后,开始穿过亚平宁山脉,向罗马进军,并深入到意大利半岛约130公里的地方。为阻止凯尔特人的进攻,罗马征募了一支人数只有凯尔特人1/3的军队,沿台伯河谷向上前进了大约20公里的地方,驻扎在台伯河东岸一条叫做阿里亚的小溪旁。凯尔特人很快击退了罗马军队的右翼,许多罗马士兵甚至一听到凯尔特人在战场上那惊天动地的呐喊,就胆颤心惊地落荒而逃了。

阿里亚河战斗胜利后,凯尔特人涌入罗马,并将其破坏。他们在罗马逗留了7个月之久,大肆烧杀抢掠,整个罗马城陷入一片恐怖之中。传说由于凯尔特人因缺少食物并受到痢疾盛行的困扰,最后不得不撤回到意大利北部。他们强迫罗马人付钱赎回城市,使罗马人蒙受奇耻大辱。凯尔特人把赎金定为450公斤黄金,当罗马官员们对此表示异议时,凯尔特人首领把他的铁剑掷到秤上,大声喝道:“让被征服者见鬼去吧!”

罗马人从来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所蒙受的这种耻辱。当凯尔特匪帮继续抢掠其它地区——到公元前275年为止,他们已掠劫了整个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地区,甚至还攻击了希腊圣地德尔菲之时,罗马人默默地重建他们的城市,并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希望有朝一日能洗雪这种耻辱。

创造完美

通过庞大的贸易网络，希腊人的艺术创造广泛传播到与之交流的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希腊人也从其它诸种文化中汲取了不尽的营养。同希腊商船进行贸易的许多地区，和罗纳河谷的凯尔特人一样，在获取到打上希腊烙印的商品的同时，也领受了希腊的艺术风格。

在黑海北岸，希腊人的殖民点奥比亚冒着风险与当时还处于部落时代的斯基泰人进行贸易，双方的贸易品包括饰品、陶瓶和用于盛装谷物和肉食的精美器皿等。在东地中海地区，希腊人在尼罗河口的瑙克拉提斯有一个繁荣的商站，另外在叙利亚的奥伦特斯河口也有一处贸易据点。希腊与埃及和近东地区的往来使其国内的工匠们受益无穷，因为这不仅为他们的产品提供了市场，而且还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更古老的文化。旅居埃及的希腊雕塑家们亲眼目睹了埃及人把坚硬的巨石凿成人像的过程，返回故土后，他们逐渐地抛弃了其祖先们所采用的木雕或石膏雕的朴素雅典艺术风格，开始利用本国丰富的大理石进行大规模的艺术创造。

希腊艺术家们既擅于从他们东方传统的对手那里学到新的技巧，也擅于坚守住那些本民族所特有的东西。在埃及，艺术对传统的依赖极其严重，正如哲学家柏拉图后来评述的那样，“任何画家或其他艺术家都不允许对传统形式作任何革新，或有什么新发明。”但在希腊，情形则完全相反，人们鼓励大胆的实践。为了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光顾，作坊主们努力在技术上寻求突破以超越其竞争对手。雕塑家们刚刚发明出大理石雕塑法不久，一种



新的雕塑法——青铜浇铸又出现了，这种铸造方式的优点是在其捕获人的姿态时，不必再需要额外的基石来支撑雕塑的重量。

与此同时，在陶器作坊中，各种新的装饰风格，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店铺与店铺之间层出不穷、精巧细致。艺术家们都热衷于在他们的作品上署名，有些甚至还在其作品上巧妙地加些文字。艺术家们各个都为自己的作品得意，一位阿提卡花瓶画家对其同行自我夸耀：“就是尤佛罗尼乌斯也不能做得这么好！”

在采用新的创作方式的同时，希腊艺术家们也极其重视创作过程和他们周围的世界，这都有利于他们在其高贵的艺术品中逼真地反映生活。

奥林匹斯诸神和奥林匹亚竞技场的人类英雄们被以同样的方式塑造出来，取自荷马史诗中的诸多故事情节，诸神被赋予了纯粹的现实生活之中人的血肉形象。由于这一时期艺术家们对再现人类自身肉体或精神的兴趣不大，所以他们的创作目的并不完全是现实性的。艺术家们所追求的是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揭示出一种超越时空的思想，创造出一种通过人的感官便可以与之沟通的完美的典范。

当西方其它民族开始认识到这种创作的价值并开始奋起直追时，希腊人的艺术观念——一种根植于现实并追求完美的东西——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发出璀璨的光辉。

石 雕

从公元前7世纪时起，希腊人开始使用大理石从事艺术创作，这些大理石采于帕罗斯的纳克索斯岛。雕刻家们基本的工具是铁凿和铁刀，但还有一种弓形钻，主要是用于一些比较复杂的工作，如掏空人体手臂与躯干之间的部分。雕刻家们使用弓形钻先在石身打出一系列小洞，凿除后在其中形成一道缺口。石雕成形后，通常使用金刚砂等将之磨亮，然后再用描绘等方式使眼睛、嘴唇等部位变得更加鲜明。

公元前6世纪时，希腊雕塑家们主要致力于创作如图所示的这样的纪念碑性雕塑品。这些雕塑品主要是为了悼念死者或赞扬神灵，其面部表情多为生硬的哨兵形象，不如后来的希腊雕像那样富于变化。尽管当时社会上盛行对男性裸体雕塑的展示，但对于女性则不然，女性雕像的身体不得不部分地遮掩起来。雕塑家们尽可能地挖掘这种限制，对女性的衣褶和发辫进行了与男性轮廓一样精心细致的处理。到公元前5世纪时，这种细致的刻画手法，与用来突出表现作品的自然感和活灵活现的运动感的手法结合起来，其总体效果，就像点缀帕特嫩神庙的那些雕像所显示的（第122—123页）那样。神秘的雕刻家派格马里翁已经向我们表明，希腊艺术家已经学会把生命灌输到石头之中。

这尊制作于约公元前530年、用于装饰一处阿提卡墓地的大理石青年像显示出其作者在人体解剖上的精湛技艺。通过使人体的一条腿稍稍置于另一腿之前，达到了姿势上的微妙平衡，使原本呆板僵硬的肌肉块更加富于生机和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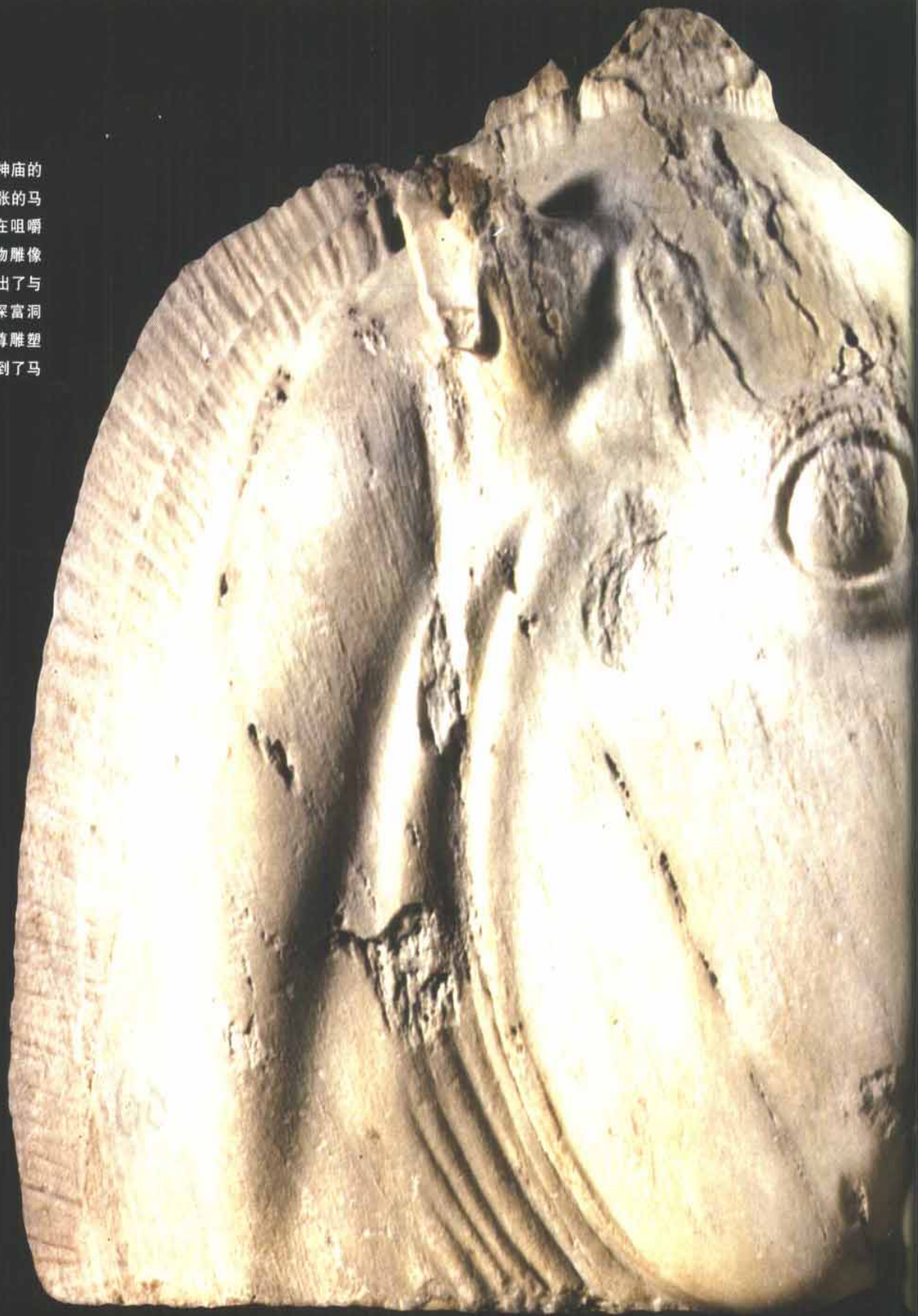
大约公元前 500 年，在一个富有的雅典人的支持下，这具作沉思状的少女雕像被安放到雅典卫城的柱廊顶部，以此来纪念女神雅典娜。尽管直到公元前 4 世纪，裸体女像才被请进希腊艺术的殿堂，但作者在这尊雕像上加以服饰和发辮的用意，却是为了更好地展示出人的体形。





这些身穿华丽褶皱的人像据认为分别代表女神赫斯提亚(左)、狄俄奈(中)和阿佛罗狄特(右)。她们被安置在帕特嫩神庙东墙之上,是为了纪念雅典娜女神的诞生而建。雕像的制作流程是:先用粘土捏出人物塑像的模型,然后由副手在大理石上雕出人物轮廓,最后由雕刻师负责完成细致加工。雕像完工以后,在多年的时间里已饱受入侵者和恶劣天气的破坏和蚕食。

在这尊来自帕特嫩神庙的残像中，这匹鼻孔大张的马似乎让人看到它正在咀嚼着笼套。在研究动物雕像时，希腊雕塑家表现出了与研究人物题材一样深富洞察力的眼光：在这尊雕塑中，艺术家甚至考虑到了马头上的血脉。





帕特嫩神庙上不仅饰有雕塑品，而且饰有精美的浮雕。这幅年青人在泛雅典娜节游行队伍中行进的画面即是一例。以马匹互相重叠的方式安排画面，使浮雕更具立体效果，使原本已动作活泼的场景更加形象、逼真。



这尊青铜战士写真头像，充分显示了创作者的风格，成卷的头发绕过耳朵倾泻而下，它是单独铸造出来，然后再组合到头颅上，以形成一尊完整的人物头像。白银的牙齿、铜质的嘴唇和象牙与透明石头做的眼睛，这一切都使头像更加栩栩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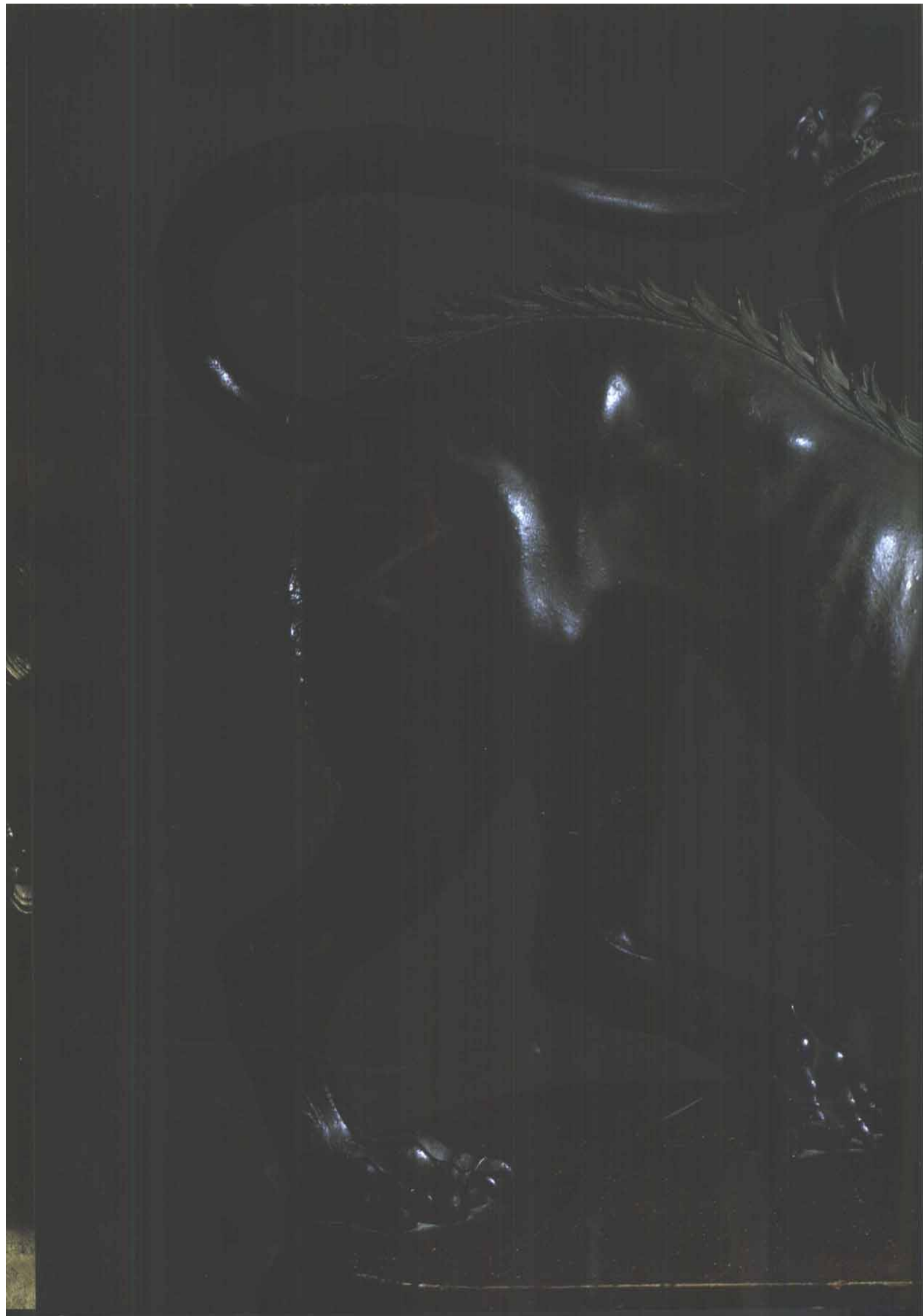
青铜铸造

当一个著名的、名叫波吕扎罗斯的西西里人，决定纪念他的战车队在德尔菲的派提安所取得的胜利时，他让人使用青铜代替传统的大理石铸造了一尊人像。从这件现存的、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铜像来看，它可能并没有让波吕扎罗斯感到失望。随着金属浇铸技术的日趋完善，青铜逐渐成为一种与石料并驾齐驱的雕塑材料。艺术家们围绕一个固定的核心，把石蜡模具固定于内核之上，然后再在石蜡表层附上粘土，当粘土变硬后，石蜡被融化并流掉，然后再把粘土外壳和内核固定在一起，最后再把熔化的铜水浇注进其中的空隙，铜水凝固后，敲掉泥壳，一尊空心铜像便成型了。

这种方法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把那些庞大而复杂的塑像的不同组件进行分别浇铸，然后再把它们联固到一起。以波吕扎罗斯的这具战车手塑像为例，其手臂先是分别铸造而成，然后再将它们插到其长衫的袖口里，这样就可以使衣服显得更自然，更真实。另外，每个人体的手臂都要保持较轻的重量，以便使它们在没有任何支撑力的情况下可以自然向外伸展，而如果一位雕塑家想用大理石为原料来达到同样的效果，那么他将不得不把每支手臂都用支架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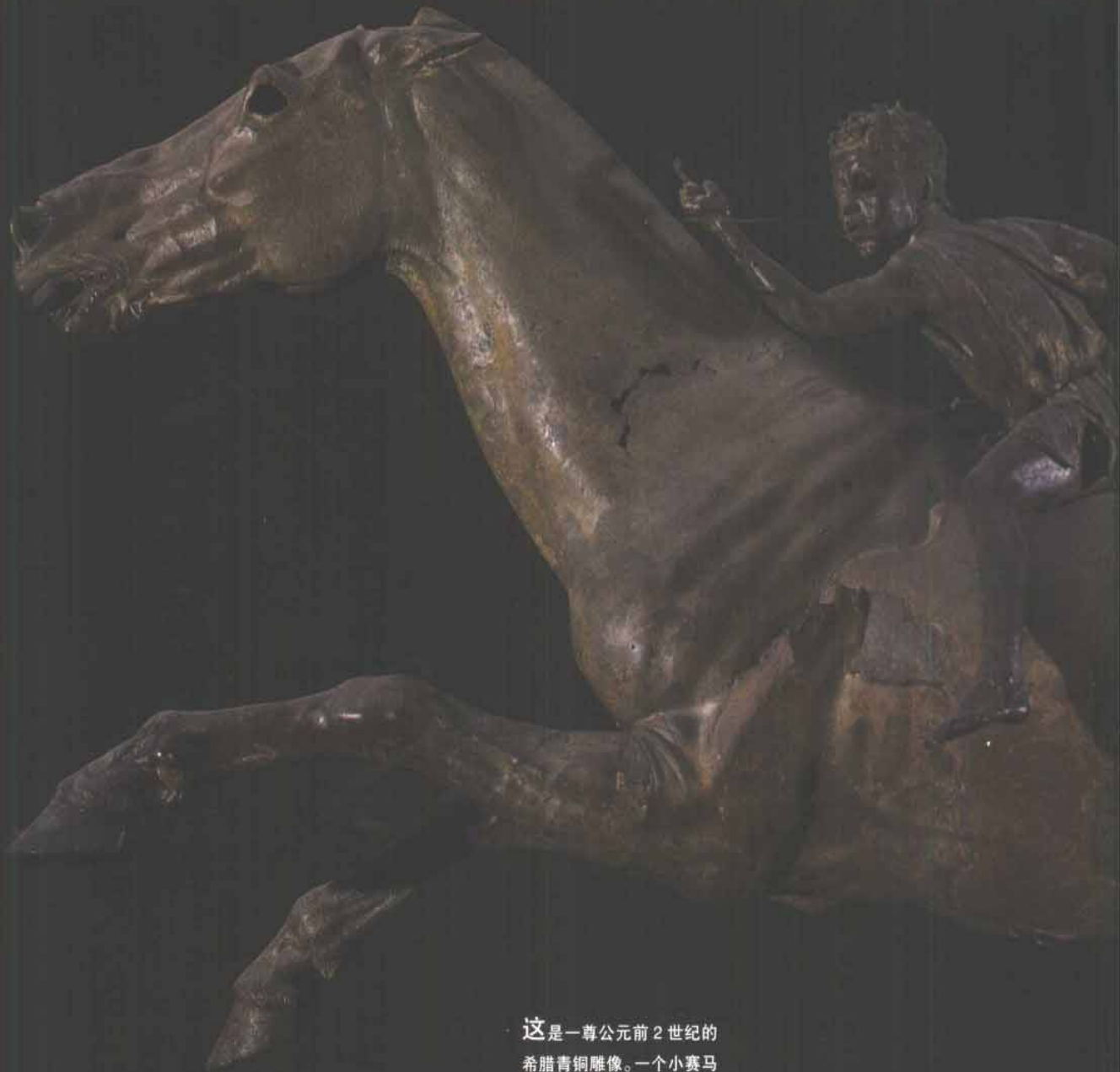
这是一件纪念性作品：一位凯旋的战车驭手手持缰绳站在那里。原来的完整作品还应包括马、战车的马夫。它是由这支车队的主人负责安置在德尔菲的阿波罗圣殿上，以此来感谢神灵对胜利者的眷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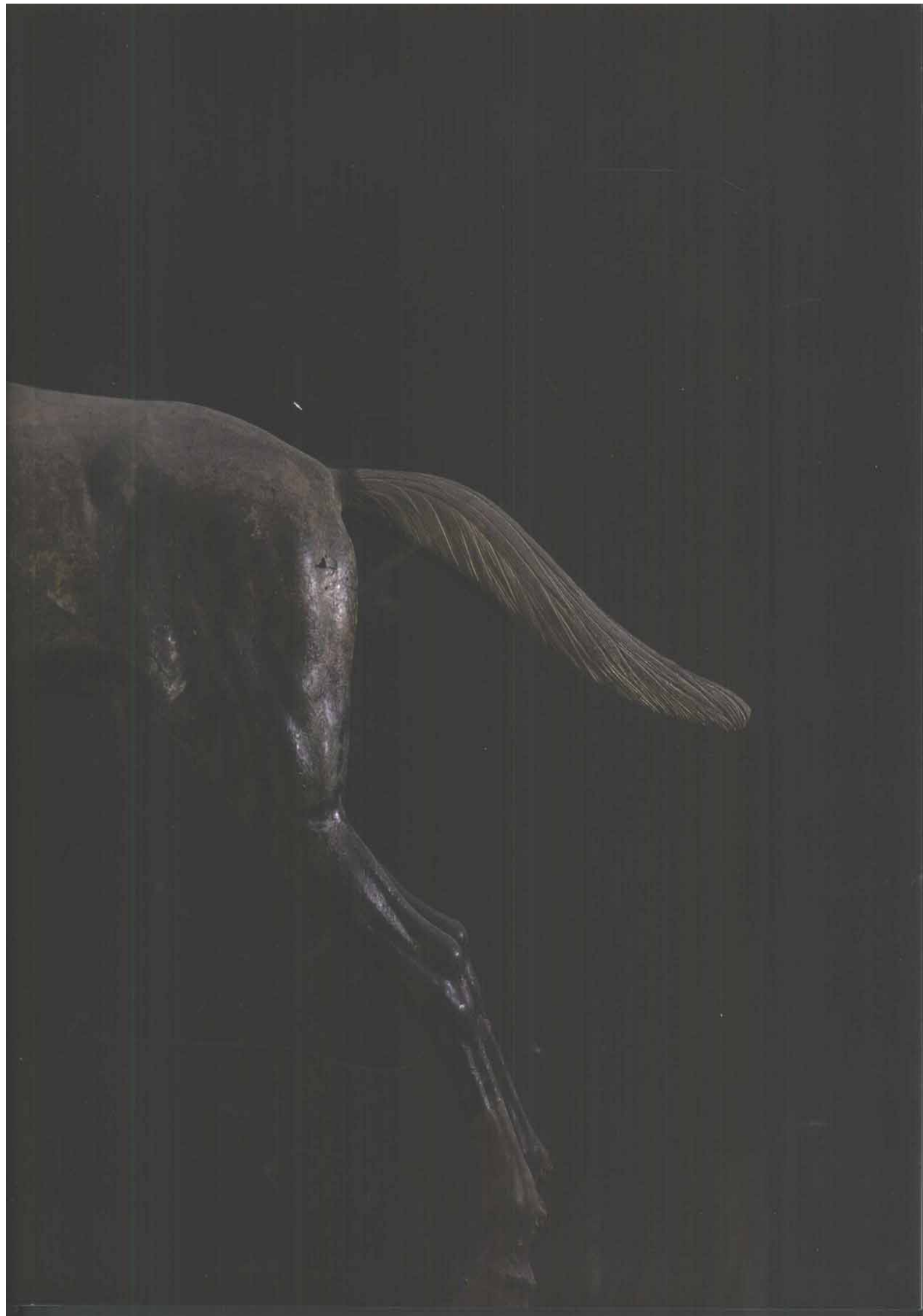




这尊埃特鲁斯坎青铜雕像反映的却是希腊的神话故事和艺术创作技巧。这是一只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其前腿上刻的文字是献给埃特鲁斯坎主神提尼亚的。类似这样动物的神话和铸造青铜像的艺术技法是通过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传入埃特鲁斯坎人那里的。



这是一尊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青铜雕像。一个小赛马手正跨骑在一匹马上飞奔。这与早期热衷于平和的创作风格形成戏剧性对比。在亚历山大崛起之前的古典时代，雕塑家们总是倾向于把运动员刻画成一尘不染的完美形象。但在这里，艺术家充分展现出了自己时代的精神。在这一刹那的时间，小赛马手弓着腰，伏下身体，以免风吹开了他的外衣，他的面部表情非常专注，眉毛与脸颊间形成了道道紧锁成的皱纹。





在这支希腊风格的金梳手柄上，敌对的斯基泰人正在围绕着一匹倒下的马战斗。这些士兵穿戴的大部分服饰，包括左边人物的尖顶帽都是斯基泰样式的。但也是同一个人，他所穿的护胸甲和中央骑马者的头盔却是希腊风格的。这反映了斯基泰人不但从希腊人那里得到华美的饰物，而且接受了他们的武器装备。



这件胸饰是由希腊工匠为一位斯基泰人首领制作的。其中的48个雕像是在分别铸造后组合上去的。这些雕像被放到两条新月形带状里，表示的是二个互相对立的世界：一个是可怕的地狱，格里芬怪兽正在咬食马匹（见第133页下图）；另一个是一幅和平的天地：两个斯基泰人正在缝补衣服的里衬，而其他人则在用罐子收集羊奶。

黄金贡品

希腊人与斯基泰人之间的贸易往来，创造出大量的如图所示的这些闪闪发光的金饰品。这一方面得助于希腊工匠的高超手艺，另一方面也依赖于斯基泰心脏地带的自然资源。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游访了位于第聂伯河口的希腊殖民点奥尔比亚后，对斯基泰人控制的水道深为惊讶，“他们在河岸上有放牧牲畜的肥美牧草，在水中有味道鲜美的鱼类；他们那里的溪水清澈透明，喝起来甘甜可口，完全不像与他们相邻地区的水那般混浊；河道两岸都长满了丰产的庄稼。”希腊人对这些肥沃的物产羡慕不已，他们竭力地在这块边远地区挖掘新的生产能力。但狡猾的斯基泰人首领并不会轻易地用自己的肉食和谷物来换取那些毫无价值的小玩艺儿，他们需要的是奢侈的东西，尤其是黄金，在这一点上希腊金匠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希腊金匠们事先浇铸出微型塑像，然后把它们固定在框架上。铸出的整件物品鲜艳生动、魅力无尽。很多金饰品上的图案反映的都是斯基泰人日常生活的场景，这表明希腊艺术家们在研究工艺技术的同时，也善于揣摩他们买主的心理。





这只带有两位斯基泰人休闲镀金图案的银质酒杯是通过贸易从希腊人那里获得的,后来成为一位富有的斯基泰人的陪葬品,被埋在第聂伯河岸边的墓地里。像凯尔特人一样,斯基泰人也喜欢纯酒,这给那些兑水饮酒的希腊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斯巴达人想要放胆狂饮时,他们把这种喝法称为“斯基泰方式”。





这是一幅描写结婚庆典的陶瓶画。陶瓶主画面是关于结婚庆典的场面，瓶颈处是舞蹈者和弹奏乐器的人。如上图细节部分所示，婚庆队伍已经开始接近新郎的家，一位妇女正手持火炬等在门边，新娘坐在头一辆马车上她丈夫的身边，她背对的则是男傧相。在做这道图案过程中，雕塑师阿玛西斯首先在半成品的粘土器皿表面涂上一层黄色，然后上面画上图案，在用火烘干之前，将一些最精微的细节处理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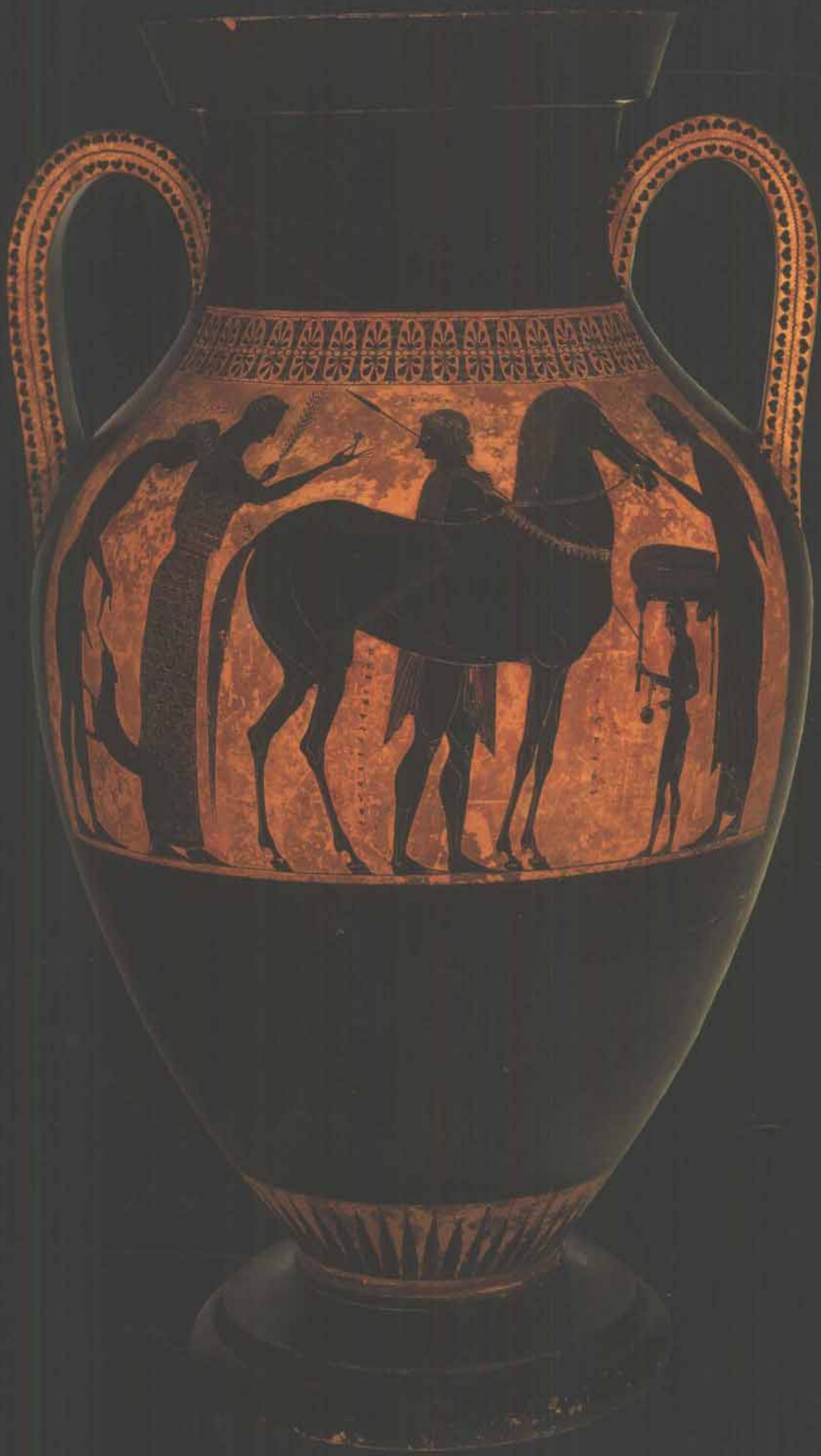
陶 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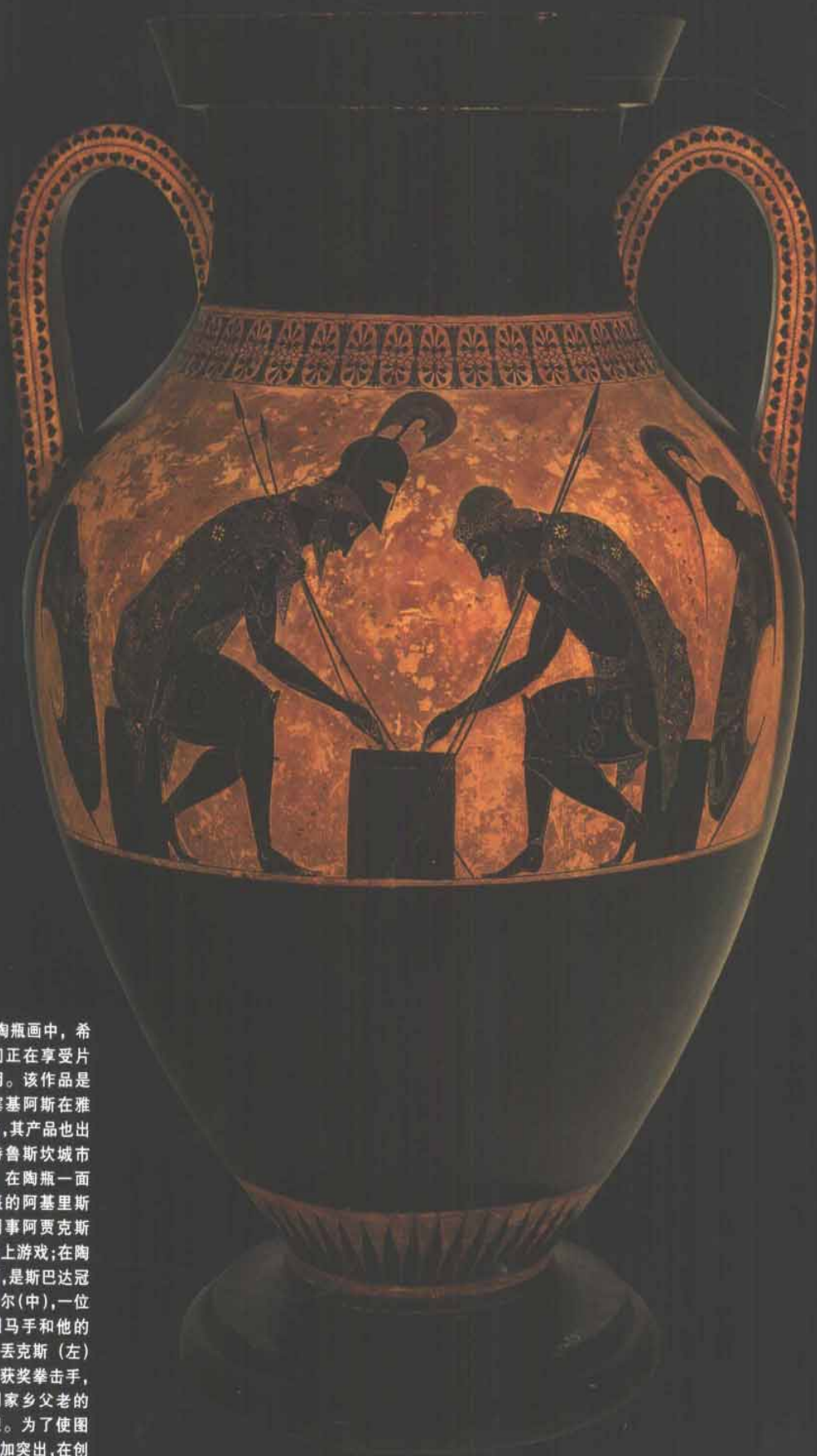
大约是公元前 560 年，这位创绘出上图所示的栩栩如生的结婚场景的陶瓶画家，开始在雅典的陶器中心钻研于自己的技术。他创绘的许多陶瓶上都署有一个埃及人阿玛西斯的名字，这表明他可能是来自于尼罗河上的瑞克拉提斯商站，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绝对不是惟的一个在雅典寻求发展空间的外来人。他的一位同行在其作品上署名为“吕底亚人”，而另外一位则署名为“西西里人西卡诺斯”。不论这些工匠来自何地，他们都属于同一流派，他们严格精确的风格，使雅典能够在地中海世界垄断了整个利润丰厚的器皿彩绘业。

直到公元前 600 年时，器皿彩绘业还一直被与雅典邻近的科林斯人所控制。他们的陶瓶画家们创造出一种魅力独特的风格，其特点是大多数人物绘图都采用种类繁多的黑色颜料（白色颜料仅限于女性人物，而红色颜

料则只用于一些花饰）。图案的大致轮廓由一支尖刻针勾勒出来，勾画时图案底层的泥迹往往也会显露出来。天才的雅典艺术家们继承了科林斯人的这种艺术风格，他们采用雕刻技术进行创造，比如在一块由埃克塞基阿斯创作的陶瓶画面中，英雄阿基里斯和阿贾克斯所穿的华丽斗篷正是这种手法的体现。（见第 138 - 139 页）

雅典在这方面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雅典城内的那些戏剧家们有相同的动因。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竞争，但这些工匠们仍然在对方的启发下，生产出更多为世人所称羨、追逐的产品。阿玛西斯的工艺品畅销于整个地中海世界，甚至是传到了更远的地区，如埃特鲁斯坎人的居住地、罗德岛、塞浦路斯岛、南俄的贝勒征，还有瑞克拉提斯等地。





在这幅陶瓶画中，希腊英雄们正在享受片刻的悠闲。该作品是由埃克塞基阿斯在雅典完成的，其产品也出口到埃特鲁斯坎城市瓦尔西。在陶瓶一面戴着头盔的阿基里斯正与其同事阿贾克斯玩一种桌上游戏；在陶瓶另一面，是斯巴达冠军卡斯特尔（中），一位著名的驯马手和他的哥哥波吕丢克斯（左）——一位获奖拳击手，他们受到家乡父老的热烈欢迎。为了使图案细节更加突出，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不但要依赖其画笔，而且还要依赖于其雕刻工具。

这只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碗显示了那些从事创作的青铜雕塑家的创作风格。在壁炉旁手工工人们正在向里添加燃料。在他们右侧,工匠们正在组合分别铸造的男人像各部分。其中头像靠在地面上;一只手和一只脚的模型挂在墙上;再往前去,有两个人正在审看一尊青铜战士雕像——或许其中还包括作坊主。到这只碗制作的年代,大部分雅典花瓶画像已经抛弃了原先那种粗朴的黑色人像风格,代之以用黑色做背景和填充那些以前需要细致描绘的地方。







百家争鸣的东方

4

当希腊的哲人们正在为西方的哲学和政治思想铺砖添瓦的时候,古代中国和印度的那些启蒙先知们也开始传播他们那些即将改变整个东方的博大文明的道义。虽然他们都出生于分崩离析的时代,但他们的那些道义,将最终推动整个哺育过他们的那片土地走向统一。公元前6世纪时,中国和印度都处于大变动的苦痛时期:在这两片土地上,那些相互对立的政权都在积极谋取霸主地位,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长期以来,那些维持着统治者及其臣属们在社会及宗教等领域享有至高地位的信条逐渐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与此同时,城市的数量开始不断增加,经济贸易也取得了不断的发展,伴随这一切而来的,是一场思想领域上的大变动。

在这两片土地上,都产生了能代表它们那个变动时代的、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们都在这个乱世中积极寻求秩序与和谐的福音,其中对当时世界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两个人中,一位是中国的先贤孔夫子,人们称他为“孔子”;另一位是印度的圣人乔达摩·悉达多,其信徒称之为“佛陀”,或“大彻大悟者”。

一方面,这两位圣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孔子具有世俗倾向,渴望能在政治领域发挥影响,并从统治阶级的神权思想中得到了启示。佛陀则提倡禁欲思想,他蔑视自己出身于其中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层,攻击现实生活中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但这两位圣者都为他们的信徒确立了崇高的伦理道德标准,他们都认为在一个充满暴力和欺骗的社会里,根本不会存在和平,他们的思想都具有普遍性,都超越了等级和地域的限制。那些都成功地统一了本国的王朝对他们的拥护并非偶然:因为两位圣者的信条,不但鼓舞了皇帝,也激励了那些为皇帝效忠的臣子,这也正是两位圣人无尽魅力的所在。尽管他们都没有着手建立自己的宗教,但他们却都成为被崇拜的对象,当然是在两位圣者死后,他们创立的学说,才挣脱其刚刚诞生时的牢笼,他们的信徒和祭庙才在各地纷纷涌现。

在孔夫子时代,中国面临的危机其实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前,也就是周王朝统治日渐衰微的那一时代。大约公元前1100年左右,周王朝统治者推翻了商王朝,夺取了政权。周朝新接管过来的天下其实已经是一个各地联系紧密的王国,统治中心集中在黄河流域和周王朝的各个诸侯国地区。5个世纪以后,逐渐发展的中国已经拥有了从偏僻的内蒙古到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辽阔的疆土和各地区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它必然无法由一位统治者来控制。西边边疆地区生活着好战成性的蛮族部落,其中部分已被纳入到中华文明圈之内,而另外一些蛮族则仍保持着

独立、无拘无束的生活。当中国统治者开始着手防卫北方野蛮部族的骚扰时，他们在北疆建设了一道长墙屏障。与以谷子和大麦为主要农作物的黄河地区不同，中国南部地区气候湿润，适合于水稻的种植，北方统治者一度认为当地居民是他们文化的异邦，是让人蔑视的蛮夷之族。

最初时，周王朝通过联姻手段控制其周边地区。每当用武力征服一个新地区后，周天子都要安置一个皇室的亲属在那里做诸侯。和对家族的效忠一样，对周王朝的效忠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历代的皇帝都称自己是上天的后代，即“天子”，而那些与天子有血亲关系的诸侯们，也同样分享到这种神圣的荣耀。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近亲安置于各种高官厚位之上。至于那些与统治者关系较远的臣属们，则只能退居一些较次要的官职，并形成“士”阶层，他们构成受教育官僚的核心力量，并在日后中国的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阶层中一部分人是大地产所有者，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主要靠那些终日在农庄上劳动的奴隶们从事生产劳动。当时的典型农庄，土地所有者的宅院通常位于中央地带，宅院四周有院墙围护，墙外居住的是那些成年累月地在农田里劳动的奴隶，他们不仅是要养活自己，更重要的是要养活他们的主人。那一时期，有一首歌谣描绘了一年四季这种农庄上的场景：

一之曰鬻发，二之曰粟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曰于耜，四之曰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

整个春季和夏季，奴隶们都住在农田附近，搭起一些破烂易损的茅草棚。除了播种和收割谷物之外，很多地区的奴隶还采集大量的桑叶养蚕，并从蚕茧中抽出蚕丝——这是一个中国人保守了许多个世纪的秘密，养蚕的活多由妇女来从事。抽出丝后，妇女们便把这些丝织成主人们喜欢的织物。但年青女仆的职责可能还不止这些，如当时一首民谣所唱：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由于贵族严格实行本阶层内部通婚，所以负责陪伴年青主人的女仆只能成为他的妾。当收集完桑叶，收割完庄稼之后，奴隶们便会返回他们居住的泥草房内，在呼啸的北风中度过寒冷的冬天。一首歌谣如实地描述了奴隶们过冬的场景：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夫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中国当时实行的是一种严厉的统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统治，但只要奴隶主们能够保护他们的奴隶，并能让奴隶们不受到饥饿的威胁，那么这种封邑

体系就会井然持续下去。但是,到了公元前 8 世纪的时候,整个社会结构的最高阶层中却发生了变动,这种变动最终必然会触动其统治制度的根基,并撕掉了其保护奴隶安全的任何伪装。

随着时间的推移,维系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关系的纽带渐趋松弛。周天子长年深居在其位于西部渭河之滨的都城镐京的王宫里,疏减了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其权力也日渐丧失,到最后,他已经无法控制那些对其权威日渐构成威胁的敌手。公元前 771 年,其矛盾终于激化。周幽王宣布废黜其法定王位继承人——平王,而立其宠妃所生之子为王位继承人。这招致了一群诸侯的不满,他们勾结边疆地区的蛮族推翻周天子,周朝都城陷落后,周幽王被杀。平王被诸侯们护送到东方相对比较安全的洛河谷地,政变后被拥立为王,建都洛阳,开始了东周王朝的统治,而周平王以前的王朝,则被称为西周。

虽然周天子现在居住的地方与其统治中心已经很靠近了,但周天子却发现,此时自己已经注定要处于无权状态了。由于周天子的统治是在诸侯的拥立之下建立的,所以除了接受百官朝拜和批准一些他人的既定决策之外,他几乎丧失了一切权力。王室的衰微,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诸侯之间的权力争斗——其中包括数十个小诸侯国和 12 个较大的诸侯国。这些主要的诸侯国多半分布于中原地带,它们不断地四处扩张,征服数以千计的“蛮邦”,并让那些蛮族人服兵役,从事奴隶劳动。

新崛起的诸侯国中,有几个是让西方史学家们很难分清的其中的佼佼者:南部的楚国,西部边疆的秦国,西北部的晋国,东北部的齐国。

公元前 7 世纪早期,齐国成了周王朝最先进的地区。那里盛产海盐,其方法是蒸干岸边盐池里的水分晒得海盐。另外,齐国还富产铁矿,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讲,是一个新发现。齐国的国君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他已经意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他积极在其国内推行统一税制和军事征募制,他就是齐桓公。在其机敏有为的助手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赢得了其臣属及附近诸侯国的敬重。开始攻伐几个位于中原地区的小诸侯国,它们被迫纷纷向齐桓公求救。齐桓公迅速召集起一支由多个北部和中原地区诸侯国组成的联军开始伐楚,

到公元前 8 世纪,随着周王朝的衰落,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诸侯割据分立的局面。在国与国之间为谋求权力和生存而进行的争战中,他们的边界与盟友处在不断的变换中。到公元前 5 世纪,最终形成 7 个较大的诸侯国。它们的边界变化频繁,无法在下图中予以表示。它们控制着数以千计的小诸侯。最终有 3 个诸侯国在争霸过程中崭露头角:南方的楚;东北的齐;西部的秦。



其领导下的联盟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齐桓公以盟主(或霸主、同盟领袖)的身份领导了该同盟达 30 年的时间。公元前 656 年,他终于迫使楚国签署和约,并恢复向周天子定期纳贡。但这只是一时的平静,不久后诸侯间又开始相互攻伐,整个下一个世纪里,又先后有一些霸主步齐桓公的后尘,试图凌驾于其它诸侯国之上,但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位诸侯能赢来永久和平。

事实上,从公元前 650 年起,直至公元前 550 年,中国大地上厮杀征战愈演愈烈,几十个诸侯国均被其野心勃勃的对手们所吞噬、消灭。在初始时期,战争的规模很有限,一般不超过一天,交战双方都遵守一种比较温和的规定,即士兵们必须尊重他们的亲族和长官,哪怕是自己的敌人。在依据这种规则进行的战斗中,指挥战斗的贵族乘坐在四匹马驾驶的战车上,周围辅之以一小队步兵。交战前,敌对方驾驶战车的人要相互致以问候,有时战斗的一方可能会用一头被杀死的鹿来表示对战争的重视。继而发生的战斗极其激烈,就连驾驭战车的人也是飞奔之中拉弓放箭的好手,但战争结束时,被征服者往往会得到宽大处理,尤其是当他与获胜一方有血亲关系时。

然而,随着诸侯国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那些野心勃勃的诸侯们逐渐把这些旧的规矩抛置脑后。公元前 655 年,这样以武代礼的一个恶性例子发生了。晋国的国君请求虞国允许其取道其地去伐虢国。这三个诸侯国都是周三室的后代,彼此是血亲关系。虞国的一位大臣对形势分析之后,劝其国君不要让晋国的军队取道自己的国土,他指出如果晋国能够去攻取与自己有血亲关系的虢国,那它也同样会毫不犹豫地来攻打虞国。虞国国君草率地拒绝了这位大臣的建议,但却为此付出了代价:晋国军队未受阻拦地通过虞国,轻而易举地灭了虢国,在回来的路上,又毫不留情地灭了虞国,那位不幸的国君也沦为阶下之囚。

随着诸侯们残酷无情的争斗与日俱增,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军队的规模空前扩大,步兵逐渐退出由战车组成的精锐军团的行列。步兵主要来源于农民,使用铜或铁制的双刃剑,许多人还持有一种杀伤力很强的特殊武器:弩机。

大多数弩机都发射有金属尖的弓箭,有的还备有杀伤力更强的铜制或铁制的弹丸。公元前 5 世纪时,一种新的作战形式——骑兵出现了。那些来自于欧亚草原地带的骑马民族,一度在中国的北部和西部边陲构成威胁。位于北部边疆的诸侯国赵国,把这种骑兵作战形式引入自己的军队,很快,骑兵队成为整个中国的标准作战单位。士兵头戴类似于斯基泰风格的尖顶头盔,上身穿饰有金带扣的衣服,下身穿裙状宽腿长裤,脚上穿套靴,士兵们的这种装束后来也深为老百姓们所喜爱。

骑兵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在成千上万的敌军中冲杀的传统作战方式。一旦某方诸侯在军队数量上处于极端劣势或在战略战术上处于极端被动地位,他的军队很可能就会全军溃没,其领地也将被敌手所征服。对战败国的惩罚变得尤为严厉,以至于至少有二次两个被楚国灭亡的小诸侯国国君是抬着棺材去请降的,他们被宽恕了,但其他被征服的诸侯国的国君则都被当做牺牲献祭了。那些辅佐战败的

诸侯国国君的重臣和大地主们，还有希望幸免一死，但他们的一切财产则都被充公。许多大奴隶主以俘虏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们所面临的处境甚至比从前的奴隶还要悲惨。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被征服的诸侯国里的农民，不会因此而面临什么厄运，最坏的情况无非是将他们沦为征服者们的奴隶，被移离故土，分给那些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主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被征服地区的百姓，基本都是被留在原地，为异乡来的新主人辛苦劳动。

即使是在那些军事征服上成功的诸侯国，也逐渐废弃了旧王室的伦理纲常。军事征战的结果使大批奴隶主和奴隶离开其原来固定居住的土地，从而使这些封邑式农庄不再是具有农业经济自给自足性质的生产单位，许多土地成为新的大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与此同时，这些新的大土地所有者继续购买那些其他地主的土地。到公元前6世纪时，典型的农业家庭一般都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他们把自己的农产品按一定的比例交给地主做租税。有些地区的租税甚至高达20%，这对一些农业家庭来讲无疑是灾难性的。如果父亲或他的一个儿子被征去服兵役或为加快军队机动运输筑路，那些留在家里的人仍得按原来的比例交清纳税，整个冬天，全家人不得不因为饥饿而艰苦求存。

在这动荡的时代里，许多人饱受战乱之苦，但也有一些人找到了新的转机。这些人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商人，虽然在以往的社会中他们一直扮演着无足轻重的社会角色，但当农业社会不再能够自给自足，逐渐需要像布匹、器皿、农具（包括铁刃的犁铧）等一些必备物品时，商人的价值便脱颖而出了。那些游历各地的商人抓住这一机会，通过那些原本基于军事目的而修建的交通道路开始其商业经营活动，由于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必要性，即使是在战争时期，各国诸侯们也仍允许商人们不受限制地往来于各国之间。

公元前6世纪早期，最早由各诸侯国铸造的铜制钱币开始出现，它为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便利条件，也为商人们提供了有效的货币形式，取代了以往诸如贝壳串或丝绸之类珍稀的实物货币。

一些位于交通要冲的城镇逐渐繁荣起来，其中一些还逐渐成为颇具规模的城市。而那些位于既强大而又安全的诸侯国中的城市，则很快便发展成为兴盛的制造业中心。那里生产纺织品、瓶瓶罐罐的器皿以及铸造青铜和铁制器具等。一些作坊成为真正的大生产中心，在几十个人拉摇风箱的同时，用巨大的熔炉炼铁，许多后世闻名的青铜器都是在这时期生产出来的。为了避免同样的造型重复制作，工匠们在世界上最先应用了活动模型，即把相同的造型经重新安排，器物就从一种模式转变成另一种模式。

所有这些劳动都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由国家控制的作坊会使用战俘劳动。农民成为这种劳动力的又一来源，尤其是那些不甘穷困潦倒而来到城市里谋生的农民。随着城市规模的日渐扩大，一些城市分别建立了居民区、手工业和商业区，并用城墙把两者划分开来。

同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发展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另一个阶层也不断

完善和壮大起来,即“士”官僚阶层。传统上,“士”指的是那些能在各个方面辅佐其主公的值得信赖的随从——既可以在战场上打仗,同时也是土地上的管家。随着中国内部各诸侯国之间矛盾的发展,这些才干十足的下属们将比其主公承受更多的考验。如果其主公被打败了,他们对击败其主公的对手同样有用。因为士阶层的人多不是出身名门,所以他们主要靠自己的才能谋生,为了获得提拔,他们会特别卖命地尽职尽责。公元前6世纪之时,一些诸侯国国君们已经很注意收笼这样的治国之才。为了让那些有才干的人辅佐其治理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国君们很少注意他们的出身门第。但事实上,国君们的这种渴求总是得不到满足,于是,一些以授人治国之术为使命的师者应运而生。

孔夫子——孔子,是这些大师之中的一位。但如果他的说教真的是仅为满足那些渴望贤才的君主们提供人才的话,他和他的学说也许早就被人们遗弃了。事实上,孔子非但没有教育他的弟子去适应统治者的口味,反而鼓励他们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和那些统治者。他号召自己的门徒放弃那些使全国陷于混战之中的狭隘私利,而去追求一种自律宽容的哲学。在这一过程中,他创造了一套系统的新思想,这种新思想并非单纯地讲述经邦治国之道,而是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怎样去堂堂正正地做人。

公元前552年,孔子出生于鲁国。鲁国是众多诸侯国之中较弱的,几百年以来,它的统治者一直在为求生存而不断努力。这里的人们仍然尊重周天子,鲁国的国君也一直是自认为是周王室的后裔而自居。在这种对周王朝盛世期流连不已的环境中,孔子逐渐长大。另外,他出生于一个曾一度辉煌的没落贵族家里,这对孔子日后的思想也有一定影响。孔子的弟子认为他是鲁国的邻国宋国君主的合法后代,但孔子学说的毁誉者却认为他只不过是宋国君主的嫔妃所生。

但矛盾和争议主要是集中在孔子的传记文献上。后人对其生平只知梗概,孔子的父亲显然没有多少财产,但据说他曾是一名非常勇敢和健壮的士兵,所以他才能在70岁时生了一个儿子。据说他在孩子出生前不久死去,抛下妻子一个人来抚养这位未来的圣人。

为了让孔子受到教育,她的母亲把他送到乡村私塾教师那里学习。虽然只是学会了几千个字而已,但接受教育却是成为知识分子的第一步。许多中国汉字是表意字,由一些带有抽象意义的创造性偏旁部首组合而成,如“安”字,表示的是一位女子坐在房檐之下,而“好”字则是一个表示母亲的“女”和一个表示孩子的“子”的组合。正是有了这种用毛笔在竹简上写出来的汉字,才使学生们开始了其本民族的文化教育。

掌握了汉字以后,孔子开始接受文学教育,包括学那部伟大的诗歌总集——《诗经》。“你学过诗歌吗?”据说孔子曾这样问他的弟子,“如果你没学过诗歌,你就不能够与别人交谈。”这些流传于公元前10世纪的诗歌民谣是那个动荡时代的缩影,其中包括一些抒发因连年的战乱而与爱人分离的妻子哀思之情的诗歌,如:

在公元前 5 世纪,当像这样的中国贵族率军出战时,其阵势一般都非常气派。乘坐的战车是由配上华丽鞍轭的马驾辕,由专门的车夫驾驶。尽管贵族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担任指挥调度的将军,但他有时也常常参加激战,所以马车的车轴两端带有突出的锯齿状长刀,可以用来切割对方的腿部。他同时也装备了最好的战斗装备:一把双刃剑,一支戈。戈(如左图所示)是一种青铜刀武器,既可以劈砍,又可以刺杀。同时他还操一只重量较轻的皮革盾,为了加固,盾牌上还涂有多层真漆。铁和皮革制头盔能够保护他的头部不受伤害,他的上身穿有用涂漆皮革制成,用丝线连接起来的甲冑。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除了诗歌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孔子时代，那些关于周王朝早期的文献大多数已被收集、整理起来，叫做《书经》或《尚书》。公元前5世纪时，另外一些关于更近时代的文献被整理起来，称做《春秋》，或称做《春秋编年史》。孔子的一些弟子后来声称《春秋》是孔子编辑和整理的，从公元前722年开始，直到公元前487年——也就是孔子去世的前两年——才结束。不管事实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当时一定熟知古代的各种文献。

孔子接受教育的中心内容是文学和历史。但作为一个渴望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年青人，他也掌握了音乐艺术，并以此教育他的弟子去获得韵律感和协调感。当时的主要乐器有——琴、鼓、编钟等，当然还有人的嗓音，因为那个时代的诗歌是用来吟唱的，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诗经》的文化题材，形成了完整的国民教育素材。

孔子曾经担任由一个大家族所统治的鲁国的一个小官，并开始从事其职务。根据文献记载，他在几年的时间里就被提升到王室家庭教师的职位。大约就是在这时，他结婚并在不久后生有一子，关于其家庭生活的情况，几乎无任何史料记载。据说在其24或25岁时，他的母亲去世。按照古代传统，他守孝3年，并长年翻开袍子的衬里以示自己丧失了亲人。他以后的生涯基本是从事教育，他丢掉官职，在家里或四处周游培养弟子，教育年青人负起对社会的责任。

孔子被称为“圣人”并非偶然，他自己一直在一步步地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在十五岁时下决心学习，”他告诉自己的弟子，“30岁的时候能够立足于社会；40岁的时候面对是非不再发生疑惑。”（这些句子的原文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译者注）到了中年时，他才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不是要把他自己或是他的学生们塑造为社会所需要的人，而是要为社会确立一个为世人所遵循的标准。他坚信，那些谋求官位的人根本无雄心可言，他们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行使权力。孔子认为，实行统治的惟一目的就是要给人民树立一个榜样。据史料记载，孔子在他的故乡鲁国任官时就正是这样做的。他在50岁的时候接受了一个高官职位，在其治理期间，一切犯罪现象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街道上出现了路不拾遗的现象。他的政绩自然引起了别人的嫉妒。据说，在群阴谋家的诬陷下，孔子最后被赶走了。

孔子似乎很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的教育弟子的机会，但在政治上，他似乎仅限于为那些统治者和一些希望被辅佐的人提供咨询意见。《论语》是一部孔子死后不久汇编而成的关于他的言论的总集，它塑造了一个生活于权力之外的人物形象。“我从未任过官职，这就是我无所不通的原因，”他同时也认为，“一个真正的领袖，他并不介意是否被别人认可，他只投身于他急于要做的事情之中，根本无暇顾及到自己是否得到别人的肯定。”

孔子最终得到了人们的完全肯定，但却不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当公元前

479年，他在70岁的高龄去世的时候，他已培养出一批忠贞于他的弟子，他们将在以后的数十年里把他的学说继承下来，并使之发扬光大。孔子的学说在当时影响有限，也可能是由于他矛盾的历史地位的缘故。他既是一名落后于时代的人，又是一个赶超时代的先锋。他对国家的过去有美好看法，即便是那些强大的国君们已经集大权于一身时，他也仍努力去创造一个基于过去时代的美德标准。在这位圣人辞世的几个世纪后，当一个强大家族再次统一中国之时，他的思想才得到广泛而全面的传播。

孔子保守的学说体系中，“礼”是其核心。遵守这些礼仪，其实就是遵守那些根植于周王朝早期的辉煌时代及其前代商王朝的遗风，换句话说，也就是把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天地关系协调起来的传统。中国古代最神圣的仪式，是周天子进行的祭祀仪式。这种忠孝关系还体现在社会各个方面，即每位遵守者都应尊重其长辈和上司，无论他们是生是死。“当你们的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按照礼仪去服侍他们，当他们去世的时候，你们要按照礼仪埋葬他们，也要按照礼仪去祭奠他们，”孔子这样教导他的弟子们。（其原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译者注）孔子认为，那些不孝敬父母的人，是在违背祖训——社会持久和谐的动力，人们应刻意遵守的等级尊卑和社会职责，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然而，儒家的传统主义思想只是一种墨守成规而已。孔子清楚地知道，几百年来，已经有无数的掌权者背叛了这种信仰。事实上，他所关心的，不是对统治者的效忠，而是统治者自身做得是否称职。他认识到，那些历代来一直在中国享有特权的高贵人士，并非都生来就具有美德，所以他指出，贵人们只是在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自我约束中才获得美德。

传统上，那些被授权统治中国的官吏们被称为“君子”。但在孔子那里，这一称谓却失去了它固有的意义。君子，广义上来讲，无论他出身如何，只要是品行高尚的人即可。与君子相对而言的人物，孔子称之为“小人”，也许这些人可以在他们的城市或国家里受到尊敬，但他们却缺少有远见的智慧。“君子心里想的是怎样实行仁德，小人心里想的是怎样舒适安逸。”（原文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译者注）

可以被称为君子的人，仅仅遵从礼仪是不够的，因为对礼仪的遵从只是外在的表象而已。孔子认为君子的内在修养应作为一种博大精神，也就是能让统治者善待臣子，主人善待仆人的精神。中国人所说的“仁”，指的是一种仁义的精神境界，其含义与后来基督教所宣扬的仁慈观念不同，孔子的道德教说比基督教率先提出大同世界的思想，他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些真正信奉这一标准并具备仁义之心的统治者是不会轻易发动战争的。孔子曾经因其两个弟子鼓动季孙氏出兵攻伐其境内一叛乱地区颛臾而教育他们说：“如果远方的属邦不来归属，你就修明自己的文德来使之归附，而想在国内动用武力，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是在于颛臾身上，而是在自己家的宫室里啊！”（其

到公元前3世纪中，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第一次由摩揭陀帝国雄才大略而又残酷无情的君王所统一。从西部的兴都库什山到东部的孟加拉，从喜马拉雅山脚到干旱的南部荒原。摩揭陀帝国同时控制了两大主要河流——印度河与恒河，印度河谷宽度较为狭窄，两侧地形支离破碎，在重要性上次于恒河。正是那面积广大，土地肥沃的恒河平原激起了摩揭陀帝国国王们野心勃勃的扩张欲望。



原文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译者注)还有一次，孔子阐述了君王如何避免臣下背叛的方法，“尊重你的职责，信守你的诺言，避免滥用财物，善待你的属下，只有在有正当理由的时候才用百姓为你劳作。”

然而，孔子也认识到在那个混乱割据的时代实行这种“仁政”是极其困难的，他曾若有所思地重复这样一句话：“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克服残杀，免去刑戮了。”(原文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译者注)但孔子坚信，虽然目标艰巨，但这并非是掌权者拒绝承担起责任的理由。

即使是那些没有名气的弟子，或者是那些懦弱无能的人，由于他们信奉孔子的这些信条，也依然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对美德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因为它能给社会带来安定，能为人的心灵带来慰藉。孔子很少谈论人的精神境界或对死

后的世界进行憧憬。“什么是死？”一个弟子这样问他。孔子回答说：“你甚至还不懂什么是生，怎么会懂得死呢？”(原文为：“未知生，焉知死。”——译者注)但孔子的弟子们仍以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热情去追求高尚的生活，他们推崇备至的“仁政”思想，对数以百万的中国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孔子的儒家思想相对应的还有一种神秘主义教派，他们自称为“道教”，或“道”的追随者。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归宿于一个叫“老子”或是叫做“老圣人”的传奇式人物。据说老子和孔子是同时代人，他放弃对权力的追求，过着隐居的生活。老子的“道”与孔子提出的通过履行臣民的责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观点完全相反。道教主张人回归自然，将社会退回到原始状态，这种社会被描绘成田园般的农村公社，那里没有嫉妒与剥削。事实上这种社会只是一种幻想而已，但这并没有让道教徒们感到颓丧。因为他们更关心的是那些亘古不变的思想，而非这种变化的社会现实。通过以不懈的努力来颂扬那种发人深省的世界，他们为中国寻求另外一种通过与世无争的实现大彻大悟的哲学——佛教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八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接受像道教和佛教这样的神秘思想上，显示出了极强的包

容性,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孔子及其弟子们的世俗思想。在神秘哲学那里,中国人接受的是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永恒主题。而在孔子那里,他们要面对的则是历史的约束、祖宗的遗训。但无论怎样,正是由于对历史的思考,才使孔子得以形成自己的观点,而历史的车轮,又把他的哲学从旁门左道上推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到公元前3世纪晚期,中国大地的各国霸权争夺中,一系列残酷的战争之后诞生了—一个重新实现国家统一的胜利者——雄心勃勃的汉王朝。出于对中华伟大传统而自豪的原因,汉统治者接受了这位给中华传统注入新生命,为其统治提供了合法性的历史哲人。

孔庙被设成祭坛,人们甚至像祭奠皇帝一样供奉着他。而公元前1000年代时,印度也处于一片躁动之中,在另一位伟大的先知——佛陀的努力下,这片列国纷争、种姓制度森严的大地也渐渐地步入文化上的统一时代。佛陀培育出的智慧的种子也渐渐在中国、东南亚和日本等地生根发芽。而这种新的信条,首先应归之为是当时印度社会复杂的社会传统的产物。

大约在1000年的时间里,在雅利安人的影响下,印度文明逐渐形成。雅利安人与公元前2000年代曾占领波斯高原的蛮族有渊源关系,他们沿着兴都库什山脉向南进入印度次大陆。雅利安人是一支为争夺牲畜和草原而不断奔波的民族,他们崇拜那些保佑其取得胜利、维持其生存发展的神灵。然而,当他们最初进入到印度次大陆的旁遮普——这片位于印度河上游的冲积平原上,然后又看到了肥沃富饶的恒河平原时,这支游牧部落的风格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喜马拉雅山上的融雪和来自印度洋的热带季风的滋润下,恒河及其众多的、蜿蜒曲折的支流都定期地浇灌那些种有水稻和大麦的田地,并形成了一层层肥沃的淤泥层。看到这片沃土后,这支雅利安人放弃了他们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各部落间都出现了固定的边界,国家的雏形也渐趋形成。到公元前600年时,恒河流域已发展成为印度文明的中心地带。在全年大部分时间里,印度次大陆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气候干燥,土地荒凉,只有少数一些部族会在此出没,这与不断受到来自北方威胁侵扰的旁遮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不长时间以后,波斯人就侵入了印度河谷,并将其纳入到自己帝国的版图之中。

相比较而言,恒河平原则安稳得多。这里繁衍着一支庞大的、以农业为主的定居人类群体。农民居住在大量小棚屋里,饲养着一小群牛和几只羊,以满足社会需求。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频繁的季风给他们带来了周期性的饥荒,疾病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传播得很快。即使农民们能从这些灾难中幸免一死,但他们的牲畜却终将厄运难逃。很多乡下人被迫只好以乞讨为生,也有一些人在物质刺激下,去为那些王公显贵们劳作(他们称这些王公显贵们为“大人”),还有一些人迁到了一些大村庄,那里繁荣的贸易已逐渐造就出一批需要劳力和仆人为之服务的商人阶层。像这样的定居点,当它发展到足够大时就形成了城市,其中包括位于恒河中部的大舍城,那是一个方圆达40公里的城垒,城里大部分地区是适于生产、生活

的庭园。城乡之间由水陆交通网联系起来,通过这些交通网,香料、宝石、纺织品等贸易品可以直抵印度河谷以及其它地区。

然而在这种和平的气氛下,却隐藏着深层的社会隔阂。仅在恒河地区,就有16个独立存在的王国,这些有着共同的雅利安渊源的统治者们却几乎很少能和平共处。雅利安人之间向来有部落间混战的传统,尽管这一时期印度次大陆的局势并不像同一时期的中国那样严重,但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其冲突却愈演愈烈。社会内部的种族和阶级分化同样也日趋尖锐。在部落逐渐定居下来的过程中,雅利安人面对的是已在印度次大陆地区居住了几万年的深肤色民族。其中一些民族很快便归附到雅利安人的麾下,深肤色民族成为社会地位低微的象征。几个世纪以来,各部族之间的相互通婚和文化上的融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各民族本来的特征。但印度仍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这种阶级之间的分化,甚至在那些古老经典中也体现出来。在《吠陀》这部可以追溯到雅利安人英雄和部落时代的神圣史诗中,已经有了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划分。婆罗门,或者是祭司,是社会中最高等级;刹帝利,即统治者,是社会中的第二等级;吠舍,即商人阶层,是第三等级;首陀罗,即仆人阶层,是第四等级。在首陀罗之下,还有贱民,他们也被称做是“不可接近的人”。

这就是印度的社会教条。公元前6世纪之时,印度社会似乎已经展露出古代经典著作中所描述的局面。社会等级现象与《吠陀》中描述的一样,婆罗门仍然是其神圣信仰的卫道士,他们理所当然地置身于社会的最高阶层,傲慢的祭司们认为他们应该被豁免赋税和其它一切俗世的义务,同时他们还要求人们提供给大量的其举行宗教仪式所需的费用和物品。但他们的要求却受到了那些掌握着各个王国大权的统治者们的挑战。和以前的部落首领一样,这些国王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让那些祭司们为他们组织宗教祭祀活动。同时,这些国王们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取得诸多的好处:他们在农民的服务下,在百官朝拜、嫔妃簇拥的王宫里享受生活。但当国王们越发享受到其特权带给他们的好处时,他们对婆罗门阶层的不满也就显得更为明显。相对而言,国王们更希望取得那些按照宗教标准处于社会较低等级的人们支持——也就是指那些靠贸易获利发财的吠舍阶层。

并不仅仅是由于国王和商人们财富的增加,才使他们对古老的雅利安信条提出挑战。有些时候,婆罗门阶层中的一些不安分子也在考虑自己的使命。一些祭司加入到那些精神历难者的行列之中,他们共同从自己生活的社会阶层中走出来,或者居住在那些首陀罗或贱民之中,亲眼目睹饥饿、贫穷和疾病带给人们的痛苦;或是过起长期的苦行生活。他们在森林中全身赤裸地漫步,一连几日颗粒米不进,滴水不饮,他们甚至是躺在荆棘丛上一动不动,有的人甚至拥有更强的克制能力。他们试图通过一种苦行生活来达到其幻想中的极乐状态,而那些达到目标的人则同他的信徒们一起分享这种境界。

这样,这些苦行僧们对印度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在发展和传播被称为《奥义书》的神秘主义经典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与《吠陀》对遵守宗教仪式的强调

不同,《奥义书》思考的是个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神灵的火花,这是寻求个人与宇宙精神或婆罗门统一的火花。但是达到这种天人合一的道路却是曲折而漫长的,只有及时行善的人才能达到目标。为达到最终的解脱,一个人可能得需要度过无数次生命——这也就是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人们来世的生活要取决于他前世的行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把印度的宗教与一种强大的思想观念结合到一起,但它却几乎一点也没触及到传统的种姓制度,它只是让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有了来世获得解脱的希望。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这里找到安慰。一些人认为这生死轮回的思想容易让人产生沮丧的心理,所以他们执著地寻求一种能够让人摆脱这种无止境的轮回并得到拯救的途径,而他们所找到的这种途径,无论是国王,还是仆人,都应该平等地去遵循它。

大约在公元前 560 年,乔达摩·悉达多出生于一个王公家族,其父名为净饭王,其母名为摩耶,其父的领土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居萨罗王国境内。在恒河谷地的 16 国之中,就实力而言,居萨罗仅次于其邻国摩揭陀国。净饭王领导的释迦部落和少数山区部落一样,定期向居萨罗的国王纳贡并保持一定的自治权。直到公元前 2 世纪时,关于悉达多的出生及其进行心灵探索的故事才见于文字记载。在这一期间,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传说流传于世。关于悉达多的出生有这样一种说法:他的母亲一次梦见自己被带到一个圣湖上,那里有一只鼻子上衔着莲花的白象朝她走来,并连同那朵莲花一同消失到她的身体中。一位智者说此梦喻意她要生一个非凡的儿子,这个儿子长大后或者会成为全世界的皇帝,或者会成为全世界的引导者。后来,悉达多出生后,一位预言家又进一步阐述:“悉达多将看见四种现象,并使他认为这个世界是苦难的,结果他会选择成为一个引导者。”为了防止这一切变为现实,悉达多的父亲决心让儿子避开一切丑恶和腐败的东西,只让他与年青人和漂亮的姑娘们在一起。

当悉达多长大成人后,似乎他父亲的愿望就要成为现实了。当他不愿意学习战争技术和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时,他便骑马出去打猎。一次,他被一群被白银装扮起来的大象所包围,展现在他面前的是老虎出没的森林,点缀着藏红花的葱葱绿草,远处的地平线处是白雪镜一般的山峰。一天结束后,他在王室的花园里休息,这里长着雨季里茂盛生长的再生草,熟透的芒果低悬在树上等着人采摘。王宫高墙之内,还有更多的乐趣等待着他,这时他想起了王子这个头衔,他想拥有成群的妻妾嫔妃,当然,他的首要任务是去找一个合适的伴侣——一个以王后的身份驾驭后宫的主人。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娶其漂亮的表妹耶输陀罗为妻。但就在结婚仪式举行后不久,他便遇到了那些曾经被预言的现象中的第一个。根据传说,悉达多正在王宫广场上与其驭手昌那驾车前行时,他生平第一次看见一个乖戾的老人奇迹般地进入到这个被保护起来的地方。悉达多问昌那他面前站的是何物,他从得到的回答中知道了人终将会老。不久以后,另一次乘车前行时,

这位年青的王子碰到一位身上长满脓疮、因高烧而不停颤抖的人，从而知道了人人都会得病的道理。第二种现象，是他看到的一具要被火葬的尸体，这使他懂得人终有一死。但第四种现象带来的却是希望：他看见一个快乐的圣人，身穿朴素黄袍，手拿破碗，沿街乞讨，看到此景，悉达多终于明白，人类可以在与世无争中获得安乐，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应该走的路。

王宫不再给悉达多带来更大的乐趣。一天晚上，当他陪伴父母到后宫去时，他看到王宫内漂亮的女人，便想到将来她们也会脸上长满皱纹，变成弯腰驼背的老人。当他听人说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时，他并不为此感到欣慰。当天晚上，悉达多沉默地与熟睡中的妻子和婴儿告别后，他与昌那一同驾着战车逃跑了。当他们走出王宫时，他命令昌那停下来，跳下车后，他用剑削掉了自己的头发，让昌那把它送给他的父亲。据说当悉达多徒步独行时，他的马竟然悲泣而亡。

这个年青人来到一位学识渊博的哲人身旁，开始自己心灵的探索，哲人传授给他《奥义书》的智慧。但这些知识并不能使他的心灵得到满足，于是他又加入到另外5个不甘寂寞的探索者行列。他们一同进入森林中去体验最大的苦行。悉达多在自我修炼上胜过了他的同伴。据说他在很长时间内，每天只吃一点米饭，渐渐地变得越来越瘦，当他抚摸自己的胃部，甚至能够触到自己的骨头。他穿着摩擦皮肤的粗糙衣服，在苦痛和折磨中忍受了多个小时，甚至让污秽和蚊虫附在自己的皮肤上，但一切遭受的苦难并没有让他得到最终的解脱。

当他的苦修进行到第6个年头，一天，他因身体虚弱而跌倒到一条河里，冰冷的河水使他清醒过来，并拯救了他的生命，最后，他决定抛弃苦行生活。他走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开始以乞讨为生。5个跟在他后面的同伴看见他重新兴奋地大吃大喝起来，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把他看成堕落者，并抛弃了他。

悉达多继续独自进行他的人生旅程。他流浪到摩揭陀国——一个其统治者即将建成庞大帝国的强大王国。当他36岁的时候，一天，在格雅城外，悉达多坐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树下，菩提树叶盖满了枝头（后来，它将被悉达多的信徒们称为“智慧之树”），悉达多决心一直静坐在这里，直到有一天能够悟出人生的答案。在连续七天的时间里，他坐在菩提树下，一动不动。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遇到了邪恶的魂灵，并向其展示了比其年青时所放弃的更大的权力。悉达多全然不为之所动，最后，他的心变得平和，陷入一种永久的幸福沉思之中。他沉浸于一种极大的快乐之中，进入了一种既非有也非无、既非生也非死的状态——一个他的信徒后来称之为“涅槃”的极乐世界之中。这一瞬间，他成为佛陀，大彻大悟者。当他重新回到周围的现实世界中时，佛陀最初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向人们解释清楚自己所获得的智慧，因为这看起来是一种不符合常规而且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境界。他旅行到沙那什(Sarnath)村——也就是现代的瓦拉纳斯城所在的地方，在那里一个叫鹿野苑的圣

右图为一来自西北印度的佛陀骷髅雕像。这因节食而异常消瘦的形象与那种人们通常所见形态肥胖、营养充足的胖和尚形象有着天壤之别。最早的信徒们禁止对其领袖外部形象作任何艺术的虚饰，只允许使用象征性的东西，如：脚印、墓等。但是随着佛教由一种封闭性、纯僧侣阶层信众宗教，逐渐发展成一种广泛传布，更为普通人所接受的新型宗教，由僧侣使用携带的佛教雕像或其他将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了中国和东南亚广大地区。



殿处，他再次遇见了那个摒弃了他的苦行者，他们立即感觉到他的变化，并要求他说出自己的秘密。于是他终于开始讲话，开始了第一次传道。正如他所揭示的那样，佛陀的启示是从他自己痛苦的经历中得到的。通向自由之路既不能自我放纵，也不用自我克制，人们应避免采用极端之法而应采取中间途径。这就要求人们接受“四谛”的观念。“四谛”中第1个是“苦谛”，在记载佛教的最初经典用语巴利文那里，这个词是指一个从车轮上卸下的车轴，或者是一根从骨头架上卸下的骨头。像这样痛苦的割舍，无论是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还是抛弃了长期珍视的理想，对任何生命来讲都不可避免，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够逃脱他们的痛苦。第2个是“集谛”，说明人类受苦的原因是“欲念”，人们对爱的追求，对权力的向往，对长寿的渴望，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悲痛和失望，甚至这种欲望为《奥义书》所激励，因为它期望人的灵魂与婆罗门统一起来。佛陀认为这是毫无用处的，因为灵魂与理想仅仅是意念之中的事。第3个是“灭谛”，说明苦难的诱因是可以被超越的，当疾病被摒弃的时候，它所带来的痛苦也就停止了。第4个是“道谛”，说明了获得解脱的途径，即“八正道”。为了除去苦难，人们必须遵守8种约束（有正确的观念，有适度的欲望，有正确的语言，有正确的行为，追求正确的生活，作出合理的努力，拥有正确的意念，进行正确的冥想）。

就像因果报应的命运观指导那些崇拜《奥义书》者一样，“八正道”是佛教的伦理学核心，是指导那些虔诚的信徒达到至善境界的指针。“正确的言谈，”佛陀解释道，“就是不要去说谎或诽谤他人；正确的行为就是不要去杀戮、偷窃、酗酒或淫荡；追求正确的生活，就要在一生中全心全意寻求获得被拯救，他就是去做一名僧人。”然而，以这些原则为指导的生活，其目的并不是要改变人在来世的命运，相反，那些推崇“八正道”的人是希望自己很快就能达到涅槃状态。这实际上与蜡烛的“俱焚”含义相同。当吹熄蜡烛之后，人类从整个轮回的苦难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完全无我的状态。

通过阐述这些信条，佛陀提出“达摩”一词，即指“法”的轮回。那5个最早听他讲道的人成为他最早的门徒，很快，又有更多的信徒纷纷抛弃了家庭，汇集到农村，他们都剃光头发，穿着粗糙的藏红布袍子，手拿乞讨的破碗——这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无论他们走到哪，他们都向人讲述“四谛”的道理，都反复叨念一句话：“佛祖保佑、达摩保佑、僧伽保佑。”这句话表达清楚、易于理解，其形式不但能使僧侣们更易于理解神秘的佛教经典，更主要的是能为那一时代的普通百姓所接受。

由于佛陀认为低等级的人也可以获得拯救，这在社会各阶层之中都引起了反响。在他80岁临去世之前，他还创立了接受女尼的佛规。根据传说，第一个女尼是一位遭受失去爱子沉重打击的妇女，当她听说了有关佛陀的奇迹般故事后，就抱着自己已经死去的孩子到一个村子外面去见他，并求他使自己的孩子获得重生。佛陀让她去从一户人家处拿来一颗不会死去的芥菜种子，她去后却没有找到。这样她便认识到悲痛只是一切活着的、有欲念人的命运，于是，她也

加入到佛教的行列。

佛陀的那些身披黄袍的信徒们，并非是惟一抛弃了旧信念的人。大约在同一时期，还有一群意在反传统的托钵僧也在周游世界各地。这些神秘主义者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中，崇尚裸行，他们自称是“耆那”教徒。他们的领袖是另一个部落的王了，叫做瓦尔达玛那，或被称为“大雄”。瓦尔达玛那大约出生在公元前540年，和佛陀一样，他也抛弃了自己富有而优越的社会地位，成为一个云游各地的苦行僧。他最初加入一个崇尚裸体的教派，称做“尼犍多”，或是“超脱红尘者”，他在其中一直修行了10年，直到其领袖死去。然后，他与自己的信徒离开了这个教派。几年后，他经历了更深刻的感悟，形成了其教义的来源。

与佛教认为灵魂是一种幻想的看法不同的是，瓦尔达玛那宣称，灵魂以一种叫做“命”(Jiva)的微小颗粒形式存在于一切有生命的事物之中：男人、女人、动物，甚至是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虫子都有灵魂。人类之所以会陷入于“业”力轮回之中，是因为人类过去犯下的罪行所带来的因果报应附在“命”之上。为了净化灵魂而获得拯救，人类必须放弃一切破坏性活动，甚至连耕种也会伤害寄于其中的“命”。

裸行只是瓦尔达玛那最初的信徒所实践的信义的一小部分，这只是他们为使灵魂获得解脱的一种象征而已。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避免做出伤害性行为：为了避免那些藏有灵魂的生物受到损伤，他们只在白天行走，坐在席子上之前先用掸子掸去上面的昆虫，戴上口罩以免吸入空气中微小的生物，严格禁止食肉。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可能对瓦尔达玛那的信徒有所了解，他在其著作中提到过一群印度人，说他们“拒绝杀死任何动物，不种植庄稼，没有固定的居所，只食用蔬菜”。大概是瓦尔达玛那看到，蔬菜是他们不得不用以维生的食物——只要它是由别人耕种的就可以。瓦尔达玛那对自己关心得很少，他相信通过节食一个人可以把“命”从其肉体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据说，正是由于他个人对这种信念的推崇。在他72岁时，终因饥饿而死亡。他的那些崇信断然极端作法的信徒们被称为“耆那”教徒，或是“征服者”，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地打破了束缚灵魂的枷锁。

瓦尔达玛那已经接受了“四谛”的观念，并且赋予了它们以新的生命，他把灵魂和因果报应的思想阐述得更加形象，把那些婆罗门教的抽象教义变得更为具体。他死后，尽管“耆那”教徒们所遵从的教义已不那么十分严格，甚至有朝一日其对裸行的推崇也渐渐淡化，但对耆那教徒们来讲，只有舍弃所有的财产、肉欲和暴力的僧侣才能获得真正拯救。然而，大多数耆那教徒只能是俗世中人，他们定期出家为僧，然后再回归俗世，从而形成了日渐扩大的商人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由于佛教与正在崛起之中的摩揭陀国联系起来，其对印度未来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摩揭陀王国是佛陀结束其苦修生活的地方，它位于恒河谷地，交通便利，很快变成贸易枢纽。同时，这里矿产丰富——在巴拉巴山脉上有一

条铁矿带。摩揭陀国平原水土肥沃,那里的森林盛产于村庄和王宫建筑使用的木材。另外,它还有大量的、分布于各地的大象,可以用于劳动或战斗。

佛陀时期统治这一地区的国王是瓶沙王,他对雅利安人的辉煌过去和《吠陀》的传统不感兴趣,但却热衷于财富和领土的扩张。根据传说,是佛陀让瓶沙王在其国土内摒弃了婆罗门教和其祭奠仪式。有一次,当佛陀前去拜访瓶沙王的时候,有一位祭司来到国王面前,要求国王提供 50 只最好的山羊作为祭祀品,以使他确信一切献祭品可以直接为上天所接受。期间,佛陀问这位祭司,其父亲是否活着。祭司回答说他的父亲还活着。于是佛陀就问祭司:“那你为什么不把他献祭呢?”听到这话,瓶沙王恍然大悟,于是国王留住了 50 只羊,并把这位祭司流放出国。

无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这个雄心勃勃的国王还是发现,具有反传统精神的佛教比婆罗门教严格的教义更适合于自己的统治。佛陀在其探索之时,并没打算改变这个世界,或者是为人类树立新的受崇拜的神灵,但是通过抵制信仰继承的观念,也就是通过向那个严格的种姓制度提出挑战,他给瓶沙王这样欲打破旧束缚、建立统一帝国的君主提供了强大的工具。

但事实上,瓶沙王和他的继承者的这种扩张欲望与佛陀的教说毫不相干,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力量不容忽视的波斯人的刺激所致。公元前 521 年,即佛陀获得“大彻大悟”后的几年里,波斯皇帝大流士率领一支军队,通过兴都库什山脉侵入印度,不久之后,波斯人就控制了西旁遮普地区,这里成为波斯帝国的第 20 个行省。当公元前 479 年薛西斯入侵希腊的时候,一支印度军队正在其部下服役。或许是出于对波斯人的羡慕,或许是由于对它们咄咄逼人的气势的恐惧,摩揭陀的国王们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帝国。瓶沙王最早开始进行,大约公元前 500 年,他吞并了阿嘎(今孟加拉)附近的一个小王国,并通过联姻手段在其它一些王国取得了立足点。他的继任者继续采用这种扩张政策。公元前 4 世纪晚期,一位叫做旃陀罗笈多的扩张主义者掌握了摩揭陀国大权,他把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归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到了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时期,把佛教定为国教,在他的鼓励下,教徒们沿着贸易路线开始向北、向东传教,把“四谛”的信条传到了亚洲大部分地区。佛陀获得大彻大悟的地方——格雅的那片菩提林,也成了朝圣者们云集的地方,他们不远千里来到此地,就是为了带走一条菩提枝。

但最终,反倒是那些外邦土壤使佛教思想获得了更大发展。在印度本土,却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印度教占据了主导地位——那是一种集古老的吠陀精神、兴起于印度本土的各门各派思想、佛教和耆那教的宗教思想于一体的综合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佛陀所提出的“四谛”思想并没有提到神灵崇拜,但他自己最终却成为众人所崇拜的偶像。不仅仅是那些尊崇“八正道”的人,即便印度人自己也在格雅为这位“大彻大悟者”修建了神庙。在这里,他是作为伟人的乌湿努神——正义的捍卫者,灾难敌人的化身而受到顶礼膜拜的。

死者的居所

人类在学会笔录历史以前很久，就认为把死人的尸体埋葬于坟墓、土堆或洞穴之中是他们对过去所应偿还的债务。随着文明社会的开始，埋葬死人的位置变得越来越考究了。通常，那些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王们想通过建立高耸入云的金字塔或挖掘深及冥界的洞穴使自己获得不朽。但是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那些大多数社会的“精英们”更倾向于在其身后被安葬在与生前的生活环境更接近的墓葬中。到公元前 1000 年代中，世界上许多地方的陵墓建筑已经开始以极其逼真的手法在这一类人的墓穴中再现他们已经逝去的荣华富贵。

这种现实主义建筑风格并不把那种规模巨大的石窟或墓穴排除在外。在修建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坟墓那令人敬畏的门面时（见第 162—163 页图），波斯工匠们吸收了首都帕塞波利斯那些巨大建筑物的建造风格，这两处的建筑都展示了波斯帝国一些主要属邦向国王进贡的情景，因此可以说，这样的墓葬装饰不仅仅是反映波斯帝国的强大外貌，而且还要让那些驻足者意识到大流士的政策并不会因为其死去而消亡。

比较而言，在欧洲，富有的凯尔特人领袖的墓葬就显得朴实多了。但这些墓葬也同样表现了安葬者在尘世时的雄心。凯尔特贵族的拱形坟墓类似其住宅——由木、石构建的简单住所。让人惊讶的是那些与死者一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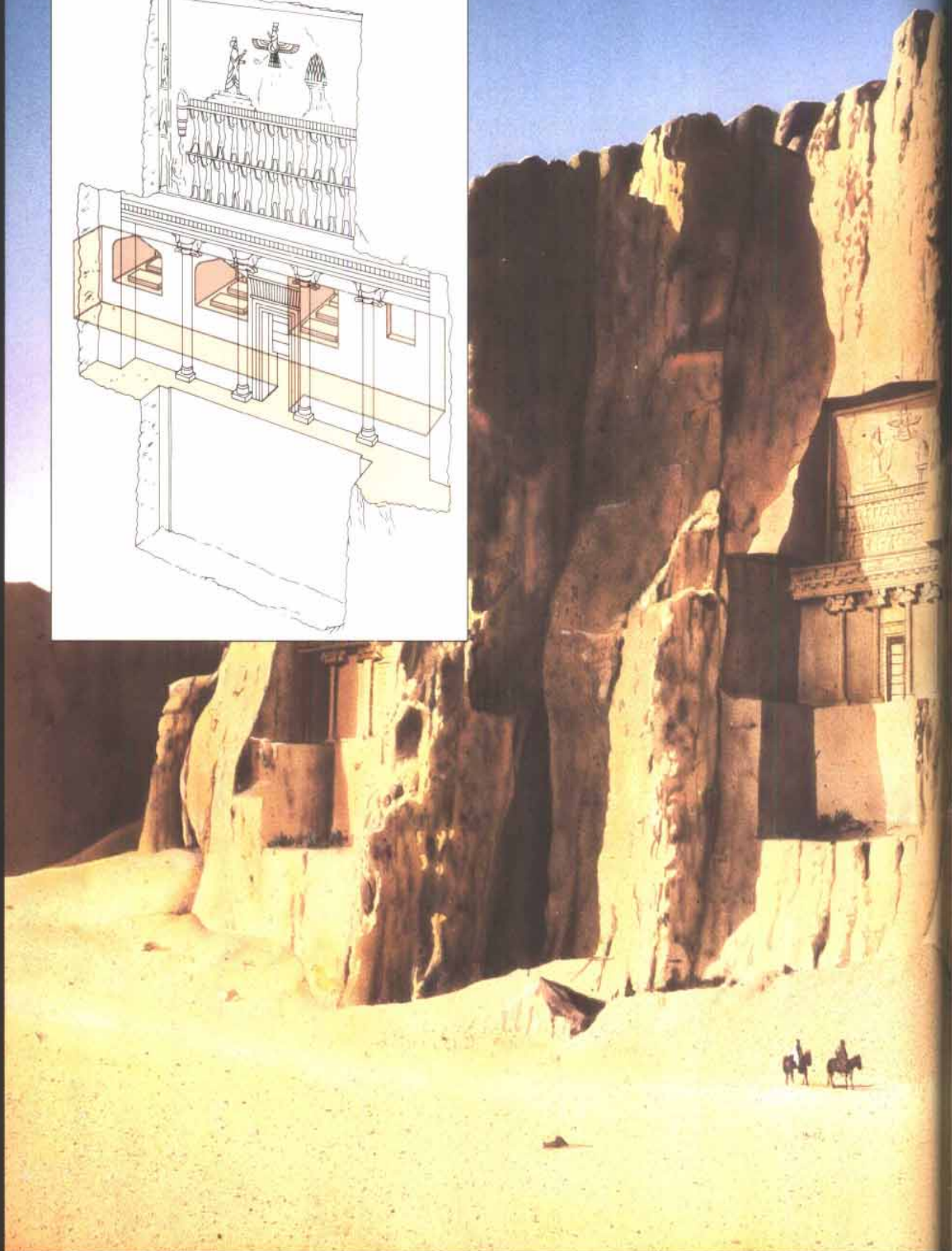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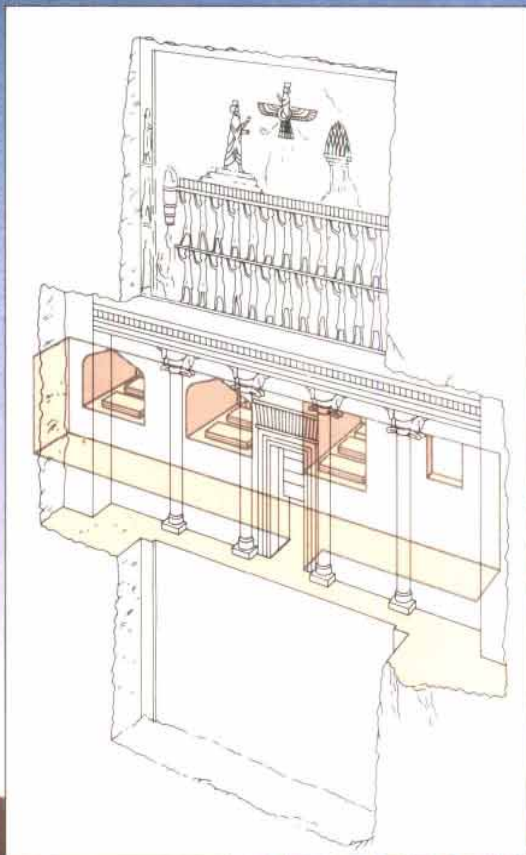
下葬的物品。这些有流动习惯的凯尔特人特别看重自己的车马，几乎所有死者的陪葬品都是一些漂亮的马车或战车之类的东西。作为死者的贵族妇女被安放在一辆卸掉轮子的灵柩车上，这样车子事实上就变成了盛殓尸体的棺材。那些地位显赫的凯尔特人的墓穴则除了这些陪葬品，甚至还有来自遥远地方的精美物品：在奥地利海尔斯塔特文化层中一位王子的墓穴中，死者身上穿的竟然是产自中国的丝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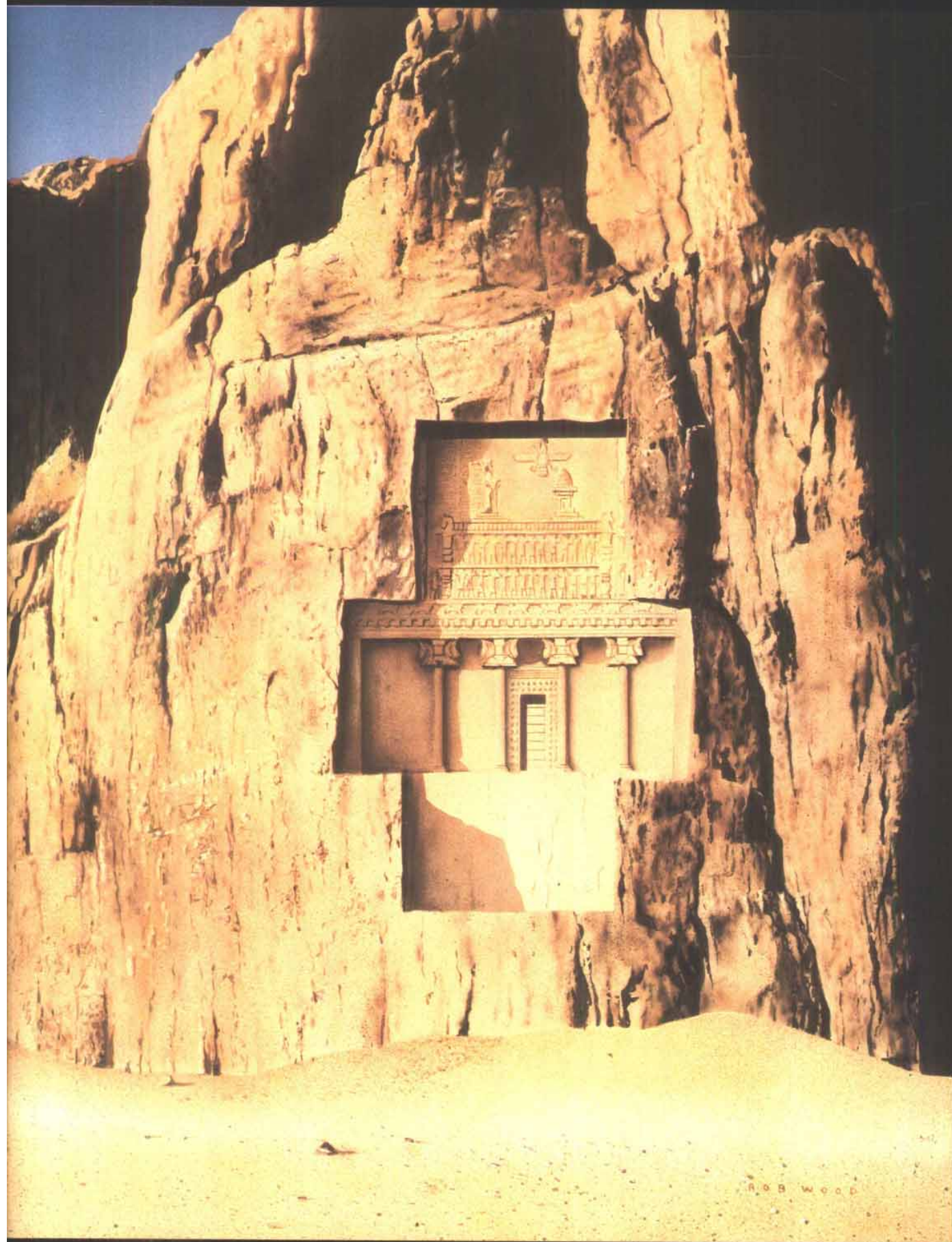
在为死者建造再现前世生活的墓葬方面，也许没有人能胜过埃特鲁斯坎人了。葬礼在意大利半岛普及之前，工匠们已经开始建造用于盛敛死者骨灰的小型陶室。在埃特鲁斯坎城市日渐繁荣之后，那些有名望的家族开始在当地松软的火山岩上建造恢宏的别墅式墓葬。在墓室中，一个供死者后世消遣用的公共的大房间周围建有很多个人的小房间。现在圣吉里亚诺的居民通过山谷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这些家族建在岩壁上的墓穴。既然这些墓穴都保存如此完好，可以推断，当时人们必定把它建造得非常结实，非常保险。这片埃特鲁斯坎部族的墓地其实就是她的姊妹城市，居住在这里的死者能够像他们在尘世的亲属一样，过着同样文明的生活。

波斯王的石墓

古代世界最壮观的陵墓之一，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之墓，始建于公元前520年，是大流士30岁。大流士之墓是波斯帝国第一座在都城帕塞波利斯以北几公里处的纳克什-拉什图姆的山岩壁上凿成的石墓。在大流士的指导下，建筑师和雕刻师们把王宫外貌搬到了石壁上，他们在这23米高的石壁上刻上了国王站在由来自30个属邦的代表组成的高台上向带翼之神阿胡拉、马兹达致意的情景。在岩画下是一道可以通向墓内的大门（见图）。在以后的时代，大流士继任者们继续在他的石墓旁边建造了自己的墓穴。

大流士墓室是在纳克什-拉什图姆的岩石上开凿的。18米长的走廊通向3个石室。每个石室都有3座供奉王室成员的葬礼壁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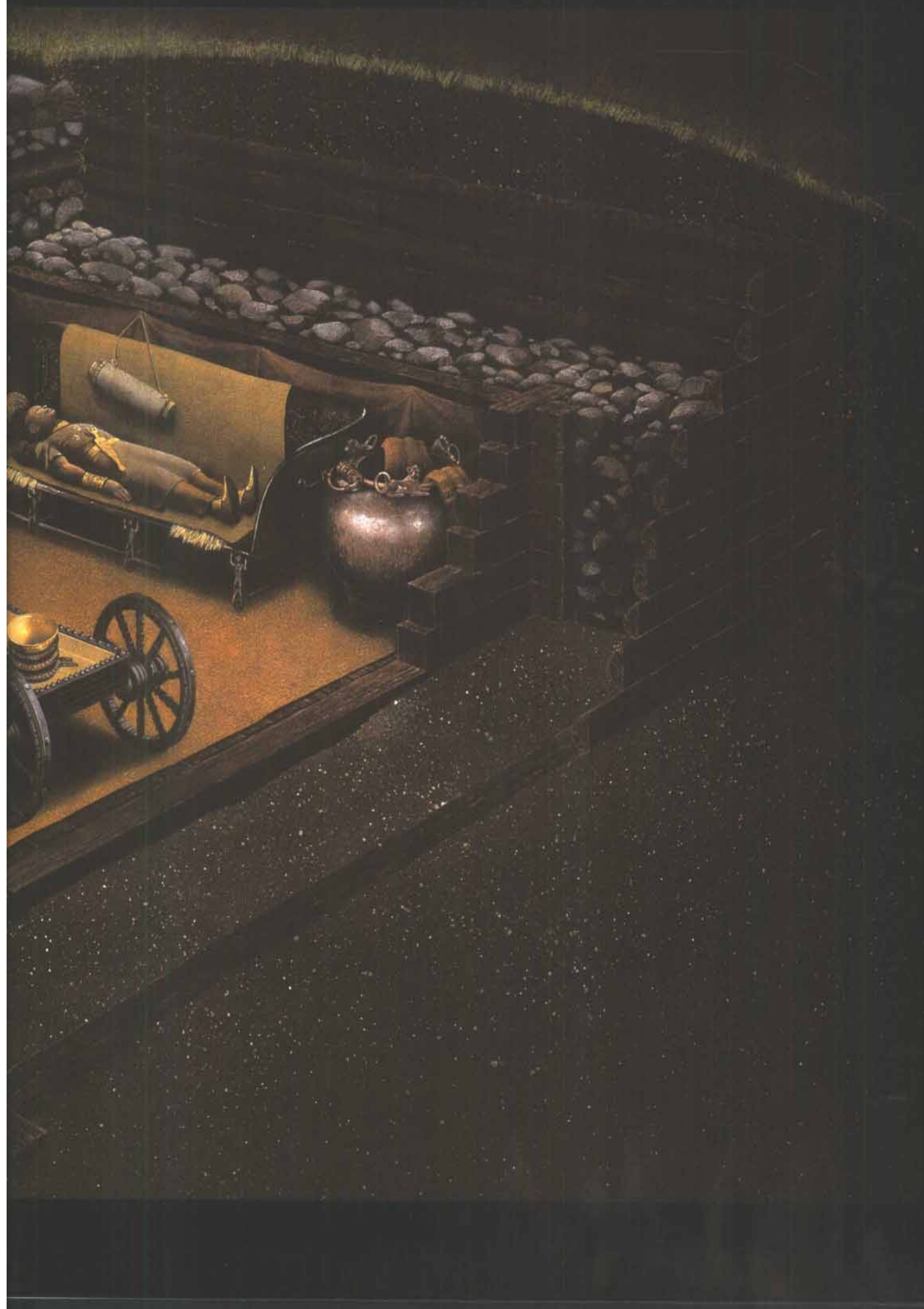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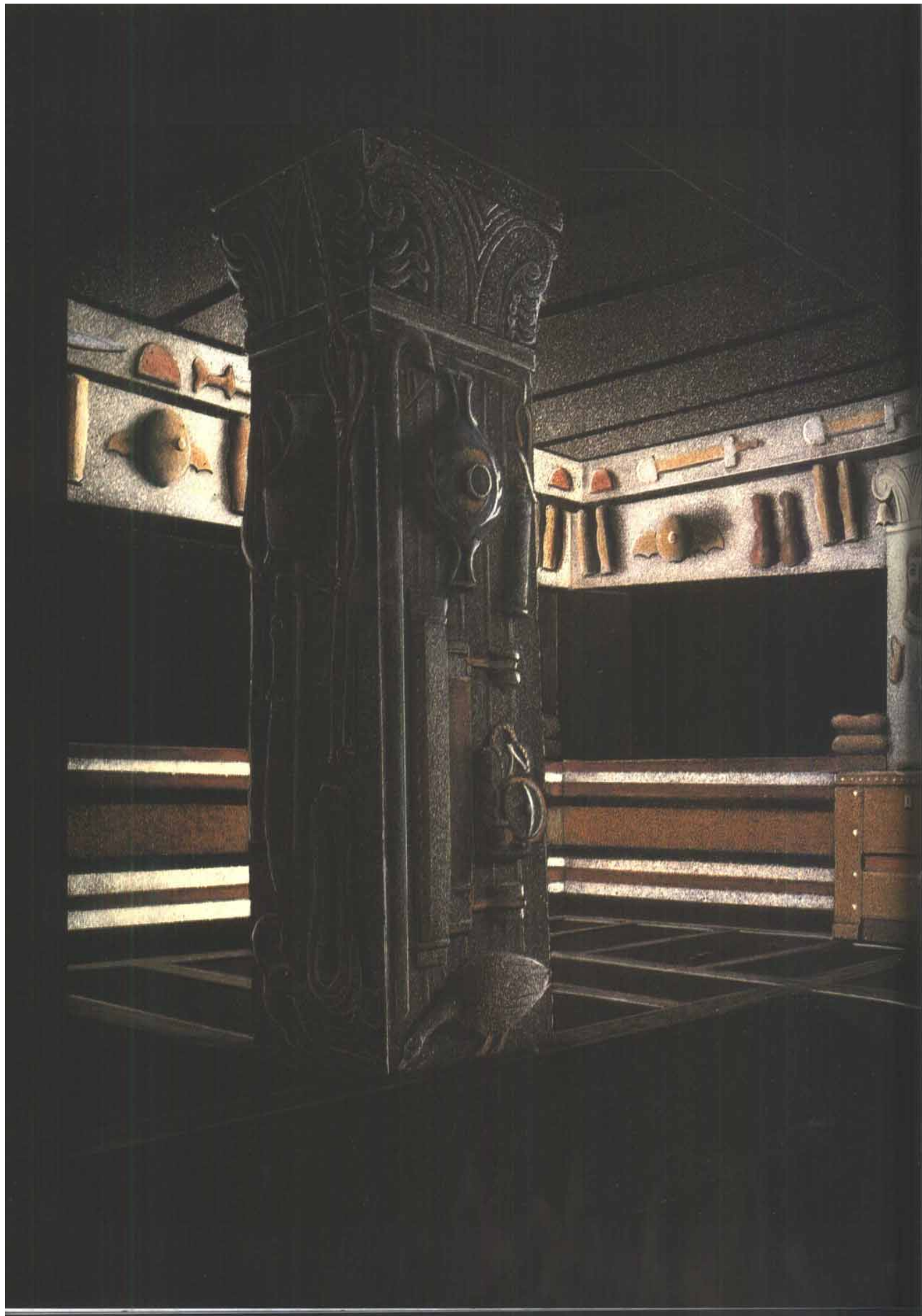
ROB WOOD

凯尔特战士之墓

这座墓室反映了凯尔特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墓葬位于今天德国霍克多尔夫附近的山边，死者是一位40岁的凯尔特人部落王子。他身穿饰有黄金的亚麻袍服，被安放在由石头圆木砌成的盒状墓室内一个经修饰的青铜椅上。墓室深1.2米，面积4.6平方米。死者周围是一些为死后生活准备的东西：一辆木车、武器、陶器、酒宴饮器和一只盛满蜂蜜酒的大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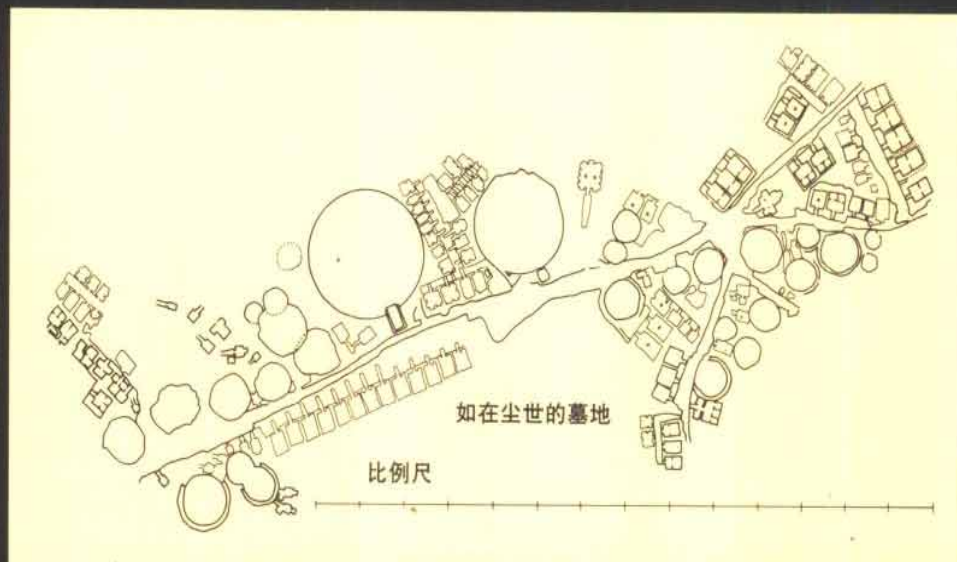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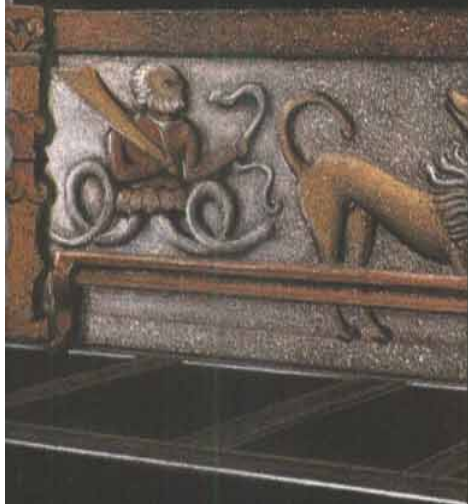




富于生活气息的埃特鲁斯坎人墓葬

埃特鲁斯坎人相信死人与那些在世的人有同样的日常生活需求，因而他们用一切可能的家用物品来装点自己家族的墓葬。位于罗马城西北 40 公里凯渥特里的所谓的“浮雕墓”即是这其中最精美的墓葬之一。

那些在岩石缝隙中开凿墓室的工匠在按照原样布置埃特鲁斯坎上层家族墓室内部时，极其细致。墓室内的地面、墙壁和支撑墓室顶棚的笔直石柱上都雕刻着反映家庭日常生活场面的仿真浮雕。为了达到更逼真和生动的效果，其中的景物都经过精心描绘。在凯渥特里的“浮雕墓”中的这些象征性装饰品有家具、服饰、武器、工具、炊具、陶器和粮食等。



“浮雕墓”是凯渥特里墓地群之一部，而整个墓地群包括数百座沿一条多分支的路一字排开的墓葬，这很像城市里的民居。许多方形的墓葬上覆盖有土堆或坟冢。

公元前 600 年

公元前 550 年

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放火焚烧耶路撒冷,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掳往巴比伦。

居鲁士大帝征服米底、吕底亚和巴比伦尼亚,创建波斯帝国。
居鲁士释放巴比伦的犹太人囚徒,并助其返回以色列。
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征服埃及。
大流士一世登上波斯王位。他把帝国扩张到印度河流域,并统一了帝国的货币和税制。
帕塞波利斯的波斯王宫开建。

波斯

梭伦立法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货币统一标准被确立,贸易增长。
梭伦退隐以后,法制遭到破坏,贵族们拒绝贫民与无地民与其享有平等权利。此后是三十僭主时期。
爱奥尼亚哲学家试图去解释物质世界的本质。
歌颂爱情与勇气的抒情诗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建立起僭主政治,鼓励工商业与艺术的发展。葡萄与橄榄产量增加。
第一部希腊戏剧在雅典上演。
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们继续推行僭主政治,最后被民主改革家克利斯提尼推翻。

希腊

早期凯尔特人开始在奥地利海尔斯塔特的盐矿采盐。
欧洲内陆的凯尔特人开始与在马赛里亚(即今马赛)建立殖民点的希腊人贸易。

罗马贵族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制。

欧洲

亚洲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使中国产生了一个商人阶层。货币代替了像贝壳这样用作交换的实物。统治者依靠有教养的官僚进行统治。
在印度,婆罗门祭司掌管着吠陀经仪式。他们处在种姓体制的最高层。

在经历了大彻大悟后,佛陀建立了一个僧侣社会,他向人们传授一种最终能够导向涅槃的伦理教义。
以教师身份出现的孔子在其道德说教中强调那些模范性的行为,其学说的影响力大大增加。
耆那教的创建者瓦尔达玛那教导其门徒不要杀生。
贸易的发展为印度的商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亚洲

公元前 500 年

公元前 450 年

大流士在入侵希腊的战斗中失败。
大流士之子薛西斯入侵希腊，在海
陆战斗中均遭失败。波斯最终放弃
征服希腊的计划。

宫廷政变和流血冲突削弱了波
斯帝国的统治，帝国由此开始
衰落。

野心勃勃的波斯派遣一支庞大的
军队侵入希腊地区，但最终为人数
上处于劣势的希腊人击败。
雅典建立了一支舰队，雇佣了数以
千计的无地公民。
雅典发起组建了对付波斯潜在威
胁的“提洛同盟”，并向成员国征
税。
伯里克利开始崛起，随后希腊进入
了五十年的文化繁荣时期，这被称
为希腊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雅典及其帝国与斯巴达和其伯罗
奔尼撒同盟盟邦间发生战争。
胜利的斯巴达彻底削弱了雅典的
实力，但允许其城市存在。

罗马平民为争取政治权利而奋
斗，建立起一个由保民官维护其
权利的会议。
为协同防卫，罗马与邻近部落结
成“拉丁同盟”。
平民会议成为罗马政治体制中的
一部分

凯尔特艺术在拉·特尼
时期表现出更多的创造
性与精巧性。
罗马成文法——十二铜
表法颁布。

摩揭陀国的瓶沙王建立
起帝国。

中国的封建诸侯国数目减少到十二
个，又进一步减少到七个。

索引

A

Achaemenians 阿契明尼人, 13-14
Achilles 阿基里斯(希腊英雄), 139
Aegropolis 卫城, 68-69, 77, 88
Aequi 埃魁人, 101, 109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希腊悲剧家), 74, 75, 77-78, 85; 引用, 88, 90-91
Agamemnon 《阿伽门农》(埃斯库罗斯作品), 90
Agriculture 农业; 凯尔特人, 113-114; 中国, 144, 147; 印度, 153; 波斯, 29; 罗马, 97, 106
Ahmoee 阿摩塞(埃及法老), 22
Ahuramazda 阿胡拉·马兹达(波斯神), 37, 162
Aias 阿贾克斯(希腊英雄), 139
Akhenaten 埃赫那吞(埃及法老), 37
Akkadian 阿卡德语, 32
Alcaeus 阿尔凯奥斯(希腊诗人), 54, 86; 引用, 87
Alcibiades 阿尔西比亚德(希腊将领), 83, 84
Alcman 阿尔克曼(希腊诗人), 54
Alexander 亚历山大大帝, 71
Alilia 阿里亚, 战斗, 118
Amasis 阿玛西斯(希腊画家), 花瓶作品, 136-137
Ammianus 阿米安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罗马历史学家), 引用, 110
Analesta 论语(孔子), 150
Anastolia 安纳托利亚, 采矿, 31
Anaxagoras 阿那克萨哥拉斯(希腊哲学家), 79
Anaximander 阿那克西曼德(希腊哲学家), 54
Anga 鸯伽(印度王国), 160
Animals 动物, 艺术题材, 33-36, 98, 124-125, 128-129
Antigone 《安提戈涅》(索福克勒斯作品), 89, 92, 93
Aphrodite 阿佛洛狄特(希腊神), 122-123
Aplu 阿普鲁(埃特鲁斯坎神), 103
Apollo 阿波罗(希腊神), 15, 64, 103
Arabia 阿拉伯, 27
Aramaic 阿拉米语, 32
Arcadia 阿卡狄亚, 54
Archons 执政官, 60, 73, 76
Areopagus 阿里奥帕古斯, 60, 76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希腊戏剧家), 79, 81, 83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家), 84
Art 艺术: 动物题材, 33-36, 98, 124-125, 128-129; 凯尔特艺术, 114-115; 埃特鲁斯坎雕塑, 98, 102-104, 128-129; 希腊金饰, 132-133; 希腊陶器, 78-79, 119; 希腊雕塑, 77, 119, 120-127, 130-131; 希腊银器, 134-

135; 希腊瓶画, 136-141; 波斯浮雕, 16-21, 24
Artaxerxes 阿塔薛西斯(波斯国王), 71
Aryans 雅利安人, 10, 153, 154
Asoka 阿育王(印度国王), 160
Aspasia 阿斯帕西娅(伯里克利之妻), 82
Assur 亚述, 13
Assyrians 亚述人, 9, 11-13, 22
Astyages 埃斯塔哥斯(米底国王), 13, 14
Athena 雅典娜(希腊神), 53, 54, 69, 72, 76, 77, 121, 123
Athenaeus 雅典奈乌斯(希腊历史学家), 117
Athens 雅典(希腊城市), 地图, 52; 艺术和文化, 61, 74, 77, 136; 提洛同盟, 73-77, 84; 伯罗奔尼撒战争, 39, 47, 82-84; 伯里克利时代, 68-69, 77-82; 希波战争, 63-64, 67, 70; 瘟疫, 82; 崛起, 56; 贸易, 60, 73, 81
Atossa 阿托莎(波斯王后), 31
Attica 阿提卡, 56, 63
B
Babylon 巴比伦, 10, 14, 15, 16, 20, 66
Babylonia 巴比伦尼亚, 13, 17, 23, 27, 31, 55
Bacchae 《酒神的伴侣》(幼里披底斯作品), 94-95
Bactria 巴克特里亚, 16-28
Banking 财政(巴比伦尼亚), 16
Battle 使希腊战斗的民族(凯尔特人), 110-111
Behistun 贝希斯敦(波斯城市), 23
Bell 使用钟状酒杯的民族(凯尔特人), 110-111
Belshazzar 贝萨扎(巴比伦尼亚行省), 17
Bible 圣经, 17
Bimbisara 瓶沙王(印度国王), 160
Boeotia 彼奥提亚, 53, 82
Boeotians 博斯普鲁斯, 38
Brahmans 婆罗门, 154, 159, 160
Buddha 佛陀, 143, 153, 156, 157, 158-160
Buddhism 佛教, 10, 143, 156-160
C
Caere 开勒(埃特鲁斯坎城市), 99
Callicrates 卡利克拉底(希腊建筑师), 77
Cambyses 冈比西斯(波斯国王, 居鲁士之父), 14
Cambyses 冈比西斯(波斯国王, 居鲁士之子), 22-23, 29, 37
Capitoline Hill 卡庇托林丘, 99
Carthage 迦太基(腓尼基殖民地), 22, 31, 99
Castor 卡斯托尔(希腊运动员), 138
Catana 卡坦那(希腊城市), 83
Celts 凯尔特人, 10, 97; 艺术, 114-115; 教育,

112; 墓葬, 161, 164-165; 冶铁技术, 111-112, 114, 117; 生活, 117; 起源, 110-111; 罗马的陷落, 118; 分布图, 101, 111, 112-113; 贸易, 112, 114; 纪念头像, 115, 116; 酒, 114
Cerveteri 塞沃特里(埃特鲁斯坎基地), 167
Chalcidice 卡尔息狄斯, 82
Chandragupta 旃陀罗笈多(印度国王), 160
Charna 查那(悉达多的车夫), 155, 156
China 中国: 官僚机构, 147-148; 儒家学说, 10, 148, 151, 152; 发展, 143-144; 生活, 144-145, 147; 商人阶层, 147; 争霸战争, 地图, 145, 146, 153
Chu 楚(中国诸侯国), 地图, 145, 146
Chunqiu 《春秋》(即《春秋编年史》), 150
Cleisthenes 克利斯梯尼(希腊政治家), 61, 76
Cleomones 克里奥蒙尼(希腊国王), 61
Clusium 克鲁西乌姆(埃特鲁斯坎城市), 107, 118
Coins 货币: 中国, 147; 克鲁伊索斯, 29; 波斯, 29, 71
Comita Centurata 森都里大会(百人队会议), 105, 107
Comita Curia 库里亚大会, 100, 105, 107
Comita Tributa 特里布会议, 107
Confucianism 儒家学说, 10, 148, 151, 152
Confucius 孔子(中国哲学家), 143, 148-153
Corinth 科林斯(希腊城市), 31, 54, 60, 137
Council of Five 五百人议事会, 63, 76
Council of Four 四百人议事会, 60, 63
Critias 克利提阿斯(希腊僭主), 83, 84
Croesus 克鲁伊索斯(吕底亚国王), 15, 29, 37, 51, 56
Cumae 库麦(希腊城市), 99
Cyraxares 赛亚克萨雷斯(米底国王), 13, 23
Cyprus 塞浦路斯, 137
Cyrus 居鲁士大帝(波斯国王), 29, 31, 37, 38, 71; 出生和受教育情况, 14; 征服, 14-17; 去世, 22; 宽容政策, 20, 26, 66

D

Damascus 达马斯库斯(叙利亚城市), 29
Daniel 丹以理(犹太英雄), 20
Danube 多瑙河, 38, 112
Darius I 大流士一世(波斯国王), 10, 11, 12, 17, 21, 23, 71, 160; 统治, 26-29, 66; 建设工程, 31-32; 去世, 64; 同希腊人的冲突, 38, 63; 墓地, 161, 162-163
David 大卫(犹太国王), 20
Deer 鹿野免(印度圣地), 158

Deban 提洛同盟, 73-77, 84
Delos 提洛(希腊岛屿), 73
Delphi 德尔菲(希腊城市), 118
Delphi oracle 德尔菲神谕, 15, 60, 67, 70, 83
Democritus 德谟克利特(希腊哲学家), 81
Di 玉帝(中国神), 144, 151
Diodorus 狄奥多罗斯(罗马历史学家), 117
Dione 狄俄奈(希腊神), 122-123
Dionysus 狄奥尼索斯(希腊神), 61, 80, 85, 88, 94
Divination 占卜, 100, 106, 117
Dracon 德拉古(希腊立法者), 56
Druids 德瑞, 115-117

E

Ecbatana 埃克巴塔那(米底城市), 13, 14, 32
Education 教育: 凯尔特人, 112; 波斯人, 14
Egypt 埃及, 13, 28, 54; 在波斯统治下, 22, 63, 66; 贸易, 31
Elam 埃兰, 11, 13, 14, 23, 31
Elamite 埃兰人, 32
Elephantine 埃勒芬丁(埃及城市), 22
Elia 伊里斯(希腊城市), 53, 76
Empedocles 恩培多克勒(希腊哲学家), 81
Engineering 工程, 67, 100
Eretria 埃勒特里亚(希腊城市), 63
Etruscans 埃特鲁斯坎人, 99-100, 101-105, 110, 114, 118; 墓葬, 161, 166-167
Eufoea 优卑亚(希腊岛屿), 63, 82
Eumenides 《复仇神》(埃斯库罗斯作品), 90, 91
Euripides 幼里披底斯(希腊悲剧家), 57, 77, 78-79, 81, 85, 88; 引用, 89, 94-95
Eurybiades 优里比亚德(希腊将军), 70
Ezekias 埃克塞基阿斯(希腊画家), 137; 花瓶作品, 138-139

F

Falerii 法勒里(埃特鲁斯坎城市), 104
Favartish 法瓦提斯(波斯德位者), 23
Festival 狄奥尼索斯节(酒神节), 61, 77, 79, 81, 85
Fidense 非德奈(埃特鲁斯坎城市), 110
Food 饮食: 凯尔特人, 117; 希腊人, 81; 基督教徒, 159; 波斯人, 29; 罗马人, 97
Fosterage 寄读制度, 113

G

Ganges River 恒河, 地图, 152, 153
Gauls 高卢人, 参见凯尔特人
Gaunata 高恩塔(米底篡位者), 23
Gaya 格雅(印度城市), 156, 160

- Gobryas 哥伯亚斯(巴比伦统治者), 17
- Government 政治统治: 凯尔特人, 111, 112; 中国人, 144, 147-148, 150-153; 希腊人, 10, 55-56, 60-63, 76, 84; 印度人, 154; 波斯人, 9, 17-20, 26-27, 37, 66, 73; 罗马人, 100-101, 105-107
- Greece 希腊: 地图, 52; 城邦发展, 38, 52-53; 生活, 56, 77, 81, 136-137; 奥林匹克竞技场, 53, 57, 58-59; 伯罗奔尼撒战争, 39, 地图, 46-49, 82-84; 希波战争, 39, 地图, 40-45, 63-64, 70, 71, 73; 奴隶制度, 82; 贸易, 31, 81, 114; 社会价值和特征, 51-54
- Guanzi 管子(中国政治家), 145
- Guo 郭(中国诸侯国), 146
- Gylippus 该里普斯(希腊将军), 48
- H
- Halya River 哈莱斯河, 13, 15
- Han 汉王朝, 153
- Hanging 巴比伦空中花园, 16
- Hao 镐京(中国城市), 145
- Harpagus 哈帕古斯, 14
- Hathor 哈特(埃及神), 53
- Hellenes 希腊人, 参见希腊
- Hellenic League 希腊联盟, 67
- Hellespont 赫勒斯滂, 波斯军队穿越的海峡, 67
- Helots 希洛特(希腊奴隶), 55
- Hephaistos 赫淮斯托斯(希腊神), 64
- Hera 赫拉(希腊神), 53, 72
- Heraclitus 赫拉克利特(希腊哲学家), 54
- Hermes 赫耳墨斯(希腊神), 103
- Hernici 赫尔尼西人, 109
- Herodotus 希罗多德(希腊历史学家), 79; 引用, 13, 14, 15, 22, 23, 29, 40, 133, 159
- Hestia 赫斯提亚(希腊神), 122-123
- Heuneberg 赫内堡(凯尔特人居住区), 112-113
- Hinduism 印度教, 160
- Hippias 希庇阿斯(希腊僭主), 61, 63
-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希腊医学家), 75
- Historiae 《历史》(希罗多德作品), 79
- History of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作品), 83
- Homer 荷马(希腊诗人), 53, 61, 85, 119
- Hoplites 重装兵, 39, 62, 76
- Horatius Cocles 赫拉提乌斯·科克利斯(罗马英雄), 107
- Huan Gong 齐桓公(中国诸侯国国君), 145-146
- Hymania 海卡尼亚, 15
- Hystaspes 海斯塔斯波斯(波斯行省总督), 16
- I
- Ictinus 伊克提诺斯(希腊建筑师), 77
- Iliad 《伊利亚特》(荷马史诗之一部), 53, 85
- India 印度, 27, 28; 佛教, 10, 143, 156-160; 种姓制度, 154, 155; 生活, 153-154; 摩揭陀帝国, 地图, 152, 160; 商人阶层, 159; 波斯人入侵, 160; 贸易, 31
- Indus 印度河, 26, 地图, 152, 153
- Insubres 因苏伯里, 118
- Ionia 爱奥尼亚, 希腊城市, 15, 16, 20, 27, 38, 52, 54, 61, 63, 71, 73
- Ishtar 伊斯塔门(巴比伦), 17
- J
- Jainism 耆那教, 159, 160
- Jehoiakim 乔哈基姆
- Jeremiah 杰里马
- Jerusalem 耶路撒冷, 20, 27
- Jews 耶稣, 20, 27, 37, 38
- Jin 晋(中国诸侯国), 145, 146
- Jisun 季孙, 151-152
- Judah 犹大, 20
- Juno 朱诺(罗马神), 99
- Junzi 君子, 151
- Jupiter 丘比特(罗马神), 99
- K
- Karna 羯磨(因果报应), 155, 158
- Kea 基亚(希腊岛屿), 51
- Kongfuzi 孔夫子, 参见孔子
- Kosala 居萨罗(印度王国), 155
- Kabiriyas 刹帝利, 154
- Kurush 库鲁什, 参见居鲁士大帝
- Kush 库什, 参见努比亚
- L
- Lake 腊基鲁斯湖, 战斗, 108
- Lao zi 老子(中国哲学家), 152
- Lars Porcenna 拉尔斯·波塞那(埃特鲁斯坎人领袖), 107
- Latin League 拉丁同盟, 108, 110
- Latium 拉丁姆, 97, 99, 107-108
- Law 法律: 希腊, 56-60; 波斯, 10, 27; 罗马, 107
- Leonidas 李奥尼达斯(斯巴达国王), 70
- Lenbos 列斯保(希腊岛屿), 54
- Libation Bearers 《奠酒人》(埃斯库罗斯作品), 90, 91
- Literature 文学: 中国, 148-150; 希腊戏剧, 61, 77-79, 85, 88-95; 希腊诗歌, 53; 希腊历史, 83; 希腊抒情诗, 54, 85-87; 印度, 154-155
- Livy 李维(罗马历史学家), 引用, 98, 118
- Lu 鲁(中国诸侯国), 148, 150
- Luo yang 洛阳(中国城市), 145
- Lydia 吕底亚, 13, 15, 29, 55, 63
- Lysander 米山德(希腊将领), 84
- Lysistrata 《吕西斯特拉特》(阿里斯托芬作品), 79
- M
- Macedonia 马其顿, 38, 63, 67
- Magadha 摩揭陀(印度王国), 155, 156, 159-160
- Magi 古波斯僧, 23, 27
- Mahaira 瓦尔达玛那(印度苦行僧), 159
- Marching 门兴(凯尔特人城镇), 112
- Mandane 曼德奈(波斯王后), 14
- Mantineia 曼丁尼亚: 战斗, 39; 地图, 46-47
- Marathon 马拉松: 战斗, 39; 地图, 40-41, 63-64
- Mardonius 马尔多尼乌斯(波斯将领), 44, 71
- Marduk 马尔杜克(巴比伦神), 15, 16, 17, 53, 66
- Mars 马斯(罗马神), 98
- Massagetae 马萨戈泰, 20
- Massalia 马塞里亚(希腊殖民地), 114, 117
- Maya 玛雅(佛陀之妹), 155
- Medes 米底, 10, 13, 14, 23
- Megara 迈加拉(希腊城市), 82
- Megarians 迈加拉人, 56
- Melpum 麦尔普姆(埃特鲁斯坎城市), 110
- Menandev 米南德(希腊戏剧家), 72
- Meroe 米罗埃(库什城市), 23
- Messenia 美塞尼亚, 76
- Metalworking 冶铁业, 64, 100, 111, 112, 114, 117, 127, 140-141, 147
- Miletus 米利都(希腊城市), 63
- Miltiades 米尔提达斯(希腊将领), 40, 64, 76
- Minerva 米诺瓦(罗马神), 99
- Mount 奥林匹斯山, 53
- Music 音乐: 凯尔特, 117; 中国, 148
- Mycenaeans 迈锡尼人, 52, 亦参见希腊
- N
- Nabonidus 那波尼达斯(巴比伦国王), 16, 17
- Napata 纳帕塔(努比亚城市), 22
- Naqsi-i 纳克什-拉什图姆, 大流士墓地, 162-163
- Naukratis 瑙克拉提斯(埃及的希腊人城市), 22, 119, 137
- Navigation 航运业: 埃及运河, 22, 31; 埃及探险, 22; 波斯远征, 31
- Naxos 纳克索斯(希腊岛屿), 55, 73, 120
- Nebuchadnezzar 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国王), 16, 20
- Necho II 尼科二世(埃及法老), 22, 31
- Nicias 尼西亚斯(希腊将军), 48, 83, 84
- Nineveh 尼尼微(亚述城市), 13
- North Arabia 北阿拉伯, 27
- Nubia 努比亚, 23
- O
- Odysseus 奥德修斯(希腊英雄), 51, 55
- Odyssey 《奥德赛》(荷马史诗之一部), 53, 55, 85
- Oedipus at 《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索福克利斯作品), 92, 93
- Oedipus the 《俄狄浦斯王》(索福克利斯作品), 92
- Olbia 奥尔比亚(希腊殖民地), 119, 133
- Old Persian 古波斯人, 32
- Olympic Games 奥林匹克竞技场, 53, 57, 58-59
- Opis 奥皮斯(巴比伦城市), 17
- Orsesteia 《俄瑞斯忒斯三部曲》(埃斯库罗斯作品), 90
- Orontes 奥罗泰斯(波斯行省总督), 27
- Orontes River 奥伦特斯河, 119
- Osiris 奥塞里斯(埃及神), 53
- Ostia 奥斯提亚(罗马城市), 99
- Ostracism 陶片放逐法, 63, 76
- Oxus River 乌浒河, 16
- P
- Palatine Hill 帕拉丁山丘, 98
- Pali 帕里, 158
- Pallas 帕拉斯·雅典娜, 参见雅典娜
- Panathenaic Festival 泛雅典节, 61, 85
- Panathenaic Games 泛雅典竞技场, 57
- Patrias 贱民, 154
- Parsa 帕罗斯(希腊岛屿), 120
- Parsa 帕尔萨, 11, 13, 27
- Parthenon 帕特农, 68-69, 77, 120, 123-125
- Parthia 帕提亚, 16
- Pasargadae 帕萨加泰(波斯城市), 14, 22, 31, 32; 居鲁士的花园, 30-31
- Pausanias 波桑尼亚斯(希腊将领), 44
- Peisistratus 庇西特拉图(希腊僭主), 60-61, 63, 85
- Peloponnesian League 伯罗奔尼撒同盟, 54, 67, 76
- Peloponnesian wars 伯罗奔尼撒战争, 39, 地图, 46-49, 82-84
- Pelusium 派鲁西乌姆, 战斗, 22
- Pericles 伯里克利(希腊将军), 69, 74, 76-78, 81, 82, 88
- Persepolis 帕塞波利斯(波斯城市), 9, 32, 66, 71, 161; 建筑, 24-26; 浮雕, 16-21, 25

Persia 波斯:宫廷重从,32-37;衰落,71;教育,14;帝国版图,9;地图,11,26,153;与希腊冲突,39;地图,40-45,63-66,70,71,73;运输网,9;地图,11,27-28;生活,37;与米底关系,13,14;驿站制度,28-29;起源,10-11;政治动荡,23;贸易,29-31;纳贡制度,9,16-21,24,32

Persian 《波斯人》埃斯库罗斯作品,74,78,88

Phidias 菲狄亚斯(希腊雕刻家),77

Phenicia 腓尼基,17

Pindar 品达(希腊诗人),引用,69,86

Ping Wang 周平王(中国周天子),143

Piraeus 皮雷埃乌斯(希腊港口),181

Plataea 普拉提亚:战斗,39;地图,44-45,71

Plato 柏拉图(希腊哲学家),84,86,119

Plutarch 普鲁塔克(罗马历史学家),引用,77

Pollaiuolo 波莱奥洛·安东尼奥(意大利雕塑家),98

Polybius 波利比乌斯(罗马历史学家),引用,117-118

Polydeuces 波吕狄克斯(希腊运动员),138

Polyzalus 波吕扎罗斯(西西里人),127

Poseidon 波塞冬(希腊神),76

Pottery 陶器,78-79,100,136,139,140

Protagoras 普罗塔哥拉(希腊哲学家),83

Psamtik III 波萨姆提克三世(埃及法老),22

Pteria 波特里亚(吕底亚城市),15

Punjab 旁遮普,153,160

Pyrgi 派尔吉(埃特鲁斯卡城市),104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希腊哲学家),54

Q

Qanais 导水渠,25

Qi 齐(中国诸侯国),地图,145

Qin 秦(中国诸侯国),地图,145

R

Rajagha 拉吉哈(印度城市),154

Rajahs 王公,153

Religion 宗教:佛教,10,143,156-160;凯尔特人,111,112,115-117;中国,10,143,148,151-153;儒教,143,148,151,152;埃特鲁斯卡神,102;葬礼,161,162-167;希腊,53,83;印度教,160;印度,10,154-160;耆那教,159,160;犹太教,10;波斯,10,23,37-38;罗马,10,99-100,106;道教,10,152-153;琐罗亚斯德,10,37-38

Rerua 勒鲁瓦(罗马英雄),98

Rhodes 罗德岛(希腊岛屿),82,137

Rome 罗马,10;扩张,地图,101,107-110;建城,97-99;运输线,99;生活,100-101;共和制建立,105;被凯尔特人攻陷,118;社会动荡,106-107,110

Romulus 罗慕路斯(罗马英雄),98

Royal Road “皇道”,地图,11,28

S

Saie 塞斯(埃及城市),22

Salamis battle 萨拉米斯战斗,地图,42-43,70-71

Salamis (Greek...) 萨拉米斯(希腊岛屿),56,70

Salt 盐业,99,111,145

Samos 萨摩斯(希腊岛屿),55

Sappho 萨福(希腊诗人),54;引用,86

Sardis 萨狄斯(吕底亚城市),地图,11,13,15,16,27,28,63

Samath 沙尔那什(印度村庄),156-158

Satrapa 行省总督(波斯帝国),26,27

Satracum 萨特里库姆(埃特鲁斯卡城市),103

Science 科学:巴比伦天文学,16;希腊哲学,54,79-81,83,84

Scythians 斯基泰人,12,13,38,119,132-134

Senate 元老院,105,106

Septimontium “塞皮提蒙”,99

Shang 商朝,143,151

Shi 士(中国官僚机构),144,147-148,150

Shijing 《诗经》(古代诗歌总集),148

Ships 战船:雅典三层桨战船,66-67,71,73;腓尼基舰队,17,22,70

Shujing 《尚书》(《书经》),150

Siddhartha 乔达摩·悉达多,143,155-156,亦参见佛陀

Sikano 西卡诺斯(希腊画家),137

Silkmaking 丝织业,144

Simonides 西蒙尼达斯(希腊诗人),86;引用,87

Sin 辛(巴比伦神),16

Smerdis 斯摩耳狄斯(波斯篡位者),23

Socrates 苏格拉底(希腊哲学家),74,83

Solomon 所罗门(犹太国王),20

Solon 梭伦(希腊立法者),51,56-60,61,74

Song 宋(中国诸侯国),148

Sophists 智者,83

Sophocles 索福克利斯(希腊戏剧家),52,77-78,85,88;引用,89,92-93

Sparta 斯巴达(希腊城市),15;地图,52,61,73,76;扩张,54-55;伯罗奔尼撒战争,39,47,82-84;波斯战争,63-64,67

Strabo 斯特拉波(希腊历史学家),引用,110

Struggle 为秩序而战,106,107

Suddhodhana 苏多那(悉达多的父亲),155

Sudras 首陀罗,154

Susa 苏撒(埃兰城市),地图,11,14,28,31,32

Syene 塞尼(埃及城市),22

Syr 塞尔·达亚,16

Syracuse 叙拉古:围攻,39,48-49,83-84

T

Taoism 道教,10,152-153

Tarquinius 塔昆尼(埃特鲁斯卡城市),99

Tarquinus 高傲者塔昆尼(罗马的埃特鲁斯卡人国王),105

Taxes 赋税制度,波斯,27

Technology 技术:凯尔特人,111-112,114,117;中国,144,147;埃特鲁斯卡,100;希腊,78-79,136,139,140

Ten 万人不死队(波斯士兵),38,62

Thales 泰勒斯(希腊哲学家),13,54

Thasos 萨索斯(希腊岛屿),55,73

Thebes 底比斯(希腊城市),53,76

Themistocles 地米斯托克利(希腊将军),43,67,70,73,74,75,76

Thermopylae 温泉关,战斗,70

Thespis 泰斯皮斯(希腊诗人),85

Thessaly 色萨利,53,67,82

Thrace 色雷斯,38,63,67,81,82

Thucydides 修昔底德(希腊历史学家),74,75,83;引用,48

Tiber 台伯河,97,99

Tigris 底格里斯河,11

Tinia 提尼亚(埃特鲁斯卡神),129

Tomb of 浮礁墓,166-167

Tomyris 托米丽(马萨戈泰王后),20

Tower 通天塔,15

Trade 贸易:巴比伦尼亚,16;凯尔特人,112,114;中国,147;埃特鲁斯卡人,99;希腊,31,60,73,81,119,133,137;印度,153-154,159;吕底亚,13;波斯,29-31;罗马,99

Trajan 《特洛伊妇女》(幼年埃特鲁斯卡作品),89

Turkistan 土耳其斯坦,10,16

Turns 特尔姆(埃特鲁斯卡神),102

Twelve 十二铜表法,107

Tyrtaeus 提尔泰乌斯(希腊诗人),54

U

Unapproachable 不可接触者,154

Upanishades 《奥义书》,154-155,156,158

Urnfield 墓坑文化(青铜时代凯尔特人),111

V

Vaishyas 吠舍,154

Vedas 《吠陀》(宗教圣典),154,160

Veii 维爱(埃特鲁斯卡城市),103,110,118

Via Salaria 盐路,99

Vishnu 乌湿奴(印度神),160

Volsci 沃尔西人,101,109

Vulca 瓦尔卡(埃特鲁斯卡雕塑家),103

Vulci 瓦尔西(埃特鲁斯卡城市),139

W

Warfare 战争:骑兵,14,38,146;凯尔特人,108-109,110,117-118;中国人,146-147,149;弩,146;希腊雇佣兵,22,38;头盔,64,65;重装兵,62;印度,154;吕底亚,13;米底,13;海军,地图,42-43,48,66-67,70-71,83;伯罗奔尼撒战争,39;地图,46-49,82-84;波斯,14,17,22,38,39,62;波斯战争,39;地图,40-45,63-64,70,73;方阵兵,38,39;罗马,107-110;斯基泰骑兵,12;战争的季节性,15

Wheel of the law 达摩,158

Wine 酒,97,114,134

Women 妇女:凯尔特社会,110,112-113;中国,古代社会,114;希腊社会,72,81-82;罗马社会,100-101,107

Writing 写作:字母,72,99;凯尔特,117;中国,148;希腊,52,53,72-73;波斯,32;罗马,98

X

Xerxes 薛西斯(波斯国王),43,44,66,67,70,71,73,160

Y

Yahweh 耶和瓦(犹太神),20

Yangtze 长江,143

Yasothara 雅索拉(悉达多的妻子),155

Yellow 黄河,143

Z

Zagros 扎格罗斯山脉,10,13,23,29

Zarathustra 扎拉图斯特拉,见琐罗亚斯德

Zedekiah 泽德基亚(犹太国王),20

Zeus 宙斯(希腊神),53,67

Zhao 赵(中国诸侯国),146

Zhou 周朝,143-146,148,151

Zhuanyou 颍川(中国春秋时期小国),151-152

Zodiac 黄道带,16

Zoroaster 琐罗亚斯德(波斯巫师),37

Zoroastrianism 琐罗亚斯德教,10,37-38

172

参考文献

BOOKS:

- Aero, Rita, *Things Chinese*. New York: Doubleday, 1980.
- Ali-Sami, *Pasargadae*. Transl. by the Rev. R. N. Sharp. Shiraz: 1971.
- Allichin, Bridget, and Raymond Allichin, *The Birth of Indian Civilization: India and Pakistan before 500 B. C.*
- Ham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68.
- Banti, Luisa, *Etruscan Cities and Their Culture*. Transl. by Erika Bizarrr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 Basham, A. L., *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London: Sedgwick & Jackson, 1963.
- Beazley, Mitchell, *The World Atlas of Archaeology*. London: Mitchell Beazley, 1985.
- Bengtson, Hermann, ed., *The Greeks and the Persians from the Sixth to the Fourth Centuries*. Transl. by John Conwa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8.
- Biel, Jörg, *Der Keltenfürst von Hochdorf*. Stuttgart: Konrad Theiss Verlag, 1985.
- Bloch, Raymond, *The Etruscans*. Vol. 7 of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58.
- Boardman, John: *Athenian Black Figure Vas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5.
- Greek A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4.
- Greek Sculpture: The Archaic Perio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8.
- The Parthenon and Its Sculptur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5.
- Boardman, John, Jasper Griffin, and Oswyn Murray,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Bowra, C. M., *The Greek Experience*. London: The New English Library, 1967.
- Brendel, Otto J., *Etruscan Ar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8.
- Brown, A. C., *Ancient Italy before the Romans*. Oxford: Ashmolean Museum Publications, 1980.
- Bruce-Mitford, Rupert, ed., *Rec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 Burn, A. R., *Pericles and Athens*.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 Bury, J. B.: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Harvard Lectures) New York: Macmillan, 1909.
-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Macmillan, 1972.
- Bury, J. R., S. A. Cook, and F. E. Adcock, eds., *The Assyrian Empire*. Vol. 3 of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 Camp, John M., *The Athenian Agora: Excavations in the Heart of Athe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6.
- Capon, Edmund, *Art and Archaeology in China*. South Melbourne, Australia: Macmillan, 1977.
- Chadwick, Nora, *The Celts*. Ham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86.
- Chang, Kwang-Chih,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Cheng, Te-K'un, *Chou China*. Vol. 3 of *Archaeology in China*.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1963.
- Coarelli, Filippo, *Roma Sepolta*. Rome: Armando Curcio Editore, 1984.
- Colonna, Giovanni, *Santuari d'Etruria*. Milan: Electa Editrice, 1985.
- Cowell, F. R., *The Garden As a Fine Art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 Time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8.
- Crest, Herlee G.: *The Birth of China: A Stud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7.
-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Vol. 1 of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Cristofani, Mauro: *I Bronzi Degli Etruschi*. Novara, Italy: Istituto Geografico de Agostini, 1985.
- The Etruscans*. Transl. by Brian Phillips. London: Orbis, 1979.
- Cumliffe, Barry, *The Celtic World*.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 Dalton, O. M., *The Treasure of the Oxus with Other Examples of Early Oriental Metal-Work*.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26.
- Delaney, Frank, *The Celts*.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6.
- De Séincourt, Aubrey, *The World of Herodotu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62.
- Deubner, Ludwig, *Attische Fest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6.
- Dontas, George, *The Acropolis and Its Museum*. Transl. by Alexandra Douma. Athens: Clio Editions, 1979.
- Doukion, Iria, ed., *The Olympic Games in Ancient Greece*. Athens: Ekdotike Athenon, 1976.
- Duval, Paul-Marie, *I Celti*. Milan: Rizzoli Editore, 1978.
- Eberhard, Wolfram, *A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 Finley, M. I., ed., *The Legacy of Greece: A New Apprais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 Flacelière, Robert: *Daily Life in Greece at the Time of Pericles*. Transl. by Peter Gree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5.
- Frye, Richard N.: *The Heritage of Persi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3.
-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Munich: Beck, 1983.
- Gardiner, Edward Norman, *Athletics of the Ancient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0.
- Gershevitch, Ilya, ed., *The Median and Achaemenian Periods*. Vol. 2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Ghirshman, Roman, Vladimir Minorsky, and Ramesh Sarghvi, *Persia: The Immortal Kingdom*. London: Mitchell Beazley, 1971.
- Grant, Michael: *The Etruscan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0.
- Myths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2.
- Grant, Michael, ed., *Greece and Rome: The Birth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Bonanza Books, 1986.
- Green, Miranda, *The Gods of the Celts*. Gloucester: Alan Sutton, 1986.
- Greer, John P., *The Armies and Enemies of Ancient China*. Wargames Research Group Production, 1975.
- Hambin, Dora Jane, and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The Etruscans*. (The Emergence of Man series). Amsterdam: Time-Life Books, 1975.
- Hamilton, Edith, *The Greek Way*.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58.
- Hammond, N. G. L.,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 Han, Zhongmin, and Hubert Delahaye, *A Journey through Ancient China*. New York: W. H. Smith, Gallery Books, 1985.
- Hawkes, Christopher, and Sonia Hawkes, eds., *Greeks, Celts and Romans*. Vol. 1 of *Archaeology into History*. London: Dent, 1973.
- Herington, John, *Poetry into Drama*.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Herodotus,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 Transl. by George Rawlinson. London: William Bento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52.
- Herzfeld, Ernst, *Iran in the Ancient Ea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 Heurgon, Jacques, *The Rise of Rome to 264 B. C.* Transl. by James Willis. London: B. T. Batsford, 1973.
- Hicks, Jim, and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The Persians*. (The Emergence of Man series). Amsterdam: Time-Life Books, 1975.
- Homer, *The Odyssey*. Transl. by Robert Fitzgerald. New York: Doubleday, 1963.
- Houser, Caroline, *Greek Monumental Bronze Sculptur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3.
- Hsu, Cho-yun,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 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Hucker, Charles O., *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Kendall, Timothy, *Kush: Lost Kingdom of the Nile*. Brockton, Mass.: Brockton Art Museum, 1982.
- Keuls, Eva C., *The Reign of the Phallus*. London: Harper & Row, 1985.
- Kittio, H. D. F., *The Greeks*. Ham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51.
- Koch, Heidemarie, and D. N. Mackenzie, eds., *Kunst, Kultur und Geschichte der Achämenidenzeit und ihr Fortleben*.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1983.
- Krefter, Friedrich, *Persepolis Rekonstruktionen*. Berlin: Gebr. Mann Verlag, 1971.
- Kruta, Venceslas, *The Celts of the West*. Transl. by Alan Sheridan. London: Orbis, 1985.
- Li, Xueqin, *Eastern Zhou and Qin Civilizations*. Transl. by K. C. Chang.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Megaw, J. V. S., *Art of the European Iron A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 Menghin, Wilfried, *Kelten Römer und Germanen*. Munich: Prestel-Verlag, 1980.

- Meskill, John.** ed.,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3.
- Moretti, Mario.** Cerveteri. Novara, Italy: Istituto Geografico de Agostini, 1977.
- Morrison, J. S., and J. F. Coates.** *The Athenian Trire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Moyzhan, Elizabeth B.** *Paradise As a Garden in Persia and Mughal India* (World Landscape Art & Architecture series).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9.
- Myres, John L.** *Herodotus: Father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3.
- Needham, Joseph.**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Vol. 2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Norton - Taylor, Duncan.** and the Editors of Time - Life Books, *The Celts* (The Emergence of Man series). Amsterdam: Time - Life Books, 1974.
- Oates, Joan.** *Babylon*. Vol. 94 of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9.
- Pallottino, Massimo.** *The Etruscans*.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 Parke, H. W.** *Festivals of the Athenians*. Ithac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7.
- Piggott, Stuart, Glyn Daniel, and Charles McBurney,** eds. *France before the Roma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4.
- Pope, Arthur Upham.** ed.,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 Powell, T. G. E.** *The Celts*. London, 1958.
- Rawson, Jessica.** *Ancient China: Art and Archaeology*.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0.
- Reich, John.** *Italy before Rome*. Oxford: Elsevier - Phaidon, 1979.
- Rice, Tamara Talbot.** *The Scythia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57.
- Rodzinski, Witold.** *The Walled Kingdom: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London: Fontana, 1984.
- Rolley, Claude.** *Greek Bronzes*. Transl. by Roger Howell. London: Sotheby's Publications, 1986.
- Root, Margaret Cool.** *The King and Kingship in Achaemenid Art*. Vol. 9 of *Textes et Mémoires*. Leiden, Holland: E. J. Brill, 1979.
- Ross, Anne.** *The Pagan Celts*. London: T. T. Batsford, 1986.
- Salmon, E. T.** *The Making of Roman Ital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2.
- Schmidt, Erich F. :** *Persepolis: Structures, Reliefs, Inscriptions*. Vol. 68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 Persepolis II: The Royal Tombs and Other Monuments**. Vol. 70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Scullard, Howard H. :** *The Etruscan Cities and Hom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7. *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from 753 to 146 B. C.* London: Methuen, 1962.
- Sherratt, Andrew, e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80.
- Stonach, David.** *Pasargada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 Swaddling, Judith.**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0.
- Thompson, Homer A., and R. E. Wycheley.** *The Agora of Athens*. Vol. 14 of The Athenian Agora. Princeton: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 1972.
- Thucydides.**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 by Richard Crawley. London: William Bento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52.
- Trigger, B. G., et al.** *Ancient Egypt: A Soci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Trippett, Frank,** and the Editors of Time - Life Books, *The First Horsemen* (The Emergence of Man series). Amsterdam: Time - Life Books, 1974.
- Vallardi, A.** *Gli Etruschi*. Italy: Garzanti Editore, 1985.
- Vickers, Michael.** *Greek Vases*. Oxford: Ashmolean Museum, 1982.
- Von Bothmer, Dietrich.** *The Amasis Painter and His Worl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5.
- Walser, Gerold.** *Persepolis*. Tübingen: Ernst Wasmuth, 1980.
- Ward - Perkins, John B.** *Roman Architecture*.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77.
- Warry, John Gibson.** *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London: Salamander Books, 1980.
- Watson, William.** *China before the Han Dynasty*. Vol. 23 of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6.
- Wedgwood, C. V.** *The Spoils of Time World History from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Early Renaissance*. London: Collins, 19
- Wells, Peter S. :** *Culture Contact and Culture Change Early Iron Age Central Europe and Mediterranean World*.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The Emergence of an Iron Age Economy*. Bulletin 33. Cambridge Mass.: American School of Prehistoric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198
- Rural Economy in the Early Iron Age Excavations at Hascherkeller*, 197
1981. Bulletin 36. Cambridge, M. American School of Prehistoric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19
- Woodford, Susan.** *An Introduction to Greek Art*.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1986.
- Zimmer, Heinrich.** *The Art of Indian Its Mythology and Transformations*. by Joseph Campbell Guild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 Zoelly - Kartalides, Lila.** *The Ancient OTheatre*. Athens: D. G. Kalafolias, date.
- Manfield, John Magruder.** "The Robe Athens and the Panathenaic Peplo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5.
- Petrucelli, Attilio, ed.** "Water and Architecture," *Environmental Design Journal of the Islamic 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Centre (Rome)*. N. data.
- Vickers, Michael.** "Greek Symposia." *The Joint 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Teachers* No date.

OTHER SOURCES:

- "The Athenian Agora: An Ancient Shopping Center." Princeton: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 1971.
- "Bronzeworkers in the Athenian Agora." Princeton: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 198
- Cromley, Carole L.** "Celtic Social Structure: The Generation of Archaeologically Testable Hypotheses from Literary Evidence," *Anthropological Papers* (Ann Arbor 1974.